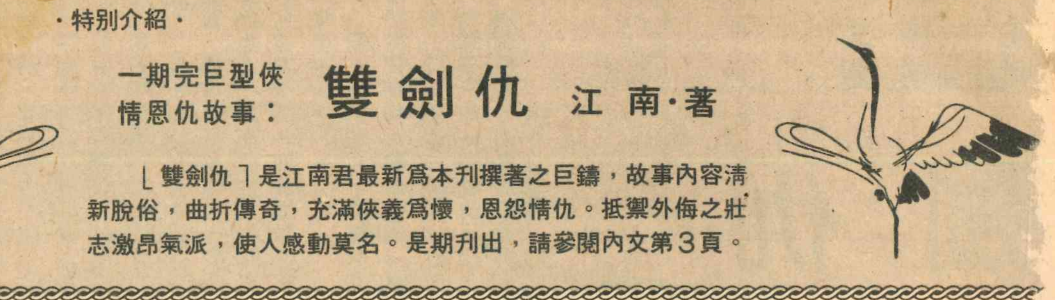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2.00

768

·特別介紹·

一期完巨型俠情恩仇故事：**雙劍仇** 江南·著

「雙劍仇」是江南君最新爲本刊撰著之巨鑄，故事內容清新脫俗，曲折傳奇，充滿俠義爲懷，恩怨情仇。抵禦外侮之壯志激昂氣派，使人感動莫名。是期刊出，請參閱內文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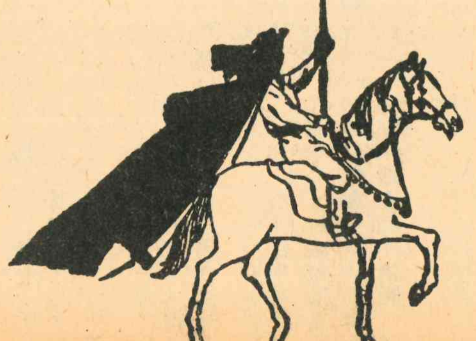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6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情恩仇故事

雙劍仇

江南·文
司徒海明·圖

空山夜門　險死還生

宋末元初時代，由於蒙古人入主中國，由遊牧民族轉爲定居，做了中國皇帝，統治中國，這變化，不但在蒙古族來說很大，對漢族來說，這禍害更大！

蒙古族驍勇善戰，騎術尤精，但是對於定居並不習慣，對於漢族的風俗習慣，更不了解。以致入主中國之後，産生極多誤會，殺害了極多漢人，於是，引起一羣羣熱血之士起而反抗，引起更多之殺戮。本文故事所說，便是當時反抗元朝統治者的衆多事例之一。

這一天，是大年夜前夕了。寒風捲着雪花滿天飛舞，整個大地一望無際全是白皚皚一片，連青山綠樹，也都變了白色。天色却是灰的。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天氣，別說是人，就是鳥狗也不肯活動了，何況是人。這樣的日子，男男女女都忙着籌備過年的事，連小孩子也是，誰還願意到屋子外面去玩兒？

這樣的日子，這樣的天氣，是不是路上眞個沒有行人呢？不！還是有的。在山西畧靠西北東寨的一條小道上，此刻就飛馳着兩騎健者，人與馬呼出的都是一團一團白色的氣體從他們的咀巴出來。人的臉是紅色，還流汗呢！這樣大冷天氣竟然流汗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是多麼焦急與辛苦。

風急，雪大，路小而滑，就是小心地跑也不容易，何況縱馬疾馳，因此，他們實在是十分危險的。

「他媽的，這種鬼天氣，眞要命！我的手似乎凍壞了，老不聽話！」走在後邊的一個發牢騷了。

「我也是！這樣的天氣，實在是太凍了！」

「還好沒有下大雨，要不是，他媽的更壞！」

「你說的是！如果下雨，不過，恐怕也快了！」

「甚麼快了？你說快下雨？」

「嗯，是快要下雨了！」

「老郝，你別唬我！人唬人，唬死人的！」

「老徐，我不是唬你，這種的天氣我比你清楚，眞眞快下雨了！」

「那我是非死不可了！你說，我們要不要找個地方避一下？」

「避？我們有時間嗎？」

「那怎辦？淋雨？就是人不死，馬也活不了！他媽的！」

「那也不用急成這個樣子，今晚找個地方睡一覺好的，明兒再說好了！」

「你不是說要下雨了？」

「唉，老徐，你這粗心大意，要到甚麼時候才能改啊，總不留心聽，又不用腦筋想想！」

「難道我說錯了？他媽的！」

「你就是說錯了！我說快要下雨，可沒說馬上就會下雨呀！照我看，這雨嘛，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後天，或者更後一點，說不定我們還能躲得過這場雨！」

「你這話當眞？怎不早說！」

「我怎不早說！你自己大意，不用腦筋！聽到我說快要下雨，就以爲馬上要下雨了！」

「是呀！他媽的，我聽你說快，便以爲馬上了！」

「我又不是神仙，怎能說下雨就下雨？我不過從小就在這兒長大，懂得這兒的天氣，知道快要下雨罷了，換了別的地方，我可看不出來！」

「那就快跑吧，別說了！」

「現在已經夠快啦，你還要快！天氣冷，路又小又滑，小心馬兒失蹄，摔你下去，不是玩的！」

「他媽的，你又再唬人啦！你眞不說好話！」

「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你還說我不安好心，這世道，眞是好心着雷劈！今後我再不出聲，讓你眞個摔下懸崖去，你才知道滋味！」

「哎呀，老郝，你千萬不可，你是一片好心，萬家生佛，我以後不再罵就是！他媽的，這行了吧！」

「行了，行了，你小心，快拐彎了，這是一個急彎，千萬小心！」老郝說着話，已經轉過彎去，老徐精神一振，只好留意前面的蹄印。好在雪地上蹄印清晰，看得很是清楚。

老徐轉了一彎又一彎，由低而高，然後又斜斜向低但已轉得不及向高處急了！

「老徐，你已闖過鬼門關，現在可以透一口氣了！剛才，我眞替你担心！」

「替我担心？眞這麼好心！」老徐道：「老郝，你知道這兒可有人家？我渴死了，也餓！」

「你不是帶有水壺與乾粮？」

「水壺的水早變冰了！沒擠爆水壺已經够幸運了，還能喝！」

「好吧，你放心，過了小崗，再走不久，便有人家了！」

「這才好！」

兩個人又走，可是過了小山崗，又過了小山崗，還是沒有人家，老徐便問：「老郝，你說，你的話，到底那一句是眞，那一句是僞？」

「老徐，我說的話句句都眞，不過，你知啦，我已經八年沒走過這條路了，八年前，我的話句句都眞，可是經過了八年，滄海桑田，這兒沒了人家，我實在不知道！你說，我實不知道啊！」

「嗯，這麼說，你說快要下雨，可能也失靈了，這敢情好！敢情好！」

「你高興得太快了，天氣怎能和人事相比？」

老徐沒有出聲，沉思着，兩個人默默的又走了一段路，老郝突然說道：「老徐，你看，那是甚麼？炊烟？我們快可以看到人家了。」

「謝謝你，老郝，太好了！我已經快支持不住了，畫梅止渴也好，聊勝於無，有個希望，總可以産生力量！我最少可以支持到有炊烟的地方。」

炊烟起自一個山谷，在山谷外邊只可以看到炊烟，無法看到人家，老徐與老郝要見到人家，只好進入山谷。

山谷中有兩頭巨犬，老徐與老郝兩個才進入谷口便被巨犬發現，狂吠撲來，郝徐的坐騎也給牠嚇着，不肯前行，老郝高聲大叫：「這裏有人嗎？這裏有人嗎？我們是過道的，想借個地方歇一晚，可以嗎？可以嗎？」

山谷很靜，只有狗吠聲，再有的就是老郝呼叫的迴聲了。

「奇怪，有狗，怎會沒有人？」老郝自語。

「會不會睡着了？或者出去打獵！」老徐說。

「不會！」老郝肯定地說。

「你怎能這樣肯定？」

「你看，炊烟未熄，怎會外出？也不會睡覺！」

「那爲甚麼無人回答？」

「他可能是個聾子！」

「聾子？這可麻煩了！怎樣才能使他知道我們來了？」

「我們進去了再說！」

「可是這兩頭狗！」老徐口震震地說，可見其內心的驚悸。

「怕甚麼，狗不會隨便咬人的，我們只緩緩的行，不作出侵犯牠們的舉動，牠們就不會咬了！」

「你又不是牠，怎麼知道！」

「我有經驗！我先走你隨後跟住來就是了！」

老郝已經催馬向前了，那兩頭狗向後退，仍看着他，仍吠，但已不如早先吠得狂熱。老徐若果留下不動便要落後，更加危險，只好也跟着走。

兩個人來到三間茅屋前了，下了馬，就站在屋前空地上，老郝再問：「嗯，這裏有人嗎？」叫了一聲，沒有回答，歇一會，再叫第二聲，仍然沒有回答。

「老郝，我看準是沒人！」老徐說。

「不，怎會沒有人？」老郝不同意，

看那炊烟一眼再道：「你看，沒有人怎會有炊烟！可能走遠，聽不到我的叫聲！」

「我也是這麼意思，他是出去了！」

「我們等他一會，天黑之後，他準會回來！」

「要是他仍不回來呢？」

「要是他不回來，不，這怎會？」

「你怎能這樣肯定？」

「你看，這兩頭畜牲必是他豢養的，牠們長得又肥又壯，可見牠的主人不是久出不歸之人，除非有了意外，那才會……嗯——」老郝的話未說完，兩頭狗突然跑了出去。

「這是甚麼原因？」老徐自語。

「這還用問！當然是迎接牠的主人去啦！」說着話，兩個人的目光已望向谷口。果然，片刻之後，谷口出現一個老者。他彎着腰，揹着一綑柴，一步一步的走進來，似乎仍未看到郝徐兩個在谷內。

「老人家，你好！」老郝迎上去，向老者打招呼。老者看來已在六十開外了，耳朵倒還能聽到聲音，眼也能看到東西。他停了下來，把柴放下，拍拍身上的塵埃草屑，然後望實郝徐兩個，道：「你兩位，是過道的？」

「正是，老人家！」仍然由老郝開口。他道：「我們路過這裏，天快黑了，又倦又餓，想請老人家帮帮忙行行方便！」

「你想借個地方過夜？是不是？」

「老人家，你眞聰明！一猜就中！」

「這兒，別的沒有，地方有的是，你住好了，如果不嫌，吃的也有！」

老郝再三致謝，並把那綑柴抓起，替老人拿進屋子去。老者也不堅拒，只在前邊領路。

過了一會，老者和兩個客人在一起用膳了，居然還有酒喝呢！

老徐頗好杯中物，酒才沾唇，便讚道：「好酒！好酒！我還是第一次喝到這樣的好酒！」他貪婪地一連喝了兩口，還用舌尖舐舐咀邊，那樣子，有點滑稽。

「我在這裏住了快十年了，還是第一次有人讚我釀的酒，我太高興了！來，再喝，乾杯！」老人神情非常高興地拿起酒杯勸飲。

「老徐，不要喝得太多，這酒，只怕老人家得來不易，是他老人家留着自己喝的。」老郝說。

「我眞是老胡塗了！還沒請教兩位尊姓大名呢！我姓莊，單名一個重字，但近年來，朋友都叫我莊醉貓，不再叫我的名字了！兩位怎麼稱呼？」

「莊老人家！我叫郝標，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徐建中！」

「徐兄弟，你們不趕路吧？多在這兒玩幾天好不好？我這兒別的沒有，酒啦，野味啦，却是有的！」莊重開始說話了。

「老郝，你說很快就要下雨，這話是否當眞？」

郝標聞言知意，心中一動，笑道：「你想留下來？是不是？」

「我問你，你怎麼反問我了？」

「徐建中，明天一早上路，我們還有機會可以免受雨淋，要不，我們就可能要逗留好幾天了！」

「那好吧，我們大家明天一早上路就是！」徐建中回答了郝標之後，又對莊重道：「對不起，我們明天就要上路，只好將來再打擾你老人家了。」

「啊！啊！你兩位有事，我不敢久留了！來，再乾一杯！」莊重舉杯邀飲。兩個人舉杯一碰，又乾了一杯。已經乾了好幾杯了。

這一晚，郝標還沒甚麼，徐建中却醉了八成，迷迷糊糊的，口中不斷唧唧哼哼的唱着小調，顯得相當興奮。郝標看着他那樣子，又是好笑，又是有氣，眞担心明天早上如何上路。但事已至此，担心也無用，索性放開心事，放心睡覺了。

夜很靜，也很冷，郝標正在朦朧間，突然給一陣狂烈的狗吠聲所驚醒，他凛然驚醒，傾耳靜聽，很快就聽出是人聲，當即下床起身，並且推醒徐建中道：「快起來，有變化！」

徐建中含含糊糊地道：「甚麼？天亮了？這麼早就起程了？」

「有人來，可能是敵人！快起來！」

「眞的？你不是唬我？」

「快起來，別胡鬧了！」

徐建中見他認眞不似是開玩笑，這才吃了一驚，急忙起來。

屋外只有風雪，風聲，狗吠聲之外，還多了人聲。有個人大聲說：「這屋子裏可有人？快滾出來，若果不出來，我可要放火啦！」

「哼！什麼人如此無禮，竟到我這裏呼呼喝喝，這算什麼？」這是屋主人莊重的聲音，郝標與徐建中一聽就聽出是莊重的口音。

「糟老頭，你是這裏的主人？」

「嗯，你叫我什麼？你沒父母養大的？怎的如此不懂禮貌？既知我是這裏的主人，還如此無禮，算是那一門子人物？」

「糟老頭，你還沒回答我的問話！」

「你們是什麼人？黑天半夜冒了大風雪到這裏來，非偷即盜，決不會是好人！滾！滾！都給我滾出去！」

「糟老頭，你別以為我們怕你，就依老賣老，你是做夢，我們不會怕你的！你快回答我的問題吧，早間，有兩個三四十歲的男子來到這裏？」

「你們是不是聾子？怎麼還不滾？聽不到我的話？還是瞧不起我老頭子，要較量較量我老頭子？」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你活了幾十歲人了，想不到還是如此倔强，你跟他們未必是親是故，何必為他們送死？糟老頭，我勸你還是少管一點閒事吧！這對你沒有好處的！」

「宰了他就是，何必再跟他說這許多的話！」

「對了！宰了他吧！」

「急什麼！現在天這麼黑，他們要是逃走，我們未必看得見，追得上！他們都不是忘恩負義之輩，見老頭替他們動手，必然會自動出頭替老頭解圍……」

「不！陸大哥，你也許對，也許錯！假如這老頭子是有心拖延時間，讓他們逃得更遠呢？又我們若殺了這老頭，是更會迫他們出來替老頭子報仇？」

「榮森，你這話也有道理！好，我們動手！」姓陸的突然大聲說：「先殺這老

傢伙再找那兩個狗雜種報仇！」

「好！」幾個人齊聲叫！

「慢着！」有人自茅屋中傳出聲音，同時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說：「你們是衝着我們而來的吧？儘管放馬過來！這事與老人家無關，他老人家好心，借地方給我們過夜，總不能再傷害他老人家！」

「好呀，你終於出來了！」

「動手！先殺了他再說！」

「慢着！」姓陸的手一伸擋住了各人，直視徐郝兩個，突然問：「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替別人送死？」

「替別人送死？你這是什麼意思？」

「怎麼？你找的不是我們？還另有其人嗎？」

雙方都在驚異中，姓陸的想了想，再問：「你們不是替于龍駱虎出頭？」

「什麼？于龍駱虎？你是說那兩個沒有人性的採花賊！放你娘的狗屁！你敢再侮辱我，休怪我無情！」

「那麼，兩位是……」

「我徐建中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你要是衝着我們來，儘管動手，若是當我們是什麼龍虎，他媽的，給我滾！滾！」

「這麼說，我們是找錯人了！可是怎會呢？那個老頭子明明說……哎呀，我們上當了，那個老頭子必然是他們扮的，還有那個老婦，他一直不出聲，像個啞巴，必然是怕給我們聽出來，不敢開腔！我們却信了他的話！」

「對不起，打擾了！嗯，這位大爺是……」姓陸的見只有徐建中開口，便問郝標！郝標說：「我叫郝標，你們走吧，人生不能無錯，以後希望少錯點就是！」

「郝標？你是郝家屯的郝標？」

「不錯！你怎會聽過我的名字？」郝標用土語問，對方可開心了！連忙行禮，說：「原來是郝二爺，剛才多多得罪，二爺原諒！如果二爺碰上姓于姓駱的，還請帮個忙！」

「那當然！你們也小心呀，那兩個淫賊又奸狡又溜滑，武功也眞不輕，可惜不學好，要不，倒可以做點事呢，你們快去找他吧！」

「可恨不知那個人給他教了這一身好武功！……」

「這個你可不能怨人，我猜想得到，他們學藝時一定是狡猾地騙得師父高興，把所學都傳給他們！那個父母不愛兒女？那個師父不愛徒弟？出了門，父母也好，師父也好，都管不住了，你該見過不少做兒女的忤逆父母，甚至打父母呢！你們去吧，小心點，別再錯認了人，也別給他們傷了！」

來人都走了，徐建中忿忿地說：「老郝，剛才要不是你，我會好好教訓他們一頓！這樣胡里胡塗，算什麼呢？」

「何必生氣？人生總會有錯的，他們上了別人的當，黑夜又看不清楚，發生誤會，認錯了人，事屬平常，何必放在心上，現在，他們已經道了歉，走了，還生氣作甚？回去再歇息吧！莊老人家，因為我們，打擾了你老人家，眞不好意思！請回去再睡一覺吧！」

「不！他們雖然是誤會了你們，都是因我而起，要不是我，他們不會有此誤會！要道歉，該我向你們道歉才是。」

「老人家，你這話怎講？我聽不明白！」郝標坦然說。

「我不說，你們自然不明白，我說了，你就清楚了！」

「倒要請教老丈！」

「不怕阻兩位睡覺？」

「不要緊，一兩天都不睡，我們早已習慣了！」

「那就好！」莊重說：「我不說，兩位不易知道，于龍駱虎，都是我的師侄，早年，我還親自傳授過他們武藝！可惜，正如早先郝老弟所說，我給他們欺騙了，以為他們是可造之材，悉心傳授，怎料他技成之後，便不受節制，不再聽我的話了。我師兄這時已患病，就是給他們活生生氣死的！」

「哦，受了這樣的騙，也難怪他激氣！不過，老人家，樹大有枯枝，不是出自你老人家門下，也會出自別家門下，不是你老人家受氣，就是別人受氣！算了吧，不必再為他們生氣了！」

「郝老弟，你不知道，我這兩個寶貝師侄，可眞不好對付呢！他們知道我除了武藝之外，還有一門獨活兒，就是跌打藥膏，我這藥膏，雖不致自稱獨步天下，但曾經有人拿它去作過比較，比之大內所有的金創聖藥還更勝三分呢！因此，朋友們替我這藥膏起了一個很漂亮的名字，叫它做『金創膏』，但我覺得太招搖了，還是叫它做藥膏，或者百草藥膏！

「我兩個寶貝師侄未出師門時，未知道我這藥膏如此靈效，看不在眼內，所以沒有學會調製，出道之後，用過了，從別人口中得知實情，便不再放過我，又回頭來找我，那時候，我年紀大了，他們又兩個聯成一氣，我實在打他們不過，幸而他們要我指教，不敢太過侮辱我，要不，只怕他們為了怕我外傳，早已把我置之死地而後已！」

「所以，你老人家避到了這裏？」

「不錯！我是避難避到這裏的！兩位千萬不要見笑！」

「怎會呢，我又不是冷血的，若果聽了老人家這遭遇還見笑，那還是人嗎？老人家放心我們絕不會是那種人！」

徐建中義形於色，道：「你老人家打算怎樣？」

「打算？我還能有什麼打算呢？不瞞兩位說，我什麼打算都沒有，我只求能避得開他們，不再致受辱而死，已經很滿足了，怎敢還有什麼打算！唉，做人做成我這個樣子，眞悲！」他以一聲深沉而帶有無限辛酸的嘆息結束了他一段話。

徐、郝兩個都受到這悲沉的氣氛所影响，也停了口，久久沒有開聲。終於，還是莊重說：「子時已過，天快亮了，兩位該歇息了，明天還要上路呢！」

「那麼，老人家也請歇息吧！野渡無人舟自流，老人家也用不着太過担心！明早再見！」郝標說完，便起身向莊重告別！走了幾步，悄聲對徐建中道：「我聽到聲响，大約是有人來了，他神色微變，看來他也聽到了，而且，預知是什麼人！」

「你是說他的兩個師侄來了？」

「我不能肯定，而且——」

「而且什麼？」
「而且我懷疑事情未必如他說的這麼簡單？」
「什麼？你對他有懷疑？」
「江湖風險大，人心最難測，我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他沒有傾心吐露的必要，我們也不該完全相信無疑！」
「我看不會吧？他長得那麼忠厚！」
「我也希望他不會！但却不能不防，你知道我們所負責任的重大，我們死不足惜，但影响就大了！你明白嗎？」
「我明白！」
「那麼，我們還是少管閒事，趕快睡覺去吧！」徐建中雖然口中說是明白，其實心中還是不明白的。他躺在稻草上，傳出一陣古怪的聲响，轉轉側，抬抬手，移一下脚，都發出聲音。心中沒事，自然不覺得怎樣，心中有事，睡不着，就更感到這些怪聲而討厭了。

睡了片刻，他側望郝標一眼，見他已經睡着，便轉過身去，輕輕地，盡量使聲音減少，減弱，然後溜出去，怎料他剛要抬起上半身，肩胛還沒離開稻草，肩頭已經被人抓住，把他按了下去！
「你還沒睡？」徐建中問。
「別亂動，有人監視着！」
「有人監視？在那兒？」
「後面瞧不見的，只可聽聲辨位！」
「我不信！」
「那你自己試試！」

徐建中果然霍的坐了起來，也就在這一刹間，他發覺有暗器破空飛來，身子一躍而起，閃出了兩步，同時把那個「枕頭」一扯一揚，接下了暗器，竟是三枚鋼錐，勁道甚足，使他抓着「枕頭」的手也爲之受震。

「好傢伙，居然敢暗算老子！他媽的，不把你撕成兩邊，你不知道老子的厲害！」徐建中喝罵已經撲了出去，直追向茅屋後邊。這時候，稻草上仍然躺着郝標，他沒有坐直過身子，但他手中却拿着有三枚鋼錐了。

「嗯，你那同伴給我們殺死啦，你還躲在這兒賴死？未免太不够朋友！哼，交朋友交着你這種人，眞叫人心淡！」

「對呀！要是交着我這種朋友，可眞是一輩子倒霉。不過，你放心，你不可能交到這種朋友的，因爲，這種朋友不屑和你這種人做朋友！」

郝標針鋒相對，直指對方要害，舌劍唇槍，絲毫不讓，對方聽後大爲震怒，疾撲郝標。郝標「哎呀」一聲，驚惶廻避，顯出十分狼狽，一閃身便揚聲說：「多謝帮忙，請示大名，容後圖報！」回答的不是什麼大名，是撲擊他那個人的凄聲慘叫，掩着小腹，倉徨奔逃了。

郝標目送對方逃走，並不追擊，待他去遠之後，轉過身，奔向另一方向。

那是一個不爲人注意的方向，很黑，只有幾株小樹，不會爲人所重視。可是，郝標在入谷的時候已經注意到，那是一個極重要的地方，可以看到四邊八面任何一個角落，可以看到全谷的形勢。

郝標這看法是對的，但他却低估了別人，以爲只有他一個人注意到，沒想到他到的時候那裏已經有人比他更早佔領了。

「這是我的地方，別擠來，要不，莫怪我不客氣！」有人以冷峻的口吻阻止郝標走近那幾棵小樹。郝標事前沒料到有此，未準備，爲之愕然，一時回答不出。

「你是誰？這地方怎會是你的？」郝標一愕之後，終於想到答話了。

「我是誰，你不要管，先到先得，强者爲王！除非你自信有把握能勝我，就休進來！」

「你這人眞蠻不講理！」

「我就是不講理，要講理，你找蒙古人去，叫他們退出中原，回到沙漠去試試看！」

「嗯，你……」郝標突然心頭一凛，把要說的話頓住了。他初時以爲這個人是于駱的同黨，所以對他大爲反感，聽了他這幾句話，知道自己猜錯了，原來對方也是個熱血兒女，這一來，距離驟然縮短，恨意也全消了。因此，他改了口氣，說：「對不起，打擾你了，這土地是你的，你好好守住，別給蒙古人奪走啊！我到那邊去，我也要佔有自己的土地！」

「你不是于龍的人？你是什麼人？」

「我和我的朋友徐建中是路過此地，天黑了，向莊重借地方歇宿的，我叫郝標。朋友給人家暗算，追出去了。此外，我不清楚！」

「原來是這樣，我誤會了！你留下吧，我到那邊去看看！有消息，我以拍兩下手掌爲號，你就循聲過來！我走了，你守在這裏，別丢了！」

「你留……」

「別多說話，有人偷聽！我走了！」

郝標還想再說，覺到一陣疾風閃過，知道對方已經走了，便忍住口不說了。

這是一個不平常的遭遇，郝標雖然未見到對方面目，却已肯定他是個熱血兒女了。他走進小樹叢，竟然嗅到一陣微微的幽香。這香味，憑他的經驗，不是出自任何樹木，亦不是花香，是人體香，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女人身上發出的香味。因此，他爲之呆住。他想：「他不像個女人呀！怎會留下這種香味？」他想，但却想不到原因，無法自作解釋。

敵愾同仇　携手禦侮

谷中這時似乎有好多人，憑聽覺判斷，郝標估料不會少過十個，而且都有一身武功，隨時可以傷人。因此，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非常注意。

突然，一個聲音傳自背後！「不要動！把手舉起來，回答我的問題！你如果想冒險反抗，那只是白送死的愚蠢舉動！」

郝標不知對方是什麼人，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便只好如言舉起雙手。

「你是什麼人？剛才那個人去了那裏？你跟他是什麼關係？」對方發問了。

郝標裝作不解地說：「剛才那個人？剛才那個什麼人？我一直就在這裏，怎會有第二個人！」

「嘿嘿！好大胆！」那人冷笑。「你以爲我是瞎的？剛才那個丫頭殺了我們一個人，躲在這裏，現在，你替她隱瞞，一定是她的同黨了，先宰了你再找她算賬也未遲！你到底說不說？」

「你們是什麼人？那個女人又是什麼人？我一點也不明白！我根本沒見過有個女人，也不知道有人被殺！」
「嗯，這麼說，你是和姓徐那傢伙一夥？是不是？快說！」
「傢伙傢伙的怎麼說得如此難聽？我是人，我的朋友也是人，不是傢伙！」
「這麼說，你是承認和姓徐的是那一夥啦！」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
「好吧，告訴你，讓你死得瞑目！」
「請說！」
「你不是我們的人，明白了嗎？」
「不是你們的人，就要殺？殺除異己是嗎？」
「一點不錯，你還不算笨！」
「這麼說，你不該殺我！」
「爲什麼？」
「你還沒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加入你們一夥！」
「不必了！」
「爲什麼？」
「你既然不是就得殺，現在要加入，太遲了！」
「能够許我問一句嗎？」
「好，准你問兩句！」
「請問你加入你們大夥多久了？你們大夥是什麼時候開山的？」
「你問這個幹什麼？死到臨頭，還要知道？」
「我已快要死，知道了也不要緊！」
「好吧，你聽着，我們是三年前開山的，我是去年加入的！你已經問了兩個問題，該上路了！」
「不，現在你不能殺我了！」
「爲什麼？」
「你是去年才參加的，參加之前你也不是他們的人，他們爲什麼不殺你？你爲什麼又要殺我？」
「這個……」
「這個！你接招吧！」郝標趁對方分神之際猝然轉身，同時打出兩柄鋼錐！他們這時相距很近，只有一丈五六，郝標出手又快又重，照理對方是不容易躲得開的，可是對方輕功超卓，一點足尖，已經斜退二丈，避過鋼錐了。他應該多謝郝標的遵守江湖道義，先提示，再發暗器，給了對方一個準備時間，要是他一聲不响，轉身就發出鋼錐，只怕對方中了鋼錐還未及閃避呢！

郝標偸襲失手，暗暗惋惜。對方倒是身形快極，一閃之後，馬上回撲，左手刀招發如驟雨，寒風夾着刀光，朝郝標身上狂襲，快得連郝標也感到手忙脚亂，應付困難，連連後退了幾步。不過，郝標退得甚有法度，一點也未吃虧，消却對方鋒芒，馬上便予以反擊。青鋼劍吐出朶朶劍花，見招拆招，有式破式，每拆一招，每破一式，都還以一劍，攻守兼備，並非完全只是防守。也不是完全被動，他在被動中一樣有主動能力！這樣打下去，誰勝誰敗，一時實難判斷。

不過，郝標已經不再受威脅，不再低聲下氣和對方說話了。

郝標的年紀不算大，只有三十三歲，但他很年輕就練武，在劍上，他已經浸淫了二十年以上了，長時間的浸淫，自會顯出成績，特別是這兩三年，他機緣巧合，得遇名家，受到指點，進境更速，三年前後，在劍術的造詣上，判若兩人。這時他碰上武功不弱，輕功特別超卓的對手，不覺激起爭勝雄心，精神大振，打來特別出色好看。

對方的功力似不及郝標，輕功却在郝標之上，他知己知彼，知所避忌，實行捨短取長，以己之長攻敵之短，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展開快速身法，倏然而來，忽然而退，陡然攻左，猝然襲右，偶然躍起，攻擊上盤，突然撲低，斬敵雙足，他的攻勢不但由四面八方而來，手法也經常變換，有時一招走空，馬上便變招，有時失手之後，却鍥而不捨，接二連三以同一招式進攻，他的攻擊手法，不易爲郝標所捉摸得準。他這打法，郝標從未有過這樣的經驗，所以打來比較吃力。

下定決心，決不貪功，也不躁進。他以守爲主，寓攻於守，沒有機會就採守勢，碰上機會就採攻勢，守以穩，攻以狠。他緊守這原則，對方不論怎樣進攻，都沒法得逞，一次又一次被擋了回去，有時冒險躁進，馬上就碰到危險，幾乎失手。一次兩次，三次都是如此，可見並非偶然，於是，他也不敢大意了。

雙方攻勢放緩，打法又是不同，郝標手握青鋼劍，每一招都是大開大闔，使得很慢，但每發一招，對方都閃得十分驚惶，閃出老遠。郝標使順了手，一招緊接一招，一式緊隨一式，滚滚而出，源源不絕，把一個輕功超卓的對手迫得左閃右避，相當狼狽。

當雙方正逐步迫近決勝負之際，陡然有道人影閃了過來，毫無禮貌地說：「源無影，你下不了手，讓我來吧！」來人不待源無影答話，更不理他是否同意，一閃身已搶在二人中間，一抖手中鞭，「拍」的一聲响，就朝郝標頭上打去，去勢甚勁，但却顯得魯莽，源無影一看到就急叫：「快撤招，使不得！」源無影的反應已十分快，但郝標的反應更快，源無影才開口，郝標已經發招，劍出如電，疾指對方要害，迫使他回鞭自救。郝標不待他的鞭打到，一抖手，青鋼劍已經改了方向，奔向對方的右脇，劍氣吐出劍外，劍鋒未到，對方外衣已被削裂，一片衣角給削了下來，這現象，當堂把對方嚇窒，哎呀大叫，回頭就跑，頭也不敢回望一下了。

郝標見對方逃走，一抖手中劍，喝道：「那裏走！」身形一刹刹低，似要追擊，源無影一閃身，揚刀大喝：「休得逞狂，給我留下吧！」鋼刀直朝郝標頭上劈下。郝標暗叫一聲：「你中計了！」陡然勁貫足趾，前足一沉，穩住身形，硬把去勢停了下來，手中劍一偏，避過刀鋒，壓着刀脊，借對方之力向下壓，何止百上加斤？再加上乘機推削過去，斬向對方手指。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了，源無影不能應付，鋼刀竟然脫手掉下，同時縮手不迭。

「着！」郝標隨着一聲大喝，用出十成功力，劍氣暴長數寸，饒是源無影輕功俊，退得快，也未能完全避開，左臂還是給劍氣所傷，傷口長達三寸，衣破血流，

幾乎要失去一隻左手了。不過，源無影也確實了得，他在急退中，雖然中了劍氣，傷了左臂，但仍能趁轉身機會，再撲回頭，左手一伸，弓腰一彈，已把鋼刀拾回，然後才飛奔而去，沒入黑幕中。他大約是受傷去了。

「好本事！佩服！佩服！」一個輕輕的聲音响自耳邊。

「過獎了！你探聽到什麼消息了？」

「于龍，駱虎帶了五個人來，我殺了一個，剛才和你交手的兩個也是。」

「我的朋友呢？怎樣了？」

「駱虎抓了他去，正在用刑審問。你朋友倒是個漢子，骨頭很硬！」

「他還活着？」

「活着！」

「謝天謝地！」

「你放心！除非他們把你、我都抓住，決不敢加害你那位朋友！」

「爲什麼？」

「他怕激惱了風大俠，可受不了！」

「風大俠？那一個風大俠？」

「那有許多個風大俠？當然是名滿江湖，神出鬼沒的風從虎大俠啦！」

「這怎會呢？他老人家早已退出江湖，不理世事，怎會扯到他老人家身上？」

「你這話只合常理，在一般情況下，他老人家當然不會出手，但是，假如有人傷害到他的師侄，只怕他就不能忍了！」

「這也有點道理，過去，我一直不明白，現在我倒明白了！原來是爲這個！」

「你說什麼？」

「是這樣的，有一天，風大俠會勸我的朋友不要幹這種工作，理由是我朋友武功不高，人又急躁，幹這種事十分危險！當時，我以爲他全是爲了我那朋友，現在想來却未必，除了爲了我那位朋友之外更是爲了他自己，怕我的朋友出問題，會惹到他身上去。現在果然給他担心着了。」

「就是呀！現在駱虎變了進退兩難，既然抓住了，還用了刑，仇恨已種下了，就是馬上放了他，也一樣有仇恨在，要是不放嘛，消息遲早會傳到風大俠耳中，因此，他們希望抓住我同你，一齊殺掉，這樣，他就不怕消息外傳了！」

「那麼，你怎麼不跑？」

「跑？我爲什麼要跑？」

「你不怕他們會斬草除根？一網而打盡？」

「我才不怕！」

「你也有靠山？」

「當然有！做我們這一行的，誰沒有靠山，不過靠山是否够大，是否有力，那就各人不同了！」

「你的靠山怎樣？很大？還是很有力呢？」

「失禮，總不會是個小土崗！你呢？怎樣？」

「非常失禮！我的靠山就是自己和這柄劍！」

「那麼，你走吧。」

「我的朋友還在他們手中，我怎能走得去？」

「你放心！我有人在他們中間，他會照顧他的！你在這裏也救不了他，何必冒這個險？」

「話是這麼說，但我總不忍……」郝標道。

「不用走了，你們都已經給包圍了，逃不出去的！」

一個陌生而冷峻的聲音突然傳出，嚇了郝標一跳，但很快他便鎮定下來。傲然說：「你已經包圍了我們？你以爲真包圍了我們？辦得到嗎？」

「你不信？何不試試，看看是否被包圍了！」

「用不着試！你們那一個是駱虎？出來說話！」

「你以爲你有這個能耐，別人一定要聽你的話？是嗎？」

「你如果不是駱虎，就別開口！」

「我就是駱虎，你待怎樣！」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人走出去，自承是駱虎。郝標瞥他一眼，冷笑道：「人家說數典忘祖，你連爹爹姓什麼也忘了！我真替你爹難過！更替你娘害臊，居然會養出這樣的一個兒子！」

那個青年人給郝標這麼一說，羞得抬不起頭，狼狽地退了回去。

「你就是郝標，果然有胆量，可惜光有胆量也沒用！要想在我姓駱的面前逞威風，最少還得再練十年！」又一個自認爲駱虎的人站出去了。這個人年紀比早先的畧大，看來有二十七八歲，五短身材，四肢粗壯，相當有型。但郝標還是冷冷一笑，道：「我只聽說潘鄧兩姓受女人歡迎，可沒聽說姓駱的受女人歡迎，想不到竟然有這許多人要姓駱，倒是怪事！」

「姓郝的，你說話可要乾净一點！」

「我說的話有什麼不乾淨？你說，你爹眞是姓駱不是？要不要回去問問你娘及爹？」

郝標這話十分刻薄，但那個壯漢竟然不敢分辯，又悄然退了回去。

「怎麼，姓駱的怎麼了？竟不敢伸出頭來？」郝標再迫一句，聲落，遠處傳來怒吼聲。很快，人也到了，他指着郝標道：「姓郝的，你找我？」

「不錯，我找你！」

「什麼事？」

「你自己該知道了！」

「放屁！有話就說，有屁快放！」

「你既然想不通，我就提醒你吧！你應該回去預備後事了，你印堂發暗，雙目無神，死期到了！」

「住口！你找死！」駱虎抖出虎尾鞭朝郝標攔腰掃去，鞭長七尺，用勁又足，一揮之下，風聲大作，尖聲刺耳。

「來得好！果然是姓駱的，用屁股撩人！」

駱虎大怒，一招「虎尾抖風」，鞭梢亂顫，一刹那間便連續攻了六七招。郝標暗暗吃驚，覺得駱虎果然名不虛傳，確有眞功夫。

「怎麼，不敢接招了？」駱虎得勢不讓人，繼續進擊郝標。

郝標雖然連連閃退，却極有法度，章法未亂，可見並未落敗。

旁觀的有好幾個人，他們只守在四周，並未出手，似乎他們充滿信心，認爲郝標已經敗定了。

但是，郝標並未落敗，他連避十多招

之後，反而穩下身形，不再後退了，就在這時刻，一聲慘叫陡然自另一個地方升起，嚇了所有的人一驚，尤其駱虎更急，他聽到慘叫，馬上就循聲疾奔，連郝標也不顧了。

郝標得此機會，立即奮出全力向就近的敵人進攻，實行偷襲，果然成功，一刹間已連勝兩個敵人，當他再攻向第三個敵人時，聽得有人說：「這個留給我吧，怎能這樣貪心！」

「好吧，讓給你就是！」郝標哈哈一笑，退了回去。

「謝謝你！我已經够本有賺了！」

「眞抱歉，說了半天，還未請教尊姓大名怎麼稱呼呢！」

「我姓温，你就叫我小温吧！」

「這怎麼可以？太無禮貌了！」

「不要緊，我不覺得就沒有事了！」

「給別人聽了也不好啊！我還是叫你温兄吧！」

「隨你高興吧，做哥哥的，總比做弟弟的好！」

「爲什麼？」

「弟弟總要聽哥哥的，自然是做哥哥的好！」

「原來是這樣！」郝標笑了。

「你記住啦，我姓温，我已說了兩遍，不會再說第三遍的！」

「好的，我會牢牢記着！」

「那很好！我們快過去看看吧，爲什麼會突然傳出慘叫！」

兩人匆匆走向傳出慘叫的地方，發現有個人死在草叢中。

「這個人，你可曾見過？」姓温的發問。

「不曾！我覺得十分陌生！」郝標坦然說，並不掩飾他不認識死者！

「我知道，他叫杜吉，是駱虎的得力手下！替駱虎幹過不少壞事！」

「這麼說，抵他死於非命！」

「誰說不是！」

「他怎會死在這裏？」

「他是負責守你那位朋友的，他死了，你的朋友不見了，看來其中必定大大的有關連！」

「他是看守徐建中的？徐建中呢？」

「我怎麼知道？可能給人救走了，也可能被另一些人奪走，這姓杜的不甘，便被殺死了！」

「你說得有道理！」

「可惜找不到人！人已不見了，還等什麼，走吧！」

「不！你先走，我還要再找多一遍看看去！」

「好，我陪你！交朋友交到你這樣的人，可以無憾了！」

兩人於是展開搜索，那有什麼踪影，正要廢然離去，突然聽到呻吟聲，兩個凝神再聽，循聲找到一個老人，額上，身上都有血。他不是別人，正是莊重！

「你老人家怎麼啦？他們打你？」

「他們要殺死我，他們呢？全都跑了嗎？」

「不知道，大約是跑了！」

「這敢情好！唉，太不像話！」

「你不能再待在這裏了，還是另外找個地方去吧！如果順路，我可以送你老人家一程！」

「不用了，我還能走得動！」莊重說完後，反問對方：「你們要去那裏？」

「我去找個朋友，但我要先……」姓温的突然拔劍發招，疾刺莊重！

「哎呀，你——」郝標急要制止，已來不及了，莊重倒十分鎮定。他在變生肘腋的情形之下，依然應付得十分從容，左手衣袖一拂，隨卽曲指一彈，「錚錚」兩下，姓温的已經禁受不起，被震退兩步，才穩住了身形。

這個變化太快，也太複雜了，郝標猶在思索中，陡覺風生腦後，勁銳十足，他卸身回顧，赫然看到莊重正伸手抓他的頸項。

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一驚之下，點足弓身，向前跳出了三丈過外。但足才沾地，莊重又撲過去了。

郝標急道：「莊前輩，你怎麼啦，我是郝標呀！」

「我正要抓你這狗賊！」莊重一點也不放鬆，依然向他抓去！

郝標連閃幾次都閃得十分驚險，若再如此下去，終有被抓住的時候，所以他連避幾招之後還手了。

「郝標兄，你放心動手吧，你傷不了他的！」

「你這話，我不明白！」

「等一會你就明白了！我得到消息，這個人不是莊重，他是于龍扮的！」

「你這話當眞？他眞是于龍？」

「一點不假！」

「這麼說，我是上當！」

「你想想，你看見過于龍沒有？」

「對！他一定是于龍！」郝標肯定對方身份之後，再不留手了。于龍被揭穿了底，也不再假裝，打得甚爲出色！

「姓于的，你把我的朋友怎麼了？」

「他沒什麼，你要不要見他？」

「你有這麼好心？」

「你不過去看他一眼，又救不了他，我怕你什麼？你看不看他？」

「郝標，你千萬別上當！不管姓徐他是生是死，他都不會給你看到！」

「對！他一定又是找人假扮！」

「一點不錯，一定是這樣！」

「你壞人好事，如殺人父母！誰把他拿下來？」于龍要殺人滅口，但姓温的十分狡猾，他不待對方的人到達，他就先走了。

天色甚黑，遠近都不易看到，姓温的沒入黑夜中，誰也不知他躲在那裏，誰也不敢去找他，怕給他一個冷不防的偷襲，那就沒命了。

于龍親自出馬對付郝標，還未得手，但已穩居上風，成了壓倒之勢，看來，于龍是勝定了這一仗了。他心中高興，便挖苦地說道：「姓郝的，你認了吧，不要再拚命了！」

「你高興得太快了！等會兒再說吧！你看！」

「哼，死到臨頭還嘴硬，我倒要瞧你的……」

「大哥，大事不好了！走來了一個怪客！」

「怪客？什麼怪客？」

「是一個高高瘦瘦的蒙面人，非常厲害的！」

「你見着了？」

「見着了！」

「交過手？」

「交過手！」

「怎樣？」

「功夫奇高，我和他甫經接手，虎口就痛極欲裂了！」

「他是那裏人？口音呢？」

「不知道，由始至終我都見到他，但未聽他說過半句！他像是個啞巴！」

「這就怪了！他爲什麼要跟我們作起對呢？」

「姓徐的就是他救的，他左手挾着姓徐的，僅用一隻右手就够了！」

「你們眞沒用，爲什麼不能够一起上去？」

「我們曾三個人一起上去，都打不過他！」

「草包！來，看我的！」于龍催動龍紋劍，眞個矯若游龍，又迅捷，又刁鑽，郝標眞抵擋不住！他一直都處在下風，這時處境更危！

但是，姓溫的話遠遠傳來道：「郝標，你放心，你的朋友已給風大俠的朋友救走了，說不定等一會風大俠自己也會來看熱鬧呢！」

姓溫的一句風大俠會來，嚇得于龍駱虎心胆俱寒，再不敢逗留了。他們向自己發出暗號，低嘯一聲，各自撤退，轉眼已去得無踪無影了！郝標透了口氣，道：「溫兄，剛才要不是你一語嚇走于龍，我一定難免一死了！」

「這是他胆小，我可不敢居功！」

「你眞看到徐建中？」

「沒有！我是聽駱虎剛才說的，就故意那麼說嚇他一下，他果然中計，逃得多麼狼狽！哈哈，原來他們這麼怕死！」

「這是必然的，越是卑鄙的人越是怕死，只有大仁大勇的人才不怕死！」

「對！你這話眞對！」姓溫的說：「我記起了，從前曾有人對我說過，他說，肯眞心眞意助人的不怕死，自私自利的人最怕死！他說，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什麼事都只想到自己，都只爲自己着想，生與死對他是太重要了，因此，他捨不得死，怕死，因爲一死就什麼也沒有了！相反，肯助人的，處處爲別人着想，把自己看得很輕微，只要對許多人有益處，只要能帮助許多人，他是不怕死，不惜以自己的死去換取的！這話，過去我一直不懂，現在懂了！我眞懂了！」

「你那個朋友說的對！人確是這樣的，當你處處只想到別人，只想到如何去帮助別人，你就會什麼也不怕了！」

「對！人就是這樣，不過，我們不談這些了，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打算到各處找找，或者能找到徐建中也未可料！」

「好吧！我陪你去看看！」

兩個人再去找了一遍，沒找到徐建中，却找到了莊重！他已經奄奄一息，快要斷氣了。

郝標見狀，急忙蹲下去，一膝跪地，一手伸到他的背後，然後才問：「老人家，你怎麼啦！」

莊重翻着白眼，噏動着嘴唇，似乎想說話。

「老人家，你不要出聲，等一會再說吧！」轉頭又對姓溫的說：「你給他揉揉胸口，他會好一點的！」

姓溫的猶疑了一刹，依然出手，並且說：「我們先搬他回去？」

「不！他太弱了，先看看情況才再說吧！」

片刻過後，莊重果然醒過來，在喉頭咯咯的响了一會，才吐出微弱的聲音道：「我不成了，不必浪費精力了，我先告訴你，我的……製藥……奇方！」

「不要說話！有話，請等一會再說！現在……」

「不！現在說！再不說，就說不出來了！他們騙我，迫我，要我說，我不說，你叫我不說，我偏要說！」

「老人家，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你安心，我會盡全力把你的傷醫好的！」

「不，我不要你的藥方！你別說！」

但是，世事往往就是這樣，千方百計，夢寐以求的人，未必能求得到，另一些人，由於機緣巧合，得來却全不費工夫！而所謂機緣却渺茫得無法預知，更無法捉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此刻的郝標就是。他與莊重相識不過是三幾個時辰的事，而于龍駱虎則是他的師侄，但于駱兩個用盡威迫利誘，千方百計去奪取莊重的藥方，莊重寧死不屈，偏是要交給郝標。

莊重已無法多說話，他無法把藥方的藥名份量，製法詳說了，他只給郝標說了個地名與人名，便閉上雙目了。

「他，老人家歸天了！」郝標沉痛地說出一句。

「人死不能復生，入土爲安，我們把他埋葬了吧！」

「嗯！這裏是他老人家安身之地，就讓他老人家了此心願吧！」

「你守着，我找把鏟子回來！」姓溫的顯得十分熱情，說着話，便走開了。

天色漸見微亮了，郝標道：「天快亮，溫兄，你也折騰了半夜，趁此片刻時光歇歇，養養神吧！」

「好！我們歇歇也好！」姓溫的說。

於是，兩個人分別以不同的姿勢養神，郝標躺在稻草上，姓溫的則作僧尼式打坐。

過了一段時間，天色亮了，溫郝兩個起來，互道珍重而別。

但是，當他們要分手時，郝標不由的「哎呀」一聲叫，脫口道：「糟了，我的馬呢？」

「馬？不用問，必是給別人騎走！」

「這麼，又苦透我了！」

「你有錢沒有？可以跑到外面買過一匹！」

「你是第一次到這裏吧？」

「不，是第二次，早兩天我曾來過一次的！」

「這麼說，還是第一次！」郝標說。

「你可會知道這地方，有錢也買不到坐騎的！」

「你是說買不到馬，還是買不到好的馬？」

「根本是買不到，更別說好的了！」

「哦，這就眞糟了！」

「沒了坐騎！我得更要快走了，溫兄，莊前輩那藥方，有勞你啦！」

「放心吧，我不會拆爛污的！」

「拆爛污？那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是好東西，是言而無信，不負責任之類的意思！眞正指什麼，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十幾天前才學會的！」

「那好吧，我相信你不會拆爛污！」說罷，兩人相對而笑，揚手告別。

「慢着！郝標，你丟下朋友不要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自谷的後邊傳過來，阻止了郝標，也阻止了姓溫的，兩個人都站定了，回頭望，看到一道人影遠遠而來，來得好快！

「嗯，他還抱着個人呢，該不是徐建中吧？」郝標祈待地說。

「糟了，怎麼是他？」姓溫的說。

「他是誰？你認識的？」郝標急問。

「師叔，你老人家也來啦！」姓溫的不答郝標，先向來人招呼。但郝標已經知道他們的關係了！

「你還好意思問！你偷偷跑了出來，我還能不來嗎？怎麼樣？玩够啦？該回去啦！」來人老氣橫秋的說，使姓溫的聽來又好笑，又尷尬！

「師叔，我還不能回去，我還有一件事要辦！待我把這件事辦妥之後，一定回去！」

「溫兄，既然令師叔來了，你不如先回去吧！莊前輩那藥方，也不急着用，待我將來自己去取好了！請你代我引見令師叔吧，我眞該謝謝他老人家的帮忙！」

「郝標，你的朋友身體很好，再養息一兩天就沒事了，倒是你剛才說什麼藥方？是莊老頭的？那倒是不該輕視呀！」

「正是莊重老前輩的！他臨死時給我們留下遺言，說此藥方所在，叫我們去取，郝兄有事不能去，叫我去，我覺得這是大事，不能拆爛污的，所以，未能立卽回去！」

「這倒有點道理，莊老頭這百草藥膏，是藥中一寶，不少人都要據爲己有！你一個人去取，只怕不能保穩。好吧，我索性陪你走一遭吧，但我先說明，藥方到手，馬上回去，將來郝標可以到我們那裏去取！怎樣？」

「多謝前輩帮忙，郝標遵命！」

「你和你的朋友走吧，馬在前頭了，」他把徐建中送到郝標手中，又說：「他傷得很重，我不想他太痛苦，讓他昏迷了，這是昏睡丸，你每隔兩個時辰給他一丸，他就不會醒來，當這丸吃完，他的傷大約是可以好個八九，就讓他清醒也無妨了！還有，你不必走得太急，急會影响他，但要記住，下月中，會有人偷襲管涔山，人數不知多少，但內有極强高手，要通知他們小心防衞，記住下月中，月圓時光會有敵人來襲！不要問消息來源，去吧！」

「謝謝你老人家！溫兄，再見！」

「郝標，郝大哥，再見！」姓溫的站在那兒揚手，有依依不捨之態。及後，變方背道而行，姓溫的還再三回望。他的師叔看在眼內，問他：「你喜歡姓郝的？他是個三十出頭的人啦！」

「師叔，你這是什麼意思？」姓溫的雙眼一瞪，臉却紅了。

「玉清，你以爲師叔看不出來？我看出你是喜歡他，所以才提醒你，他三十出頭，比你大了十多年，你要好好的考慮才好呀！」

「師叔！你再胡說，我不理你啦！」

「玉清，我不是胡說，我是爲你好！你知道他的底細嗎？他也許早有妻子，你對他太早用感情，自己會吃虧的。」

溫玉清原來眞是個女子，早間已有人罵他丫頭了，不知郝標是沒曾注意還是故意不說穿，一直稱她爲溫兄，但她的師叔則直呼其名，並提出男女婚嫁的事，她在這問題上是不能不加考慮了。不過，考慮是在內心的，口頭上仍然不肯承認。

張網待鷹　掘阱殲虎

溫玉清與師叔兩個一起去取莊重留下的藥方，原是十分秘密的，不料走了兩天，師叔就發覺有人跟踪，那是什麼人，他一時還未知道，但有人跟踪，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把這告訴了溫玉清，她不相信，說是他胆小，多疑，他說：「你別太大意，江湖能人甚多，古怪之事也甚多，他爲什麼跟踪我們，是什麼人跟踪我們，我不知道，但有人跟踪是絕對不假，你不信，我們可以做個試驗！」他把包裹拿出來，解開，從新包過，再放回去。然後指着其中一些地方說：「你也知道我們的手法，記住了，這兒是對正這裏的！」

他們出去了大約有半個時辰左右再回去，檢視包裹，放的位置不一樣，包的手法也不同。溫玉清不能不相信師叔目光銳利，行事小心了。她問：「現在怎辦？我們去取藥方，會不會很危險？」

「危險當然有！是否很危險則不知道！我們只可以智取，勢難力敵！」

「怎樣智取？」

「不給他們跟踪，擺脫他們！然後急急離開，不和他們碰頭，這樣，他們就無法施其技了！」

「我們能做到這樣嗎？」

「不知道，我們只好試試！」

「我奇怪，他們怎會注意上我們？」

「說不定他們埋伏在那山谷，分頭跟踪我們和郝標……」

「這麼說，他不是更危險？」

「爲什麼？」

「他還要照顧朋友當然更加危險！」

「你不用替他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我才不替他担心呢！」

「這才對！他可能……」

「可能什麼？」溫玉清急不及待問。

「怎麼？担心了？不要慌，敵人的目的在藥方，不會侵害他的！我是說，他可能已經到達管涔山了！你可以安心啦！」

溫玉清瞪他一眼，心却是放寬了。

傍晚時候，師叔留下溫玉清，自己出去了好一會才回去。

「有什麼事？」

「你別問，到時我自會通知你！」

「爲什麼不早說？」

「我很有道理！」

溫玉清聽他這麼說，只好賭氣不問。

初更過後，師叔帶着溫玉清悄悄由後面出去，直奔河邊，落船，溯河而上，不久，有船自後追趕，尾隨而上，溫玉清道：「師叔，你看，你再秘密也沒用，他們還是發覺了！」

「不，我故意讓他們發覺的！」

「哦，我明白了，你僱了兩隻船，讓他們以爲我們去上游，實是向下游！」

「你倒聰明！」

「你笑人！」

「不！是眞的，你現在已經知道了，他們最少要在三更過後才知道，那時候，我們已經走得遠了！」

「他們會追來的，河水淺，而且船行得慢！」

「我知道！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倒有個辦法，但可惜太遲了，來不及了！」

「你先別說，讓我想想！」邊說邊把劍輕輕拔了出來，並示意溫玉清照辦；她雖然不知是什麼用意，還是照辦了，一劍在手，却不知有什麼用，正怔視着師叔，突然，她見師叔一抖劍就朝船篷刺去，劍光一閃，慘叫隨來，她在驚愕中隨着師叔奔出艙外，那兩個船夫一個用篙，一個用刀，分別向他們還擊，篷邊躺着的一個，



溫玉清和師叔與喬裝船伕的賊人激鬥。

已經不能動了。

兩位船家功夫都不弱，但怎禁得起溫玉清師叔侄兩個劍術精妙，不消片刻，雙雙被擊跌河中，天氣那麼冷，不傷也凍死了。三個船家都給丟到河裏，船上只留下一灘灘血漬。溫玉清道：「師叔，你這是幹什麼？無緣無故，怎會把他們殺了！」

「當然有緣有故！我們不殺他們，他們便要殺我們了！你以爲他們眞是船家？眞正的船家在這裏呢！」師叔揭起艙板，果然找到兩個被綑成粽子一樣的男子。

船家千恩萬謝，師叔叫他們靠岸，給了一錠銀子，叫他們在下游某處去接兩個同樣身材的人，他們再謝而去駛向下游。

黑夜，天氣又冷，路上自然少行人，溫玉清跟着師叔展開輕功疾馳。平日，她一直以爲自己輕功超卓驕人，但此刻與師叔一比，却是差得遠了。心中暗叫慚愧。

他們來到一間生藥店的門口，再三看清楚之後，便上前叩門，一連叩了三次，有人自門內問：「誰呀，深更半夜還叫門！想買什麼藥，明天不可以嗎？」

「老闆，我要買的藥可多呢！」

「你買什麼藥，這樣多？」

「我們要買一百種草藥！請你老人家開門吧！」

老闆果然開了門，用火照着師叔與溫玉清。師叔說：「我們要買一百種草藥，要高的，方的，是重的，可以裝滿一莊的！有嗎？」

「你說話莊重一點好不？世間那有這樣的藥？你開玩笑了！」

「老闆，這不是開玩笑，我們莊重的人，不會說不莊重的話，你相信了吧！還有，買了藥之後，我們馬上就走，你最好也到別的地方去玩一些日子！這是給你的盤川！」

老闆再看他們一眼，遞給他們一塊泥磚，他們接過之後，轉身就走，踏出門口之時，突然回頭，一掌打倒老闆，還打爛了不少東西才走。

出了門外，溫玉清問：「師叔，你這又是爲什麼麼？」

「你別問，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果然，不久之後，他聽到人聲，再不久，看到人影。有幾個人影疾奔藥店，破門而入。師叔這時才說：「我聽到聲响，知道來不及了，只好用這苦肉計，碰碰老闆的運氣，我們且別走，待他們走後，再去看看老闆！」

老闆給這些人弄醒，在威迫與憤恨下述說了經過，自然眞實，於是，他們馬上散開，分頭追趕去了。

「這一班强盜，都是强盜！」老闆在咒罵中又見到師叔與溫玉清，自然照罵，師叔再次奉上銀両，並述說早先不得不使苦肉計原因，老闆得知內情才改口稱謝。師叔教他繼續罵，並過十天半月再走。他也同意了。

老闆有感師叔眞心照顧，送了他一包易容丸，然後才分手。

師叔與溫玉清分別易容，以爲不會再被人發現了，便難免隨便一些，怎料到第二天在食肆就有人緊緊盯望着他們，說一些冷言冷語諷刺他們，形勢對他們十分不利，以致溫玉清不由自主的按了按懷中的

百草藥膏方單。

這一切，全落在對方眼裏了。

溫玉清跟師叔不想惹事，吃飽了肚子便匆匆忙忙結賬而去。出得門後，師叔道：「留意後邊，有人跟踪。」

「你又沒回頭，怎知道？」溫玉清好奇地問。

「這就是經驗！你再過幾年便懂了！跟我走，不可回望！要裝成沒事一樣！」

「我心跳得厲害！」

「害怕了？」

「誰說的！」

「那怎會心跳得厲害？」

「我也不知道，可不是怕！」

「玉清，你猜，郝標他現在幹些什麼？姓徐的大約沒事了吧？」

「應該沒事啦，過了這許多天，應該沒事啦！」

「我也這麼想！」師叔說，「過了今晚，明天我們就回去，大約要過好些日子才再出來了！」

「師叔，我們多玩幾天再回去，好不好？」

「玉清，如果在平時，不是不可以，可是今天我們的處境不同，責任重大，如果有所損失，怎對得起莊老頭？何況，這又是關係着許多人的！」

「這麼說，是不可以啦！」

「我看犯不着冒這樣大的險，只是爲了多玩幾天，實在划不來！我看還是早點回去，照方單配製，先了却一宗心事，說不定的，藥膏製成，郝標便要來取！」

「那好吧，省得給他拿走，我們再也製不成！」

「是呀！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了！」

溫玉清是高興過頭了。她在興頭上出了大漏洞也不自覺，還以爲很聰明呢，但師叔却已經在暗暗偷笑了。他素知道這位師侄生性刁蠻，眼生於額，不輕易把人看在眼內，這才到了今天仍是小姑身份，他不明白郝標有什麼方法使得她如此心醉，念念不忘，自願帮他的忙去取藥方，還乖乖的回去等候他來臨。

那一天早上，郝標抱着徐建中，依照師叔的話向前行，走了不遠，果然看到一匹馬，但却是陌生的，不是他自己騎來那一匹。

這馬倒還不錯，跑得又快又穩，總之比他自己那匹還要勝上一籌。雖然馱的是兩個人，仍然跑得很快，很穩，起落之間，震動不大，這對徐建中是十分重要的，若果馬身不穩，顛震得厲害，對他的影响甚大。爲此，郝標暗暗替徐建中高興了。

由晨早到中午，馬跑了很遠，郝標愛惜坐騎，便歇下來讓牠歇一會，到水邊去吃點草。冬天，水邊的草也不多，不長，郝標把部分乾粮餵牠，也餵自己。

第二天中午過後不久，他來到管涔山附近了，他正勒緩了馬，仰望着管涔山，估計着行程，大約再走頓飯時光，就可以到達山脚了，心中感到一陣輕鬆，不覺長長的透了口氣。就在這時候，有兩個手執單刀的大漢搶了出來，大喝道：「站住，不許動！」

郝標勒定了馬，道：「你們是什麼人？想幹什麼？」

「你也不是個小娃了，難道靠山食山，靠水食水這句話也不懂？快把銀子獻出，讓你過去！」

「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我這朋友病了，我須送他去看大夫，身上雖有幾両銀，也是用來替朋友治病的，不能送給你們，請你們看在同是江湖道上朋友，高抬貴手，另找主顧吧！」

「廢話少說，快拿銀子過來，免得老子動手！」

「朋友，我實在……」

「放屁！誰是你的朋友！我只問你拿不拿錢出來，別的話不說也吧，誰管得你這許多！」

郝標覺得情勢不妙，暗作戒備，道：「朋友，我這錢眞不能給你們！請問，你們是那一條綫上的？頭兒是那一位？如果蒙高抬貴手，大恩大德，決不敢忘！你們也看到，我這位朋友病得很重，若不急急醫治，後果不敢想象！你們都是道上朋友，難道見死不救，全無同情心？」

「你別說了，任你舌粲蓮花，老子還是要錢，非錢不行！」

「眞沒得商量？」

「誰跟你商量！這是收買路錢，不給，休想過得去！」

「也別指望活着回頭！」

「這麼說，你們是準備蠻來了？我聽人說，管涔山上英雄漢，不怕官兵不刼貧！你們看，那不是管涔山，你不怕山上的英雄出面干涉？」

「你別拿管涔山來嚇唬我，睜開你的狗眼看清楚點，我們就是管涔山上人！」

「你們是管涔山的？哈哈！憑你們這麼年輕，也配嗎？管涔山的人是這樣？」

「隨你怎麼說，我眞是！」

「那麼，我是送這朋友到管涔山去醫治的，該是自己人，不用講錢了吧？」

「你早不說，遲不說，等我們說了，你才說！你當我們是小孩子？可以隨便受騙的？」

「不！你們別誤會！我見過你們的舵主鮑天雄，我們還是朋友呢！如果不信，你們可以陪我一齊去！這總假不了啦！」

「不行！我們不能離開！」攔路的說：「你可以把錢留下來，如果是假，你應該要付買路錢，如果是眞，你也可以向我們要回！這對你有什麼不妥？」

「錢達，朱期，什麼事？」一個青年男子口音傳出來，錢達馬上回答。

「管他是天王老子，非錢不行！他冒充舵主朋友，必有不軌之圖，饒他不得！」人隨聲現，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男子自樹林中走出來，咬着烟，叉着腰，一臉油滑，使人見而生厭。

錢達與朱期就是早先出面攔在路心的人，他們見了那個青年，恭恭敬敬的叫一聲「姚先生」，姓姚的大模大樣地說：「還等什麼？動手呀！你們的刀生銹了？還是要等我親自動手？」

「不敢，我們正在等待你老的吩咐！」說完這一句，便雙雙揮刀斬向郝標。郝標勒馬退後，就將馬鞭作武器，「拍拍」兩聲，分別捲向朱期錢達，一手鞭法，居然出色當行，不遜名家。朱期向右一閃，竟和向左閃避的錢達碰在一起。兩個人都

是出於意外，一碰之下，雙雙反彈，跌成兩個葫蘆。

「你是姓姚？你的手下不行啦，還是你自己來吧，我倒要看看你姓姚的有什麼本事，如此猖獗！」郝標一抖馬鞭，遙指姚先生。

姚先生口是說得好聽，胆子却很小。他見郝標只是隨手一招，已把朱錢兩個打倒，不免心寒。他一怔，在郝標的喝叫之下，不由自主的向後退。顯示了他的儒弱，但是，姓姚的雖然後退，朱錢兩個爬起之後，却又向郝標進攻。

郝標生怕拖延時間太久，對方來的人多，於自己不利，所以朱錢兩個再次撲攻時，他就運足內勁，左一鞭，右一鞭，一抖手，再來一記連環鞭，一連幾鞭，不但打得朱錢兩個頭傷臉腫，手中刀也給捲起了，跌出了十丈以外。然後他才收鞭厲喝：「有誰再敢動手，我就不客氣了，我有眼，手中鞭可沒有眼！」此話一出，朱錢兩個知他不再下殺手，倒鬆一口氣了。

郝標揚長而去，姚先生破口大罵，既罵郝標目中無人，也罵朱錢兩個是飯桶。罵了一會，自己也匆匆的走捷徑上山去。

管涔山山高二千五百多尺，皚皚白雪，極爲壯觀。郝標來到山下，便有人出來查問他的來歷。他盯着對方看了又看，記起了一個人，便反問：「你可是祝大叔？我是阿標呀！祝大叔，你認得我啦？」

祝大叔先是一愕，在細看郝標一會之後，依稀也認出來了，當下大喜地伸出手道：「郝標，你眞是郝標？看你長得這麼高，又這麼棒，大叔眞認不得你啦！這位是誰？受傷了？」

「是我的好朋友，和我一起來拜見舵主的，不幸中途受襲，受了點傷。不過，不要緊的，大約一兩天內就可以好了！」他反問對方：「大叔，你好吧？大家都好吧？天氣這麼冷，你老人家還要守更？」

「唉！別提了！你跟我來，先安置你這位朋友再說！」祝大叔不是帶他上山，是帶他到一間石做的房子去，又矮又窄，要不是冬天，必然十分潮濕。郝標問：「你就住在這兒？」

「嗯？地方小一點，倒還不錯！眞的不錯，你住下就知道了！」

「大叔，我有事，想見舵主！」

「我知道！你先歇着，等會我托人給你帶個訊！」

「大叔，我有急事！眞的，是急事，很重要！」

「重要也沒辦法！今天舵主夫人誕辰，天大事舵主也不會見客！」

「我作不速之客如何？」

「不可！這些日子來，舵主似乎變了，對昔日的朋友很不友善！你去，可能是自討沒趣，鬧得不歡，那又何必呢！」

「你們呢？怎不勸勸他？」

「勸他？我們想見上他一面，也不易呢！」

「哦，有這等事？」

「你多住幾天就知道了，我又何必騙你！」

「這麼說，那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你說什麼？」

「我早間曾經碰上怪事了！」郝標述說早間所見。祝大叔說：「阿標，你一來就闖禍了！你不知道，姚先生是舵主夫人的哥哥，裙帶親，舵主對他眞是言聽計從，你得罪了他，唉，快則今晚，遲則明後天，準會有事。不是大叔不幫忙，實在是有心無力，你要萬分小心才好！」

「那麼，我在這裏會不會連累……」

「阿標，你別說這個！大叔不是個怕事的人！人老骨頭硬，大叔的骨頭比過去更硬！大叔只是恨自己無力幫你，絕不是怕事！你住下去好了，千萬別誤會！」祝大叔大義凜然地說。他並表示要和老朋友們商量商量，以防萬一舵主反起面上來，如何挽救！

「大叔！我請求你一件事，希望你千萬要做到！」

「什麼事，你說吧，只要大叔能做得到，一定不叫你失望！」

「好極了！大叔肯做一定做得到！」

「什麼事？說呀，何必吞吞吐吐！」

「我請大叔不要告訴任何人我已經來了！要是別人知道，那是別人的事，但你老人家千萬別去告知別人！還有，在我這位朋友面前，請大叔別對他說太多的話！他生性躁暴如張翼德，給他知道了，可不得了！他如問起什麼，你就推說不知，叫他問我好了！這兩點，你老人家可肯答允嗎？」

「好吧！我答允你！」

「那麼，你老人家不用管我了，還是出更去吧，一切照常，免得惹人起疑！」

祝大叔再三道歉而退，直至天色快黑了，才回轉石屋，這時候，郝標已經燒好了飯，無須祝大叔再動手了。因此，他感到不好意思。

吃飯時，祝大叔少不了說了些這幾年來的近況，郝標細聽着，甚少表示意見，過去的火爆性子已經受到磨煉，不再火爆了，祝大叔看出他和過去是不同了。

大約是二更了，祝大叔怕郝，徐兩個着凉，起身檢查他們的鋪蓋，發覺郝標的被子蓋在姓徐的身上，郝標却不知去向，失踪了。

「他去了那裏？不會是上了管涔山吧？」祝大叔自語。口是這麼說，心中却驚惶着，他其實知道得很清楚，並且可以肯定郝標必是上了管涔山去，只不過口是那麼說，安慰自己而已。

祝大叔這一担心眞個非同小可，他無法靜得下心神去睡覺。他守望着門口，聽到三更鼓響，脚趾凍到發痛，手指也發痛，膝蓋一樣發痛，但他仍然站在門邊守望着，等候郝標回來。

四鼓響了，冷風自門縫中刺進，就如一柄小尖刀刺在祝大叔的腿上。他堅忍着。他的不安越來越甚，隨着時間而加劇。當五鼓敲響的時候，他已到無法支持的時刻了。他懷疑郝標是否還有命回來。

但是，奇蹟出現了，他聽到屋後有聲響，回過臉，看到後門閃動着人影，便本能地問：「誰？」

「大叔，是我！」回答的是郝標的聲音，十分平靜，一點沒有抖顫。

「你剛才去那裏來？」

「沒去那裏！我睡了一會，睡不着，出去走走！」

「眞的？」

「眞的！」

「阿標，你不相信大叔啦，要瞞着大叔啦！」

「沒有！大叔，眞沒有！」

「那麼我問你，剛才你去了那裏？出去走走，就走了三個更次嗎！」

「啊，大叔，你都知道了？」

「你上山去了，是不是？」

「我是上去看看！」

「你可知道你這麼做，有多危險？大叔多麼担心！」

「我知道，所以事前我不敢讓大叔知道！」

「還怕大叔阻撓吧？」

「有一點！但我想大叔不會！」郝標訕訕地笑，有點尷尬。

「不，我會阻止的，現在不說了，你說，看到什麼？值得？值得？」

「值得，太值得了！大叔，這種事，我想不到，你也會想不到！別說想不到，要不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單由別人說，我還不相信呢！」

「到底甚麼事？你說給大叔聽聽！」

「不，大叔！我不是不信任你，實在是太叫人難堪了！你聽了便會忍不住，這樣便會壞我大事了！大叔，你明天替我辦幾件事，到時，將會叫你明白眞相！你肯幫我這個忙吧？」

「你這次回來，總是這麼神神秘秘的！好吧！我明天就給你辦妥！不知你這位朋友——」

「不要緊，他明天就沒事了！現在，大約還有半小時辰就天亮了，我們且歇一會兒，養養神吧！」

天亮之後，郝標與祝大叔分頭行事，到了午後，大家碰了一次頭，晚上再談了一會，跟着是郝標又失踪了半夜，之後，帶了一個人回來，藏在祝大叔的石屋中。明日午間，郝標依照自己的計劃去投帖拜見鮑舵主。

鮑舵主對他倒是十分客氣，派人到半山迎接，在聚義廳中設宴招待，還故意招了幾個舊人相陪，席間倒是相當和洽，氣氛很好。

但是，當大家喝多了幾杯，開始有人說怪話，冷語冷言諷刺郝標長年長月在外邊享福，不顧山中手足艱苦了。接着，更有人指責郝標不懷好意，是存心回來臥底，要出賣大家了。

鮑舵主對此力加制止，並叫人把醉酒者扶走。但是，任誰也看得出，鮑舵主是主使者，由他帶頭挑起的，因此，他那一班人哄鬧起來，要把郝標殺掉。

突然，郝標一閃身撲到鮑舵主身邊，運指如飛，馬上就在鮑舵主身上點了七處大穴，使他動彈不得。這一來，整個聚義廳都鬧翻了。

「請大家靜一靜，我有話說！」郝標攘臂大叫。

「叛徒，快跪地請罪！」

「快把舵主放了再說！」

「叛徒，你逃不了公道的！你的蒙古主子救不了你的性命！」

「殺死他！不要聽他亂說！」

「不要放屁！」

幾十張咀嚷叫着，郝標根本無法說話！他一急，冷笑道：「你再吵，我就先宰了他再跟你們說話！」說時，把劍拔出來。這一來起作用了，各人果然靜了下來，怒目相向，却不敢動手！

郝標這一手，可把祝大叔帶來的人嚇一跳了。這些人雖然不滿鮑天雄近年所爲，但却還不想殺他，更不願投降蒙古人，因此，對郝標此擧有反感，認爲自己受了祝大叔的騙。

郝標待各人稍靜之後，道：「我是郝標，十年前也在這裏跟大家現在一樣，聽舵主的命，共謀抗元的！我知道有的人還認得我，有的却是第一次見我。現在，我請大家給我三分薄面，聽我說幾句話！我對大家赤心抗元，十分敬佩！你們別冷笑，我說的是眞心話！」

「那你爲甚麼要挾持舵主？」

「你先放開舵主再說！」

「你們且聽我說完再問好不好？你們當中，那些人是眞正忠於舵主的，請站到這一邊來！我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你看吧，就是你把我殺掉，我也不怕！」

「我是忠於舵主的，你敢動舵主一根毛，我就把你斷成八件！」

「我也是！」

有十七個人站到一邊，表示忠於舵主，其中不動的，大約是看風駛悝。

「你們當中，有那一位和舵主最熟悉？比如主舵有甚麼特徵！」

「我知道！」一個半駝老頭走出去。

「哦，是駝大叔！大叔，你告訴大家，舵主身上有甚麼特徵？」

「舵主肚臍左邊有一顆毛痣！」駝叔說。

「駝叔，這樣一顆痣，會不會消失不見的？」

「不會！這是永不會消失的！」

「我和舵主游過水，知道他的屁股有三點黑痣，每一點都有手指頭大！」一個白頭老兒說。

「你記得清楚？會不會是舵主當時受了傷？」

「不會，我見過不止一次！不可能都已受傷！」

「還有人再指出沒有？有人反對舵主身上有這些特徵嗎？沒人反對了？那麼，請你們公推兩個人來當衆檢查，看看這位舵主是不是有這些特徵！」

舵主的衣服給解開了，肚臍旁沒有毛痣，屁股也沒有黑痣。於是廳中再次起哄，郝標揮手道：「你們現在明白我爲甚麼挾持他了？你們想想，這幾年來舵主的所作所爲是否和過去不同？我們的舵主，眞正的鮑天雄舵主，已經在三年前去世了！這是他的弟弟，鮑天傑。他冒充哥哥，霸佔嫂嫂，再勾結外人，愚弄大家，喪盡廉恥，實在罪不容誅！但他還有一點人性，未曾投降蒙古人！看在這一點上，我不想殺他。自然，這也是看在鮑舵主份上！至於大家認爲該如何處置他，不妨提出來商量，公議取決！我不會堅持自己的意見，我會服從大家的意見！」

鮑舵主竟然是僞的，這個意外，實在太大了。但各人也的確早已發覺，這幾年

來舵主，和過去實在有很大的分別。長期以來，各人只以爲舵主老了，變了，沒想到是另外一個人頂替的。這個變化太大，各人一時反而不知如何是好，七咀八舌爭論的結果，還是依照了郝標的意見，看在鮑天傑不曾投降蒙人這一點，饒他一命，讓他離去。

鮑天傑已走，管涔山總得有個人當頭兒，所謂蛇無頭不行，管涔山是不能沒有舵主的，結果，舵主便落在郝標身上。

大事粗定之後，郝標匆匆下山，回到祝大叔的石屋子，見他救回來的小孩子已經完全復原，他也放心了。祝大叔問是甚麼人，郝標說，是鮑天雄的兒子。這一來，又使得祝大叔吃驚！郝標告訴他，原來鮑天雄未參加到管涔山之前，曾經結婚，生有一子一女，女不幸出天花死了，兒子在三年前由他弟弟鮑天傑帶到管涔山，認是天傑的兒子。

實是天雄的兒子，及至天雄死，天傑冒名頂替，此子不便稱呼，遂以叔侄相稱，由於此子已十二歲，知道不少，鮑天傑擬着人送其返鄉，但姚氏却暗囑護送者中途加害，事爲郝標所覺，故救之返，以保存鮑天雄血脈。祝大叔聽得連連讚歎，認爲好人有好報，天公有眼。

郝標做了頭兒之後，一連忙了幾天，才記起温玉清師叔提醒他的話，那便是叫郝標告訴鮑天雄，下月中月圓之夜會有高手來管涔山搗亂的，不料鮑天雄已死多年，這件事要由他自己去處理。

他把情況告知祝大叔等人，請他們提供辦法應付。

「舵主，這眞是個難題，我們人是有不少，但稱得上高手的實在沒有，不是我當面捧你，武功最好的，在眼前這些人，恐怕要數你！既然你也沒有信心，雖還有辦法？不是難題？」

「大叔，這兒可有巧手木匠？」

「你要來幹甚麼？」

「你別問，你先想想，有沒有？」

「有！張老四是巧手，又快又巧！」

「好！你明天請他來見我，說我有事向他請教！」

「何必明天，要見，現在也可以！」

「怎麼？他在這裏？」

「他剛巧在！」

「那是最好了，快請他過來！」

不一會，張老四來了。

「老張，原來是你，那就太巧了！」

「你們原是認識的？」祝大叔說。

「何止認識，還是老朋友！老張，我記得你是排第三的，怎麼又叫老四？剛才祝大叔說張老四，我怎也想不到是你！」

「我照兄弟排行，是第三，但我還有一個姊姊，所以我也是第四！我不高興人家老說張三李四，所以改叫老四！」

「原來是這樣！怪道我想不起來啦！來，我們有事商量，大叔，有人找我，你叫他等一會，或者明天再來也可以！」

「郝舵主，想商量甚麼？說好了！」

「我們是老朋友了，別客氣，你叫我老郝或阿標好啦！」

「那不可以！禮不可廢，你想我怎麼幹？」

「我就是不知道叫你怎麼幹！」郝標於是把所知告訴張老四。張老四想了想道：「這是大事，不好草率！你讓我好好想想，明天再告訴你！」

「好！一切全靠你啦！」

「不要這麼說，我盡力就是！」

「老張，明天見，不管你甚麼時候想到，馬上就告訴我！」

「我會的，你放心好了！」

張老四告辭了，郝標送他到門口，目送他遠去了才回頭。

第二天巳牌時分，張老四就帶了一個包裹去見郝標，郝標一見他那包裹便笑道：「這麼客氣，帶早點來？」

「你見了就高興，這比早點更好！」

「嗯，這麼說，倒要看看了！」

「這裏沒有外人？」

「沒有！」

「那我就放心了！」張四把布包解開，裏面是一間模型木屋，屋內有房，有廳，有人，有佈置，屋外有空地等，看來很具規模。張四指着模型加以解釋，郝標聽得連連點頭，大爲讚賞，一拍張四肩膊道：「好極了，你照計劃動工吧！」

「我馬上叫人動手！」

「好！要甚麼，你開聲，我通知他們，不管你要甚麼，先給你！」

「好！我先謝謝你了！」

「別客氣，我要謝你才眞！」

兩個人都很興奮，還喝了一杯酒，預祝勝利！

管涔山一片忙亂，許多人都在參加建造新屋，但他們也都奇怪，在此緊張日子，怎麼還有心情去幹這些只這種享受的工作。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距離月圓之夜是越來越近了，到了初十晚！張四帶郝標和徐建中到寨後一個地方去，指着一所房子道：「舵主，你看怎樣？還像樣吧？」

郝標想不到幾天工夫張四竟然已建好一間房子，大爲激賞，讚不絕口。張四道：「這只是個外売，裏面還沒有裝修得好呢，你且等待一下，快則明天晚上，遲則後天晚上總可以算是初步竣工了！」

「太好了！老張，你這手藝眞了不起，比我想的還要勝許多！太好了！」

郝標讚不絕口，張四自然高興，不惜賣命！可是，當各人正在陶醉中，却有人在發出挑戰的冷笑聲，自語地道：「這種中看不中用的東西，騙騙小孩子還可以，要想用它去騙敵人，那無異痴人做夢，一廂情願！」

這是一盆冷水，這是當頭一棒，郝標凜然心驚，感到有點臉熱了。事實確如人家所言，他們此時所知的祇是自己方面的事，對方的實力如何？看法如何？他是毫不知情的。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只知己而而不知彼，這樣的仗，打起來自然是沒那麼大把握，更別說是勝利了。如此一想，他便覺得自己已患上了自滿毛病了，當下朗道：「閣下既出此言，諒必定有所見，願閣下有以明教！」好個郝標，居然掉起書包來了。

對方哈哈一笑道：「指教實是不敢，不同的想法倒是有一點！」

「請說！請說……」突然咬住下文，吶吶笑道：「我眞是太胡塗了，還未請教

兄台怎麼稱呼呢？」

「我叫謝飛，你就叫我阿飛好啦！」

「那怎成！謝飛兄，依你說，該怎麼辦？」

「這個容易，只須將這裏朝外伸長，這一邊向內縮，這兒可以不用改動，但這兒該是活動的，然後，再加這兒幾根橫欄，情況自是不同了。」

「這倒是！對！對！老張你記住！」

「我記住了！」

「那麼，你快找人去改吧！」

「好，我就去！」

張四悻然告退，一肚子不高興，走出了幾步還聽得郝標說：「老張，你要照足改呀，有不記得的，就向謝飛兄請教，不可自作主張！」

「我都聽到了！」

老張沒好氣的走了，留下的只有郝標與謝飛，兩個又談了一點其他的問題。

張四這一氣可大了，他咒罵謝飛害人，也罵郝標胡塗，但郝標却悄然來找他，說：「老張，你罵誰？」

「罵你！」老張冲口而出。

「爲什麼？」

「他是個來歷不明的人，你怎能如此相信？」

「我如果說他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你信不信？」

「奸細？不會吧？」

「不會？絕對會！他這麼提議，是存心要害我們，你也看出來了！」

「看出了，所以才要罵你！」

「我說你是個老實人，你眞是直腸一條，不會轉彎的，所以才趕來提醒你。」

「不改了？」

「不，要改，照他的意思去改。」

「我不明白！」

「你聽下去就明白了！」

「你說吧，我聽着！」

「你在改的時候，要另想辦法，可以在幾個時辰之內再把它改成相尅的，或者另外造一個足以尅得住的，你明白了？」

「哦，原來你還有辦法，我明了！」

「你記住，我這次說的是眞話，在別人面前我如何說，你只管聽，却不可改變我這時說的辦法，你記住，這是十分重要的！」

「那又爲什麼？」

「我們在做戲呀，唱雙簧。」

「好，我一定記住。」

「我走了，還要到各處走走。」

「你去吧，這裏的事有我。」

「好，我走了。」

同心合力　痛擊魔徒

郝標走了不久，張四發覺有個人影，心頭一動，吃了一驚，過了片刻不見再有動靜，便猜了幾分，故意喃喃自語，抱怨郝標不該信別人的話，害他多做工夫，不信任他，自然，也罵了謝飛一頓。

外邊那個黑影是謝飛，當他心血來潮之際，立即溜了出來，看看郝標是否眞信了他的話，張四是否陽奉陰違。不過，他來遲了，看不到郝標和張四的談話，但他却聽到了張四的咒罵，這使他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感覺。一是郝標眞信了他的話，張四照他的話去改，二是管涔山上的人，對郝標的話十分聽從，這個發現，對謝飛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過了不久，他發現有個人正朝他走來，他吃了一驚，手中已揑着暗器。

來人是郝標，他並不是朝謝飛走去，他是去找張四，看來又有什麼話要說了。因此，謝飛心如鹿撞，手心淌汗，腿也顫了。

「老張，你自己一個人動手？」

「不是一個人還有多少人？舵主，我覺得，這麼改實在不好！」

「別找道理了，你想偷懶是不是？人家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你花了心血，我知道！花了心血的東西當然捨不得毀壞，我也知道，但是，你要想想，那不錯是你的心血，但這却關係到許多人的存亡，你明白嗎？許多人的生命，全握在你的手中呢！快改吧，別想三想四了，明天，謝飛他可能會來檢查一下呢，還是找個人幫手吧，晚安，明天見！」

郝標說完話，又走了，但謝飛未走，他聽到張四更大聲咒罵，聽到張四摔東西的聲響，他笑了，由心底笑出來。

謝飛帶着滿意的笑，走了。

「哼，狗奸細，要不是讓你活着還有用處，哼，我張四爺就把你劈成兩段。」

翌日，郝標果然帶同謝飛去看，謝飛指指點點，張四和他幾個助手都滿臉不悅，拉長了臉！

「老張，你眞快手，改得好！」郝標當面稱讚，但張四沒有表情。

「張師傅的手藝確是一流！」謝飛也言不由衷。

「你們看完了？我們要開工了！」張四下逐客令，趕郝、謝兩個走了。

「你們不走，可別說我們做得慢，趕不起來！」助手說。

「是呀！到時由你們負責的！」另一個助手也說話了。

張四與他的助手們都沒好臉色給郝謝兩個看，可知他們對這次改造都是一肚子氣的。謝飛十分開心，因爲他這詭計，還可以造成離間，使對方內部失和，而這一點是意外收穫，在他意料之外的，所以特別值得高興。過了兩天，謝飛說有事要走，郝標苦留不獲，只好送他下山，還諄諄致意，請他早日回來相助。

送走了謝飛，張四去找郝標，郝標怕他在興頭上亂說話，急急先提醒他，說：「老張，謝飛走了，你還得要好好的改呀，他雖然走了，他還有朋友會看得出來的，你瞞得了我，瞞不了他們，別到時弄巧反拙，要再改一次！」

張四凜然驚悟了，他本來眞要說一些話的，也忍了口，沒有說出來，可是，有話鯁在肚中說不出，那是十分痛苦的事，張四此時正是這樣，有話却不能說。郝標看在眼內，朝他笑笑說：「老張，來，我們喝杯，慶祝你改造成功！」

「我是個木匠，你怎麼說，我怎麼做，你祝我，不如祝賀謝飛還更好！是他出的主意，可不是我張四出的主意！」

「何必分你我，大家都是自己人，來，乾一杯！」

兩個喝了幾杯之後，郝標才問：「怎樣？」

「什麼怎樣？」

「尅制！」

「空格藏火藥！」

「空格藏火藥！空格藏火藥！妙絕，這確是個好辦法！」郝標連聲讚賞，隨卽又沉下了臉，道：「這辦法好是好，可是如何引火？會否玉石俱焚？你想過了？」

「想過了，解決了！」

「你說說。」

張四說了一遍，郝標道：「好是好，可惜我們人手不够只怕到時難以應付！」

「我也想過了，可是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到其他辦法，而且一切都已安裝妥當，要改也來不及了，舵主，可有人……」

「別出聲，有人來了！」

「有人來？誰？」

「不知道！」

「怎麼我聽不到？」

「等一會你就能聽到了！」

「不用等了，是郝大哥嗎？」這是一個女子的聲音，很陌生，但她一開口就叫大哥，又不似是陌生人，那麼，她是誰？郝標在思索中回答：「我是郝標，你是那一位？找我有事嗎？」

郝標推門而出，却擺手張四不可跟出去，他原是怕張四不懂武功，不讓他冒險，張四却誤會他和女子見面，不想別人在側，所以沒有出去。

來人已經站在他面前了，他認得是姓溫的，心中有點奇怪，不免向左右看看，然後說：「原來是溫兄來了，歡迎！歡迎，莊前輩的藥方……」

「你放心，取到了！」

「溫兄，你辛苦了，其實藥方放在你處和我處不是一樣？何必急急……」

「你怎麼啦，人家是來帮忙你，你却說這怪話！早知道，我也不會來！」

「溫兄誤會了，得你來助一臂，我是求之不得，那有不歡迎之理。可是要你這樣奔波，我實於心難安。溫兄，請到裏面坐，喝杯酒。」

「郝標，你爲什麼不問我是自己來還是和師叔來？你可知道，我替你邀了好幾位朋友來呢！」

「眞的？怎麼我看不見？溫兄，你快給我引見，他們都在那兒？」

「咾，那不是！」姓溫的向一個方向一指，郝標朝那邊望去，空蕩蕩的，那裏有人？郝標愕然，姓溫的吃驚更甚，詫然道：「剛才他們都在那兒等我的，怎麼都走了？」

「我們去找找看！」郝標抓着她的手腕，她本能地想摔開，但念頭一動，馬上又止住了，讓他抓着，不但沒有摔開，還把身子也靠過去呢！要不是都跑得快，她可要倚在他的臂裏了。

兩個人在外邊找了一匝，不見有人，再回到原處，却看到他們要找的人了。有個人說：「你們兩個怎麼攪的，出去玩也不通知聲，害得我們好等，多沒道理！」

「各位別誤會，我們正去找各位！」

「我們都在這裏，何必去找？」

「你們存心尋我們開心，剛才你們明明是躲了起來，害得我們白找一趟，倒反過來說我們，你們才是沒有道理！」

「哎呀，我的寶貝，你滿口你們，我們，你到底是你們還是我們？你原是跟我們一起來的，怎麼一下子又變成你們了？變得這麼快？」

「是呀，明明是我們對的，妳却帮了人家說我們不是，這才叫沒道理啊！」

「這是怪不得的，人家已經是我們了，難道還會帮你們說話不成？」

幾張老咀不饒人，說得姓溫的瞋眼頓足，郝標却傻兮兮的有點莫名其妙的感覺，有一個看了，恍然說：「他原來還未知道？哈哈，這就更精彩啦！你們說，我們要不要揭穿謎底，告訴他？」

「不，水到自然渠成，到時候了他還會不知道？不要我們多管閒事了！」

郝標讓他們說話告一個段落之後才向他們請教姓名，其中一個詫然反問：「溫玉清，你跟他沒說過我們？」

「溫兄提過各位，要給我引見，可是我們找不到，所以等到現在！溫兄，你給我引見引見吧！」

「又好！」她本來眞有點生氣的，但一接觸到郝標那誠摯的目光，又改了主意，心軟了，於是，他對郝標說：「這是點蒼雙俠，孟元孟方，這位是從長白山來的長白劍客歐森，因爲他的劍法出自長白山一派，中原不多見，看來有點怪異，故又有長白劍怪之稱。還有這兩位是江南有名的人物，高的一位是甘亮，胖的一位是王胖！這一位就是我告訴過大家的郝標！」

溫玉清介紹完雙方之後，便問郝標：「現在怎麼了？有敵人來過啦？」

「有！」於是把敵人派奸細來臥底的事告訴各人，長白劍客憤然道：「狗娘養的，碰在我手裏，我宰了他，讓他嘗嘗我長白怪劍的滋味！」

「你放心，有機會，就怕到時你長白怪劍發不出威風來！」王胖刺他一句，他給刺得跳起來，大聲說：「你小看我？」

「我的好劍客，你怎麼誤會了？我是他們手下敗將，幾乎給他們削短了幾寸，恨不得你替我報仇呢，怎會小看你？我是怕你自滿自大，吃了他們的虧呀！你看，我這兒的刀痕，永遠也不會消失，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仇恨的。不過，長白劍客，我不是長他人志氣，他們當中，高手着實是不少，我不知道這一次，他們之中有沒有卓氏兄妹在，若果有，千萬要小心，尤其是卓鳳英那丫頭，更是要小心！」

「好吧，我們先說定了，如果姓卓的只來一個人，我們不跟你們爭，要是兄妹全來了，就由我們兄弟包下來吧，你們不反對？」點蒼雙俠的孟方說。

「好，我要落單的，男也好，女也好，都是我的！怎樣？有人反對不？」長白劍客歐森馬上回答。

「好，我兄弟先同意！」點蒼雙俠第一個表示意見，同意長白劍客的提議。

王胖道：「我同意你們的主張，但是，假如來的人數不止此數，又怎辦？你們是否只對付這些人？又或者你們要對付的人遲到，你們先有對手了，是不是放棄對手，再找遲來的人過招？這不是故作留難，不是節外生枝，但是，却有此可能！」

不錯，王胖這話是實情，有此可能的

問題是該怎麼辦？各人一時都無話可說。

「剛才王兄，孟兄，歐兄他們的話都有道理，不過我有一個補充的意見，敵人固然有強弱，而且長處也不盡相同，比如說，武功高强的人，未必會做木，精於劍術的人也未必擅長刀法，輕功超卓的人到了水裏未必一樣精於水功，因此，我們原則上不妨以己之長，針對敵人所短，動起手時，殺敵爲首要，不必盡展自己所長，敵人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大致分配應付是必要的，但不必固執不變，實際情形到時看情況再決定，這辦法不知各位覺得怎樣？」

「將材果然不同，照顧周到，顧慮周詳，我們就照這辦法做，卓氏成雙爲孟氏兄弟，落單爲長白劍客，實際情況，到時決定！這辦法又靈活又周詳，好極了！」王胖滿口稱讚，甘亮點頭，沒有出聲，他是一個很少開口說話的人。

這一晚，管涔山上多了這許多高手，郝標自然是十分開心，他請各人到室內喝酒，問起溫玉清的師叔怎麼不來，王胖說：「他本來是要同溫玉清回去製藥丸的，中途見到我們，溫玉清央求我們來助你一臂，他自己願做嚮導，各人見她如此熱心，自然是樂意奉陪，趁趁熱鬧，所以我們就一起來了！」

「但是，她的師叔要趕回去製藥丸，却不能來了！」

「原來是這樣，眞該謝謝大家！」

「你該謝謝溫玉清，敬她一杯！」

「對！來！溫兄，我敬你一杯！」

「郝標，我不會喝酒！」

「那就喝一點吧，隨量不必乾！」

「對呀，別叫郝舵主下不了台的！」

「喝呀！多一點，多一點！」

「哎喲，辣得很，比辣椒還要辣！」

「好樣的！來，我們能獲識郝舵主，全憑你的引介！來，溫兄弟，我也敬你一杯！」長白劍客也開口了，溫玉清不能厚此薄彼，照樣又喝一口，不過，她眞聰明，學乖了，先拿起酒杯說：「孟前輩，甘前輩和王前輩，來，我們大家喝，我喝了這一口，就不再喝了，你們可別再逗我！」她喝了一口，還有半杯，各人起哄，要她乾杯，她把餘酒往郝標的杯中一倒而乾，說是乾了，孟方還要說話，王胖說：「孟兄，你沒得說了！人家是我們，誰喝都是一樣，你反對不來了！比如你……哎喲！哎喲……」王胖抬起脚叫痛。

「怎麼啦！你的脚！」長白劍客問。

「沒什麼，給耗子踏了一下！還好，沒傷到肉裏！算是運氣好了！」

「活該！」溫玉清說。

「該活！這還好！總比該死好的！」

王胖名如其人，長得只有五尺來高，較之身長七尺的男子漢，他是矮了一尺過外，但重量却未必輸給人家。他長得胖，重量佔了相當便宜。照一般所見，胖者多是動作比較遲鈍的，但王胖却是例外。他胖，却一點也不遲鈍。這一點，未親眼看到的人，是很難想像得到的。不過，他利口辯舌，却是許多人都知道。他剛剛回答溫玉清那一句，已是一個很典型例子了。

溫玉清原是女兒身，又不懂喝酒，剛才一時高興，也爲了不使郝標難堪，所以才喝一口，接連又喝了兩口，酒精已在身上作怪，使她忍不住了。她覺得頭有點眩，眼有點花，思想也飄飄浮浮的，似乎另有一種感覺，而整個人則比較興奮，一種莫名其妙的念頭在浮動。她的臉色紅得很好看，說話也有點女性音色，漸漸現出女兒態了。

王胖雖然好開玩笑，却也有分寸，他一看到溫玉清已有酒意，便說眼倦，要歇息了。

郝標親自送各人去歇息，溫玉清不知是眞醉還是假醉，步履蹣跚，歪斜不穩，郝標伸手扶她，她索性倚在郝標身上，郝標伸手攬扶她的腰部，半點也無異狀，及至各人入房，王胖悄悄對郝標說：「舵主，你找個人陪陪溫玉清吧，她不慣喝酒，等一會可能口渴，要喝茶，自己一個人不方便！」

「王前輩，你……」

「郝舵主，你還看不出來？」

「看出什麼？」

「溫玉清！」

「他怎麼啦！不過只喝了一點點！」

「唉，你眞是，她是個姑娘呀，我怎能跟她同住一個房間！」

「啊！」郝標如踏着毒蛇，全身一顫，扶着她的左手幾乎就要撒開，但到底沒有。因爲她整個人的重量全落在他的臂彎裏，他若驟然撒手，她非跌倒不可，因此他不能撒手，可是，她的胸脯再壓在他的手臂上，早先不和她是個女的還沒什麼，此刻知道，覺得確有軟綿綿的感覺，這一下可使他尷尬極了，臉熱如火，失去自然了！

這怎麼辦呢？深夜了，到那裏去找個女的給溫玉清作伴？郝標想了一會，悄然說：「王前輩，現在太夜了，實在不易找個女的，你，我又不便作伴，怎辦？可有妙計？」

「舵主，既然這樣，只好委屈你一下了！你與我一個人都不便，不如大家在此作伴如何？」

「好是好，就是太辛苦你王前輩了！你們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又沒得歇息！」

「誰說沒得歇息？你看，我這樣不就可以……咦，什麼人？」

「是呀，我也看到了！好像是兩個人呢！」

原來他們兩個已站到了屋外，意外地發覺有兩個人在雪地上走動，直奔山峯。

「要不要通知他們？」郝標問王胖！

「不必了，來的只有兩個！我們正好一個對付一個，讓他們睡覺吧！」

「不知他們會不會從那邊有人來！」

「看來不會，一定是來探聽虛實，未必是想動手！我們分開埋伏，等着他！」

「好，等着他！」

兩個急忙散開，各自守望看。

雙方相距近了，只有一百丈左右了，只有五十丈了，三十丈了，十五丈了！突然，郝標跳了出去，迎向來人喝道：「站住！午夜上山，必有原因！請問怎麼稱呼？有何指教？」

「我們是來找郝舵主郝標的，有要事奉告，請代通知一聲！」

「我便是郝標！閣下有什指教？尊姓

大名，怎麼稱呼。」

「哦，你就是郭標？眞是郝舵主？不是騙我歡喜？」

「郝標又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有什麼了不起，也會有人冒充？」

「這麼說，你果是郝舵主了！這裏有個小盒，是清虛道長叫我送給你的！請你收下！」

「清虛道長他老人家……哎喲！好大胆，你敢暗算我！」郝標在接受對方遞過錦盒時，只見對方把盒子突然擲出，就知其中有詐，急忙拳手揮袖，用袖子反拍盒子，同時旋身滑步再躲開來刀。因爲對方在擲出盒子的同時，右手已拔刀出鞘，追踪而上，疾斬郝標。

郝標機警敏捷，反應極快，一掠數丈，已脫出敵人暗襲範圍，忿然道：「你是誰？爲什麼要害我？說！和你一起來的又是誰？」

「你神氣什麼？你的生命已握在我的手中，還敢如此神氣！嘿嘿！且看你能神氣到幾時！」

來人這一句，使郝標感到一陣心慌，但他暗吸一口氣，運功一轉，不見有異樣，就知對方所說不眞，當下冷然說：「你是什麼人？到底說不說？」

「你不信你的生命已握在我手中？」

雙方都只是動口，並未動手，在另一方，王胖已經和那來人打起來了。

來人使一柄開山刀，刀風甚銳，攻勢甚厲，但王胖却使外門兵器，是一根虯龍鞭，平時束在腰間作腰帶，並不碍眼，用時解開扣子，一抖開來就是長有四尺二寸，寬可六寸的武器，張開來，可作鏟用，可作刀用，束起來可作棒用，又是一根軟鞭，刀砍不傷的。他此刻正束以成棒，和對方的開山刀硬碰硬砸，打得「叮噹叮噹」，響聲四播，來人一點也佔不到便宜，五十招後，王胖倏然變招，虯龍鞭變軟了，給對方的開山刀大刀一斬，馬上折了回頭，利角在對方的手腕處一點，對方手腕中招，突然麻木，已經握刀不穩，把刀掉到地下了。

「你也該接我兩招了！」王胖反手一抖，虯龍鞭驀然反擊，疾如電閃，「拍拍」兩聲，一齊打在來人臉上，才「哎喲」大叫，雙手撫着臉頰，還來不及逃走，又是「拍拍」兩聲，打在他的屁股，用勁更足，打得他發出慘叫，凄厲，一跳起來，旋卽再跌倒在地，滾了一身白雪。

王胖的勝利，刺激了郝標，他大爲振奮，也主動出擊，先向對方進攻。兩個也打起來。

由於雙方展開了惡鬥，由於來人的驚呼與慘叫，山上許多人都給驚醒了。

來的共有三個敵人，兩個由前面來，一個由後邊來，前面來的兩個被發現了，被截擊了，後面來的一個却沒有被發現，悄悄地來，又悄悄地溜走了。

前面來的兩個敵人無法擺脫得了，苦戰無功，一死一傷，死的死了，傷的被俘了。

這兩個人是什麼人，竟無人相識，他也不肯招認，不管是什麼人，他都只有咒罵，粗言穢語，似乎存心激怒對方，把他殺掉。

「他不說，殺了算啦！」王胖說。

「有種你動手好了，叫什麼？你娘當年叫得比你還更大聲呢，連隣居的也已聽到了，笑了你娘一輩子，叫得你娘羞得抬不起頭！」

「住口！別以爲我王胖不敢殺你！」

「你就是不敢殺我！你殺了我，你娘就得守一世的寡！」

「他媽的，你侮辱人，老子斃了你！」說話的是徐建中，說到做到，一刀把對方斬死了！

「你上當了，他怕受不得刑，而供出消息，所以激怒你們，好叫你們殺他，他得償所願，你上當了！如果要殺他，我們早殺了，還會等着你來！」郝標說。

「過去的別說了，今夜已過，敵人諒必不會再來，我們還是談談明天的事吧！明天，估料敵人會來得更多！」

「不要緊，張四已經建好一座戰鬥城了，只要我們把敵人引進戰鬥城，就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明天，將是我們的决勝日子！」

「好！明天，給他們一個來得去不得好了！」

「明天，個人勝負在其次，最要緊是服從命令，千萬別顧了自己個人得失，誤了大事！這一點十分重要，希望大家千萬要記住！」

「舵主放心，我們唯舵主之命是聽，舵主叫我進，我不會退，叫我向左，我不會向右！」

「這也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或命令，我只是爲了大家，替大家執行職務，如此而已，現在沒事了，大約還有兩個更次才得天亮，請大家回去歇息，養足精神，明天殺敵！」

「王叔叔，你沒有睡過嗎？」溫玉清問王胖。

「何止我，郝舵主也沒睡過的呢！」

「你們睡吧，我給你們守夜！」

「不！深夜比白天更冷，你又初到，不認識方向道路，你還是睡覺去吧！李大娘！你陪溫姑娘歇息去！」

「她是……」李大娘怔怔的看溫玉清，溫玉清嬌羞地一笑，道：「大娘，你覺得我不像是不是？」

「哎喲，原來眞是個姑娘，要是沒人說，在路上見到，我怎也瞧不出來的！」

「可是眞的？我眞扮得這麼像嗎？」

「眞的，眞的！」李大娘一連說了幾句，逗得大家都笑了。

翌日，大家都以爲敵人必會來襲，怎知沒有，大家白忙了一天，弄得精神緊張，身體疲乏，很不好受。以後一連兩天都是這樣，甘亮開口了。他說：「敵人甚會用兵，先疲我而後攻！我們今天必須大家好好休息，準備晚上動手殺敵！今晚，我們可以表示疲態，以驕敵心，然後出其不意，突然反擊，必可收到奇效！」

「對！甘前輩這話甚對！今天，我們停止一切活動，盡量休息養足精神。」

到了晚上，各人分派崗位，按照預定計劃等待敵人來攻！

初鼓過後不久，前山發現了三個敵人，跟着，左邊右邊與後山都發現了敵人，合計人數在十人以上，未發現的恐怕還不

止此數呢！

管涔山上的氣氛緊張起來，同時，山下也發現了敵人，而且人數不少，郝標聽得消息，精神爲之一振，激起了雄心，恨恨在罵：「好陰狠的狗賊，原來想一舉消滅我們，只怕沒有這麼容易！」他畧一盤算，立卽改變主意，通知孟氏兄弟與長白劍客馬上下山助陣，聽候甘亮調派。他與王胖，徐建中，溫玉清幾個在山上應敵！更囑咐張四小心。

甘亮幾個悄然下山去了。山上的敵人如入無人之境，十分順利，及至戰鬥城，却給突然撲出的郝溫兩個聯手殺了兩個，但因寡不敵衆，終於被迫退入戰鬥城，邊打邊退，轉近密室，來人眼見給溫郝兩個逃入了密室，如何肯罷休，便找尋暗門機關，不料機關未找到，却發現郝標在另一邊出現，對方馬上追了上去。

另一邊，王胖與徐建中也分別把幾個敵人引返了戰鬥城，然後悄然退走，及至被發現再有人追趕，便又引進戰鬥城去。十多個敵人，有八九個給引進了城內，城外也有幾個，但王徐溫郝四個，只有郝標一個人在城內了。

突然，戰鬥城中升起一枝火箭，跟着一陣爆炸聲震動了山頂，烈燄飛空，黑夜之中，特別刺眼，溫玉清一見，急得驚呼要撲進戰鬥城去。王胖把我抓住，張四也說：「溫姑娘放心！郝舵主不會有危險的，這火由他所發，他必已躲了起來！我們還是防着敵人逃走吧！」

話是這麼說，溫玉清那能相信？未看到郝標，她也不會相信呢！各人正在合力勸解之間，有人自火海中逃出來了，一個，兩個，三個，第三個跌倒了，爬起來又跌倒，第一第二兩個已經逃離火海很遠，立卽有人上去接應，但就在此時，他們的身邊又起爆炸，幾個人一齊都給震倒，都身上起火，而且，接二連三的爆炸還繼續着，別說逃出的兩個人活不成，另外三個人也活不成了，只有相距較遠的一個及時逃出了，避過了火刼。王胖向那個人一指道：「他就是卓超風！」

「他怎麼只一個人的，他妹妹呢？」

「可能沒有來，也可能在火海中給燒死了！」

「給他逃了，後患無窮！」

「你們當然想我給燒死，可是我命不該絕呢！這個仇，我記下了，只要我有生一日，決不罷休，你們等待着好了！」

「卓鳳英，你有胆就別跑，吃我一劍！」溫玉清突然湧起無限仇恨，要找人厮殺，但卓鳳英却不爲所動，她冷冷地說：「現在本姑娘沒有興趣，我要你日夕提心吊胆過日子，等到你受够了！」聲落影動，一道人影眞眞快如電閃，疾向山下閃去，看她在滿山白雪中飛馳，一起一伏，再滑出數十丈，幾個幾伏已到山下，旋卽聽到山下傳出連聲慘叫，各人都聽得心胆俱寒。

山上的火勢仍盛，山下的戰鬥已經開始，王胖斷然說：「張四兄，你和溫姑娘留在這裏，我和老徐下山去！舵主出來之後，馬上叫他下來助陣！」

「好！你們先去，舵主出來我會叫他下山去找你們！」

王徐兩個走了，留下的溫玉清更加淒苦了。她神情呆木，默默無語，張四看得心酸，眞担心舵主不能出來那可就慘了。

山下的慘烈決鬥已經展開，雙方互有死亡，但到底誰會取得最後勝利，一時還難決定。惡戰中，陡然有人自半山衝下，邊走邊大聲疾呼：「各位朋友放心殺敵吧，山上的敵人全葬身火海了，這兒的敵人，也難免遭受同一命運！」

這個人聲音响亮，震碎夜空，山下雖然喊聲混亂，仍聽得清清楚楚，威脅敵人的心理，助長自己的威風！

戰鬥的勝負，士氣佔了極大因素，管涔山方面的人精神大振，便把對方的氣燄壓倒了。

溫玉清聽得那個聲音，也是精神大振，破啼爲笑，化悲爲喜，疾朝山下去助陣。原來她已聽出，那個人正是她所愛與担心的郝標。

長白劍客果如所願，和卓鳳英打在一起。長白劍客當然用劍，卓鳳英用雙刀，是鴛鴦刀，左刀較右刀短三寸，輕六両，右刀則畧長畧重，但打起來，她的左刀更陰，更險，更難對付。她與長白劍客各有所長，打來是半斤八両，不易分出勝負。

溫玉清衝到山下，看到于龍駱虎兩個合擊郝標，她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一揮手中劍已加了進去，實行雙劍合璧，對付對方的一劍一鞭。

溫玉清不愧出於名師，果然大有功夫，她常出妙着解圍，反得先手，打到幾十招後，她突然使出奇招，以背向敵，用出反手甩劍，直貫于龍心窩，刺了個前後通透。但于龍也非同小可，他中劍之後，振臂吐掌，把溫玉清打倒在地，于虎上前發招，一鞭打下，招仍未用實，後心突感刺痛，一驚之下，馬上回鞭反擊，但饒是如此，鞭端還是在溫玉清的腰部拖過，扯裂了她的外衣，痛得她打了一個震，叫出聲來。

于龍四鞭不慢，到底還是慢了。後心中了郝標一劍，血如泉湧，蹌蹌踉踉的走出幾步，站定，再走幾步，終於跌倒了。

兩個敵人跌倒之後，郝標急忙扶起溫玉清。

溫玉清已無法遏制自己的感情，叫了一聲郝大哥，便伏在他懷中低泣，那是情感激動，喜極的哭泣。她的擁抱感染了郝標，輕輕地撫着她的肩背，但一刹之間他醒悟了，輕輕扶起她，說：「不要這樣！我們先把敵人殺退再說。」

溫玉清凛然一驚，覺得臉熱了。不待郝標說第二句，先出手了。

這一仗，雖然不能說得上是大陣仗，但在管涔山來說，却是前所未有的大陣仗了。因爲山頂上大獲全勝，盡殲來敵，影响了敵人的心理，結果是管涔山大獲全勝，雖然也有傷亡，但比較起對方，都是甚爲輕微，所以各人都大爲興奮，慶功宴中各人都開懷暢飲，連溫玉清也飲，紅紅的臉，使她倍爲嬌美！她已經回復女兒裝。

不過，郝標與甘亮都提醒大家，這只是開始，更大的戰鬥與更艱苦的日子，還在後頭，提醒大家千萬不能自滿，不能大意。要時刻提防敵人的來臨——明的暗的來臨！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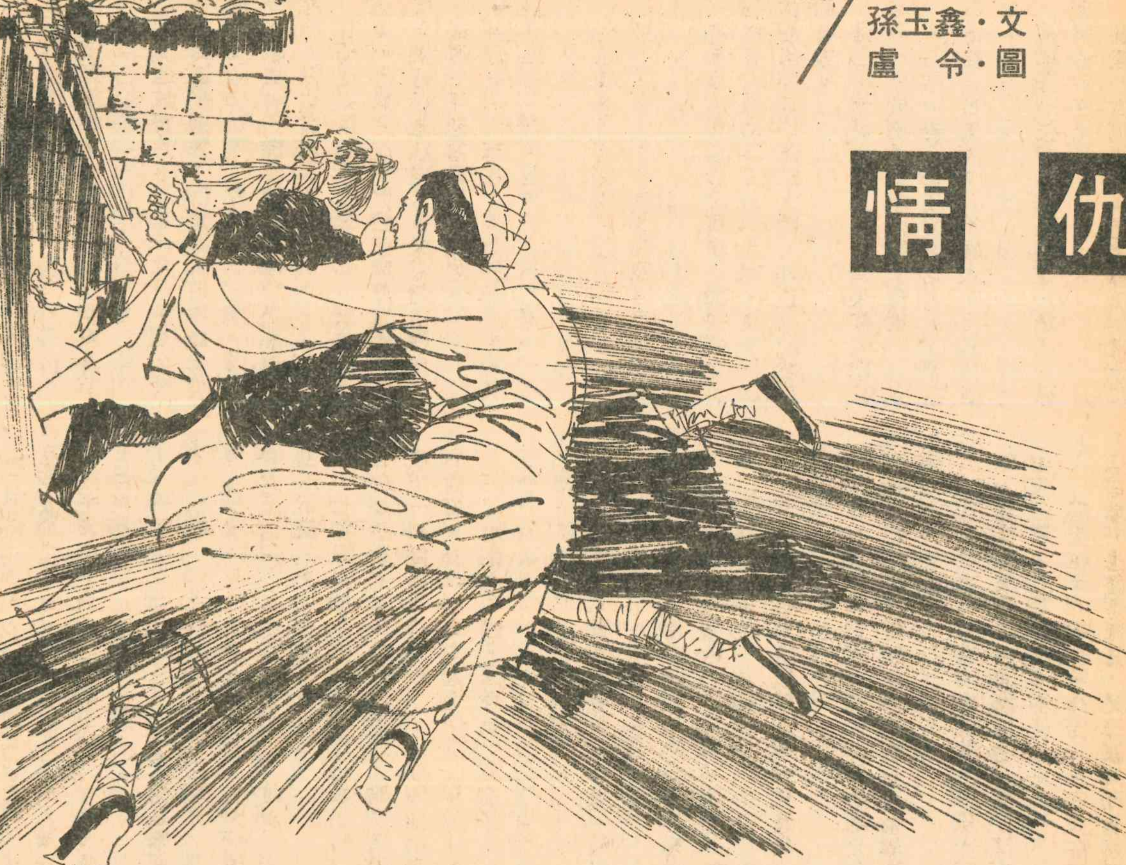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孫玉鑫・文
盧令・圖



仇情

存心懲惡霸　大意中奸謀



是兩個年輕人，穿着同一顏色和相同式樣的練功勁衣，同時挺胸站在「泰山」觀日峯頂，面對着一跳一躍騰升不已光霞萬道遠出海天邊沿的金輪，四隻眼睛霎都不霎！

他！高大魁偉，方正，坦誠，有一種萬般引誘不能奪毀志願的堅忍毅力，更能快樂而內含的收歛着他的精神和智慧，但往往作些看來蠢笨的事。

他！略矮一些，強壯粗獷而精悍，狡猾，多謀，心思細密而玲瓏，十分任性，也十分堅毅，英俊而聰明，討人喜歡，只是雙目鋒光過露，使人看上去有些畏懼不安。

他們是師兄弟，也是盟兄弟，眞要講究起來，多少他們還有點親戚關係，只是遠了些兒。

不知道該說這是機緣，抑或是前世的寃孽之緣，他倆偏偏同時被當代武林至尊的「劍老人」看中，收爲門下。

盟兄順理的變作師兄，盟弟自亦成了師弟。

師兄叫隋光華，字揚威，這名字十分剛强，不大像他本人的性格。

師弟叫杜鵬程，號萬里，恰合本人的心性及抱負。

他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譬如是同鎭同一村莊的同鄉，同無家業，又同是身受刀兵戰禍痛失一切的可憐孤兒。

也正因爲這些原故，劍老人在兵荒馬亂的當兒，救他們到這山明水秀俗子難通的「泰山」峯頂，傳授給他們文章，知識，和作人的大道理，及罕絕人間的武技神功！

上山時，一個八歲一個七齡，現在已是二十和十九的英挺少年了。

劍老人在去年就曾說過，當他們能夠面對旭日騰升，光芒萬道千變幻化的各種采色，並能分別清楚的時候，就會傳授他們每人一種天下無敵的劍法，接着就是「曲終人散時」，師徒要你東我西他奔南，各走各的了。

今天，作師弟的杜鵬程杜萬里，首先分清楚了旭日光色，已蒙劍老人親授過一招奇妙劍法，十分高興的去整理行裝。

他走了，連夜走了，劍老人只吩咐他三件事，一是今後行道江湖，創業立身，不得和師兄聯手！其二，如果已經施展那招劍法殺過人，不論對方是惡人抑或好人，就不能再提他是劍老人的弟子！第三，遇事說過就要作到！

然後給了他十両紋銀，揮揮手師徒離別，好像了脫一件衣服似的冷淡。

隋光華次日絕早，依然挺立峯頂靜觀日出，劍老人突然出現在他的身後，長長壽眉和雪白銀髯順風拂動，極目遠處平靜的問道：「爲什麼？」

簡單的三個字，似乎包含了許許多多

的心意。

隋光華轉身肅立道：「弟子家園早毀，希望能多陪恩師一些日子。」

劍老人微笑道：「可惜萬里就沒想到這些。」

隋光華誠摯的答道：「師弟才華蓋世，胸羅萬象，也許早已看出弟子心意，故意成全。」

劍老人神色突轉肅穆，搖頭道：「希望如此，只怕是看錯了。」

說着自身邊取出十両紋銀，遞交隋光華道：「半個月前，你已經獲得我最後的傳授，如今已應該走了，去看看這整個世界，經歷一下悲觀人生，去吧。」

劍老人揮手轉身，走進住處，等隋光華追到屋中，那裏還有老人的踪影。

× ×

他站在舊日家園的門前，神情雖是平靜的近乎呆板，內心却如海嘯巨浪似的澎湃。

如果沒有那兩顆大棗樹，如果棗樹幹上仍然存有他幼時刀刻的圖案，他是沒有辦法認出面前的朱紅大門，却正是幼時生長的地方。

他已不知站了多久，直到朱紅大門倏然四開，呆板的神情才恢復了自然。

朱門內，走出一位岸然老者，上下打量過他後，含笑道：「年輕人，可是找朋友？」

他微微一搖頭，臉上掠過一絲別人難以理解的苦笑，轉身大步遠去。

雖說「白駒過隙」光陰似箭，但十二年總不是個短暫的日子，他記憶猶新，白衣白甲白馬白旗的「吳」家大軍，據說是爲「前明」服孝，自遙遠的京城方面，直追那散沙般潮湧似的「闖賊」殘兵，橫掃過全縣城境，於是他的家人遭到了「池魚」之殃。

他已無法記憶清楚，父母究竟是慘死賊兵之手，抑或被吳家軍有心的錯殺，不過他對胞妹躲進柴房，胞姊被一名兇悍黑衣大漢抱走，自己躲進「狗窩」的事，却現影面前，永難忘記！

有什麼用呢？死去的已難追回，活着的仍須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他莫名的吐出一口悶氣，步履快了，走離開他生長的故鄉，並且是越走越遠，那一年他才能重返，他沒有想過，雖說是「故鄉好」，但對一個已無親友何異陌路的孤子來說，實在不知「故鄉」好在那裏！

落葉歸根，那裏又是他的「根」呢？

× ×

杜萬里是有目的地的，他從劍老人的言談，教示，書籍中，早已嚮往江南的文物和繁華，那什麼「蘇杭烟水路」嘍，「騎鶴下揚州」嘍，他發誓要一一經歷而方休。

他的心性和想法，在在不同於師兄隋光華，因此他故鄉雖在必經路上，他却像「大禹」一樣，過門而不入。

其實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事隔十二年，昔日舊家園，今朝換新主，去了又能如何？只是空惹滿腹惆悵悲傷。

何況他不像隋光華那樣，一家人的遭遇奇慘，他雖是孤兒，父母家人死於病患，再加上那時年方四歲，能追憶的兒時事物不多，自然感懷也很淡。

身邊那十両紋銀，當然算不得多，可已足够他乘船過江然後車達「金陵」。

金陵並不是他目的地方，不過他這位「過客」，已決定要「過的」有聲有色名利雙收。

他想過很久，是脚踏實地的一步一個步痕的創番事業出來，抑或是走捷徑施狡獪成名成業。

他舉目無親，兩眼烏黑，一個孤零丁的外鄉人，要創番事業，豈非痴人說夢？能！有兩個可能，人要運氣來的，就許摔個跟斗跌到沒主的「金窟窿」裏，不過這個可能太過渺茫，另外那要仗恃點兒什麼才行，他偏偏就有足可仗恃的東西——一身奇異的絕頂武技。

當他到達金陵的當天，只用了一個下午的工夫，已經把金陵城某些事物弄了個清楚，於是他很快的決定好的方策，一個只要遇上機會，保能一擧成名，震驚金陵城的方策。

「夫子廟」是金陵城的一大特色，誇耀這特色的當地人，當然是只見到它那好的一面，特別攻擊這特色的，極可能對它壞的一面太過厭惡。

說老實話，「夫子廟」沒惹着誰，只是因爲某個年代的某位勢力人物，存有絕非善意的把這個地方劃成了「特殊」的區域，於是才變作龍蛇混雜藏污納穢的黑暗地方。

在這裏，可說三教九流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眞眞假假的翻新着日新月異的人吃人的各種把戲。

那入夜香傳十里，笙歌達旦，金陵城最最有名的「銷金窟」，夫子廟分庭抗禮的「天香院」和「玉女園」，就在此地，並且互隔不足十丈。

杜萬里打聽的十分清楚和仔細，「天香院」的眞正東主，並非那人人知道「么丁」「二四」（牌九中的至尊）夫婦，而是一跺脚四城顫的「佟九太爺」。

佟九太爺來頭大，據說和當年「多爾袞」同父異母兄弟，官封「征南大將軍」的「博洛」走的很近，目下雖無正當官職，事實上包括了當地總督和巡撫大人，全對佟九太爺恭敬客氣。

「玉女園」的東家，是個道道地地的俏娘子，沒背景，沒官勢，妙的是眞遇上和「天香院」交涉的事情，佟九太爺往往讓退一步，九太爺說的好，對個婦道人家，怎能趕盡殺絕！

杜萬里來的巧，正趕上一場火爆事，「天香院」買的一位姑娘，聽說是受不了「么丁」那條狠毒母狗的虐待，竟逃進了「玉女園」，「么丁」叫她那烏龜丈夫「二四」帶人向「玉女園」要人，「玉女園」的程大姑說的好，要人不給，若是討還那姑娘的身價銀子，「玉女園」可以代付，並且聲明純出惻隱之心，事後要送那姑娘回鄉，絕不留在「玉女園」中。

按說是件小事，說開了也不會怎樣，偏偏「二四」不會講話，程大姑脾性又烈，事弄僵了，竟打作一堆，「二四」的頭開了花，帶去的人掛了彩，「么丁」氣由橫裏來，放出話去，限時三天，程大姑要親自押人送來，並且擺酒道歉，否則就要

叫「玉女園」三個字，在金陵城中除了名呢！

話擠話，程大姑也回了口風，話只三個字：「等着瞧」！

杜萬里到的那天，正是第一天。

「么丁」爲了臉面，找上九太爺，佟九太爺叫人去了「玉女園」，請程大姑看他的老面子，先放人平事，程大姑一口拒絕了，她說的好，「么丁」狂言沒揚出去的時候，有佟九太爺一句話，可以滿天雲霧散，現在晚了，就算皇帝老子下聖旨，她程大姑也是一百二十個不賣賬！

佟九太爺得報，不火也得火，不氣也得氣，叫人又傳過一句話去，說程大姑不知好歹，三天時限前，送人回來一切算了，否則後果要程大姑自己負責！

這次程大姑的答覆更妙，硬生生把傳話人的嘴巴，打腫成個「猪屁股」！

× ×

平日傍晚時候，「夫子廟」往來的人就多，今夜更多了好幾倍！

全聽說了，今夜一過初更，三天送人回「天香院」的時限就到了，一過時限，樂子來啦，不是「玉女園」除名，就是「天香院」垮掉，也是百年不遇的熱鬧，誰能不來看個究竟。

看！「天香院」和平日一樣，不！比平日還熱鬧幾倍，好事人，尋芳客，幸災樂禍的朋友們，全因爲佟九太爺今夜親自出馬，看好「天香院」，於是乎「瞧熱鬧別惹上霉氣」，都去了「天香院」。

有愛張三的，就有喜歡李四的，「玉女園」是比平日清閑了些，不過人也不少，門口更多站了兩個大漢，帮着龜奴來廝客照料。

沒見佟九太爺的影子，沒見程大姑何在，主事的都够份，單說這從容勁兒，就全不含乎。

離二更天不遠了，杜萬里大踏步走進了「玉女園」，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方法，竟能被人引見了程大姑，更不知他和程大姑低低地說了些什麼，程大姑竟然含着媚笑直點頭。

二更了！正二更！

眞叫怪的嚇人，平日喧嘩震天的「夫子廟」區，在二更鼓後，突然的靜了下來，幾乎靜到大喘氣全聽的到聲音。

世上當然有不愛看熱鬧的人，夫子廟區當然也有做自己生意要緊的人，無奈客人們全往「天香院」和「玉女園」間隔着的十丈空場四外擠，你又怎麼作的成生意？全沒了生意，不愛熱鬧又幹嗎？這是夫子廟突然寂靜下來的原因。

最先出現的是「二四」，他身旁左右，有四名打手樣兒的大漢，他站在尙距「玉女園」五丈地方，揚聲大喊道：「送人回來的時限到了，程大姑，妳還不出來答話？」

程大姑搖擺着柳腰出來啦，她身前兩名大漢高挑着竹燈籠，她身後也有一人，這人正好被程大姑遮住燈影，看不清楚模樣。

程大姑站在「二四」對面六尺地方，以輕視的眼光淡掃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道：「二四，你把自己的身份先摸個清楚，今天是『玉女園』『天香院』兩家的東主談事情了是非，不是『大茶壺』迎貴客，你怎麼來的給我怎樣請回去，換佟九來答對。」

九太爺成了佟九，懂行的全由這個稱呼中，聽出今夜已是絕難兩全的局面！

不用「二四」吹鬍子瞪眼，一聲冷笑由「天香院」門傳到，接着數十壯漢高挑着數十盞燈籠，擁簇着一個年已古稀的高大老者，緩步兒走近。

「二四」才待躬身向老者告陳什麼，老者手一揮道：「雖說賤婢她話太過份，但你也眞眞的無用，還不滾回去！」

「二四」可是屁巴沒敢放一個，滾將回去。

老者的魁偉，赤紅臉，白鬍子，頭已禿禿，目灼灼，迫視着程大姑道：「賤婢，佟九二字也是妳敢叫的？」

程大姑才待接話，在她背後的那人已不慌不忙的開口道：「大姑，妳可也不是正主兒，退下來去照應生意吧！」

程大姑眞乖巧，應一聲轉身就走，回到「玉女園」。

人影閃，竹燈籠下走出來了杜萬里，他乍一露面，佟九就心中一凛，殘眉不由緊緊鎖起。

杜萬里不容佟九開口，一聲冷哂道：「佟九，你是什麼身份？王孫公子？就算你是，但當你幹了『天香院』這門行道的東家時，你該是個什麼東西似乎心裏有數才對，大姑叫你聲佟九，並不辱沒你，怎麼，你不叫佟九難道還是『佟十』？」

佟九身後數十大漢全怒喝起來，杜萬里不屑的頭一扭斜看星月。

佟九制止住手下，沉聲對杜萬里道：「你是個幹什麼的，報名！」

「杜萬里，杜甫的杜，木土杜，鵬程萬里的萬里，你是個幹啥的佟九，杜某也就是個幹啥的！」

這番話回的生硬，使佟九難以答話和下台。

佟九手下，再次叫嚣，佟九倏地轉身怒瞪着衆手下，並暗以手式通知五七好手準備。

然後才再次打量過杜萬里道：「你是『玉女園』的東主？」

杜萬里答話絕，道：「杜某祖上沒這麼好的風水……」

佟九接話够快，叱道：「既非東主，出的什麼頭？」

「杜某話沒說完，在二更前一刻的時候，杜某才成了『玉女園』的東主，所以絕對有權出來！」

「姓杜的，只怕你這東主，不是在花銀子買的吧？」

「不錯，分文未用！」

「年輕的，老夫只怕你這東主，在事了之後，將又被踢出門外！」

「你說對了一半，大姑是要我永遠留下，而我却堅決只留三天！」

佟九幾乎被杜萬里氣的吐血，杜萬里的話，是明說專爲打這場不平出頭來的，在金陵，竟有人敢故意和自己過不去，這回老臉眞丢到了家。

佟九氣歸氣恨歸恨，心裏可明白，對方旣敢伸手攬了這場事，就絕對不是盞省油燈，必須妥善應付。

如果是在「桌面上」，他佟九眞從心裏願意悄悄的低低頭，把事擺平，因爲他着實摸不清對手的來路，和武技及一切的深淺，但是現在面當計數不清的鄉親，別說低頭，稍稍答話不够紮穩硬朗，今後就別打算再在金陵城混。

他很快的想過了得失利害，哈哈笑道：「好樣兒的，這才叫作英雄，老夫佩服你這種人物，杜小哥，來！衝着你，先把要人送人的事往後挪挪，不嫌棄的話，請到『天香院』坐上片刻，老夫敬上你杯水酒，然後咱們橋歸橋路歸路，該打就打該和則和，如何！」

這些場面話，換別個早就順梯子下房來，落個「兩好」，偏偏杜萬里他不吃這一套。

其實杜萬里未必不吃這套，可惜他乍行江湖，很多話和事，看法和內行人不同，於是頭一搖冷冷地說道：「佟九，咱們可是敵對，本性不同，永遠交不成朋友，你的酒留給別人喝吧，咱們還是快刀斬亂蔴，馬上把『小珍』的事解決掉！」

「小珍」正是那名可憐姑娘，程大姑曾經給杜萬里引見過。

佟九弄了個灰頭土臉，心一橫，不再作別的打算，眼一瞪厲聲道：「杜小兒，老夫只是看你够個樣兒，起了個愛才心意，你旣不識好歹，說吧，『小珍』的事你打算怎麼了？」

「簡單！」杜萬里不慌不忙的說道：「杜某全聞清楚了，你們是半買半騙半帶威脅的，以二十兩銀子，從她那個混蛋叔叔手裏搶來的，一句話，原價由程大姑拿出來，『小珍』的身契用火燒掉，杜某會陪她回家，怎樣？」

「作你的大頭夢！」佟九怒叱道：「賣身契上寫明兩百兩，你們想要人可以，外加五十両損失，人就歸你們！」

「不呢？」杜萬里以半嘲的冷笑，看着佟九靜待答覆！

佟九一咬牙，沉聲道：「不的話路有兩條，一條是稟官處理，再一條就是你拿出點什麼來咱九太爺瞧瞧！」

杜萬里不動肝火，道：「佟九，聽說你在金陵是號人物，這種慘無人道的事，如果經官，只怕你不大喜歡吧？」

佟九以一聲冷哼當作回答，杜萬里話聲提高，神色也漸轉肅穆，道：「我們走第二條路吧，不過杜某聲明在前，動上手，是生死事，死傷認命，莫怪杜某話沒說清！」

佟九嘿嘿兩聲道：「這你放心，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日子長遠的很，你說對不？」

杜萬里眞叫得理不饒人，臉一冷如同寒冰，道：「不對，杜某行事，是事了則了，誰若事後再沒個完，杜某決不會叫他再活下去！」

他話聲乍落，驀地一人暴聲吼道：「他娘的，老子這就叫你去死！」

話聲到，人已撲臨杜萬里，這人一縱丈八，自佟九背後直撲而前，疾如星火，怪的是這人雙手互抱左右臂，像是要把杜萬里硬硬撞倒，而非出手絕招欲置杜萬里於死地！

飛撲過去的身軀，已撞臨杜萬里前胸二尺，杜萬里連眼皮全沒抬，就當這人是紙紮的假玩意兒似的。

這人大喜，佟九却愁眉緊鎖一處，在佟九所率高手中，也只有佟九本人看出這名暴襲杜萬里的手下，無異撲火飛蛾，自尋死路，有心示警，無奈已遲，佟九索興閉上了眼睛。

就在佟九剛剛閉上眼睛的利那，撲擊者倏地雙手一分，多了兩柄鋒利雪亮的七首，電掣般刺向杜萬里的右胸左肋！

杜萬里依舊沒抬眼皮，但他左手突地伸出，不知是何招式，竟從看來毫無空隙的鋒利七双間穿過，一挺一收，非但撲擊者轉了個身，脖頸被杜萬里右手緊緊揑住，兩柄七首也同時到了杜萬里左手掌中！

杜萬里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沉聲對佟九道：「只因主腦人物是你，只因你我尙未約妥動手的條件，所以這個東西命大我不殺他，不過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現在你接人！」

撲擊之人隨聲橫裏飛起，正從佟九頭頂上砸下，佟九不能不接，人是接到手了，自己却被震的一連退了五大步。

佟九在放落這名冒失撲擊杜萬里的手下時，已知今夜只能訂盟城下而無法一戰了！

佟九雖然是個人物，只可惜「英雄不復當年」，天下萬物，越老越是值錢，這就是「古董」的來源，但是惟有人這個動物，假如老死已有萬年，自當別論，否則只要有口氣，是越老越窩囊，越老越討人嫌！

何況佟九當年也不過是武林中的二流人物，混到今天，仗的是官勢，恃的是金銀，要和當代至尊劍老人的門下較技，那應該說是「螳臂擋車」，勇則勇矣，就是太過自不量力。

承接「飛人」，頓知厲害，佟九想出下台的法門，面色一正，雙拳一抱道：「杜朋友，請報貴師承！」

佟九功夫技藝固然是不怎麼樣，眼皮子可雜，他自信杜萬里如果說出師承，總能拉上些兒關係，如此就順風順水駛穩船，寃家變朋友，皆大歡喜。

怎奈杜萬里第一是不懂這些竅門，第二他就爲了「一舉成名」來的，所以聞言一聲嗤笑道：「佟九，你不過是一個大城鎭的惡霸土豪一流，而杜某恩師却是俠中哲聖般的人物，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何況今夜是『了事』來的，提這些多餘而無用！」

佟九現在認命了，猛一跺脚道：「好，你想怎麼辦呢？」

「笑話了佟九，題目是你出的，路也是你早劃好的，當着幾千鄉親，佟九，你是該怎麼講的怎麼辦才對！」

「成，一對一，老夫和你，請！」

「且慢，杜某人一向不打有頭無尾的架，說明白，輸的如何，贏又怎樣？」

「姓杜的，由你說！」

「杜某若是輸了，不但把『小珍』姑娘送過『天香院』，『玉女園』也立刻歇業，至於杜某這個人，任由佟九你殺剮存留，佟九，該你說幾句了！」

話趕話事擠事，佟九裝不成歪種，緊咬牙，硬着頭皮道：「佟某輸了，不再過

問『小珍』這件事，並且一跺腳離開金陵城！」

有人在暗中笑了，笑的不止一個人，聲音可就很清楚的傳入當事兩造的耳中，只聽雙方有關「輸」的承諾，就能掂出來佟九的份量！

杜萬里不是「行家」，更不是爲搶夫子廟這「碼頭」來的，所以他明知佟九雄心已失避重就輕，也不再趕盡殺絕，坦然的揚聲道：「君子一言，就這樣說定！」

他的豪氣和磊落，在無形中已換取到圍觀人羣的讚佩，這是他沒有想到的。

佟九話已說出口去，當然是想盡方法來換得勝利，遂沉聲道：「動手的規矩該如何？」

杜萬里毫不經心的說道：「聽你的，怎麼說怎麼好！」

佟九暗中一喜，道：「凡屬武技方面的，全能用，讚成！」

「一句話，你怎麼說就怎麼好！」

「一切既皆談好，就剩下動手較搏了，再次商量，以百招爲限，過限未分勝負爲和，和時再訂後約。

燈籠火把又添多了百十盞，以五丈圓圈兒插挑着，圓圈中是動手的場地，場地上亮如白晝，草已拔除，碎石檢淨，可以說絕對再沒有碍及手脚的東西。

佟九立於東，而對西方的杜萬里，杜萬里長衫全沒脫，從容挺立，含笑看着佟九。

佟九是換上了勁衣，背後雙刄，腰圍牛皮三寸寬帶，帶插二十一柄雙鋒「柳葉刀」，右肋懸囊，囊藏三十二粒「火霹靂」，是江湖上名列第三的歹毒暗器。

杜萬里含笑頻頻的搖着頭，這對佟九也是一種侮辱，但是佟九看淸杜萬里寸鐵未帶時，老臉也不由發個紅。

這時，程大姑竟陪着「小珍」出現在「人叢」中，小珍捧着一柄劍，程大姑緊跟在她後面，去到杜萬里的面前。

杜萬里劍眉一皺，未及開口，小珍已遞劍胸前道：「公子請佩上這柄劍。」

杜萬里冷冷地一哂，說道：「妳那裏來的劍？」

程大姑接口道：「是一年前有位客人押留下來的，始終沒人動過，那位客人說，這柄劍十分鋒利！」

杜萬里一聲冷笑道：「那人如果是個劍士，留劍等於留下他自己的命，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那人絕非劍士，若非劍士而斷言此劍鋒利，其鋒利的眞象不問可知，我不用！」

程大姑沒再多說，向小珍一點頭，小珍將劍插在杜萬里身右三尺的地上，道：「公子如果能用上的話，順手可取，爲了賤妾，使公子置身險厄，已非空言可表賤妾心意，盼公子珍重。」

話罷，和程大姑在千目注視下，回轉「玉女園」，她倆並不停步，大概已沒有看熱鬧的心情了。

劍在三尺外，杜萬里由不得瞥望一眼，一瞥之下，心中一動，那古斑劍鞘和「呑口」正中鑲嵌的那粒「丹珠」，使他記起恩師所說的一柄「怪劍」！

他本想取起劍來出鞘一看，可巧這時佟九已準備妥當揚聲喝問何時動手，他遂暫止所念，也揚聲答覆即刻較搏！

佟九隨聲一閃而到，掌中已撤出背後一對「子母閃電刀」，杜萬里突然哈哈笑了，道：「原來，你就是吳三桂昔日帳下的八衞之首，人稱『陰魂絕刀』的佟天九呀！」

佟九聞聲色變，暴追五步，他自從相隨吳三桂直追闖賊匪兵，結識「博洛」，留駐金陵一帆風順，後至告老存勢人呼九太爺而不名，到今天還是第一次有人提及他的姓名出身！

他退，杜萬里突然冷下臉來大步逼上，邊走邊道：「當年你正是吳三桂的先鋒軍，領率八衞及千名白衣兵，沒追上李闖，却血洗了『泰安』，『三姓村』中五百戶人家，落得個片瓦無存十室九空，佟天九，你的報應到了！」

「了」字出口，人已伸手拍到佟天九的胸口，佟天九自乍聞多年不用的名字，即知不對，閃電刀交馳削劃，化作一輪刀山捲向杜萬里！

杜萬里冷哂聲中，身形倏失，佟天九和他那名暴擊不成的手下一樣，祗一招就落在杜萬里手中，並且也是後脖頸被緊緊揑住了，一動難動！

杜萬里面色寒如秋月，手指用力，佟天九窒息將死，「二四」突然狂奔而前，邊跑邊道：「杜爺高抬貴手，你贏了，這場較搏你贏了！」

杜萬里從沒殺過人，連對陣較搏這也是第一遭，「二四」狂喊，使他憶及恩師諭示，牙一咬，把佟天九抛將出去，順勢凌虛出指，點破了佟天九的眞氣，冷哼一聲轉身而回「玉女園」，詎料佟天九一干手下，見已救下佟天九，竟一擁而前，並紛紛打出歹毒暗器，杜萬里正走到插於地上的劍前，一聲清嘯，人劍起空，電閃飛馳，一旋而落，地上平添四十八條手臂！

×　　×

佟天九走了，離開了金陵城，走前率領着二，三兩代的門人，計五百四十四名，和仰仗佟天九或他門下維護而討生活的大小營生的負責人，共百二十九位，親自封了「天香院」的大門，轉到「玉女園」去向杜萬里辭行！

老狐狸的這一招，叫杜萬里幾幾乎手足失措，難以應付。

虧了程大姑，擺上酒，談風月，聽笙歌，不及其他。

酒殘人當散，佟天九當衆放落幾句話，金陵城有杜萬里杜大俠在一天，凡屬佟天九派系中的人物，遵約守己安份一天！

杜萬里業已因爲一劍斬落四十八隻手臂的劍術，獲得了「無敵一劍」的美稱，佟天九請杜萬里珍重，珍重一切，然後佟天九不帶金陵城的半分銀錢物件，飛騎出城而去。

是歡欣，也許是心頭另有其他積壓的東西，杜萬里在佟天九去後，歡飲大醉！

醉後夢，興雲雨，似幻實眞，一驚而醒，小珍赤裸裸偎依甜睡，潔白床上，落紅點點，杜萬里突然長大了，喜悅多過不安，重入夢境。

一連三天，是他和小珍這一生最難忘也是最幸福的日子，他已是天下聞名的英雄，光芒萬丈，似乎一座小小的金陵城，

一個本是俗賤薄命的女人，因他方始脫身魔掌的小珍，已難留下他的俠駕，何況他早已說過，在金陵他只留三天。

他決定次日清早就動身，先去杭州，後到蘇州，揚州是最後的一站。

夜宴開始，程大姑伏胆問及杜萬里，將何以安排小珍。

杜萬里搖着頭，他沒有決策，不過他說的明白，對成家的事，從沒想到過，也無法帶着小珍遨遊天下，他請程大姑帮忙，給小珍幾百兩銀子，送回來處。

程大姑只暗示了一件事，萬一在杜萬里走後，佟天九重返金陵，那該怎麼辦。

杜萬里若無其事的告訴程大姑說，當眞這樣，又當眞佟天九敢對「玉女園」加以報復的話，他會再回來，那時一定會把佟天九斬成碎肉！

程大姑懊悔了，她懊悔輕宜的接納下杜萬里，更懊悔平空把個清白的小珍，送落深淵。

她幹的雖也說是「江湖行道」，但總不是親歷過江湖刀口，她只當有個小珍，有座「玉女園」，有已經獲得的威名，和「玉女園」三分之一的東主，已是可使杜萬里安適而愉快的留下來，不僅是留下來鎭壓金陵城屬於佟天九帮派的那些牛鬼蛇神，並且能獨創另外一個世面，但是她料錯了事和人，不止斷送了小珍的一生，也斷送了她自已和「玉女園」，似這般生死大事，她更作了試探，換得的却是杜萬里狠狠的一句「空話」。

本就是素陌生平，本來是突然相逢，程大姑說不出杜萬里有什麼不對，只好苦在心頭笑在面上，暗地裏思忖着當杜萬里走後，該怎樣應付的辦法。

×　　×

杜萬里走了，像他突然變作一代大劍客大英雄般，在誰全沒有發覺的當兒，他遠離了金陵。

沒有一句交待給小珍的話，也沒取程大姑送他的千兩黃金，他怎樣出現在金陵城的，又怎樣的離去。

說他像一陣「龍捲風」似的橫掃過金陵城，並不爲過，因爲他使很多人失去了些什麼，而自己却沒多添什麼！

程大姑斜坐在太師椅上，手托着香腮，面對着一臉愁雲胸無世故的小珍，直搖頭。

桌子上，仍然放置着那千兩黃金，程大姑嘆口氣，手一推閃着金光的顆顆元寶道：「他不要算妳的了，小珍，拿走它，妳也走，走的越遠越好。」

小珍雖然一臉愁雲，態度神色却無比的堅決，道：「不是我的東西，我不能要，也不能走。」

「儍妹妹，可知道佟天九就會回來？可知道他回來第一件要辦的是什麼事？」

「知道，現在已經沒有關係了！」

這話也只有程大姑懂，這話也只有程大姑聽了又悔又愧羞紅了臉。

小珍拉住程大姑的手，那種誠摯和坦直的神色，不用開口，程大姑已經知道小珍要說什麼。

程大姑非常感動，道：「是我錯了，我只當他就算留不下來，也會帶妳走的，誰想到……」

「大姑，這怎怪人家，本來就是沒有關係的，能趕佟天九離金陵三天，凡是金陵城的人，都該滿意了。」

「小珍，可是妳……」

「我也心平氣和，佟天九走了三天，我陪杜爺三天，我不再欠誰，不再拋誰，很好。」

程大姑低下頭去，最初管上小珍這段閒事，只當代小珍付過「身價銀」子，佟天九總會多多少少買自己些面子，誰想到「么丁」會發狠，說出絕話，如果不是杜萬里來的巧，眞不知道結局會成個什麼樣子，一錯再錯，難怪小珍要說「不再欠誰」了。

小珍不知道從那裏來的勇氣，苦笑着又說道：「大姑不必急，該來的事要來的時候，有我！」

程大姑突然站起，叫人備車，小珍搖搖頭道：「大姑，他雖然沒有馬，但是妳怕已經追不上了，就算追上他，他也未必肯再回來！」

程大姑沒答話，她不是去追杜萬里，而是去找佟天九。

×　　×

「玉女園」有輛雙馬快車，已是金陵城衆知的事，但是究竟能有多快，沒和人比過，沒人能說的出來。

「佟家舖」是個小鎭，相距金陵正正六十里，從金陵城去杭州，要走大路的話，佟家舖是必經之地。

如果起早（步行），六十里路正天黑，佟家舖是住店的站，有馬，晌午飯口，佟家舖是打尖處。

是晌午，剛飯口，「玉女園」的雙馬快車，載着它的主人程大姑，到了佟家舖的「佟家老店」。

佟家舖就只一家酒樓兼營客棧，外帶賭場妓館，那就是佟家老店。

佟家老店是獨門生意，沒有爭搶，所以佟家老店準是九太爺佟天九的。

佟家舖，也正是佟天九的老家。

其實佟天九究竟出生在什麼地方，很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淸楚，曾有人也在吳三桂軍營裏待過，傳出吳三桂那位武技蓋世的第一鏢客「保柱」的事跡，說保柱就常常怒叱佟天九，罵他是沒有準「墳地」的「雜種」！

佟天九當年在吳家軍中，的是不可一世，偏偏就怕保柱，其實這也難怪，連吳三桂有時還得看看保柱臉色，聽上幾句閒話。

佟天九拿佟家舖當了「墳地」，確實是十個人能騙信九個半，如今更不用說了，他就是佟家舖的主人，放個屁臭，沒個胆敢不嗅的！

程大姑登上佟家老店，不用報字號說來意，已經有人早認出她來，監視並加接待的請她進了後面的內宅！

入廳，赫！這才叫够譜兒呢！

一句話，皇帝老大倌未必有佟天九這份福氣，這份豪華，這份享受。

佟天九可能是已經聽到手下人的禀報，因此對程大姑的突然遠行來訪，臉上不現絲毫的神色。

他正半躺在一張能推動可放落的軟榻上，左右兩名够稱作美艷的侍女，在爲他

「拿龍」舒筋又活血。

他瞇封着眼睛，冷冷地在程大姑一脚踏進門來時道：「妳隨便坐。」

程大姑拉張椅子想坐近佟天九些，那名跟進來的漢子，伸手相阻道：「九太爺耳朵很好，坐的再遠有話也能聽清！」

佟天九揮揮手道：「別這樣對待客人，從金陵到佟家舖是六十里路，遠客，好生待承。」

話一頓，手又一揮道：「去看茶，飯免了，相信程大妹子就得趕回去！」

那漢子恭應着道：「九太爺，還是準備飯吧，小三子剛剛來報，好朋友離咱們佟家舖不足五里路啦。」

佟天九喔了一聲道：「也對，你去辦，然後告訴大家，誰要是給老夫驚了我那好朋友，我會開他的膛，摘他的心！」

程大姑沒理會那漢子應聲出廳，適時也冷冷地道：「佟九，你可是認定我程大姑是賠罪來的？」

佟天九沒惱沒火，沒接這句話碴兒，自顧自的說道：「大妹子久在夫子廟，不會不知道『鴿子李』這個人，那是我的『小跑』，今天天剛亮，老夫就接到消息，姓杜的離開了金陵城，目的地好像是去杭州，不久，消息再傳，大妹子妳上了雙馬快車，大妹子，可是有什麼事，要找我商量？」

程大姑冷冷地說道：「鴿子李的飛鴿，不會寫人寫的字吧？」

「大妹子，妳這話費人猜！」

「雙馬快車，在『小青集』頭就追上了杜爺！」

佟天九非但沒驚，反而笑了道：「憑大妹子妳這份聰明，我想是不會停下車來的！」

「不錯！」程大姑冷冷地一笑道：「臨去秋波！我扔給他塊石頭！」

佟天九虎地一聲坐起，道：「石頭外面包着紙？紙上有字？」

程大姑道：「幾個字，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什麼字？妳寫的是些什麼字？」佟天九忍不住現露了原形。

「我還背的出來，你仔細聽着，佟天九祖居佟家舖，佟家舖乃你必經路，鴿子李送信，佟天九設宴，我陪你赴約，不見不散！」

「妳他娘的賤貨，妳……」佟天九一跳下榻，揚掌要打！

程大姑把臉往上一湊，道：「最好你能發發狠宰了我！」

「賤娘們，妳當老夫不敢？」

「杜爺如果沒見我陪他，佟九，這佟家舖可就像麵捏的一樣了，並且我相信他會中止去杭州的念頭，把事弄弄明白，那時候佟九，你又到什麼地方臨時找個程大姑呀！」

木楞了半天的佟天九，猛一頓足道：「妳不聽明程大姑，為個臭婊子……」

「不對嘍佟九，人家曹小珍可是個好姑娘，家裏碰上意外事，你那幫人肉販子趁機施了手脚，別當這些能瞞人！」

「就算是，和妳又有甚關係，要妳橫裏出頭，逼我老頭子非跟妳破臉不可，妳可好，請了個高明打手，程大姑，我金陵城幾十年來的威望，毀於一旦，妳當我能算了！」

「你是非算了不可，聽着，我『玉女園』要賣給你了，賣地賣房不賣人，姐妹們我由她們自己，願走的走，喜留的留，賣價黃金一千两，從明天起，金陵城又任你發威了，你怎麼說？」

「嘻嘻，程大姑！」佟天九老狐狸，目光盯着程大姑道：「妳不會沒有附帶的條件吧？」

「有！當然有，一共有三個！」

「妳眞自信我會答應似的，說說聽聽再講！」

「沒還價，第一，立刻撤了你所有的埋伏，放杜爺安然過去，別拿手下的性命當螞蟻看！第二，現在立約成交，我收了金子回去，明天天一亮，只帶曹小珍一個人走，你不得阻攔！最後一件是，你該立刻換人主持『天香院』，么丁，二四夫妻，是惹禍根苗，道地的白虎星！」

佟天九眞的在仔細考慮，別當他是為怎樣重回金陵城費心，他才不在乎那張老臉呢，何況對頭走了，話由他一個人說，他考慮的是程大姑的誠意，千两黃金不少，但在程大姑來說，手下的紅姑娘，只要吃住了一個「大頭孫」，就不止千两價，却又怎會想要出賣？

他一時想不通，沒答話，程大姑半威脅半認眞的又開口說道：「佟九，我是看上了杜爺，借機會洗洗身子，別當非此不可！」

佟天九已經有了主意，道：「好！一言為定，咱們立契！」

眞叫快，在有人報知杜萬里已到佟家舖時，買賣雙方的契文已全弄妥當，千两黃金合成銀票，交給了程大姑。

×　　×　　×

杜萬里發覺歡迎遠接自己的人羣中，是佟天九帶頭，心裏已有了數。

看到程大姑站在佟天九背後，的是出乎意外的楞了楞！

僅僅一楞，佟天九已看出端倪，回頭陰陰地對程大姑一笑。

程大姑頭一抬，出隊迎上杜萬里道：「你可眞是走的快，換上別人，天黑才能到呢！」

杜萬里淡淡一笑，並非有心的四外注目，程大姑乘機進言道：「小珍沒來，不過我們追得上你！」

杜萬里劍眉一皺，程大姑怎由他接話，很快的含笑說道：「佟九爺和你是打出來的交情，所以在他家鄉備好了美酒佳肴，別小家子氣，痛痛快快的喝一場，然後趕路。」

佟天九沒多話，但神態是誠懇而恭敬又客氣的迎接，肅請進了佟家老店。

整個佟家老店，時臨飯口，往來行旅不少人，却不見一個客人，杜萬里和程大姑心裏全有數，這是出乎佟天九的安排。

酒菜全是上等，佟天九沒作什麼對這席酒菜的表白，而杜萬里和程大姑也沒多問，吃！吃！直到酒乾菜殘。

在換了坐處，獻敬香茗後，佟天九才坦直豪爽的說道：「恕佟九痴長討個大兒說，杜老弟，程家大妹子，剛才我的是提心吊胆！」

話沒完，佟天九却沒再接說下去，他料到會有人問，問他是提的那門子心吊的什麼胆。

他失望了，程大姑好像沒聽懂他話中的意思，杜萬里祇是雙目射出精光，含笑看着他，沒人發問。

獨脚戲難唱，可也得唱下去，佟天九乾笑兩聲道：「只因金陵城中會和杜老弟你交惡，如今中途相迎水酒餞行，總歸有人多心……」

程大姑突然接口道：「這是佟爺多心，俗語說沒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和杜爺飯已用了酒也喝啦，難道佟爺還不放心？」

「放心放心，」佟天九嘻笑着，然後揚聲向外喝道：「來啦，把準備好的東西抬進來！」

兩名大漢，抬着一隻箱子，裏面赫然全是黃澄澄地金錠兒，杜萬里不容佟天九再開口，已寒着臉道：「佟老丈，這算什麼意思？」

佟天九正色道：「一文錢逼倒英雄漢，老弟，相識一場，這點身外物，只是畧壯行色罷了！」

「不！在下不能收！」

「老弟，老朽可是誠心敬意。」

「這一點在下感激，但仍請收回。」

「這樣如何，老弟自己取，總不能太叫老朽難堪，再說老弟放心，老朽絕無任何祈助事！」

這麼一說，使沒有多少江湖經驗的杜萬里，不知應怎樣謝拒才好，程大姑時正緊鎖黛眉苦思佟天九此擧用心何在，佟天九已再次開口道：「杜老弟，意思意思，隨便取兩錠……」

「不能拿！」程大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往事，花容立卽慘變，急忙揚聲阻止！

晚了！杜萬里已探手取了一錠金寶，當程大姑話聲入耳後，杜萬里臉上很快的掠過一絲獰笑，接着若無其事的說道：「放心程大姊，杜萬里再不成材，也不會要佟爺的金元寶，只為佟爺的誠懇，我想大可『借花献佛』一番！」

話鋒一落，目光找到倚立佟天九側的一名中年人，杜萬里哈哈一笑，大步而前，硬生生把金元寶塞到中年人掌中道：「你留下吧，我看着你順眼，留着這錠金子好娶房家小！」

中年人臉色變了，將不接可惜不能，但那種掙扎堅拒的神態，活像這錠金子像條「响尾毒蛇」似的。

佟天九的老臉也變了，緊咬着牙沒有開口，適時，杜萬里業已有了感覺，一絲絲的痲癢，由手指掌漸漸往左腕，臂上竄行！

微一注目，右手五指已現黑氣，好毒！好毒的心腸，好毒的金錠兒。

那中年人抖手扔掉金錠，轉身狂奔而出，佟天九驀地暴喊道：「動手，全給我宰掉！」

佟家老店裏裏外外突然出現了數十好手，疾快的圍住杜萬里和程大姑，刀光劍影四面八方捲飛落下！

杜萬里突然一聲長嘯，目光一掃程大姑，眼中含着無盡愧歉，接着他騰身拔起，一聲巨震，佟家老店頂兒被撞破了個丈大窟窿，杜萬里化作一條閃影疾射無蹤。

×　　×　　×

佟天九身側那名中年人，死了，死在佟家老店外不足二十丈的街道上！

整個佟家舖，不論住戶抑或舖面，全緊緊地掩闔門戶。

佟天九把人分成十數小隊，每隊十人，窮搜佟家舖附近十里地面，目的要找到杜萬里的屍首！

從正午，直找到半夜，小隊全回來了，他們就差沒把十里地區翻個兒，可就是沒找到杜萬里的屍體！

程大姑被綁在佟天九私宅院中的大柱子上，目下還好好的沒人傷她半根毫毛。

佟天九依然靠臥他那軟榻上，仍舊有兩名美麗侍女給他「拏龍」舒筋，兩旁站定三五十號壯漢，都是佟天九挑選出來能征慣戰的江湖好手。

一隊隊搜空回來的人，一聲聲失望的禀告，使佟天九一顆黑心揪到嗓子眼上，放落不下。

那金錠塗毒，是絕頂妙計，而那毒水，更是當年吳軍營中所得，沒有解法，所以他向不輕用。

多年前，他為謀人財為除強敵，用過一次，得手應心，不但平空給他賺得了數十萬两黃金，並且還獲得了個標緻的大美人，可惜美人兒被「博洛」手下第一勇將「達城」看中，他雙手捧着茶出去，自己沒能沾上邊兒。

後來，「達城」戰死，那美人兒也生了根，哪！就是眼下被綁在大木柱上的程大姑。

程大姑究竟姓不姓程，沒人知道，佟天九為當年那段事，也為了靠山和程大姑相同，遇事對程大姑總是爭少而讓多！

想到這往日往事，佟天九驀地罵了聲，這對混賬王八蛋是該死！別人不知道他罵誰，程大姑比別人聰明，冷哼了一聲道：「罵晚了，太晚了！」

佟天九殘眉陡地揚起，猙獰的一掃程大姑道：「程大姑，妳可還記得當年？」

一提當年，程大姑的恨就不打一處來，別看程大姑是半老徐娘，那份風度和那份兒美，着實是小姑娘家比不得的，一生氣，美上加嗔，越發動人。

佟天九暗暗搖頭，多少年了，為，凡是和程大姑有關的爭競全讓些步兒呢？絕非為昔日根本上的來頭，如今他才明白，是否心裏早有了這個影子，總想會有機會，會有那麼一天，現在……

他突然哈哈地笑了起來，剛死了個親侄子，跑了個活寃家，抓住了個十分燙手的熱地瓜，他竟能十分開懷的哈哈大笑，怎怪手下都呆呆的盯着他，全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

程大姑可懂，標緻而嫵媚的臉，眼，第一次罩上驚駭的神色。

佟天九是千年的狐狸，目光又一掃，越發笑個不止，突然自中門外傳來一聲哀號，使佟天九笑聲倏止，接着奔來一個披頭散髮的中年婦人，剛跑近院中，已被兩名壯漢攔住，中年婦人咬牙切齒怒視着兩名壯漢道：「你們趁早給我滾開，別人怕你們，我可不怕！」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刀客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衣蒙面人和褐衣漢子在方大娘的餃子店中，利用方二嫂誘殺了黑鷹幇快馬堂主葛百里和宋四、段二後，刼擄着錢麻子，與駕車在官道上等候的老張會合，詎知正當他們正要上道之際，宮寒率領賀雄及四名灰衣幪面人截擊，一場激鬥下來，褐衣漢子和老張先後喪命在賀雄和兩名灰衣蒙面漢手下，黑衣蒙面漢擊殺了一名灰衣蒙面人與另一名灰衣蒙面人對峙，驀見同伴被殺，立卽頓足飛逃而去，此時，靜立一旁的宮寒緩步走向與黑衣蒙面漢對峙的灰衣人面前，說設非公子，其他人實難與黑衣人抗衡——

鷸蚌爭生死　漁翁坐收成

公子——吳公子吳才？

那被喊公子的蒙面人，他今晚的任務，只是爲了看住那名黑衣蒙面人？

這難道就是灰衣蒙面人這邊，始終沒對那黑衣蒙面人發動攻勢，最後又任由對方從容逸去的原因？

那被喊公子的灰衣蒙面人開口了，聽口音果然正是小孟嘗吳才！

只見吳才也嘆了口氣道：「這個傢伙不僅刀法可怕，人也精靈得要命，如再繼續僵持下去，我無疑也一樣承受不了。」

宮寒搖搖頭，笑道：「那不會的，他雖然認不出公子是誰，但必已看出公子遠非馮老三可比。只要公子不露空門，他是不敢隨便出手的。」

好了，所有的謎團，都有答案了！

死去的那名灰衣蒙面人，叫馮老三，只是個陪襯人物。他挨了一刀，只是因爲他被黑衣蒙面人看出他是個軟柿子！

飛腿追魂宮寒在馮老三死後露笑意，正是因爲馮老三的死，又爲吳才提供了防守的方法！

馮老三的一條性命，結果只換取了老狐狸一個微笑！

馮老三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同時，這也說明了另一件事：小孟嘗吳才這一邊，自始卽未作戰勝黑衣蒙面人的打算。他們的目的，只是想將這名黑衣蒙面人絆住，叫他無法分身去支援褐衣漢子和車伕老張！

吳才忽又嘆了口氣道：「此人不除，終必爲心腹大患，可嘆的是，我們竟連這斯是誰，都無法猜忖得出……」

宮寒道：「搶到錢麻子，我們第一步已經成功，這斯以後再由老夫慢慢想法收拾。」

吳才點點頭，於是兩人一齊轉身，又向馬車那邊走去。

獨眼龍賀雄也走過來了。

他指指兩具屍體道：「跟我交手的那個傢伙，我認得出是皖西道上的色鬼三郞，這個叫老張的傢伙，不知道又是誰？」

宮寒笑道：「江湖上會使蝴蝶刀法的人沒有幾個，從一套蝴蝶刀法，你還想不出他是誰？」

賀雄面現迷惑之色，皺了皺眉頭道：「我想是想到一個人，只是——」

宮寒微笑道：「不要只是了，他正是你想的那個人！」

賀雄又向那具屍體望了一眼，仍帶着疑問之色道：「可是，這人——」

宮寒笑笑道：「你沒有注意到這個傢伙戴了人皮面具？你把他臉上的面具揭來看看！」

賀雄將信將疑地蹲下身去，伸手那人臉上一摸，發覺果然是戴了人皮面具。

他將那人面具撕去，運神仔細一看，不禁失聲道：「宮老眞好眼力，果然眞是那個傢伙！」

吳才道：「誰？」

賀雄道：「飛花刀左羽。」

吳才不覺一愣道：「一名刀客？」

他望着宮寒，又道：「剛才那黑衣蒙面人，難道也是一名刀客？」

宮寒微微一笑道：「就算是的，也不爲奇。只不過一時還無法斷定是刀客中的那一位而已！」

吳才皺眉道：「這位飛花刀宣佈放棄品刀時，大家都把他看成一個可憐蟲，沒想到這斯原來竟是個問題人物。」他又望向宮寒道：「依宮老看來，剛才那黑衣蒙面人會不會就是殺害馬立等人的兇手？」

宮寒沉吟着點點頭，說道：「很可能，要殺害那麼多刀客，不是一件容易事，剛才這個穿黑衣服的傢伙，刀法之快，堪稱罕見，似乎也只有這樣的身手，才能辦得到。」

吳才輕輕嘆了口氣道：「死去的那些刀客，如果竟是死在另一名刀客手上，那才眞是曠古奇聞哩。」

宮寒忽然微笑着手一擺道：「那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事，我們上車走吧！」

黑暗中忽聽有人接口道：「宮老大要走了麼？我看你們帶着錢麻子，也是個累贅，不如留他下來，交給老朽算了。」

語音從黑暗中傳來，溫和而親切，有如來至送行老友的叮嚀。

但宮寒等人聽了，却如四九天突然刮起的一陣凜冽寒風。

五人相顧愕然，一下像是突然變成了五條僵硬的凍魚！

然後，一條瘦小的人影，慢慢從黑暗中顯現出來。

等這人完全走出了黑暗，才又接着出現另外兩條人影。

一行三人，正是七步翁魚山谷和上官兄弟！

× ×

烏雲慢慢散去，從雲層後面露出來的月亮，就像一個貪心的孩子，在不甚情願的情形下，撕給他弟弟的一角燒餅。

不及二指寬的月牙兒，雖然驅走了部份黑暗，但並未爲這初冬之夜帶來溫暖。

風更冷了。

八個人，分成兩邊，就這樣站在初冬之夜的寒風中，大家相互凝視着，誰也沒有開口。

每個人的神情都很嚴肅，只有一個人例外。

七步翁魚山谷！

七步翁魚山谷臉上，始終掛着笑意，親切而溫暖的微笑。

不過，很明顯的，他的微笑，看來雖然親切而溫暖，但是帶給別人的感受，却只是更多的寒意。

飛腿追魂宮寒皺皺眉頭，終於打破了沉寂道：「照魚兄剛才的話聽來，我們老兄弟之間，今晚的和氣是傷定了？」

魚山谷微微一笑道：「誰說我們非傷和氣不可？」

宮寒一哦道：「難道老夫耳朵不靈，聽錯了魚兄的話？」

魚山谷微笑着道：「你沒有聽錯，老朽的意思，的確是希望你們把錢麻子留下來。」

宮寒冷冷一哼，道：「這樣就可以不傷和氣？」

魚山谷笑道：「當然不是。」

宮寒道：「然則該怎麼說？」

魚山谷笑道：「如果你們留下了錢麻子，老朽當另外送你們一份寶貴的禮物，決不白佔你們的便宜。」

宮寒道：「甚麼禮物？」

魚山谷笑道：「甚麼禮物能換一個錢麻子，你宮兄心裏應該有數。」

宮寒眼中一亮道：「魚兄知道小孫宮少奇的下落？」

魚山谷微笑道：「不錯。」

宮寒情急脫口道：「魚兄知道小孫如今在甚麼地方？」

魚山谷但笑不語。

他笑而不語，等於回答：是的，你應該問，我也應該告訴你，只是還嫌太早了些。

宮寒是何等人物，當然馬上就覺察到了自己的失態。

他緩緩垂下目光，隔了片刻，才又緩緩抬起頭來道：「少奇是老夫的孫子，錢麻子則是大伙兒的人，這一點魚兄有否替小弟攷慮到？」

魚山谷點點頭道：「是的，這一點我知道你宮兄很爲難。」

他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氣，又道：「不過，你宮兄應該知道，老朽這邊也不是老朽一個人，如果只是你我老哥兒倆的事，那還有甚麼話說。」

獨眼龍賀雄忽然大聲道：「宮老如果想放人，我獨眼龍沒有意見。」

宮寒仍然默不作聲。

獨眼龍的好意，他當然非常感激。但獨眼龍如此表示，也只能代表他自己。還有別人呢？

吳才思索着，慢慢轉向另外那兩名灰衣蒙面人道：「二兄意下如何？」

兩名蒙面人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道：「公子作主就是了！」

吳才點點頭，於是又轉向宮寒道：「既然兄弟們都沒有異議，人就交給他們算了，錢財乃身外之物，怎麼也不及找回宮小兄弟要緊。」

宮寒喉頭像是塞了一塊痰，感動得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受過別人這麼多的恩惠，但如今爲了挽救愛孫一命，卽使明知今後無法報答，他也提不起拒絕的勇氣，這份矛盾而痛苦的心情，自非局外人所能體會。

雖然大家接着都沒有再說甚麼，但這宗以人換人的交易，無疑已告成立。

兩名蒙面人一躍登車，準備請出那位錢麻子。

魚山谷忽然搖手高聲道：「用不着，用不着！」

宮寒一怔，愕然抬頭道：「魚兄是不是另外還有條件？」

魚山谷眉花眼笑的說道：「那裏，那裏，老朽再貪心，也不會貪心到那種程度的。」

他又笑了笑，接着道：「老朽的意思，是想借這輛馬車一用，等錢麻子被帶開了，老朽再說出令孫的下落。先小人，後君子，大家心安理得。」

這番話聽起來雖然有點刺耳，實則論要求並不過份。

因爲錢麻子如果尚在現場，他就說出宮少奇的下落，事後誰敢擔保對方一定不會反悔？

宮寒點點頭。於是，兩名灰衣蒙面人下車，賀雄，吳才等人，也紛紛退開，讓出一條通路。

魚山谷手一揮，身後的上官兄弟，立卽雙雙走過去，跳上馬車，掉轉車頭，一聲輕叱，馬車駛動，蹄聲愈去愈遠，不久便爲風聲所淹沒。

魚山谷又等了一會，直到確定那輛馬車已無人能夠追及，才望着宮寒說道：「宮兄認不認識，七星棧中那個叫葛大的伙計？」

宮寒點頭道：「認識。」

魚山谷又道：「那個葛大已失踪了兩天，對嗎？」

宮寒道：「是的。」

魚山谷道：「令孫失踪一事，這個葛大最清楚。」

宮寒道：「哦？」

魚山谷道：「他不但可以說出令孫的下落，並且還可以說出令孫失踪的全部經過。」

宮寒道：「哦？」

魚山谷道：「他來老朽處，告訴了老朽這個消息，老朽原想殺了他，免得他到處亂說，不意剛才那兄弟倆粗中有細，認爲留下這厮，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臨時又饒了他，如今想來，他們兄弟果然做對了，因爲由他咀裏說出來，無疑更能使你宮兄相信。」

宮寒急急問道：「少奇如今不在魚兄處了？」

魚山谷道：「不在。」

宮寒道：「在那裏？」

魚山谷輕輕一咳道：「這一點宮兄最好私下去問那個葛大，老朽爲何現在不說，到時候宮兄自會明白。」

宮寒點點頭，又道：「那麼，如今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葛大？」

魚山谷微笑道：「鎭後的五通祠，上官兄弟已經點了他的穴道。」

說完，抱拳一拱，一個側縱，只一眨眼間，便於夜色中消失不見。

吳才皺了皺眉頭，轉向宮寒道：「這老鬼的話，宮老眞的相信？」

宮寒長長嘆了口氣道：「這老鬼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別的手段敢用，至於說謊行騙，諒還不致於，如今……只是……只是……」

吳才當然知道他底下要說的是甚麼，於是連忙攔着道：「事情已經過去，提亦無益，好在以後照樣還有機會，爲今之計，還是先去找那個葛大吧！」

一陣脚步聲，慢慢遠去，官道上不久又回復一片冷清。

只聽一座土堆後面有人嘆息道：「想不到像宮寒這樣的老狐狸，居然也有栽跟頭的時候！」

×　×

土堆不高，過去也許是座墳墓。

不過，如今在月光底下看起來，它倒更像是一個大枕頭。

至少在不久之前，就曾有兩個人將它當枕頭般的使用過。

現在，兩人中的一個，在發出一聲嘆息之後，正在慢慢的欠身坐起。

先坐起來的是白天星。

張弟沒動，仍然伏在那裏，呆呆地注視着空蕩蕩的官道，不知道是希望有奇跡繼續出現，還是在回味着剛才那一幕幕如夢幻似的詭異場面？

白天星拍拍身上的灰塵，像自語似的，又嘆了口氣道：「黑鷹幫貪多嚼不爛，這一下也是够受的。」

張弟慢慢的跟着坐了起來，帶着一臉迷惑之色，望着白天星道：「你看魚山谷那老鬼的話靠不靠得住？」

白天星道：「依我看來，假是假不了，只怕……」

張弟道：「只怕怎樣？」

白天星笑笑道：「宮寒如果想找回一個活的孫子，機會只怕不多。」

張弟一怔道：「宮家那小子的下落，原來你也清楚？」

白天星笑道：「我只不過是如此猜想罷了。」

張弟道：「根據甚麼？」

白天星笑道：「根據魚山谷那老鬼說話的口氣。」

張弟道：「那老鬼話中，甚麼時候暗示過這一點？」

白天星笑道：「如果你仔細想想，你便可以發覺，那老鬼自始至終，提到的都只是那小子的『下落』，而從沒有提過那小子的『死』或『活』！按照人之常情，如果那小子仍然活着，老鬼第一句便該說：『你宮兄放心，只要留下錢麻子，老朽包能還你一個活鮮活跳的孫少爺！』」

他微笑着接下去道：「爲了達到留下錢麻子的目的，若是這樣說，豈非有力得多？老鬼不是一個不懂說話技巧的人，你想想看，放着這種現成的詞令，老鬼爲何不用？」

張弟不禁點頭道：「唔，是好像有點問題。」

白天星道：「另一個可疑的關鍵，是老鬼已經達到了目的，仍要宮寒直接去問葛大。爲甚麼一定要問葛大呢？原因顯然只有一個：有關整個事件的眞象，他出不了口！」

張弟眼珠轉動了一下道：「飛腿追魂宮寒那老傢伙既以心機深沉見稱，他難道就不會想到這一點？」

白天星笑道：「這就叫做：爲人謀易，爲己謀難！你有沒有替這老傢伙想想他當時的心情？」

他笑了笑，又道：「我還可以大胆的加以推斷：這老傢伙如非爲了關心愛孫的安危，今晚根本就不會露面來爭這個錢麻子！」

張弟道：「等別人東西弄到了手，再出面檢現成的？」

白天星笑道：「不錯！如果這老傢伙今晚按兵不動，跟飛花刀等一伙拚命的人，無疑將是魚山谷和上官兄弟。這可以說，全是宮少奇那小子一個人亂了吳才一方人馬的步驟！」

他說到這裏，忽然歛起笑容，長長嘆了口氣道：「這說起來，其實又何嘗不是一種報應……」

張弟道：「報應？」

白天星道：「自己的孫子當命根子，宰別人的孫子則如同捏死一隻螞蟻似的，這不是報應，又是什麼？」

張弟道：「他過去殺過誰的孫子？」

白天星嘿了一聲道：「要我舉例，我是沒有辦法。我只知道：人人有爺爺，人人都是別人的孫子。這老傢伙過去殺人無算，在被他殺死的人當中，一定不難找出十個以上像他這樣傷心的爺爺！」

張弟默然。

一個人慘遭横死，傷心的又何止爺爺？留下的孤兒寡妻，只有更慘！

張弟沉默了片刻，像想起什麼似的，忽又抬頭問道：「剛才那個黑衣蒙面人，

你看究竟是什麼來路？」

白天星面色一整，點頭道：「底下我要跟你談的，正是這件事。」

張弟一愣道：「這件——什麼事？」

白天星道：「談談剛才的那個黑衣蒙面人！」

張弟道：「我根本不知道那黑衣蒙面人是誰，從何談起？」

白天星道：「談你知道的部份。」

張弟道：「那一部份？」

白天星道：「那黑衣蒙面人雖然只揮了一刀，但照說也够了。你覺得此人刀法如何？別受別人的影响，只說你自己的觀感。」

張弟想了想，道：「火候很純，可以稱得上是使刀的一流高手。」

白天星道：「還有呢？」

張弟又想了想，道：「從對方出刀的角度和速度看來！這人的刀法，似乎與我練的一套刀法，頗有相似之處。」

白天星點點頭，沒有開口。

這無異表示張弟說得還不够，還應該繼續再說下去。

張弟道：「不過，卽使是同一套刀法，它所發揮出來的威力，也往往會因人而異。剛才那一刀，如果換了我，出手之際，也許便會有很大的分別。」

白天星道：「什麼分別？」

張弟道：「最大的分別，我也許不會向後退那麼遠，藉移步製造有利的距離。同時，我也不會在出手之前，故意以一個小動作，去分散敵人的注意。我會照原有的間隔起步，估計敵方化解時，可能暴露的空門，一刀直劈過去！」

白天星道：「你可知道，如照你的方式出刀，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張弟道：「我知道，如果判定稍有偏差，極可能落一個兩敗俱傷；不過，關於這一點，我也有我的想法。」

白天星道：「哦？」

張弟道：「我認爲刀法首重氣勢，與其它兵刃有時必須仰仗詭詐的招術才能取勝不同。黑衣蒙面人剛才那一刀，如果不退得太遠，不穿插小動作，那一刀的氣勢，必然會雄壯得多，說不定威力還會更大些。」

白天星道：「那麼，你覺得你跟這個黑衣蒙面人，誰的刀法較勝一籌？」

張弟道：「這很難說。」

白天星道：「爲什麼？」

張弟道：「對方揮刀的速度，似乎在我之上，但出手時的顧慮，却是致命之傷。所以，我跟這個黑衣蒙面人有一天若是遇上了，誰勝誰敗，恐怕得取決於雙方交手的心情。」

白天星點了點頭道：「好的，希望你能記住這個人，也能記住他剛才揮出的那一刀！」

張弟道：「爲什麼一定要我記住？」

白天星道：「我當然也要記住。對我們兩人來說，這個人和他的刀，都重要無比！」

張弟心中一動，注目道：「難道小孟嘗吳才沒有猜錯，這人眞是謀害馬立等人的正兇？」

白天星點點頭道：「是的，血案的創子手，就是這個傢伙！」

張弟道：「既然你已認出了這個傢伙，剛才我們爲什麼不一路跟下去？」

白天星搖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要找這個傢伙，我敢說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張弟有點不高興道：「你是不是認爲這個傢伙殺的人還不够多？」

白天星道：「目前我不便向你解釋，將來你自會明白。」

張弟道：「像這種人，都要放他過去，目前我們還有什麼事可做？」

白天星道：「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張弟道：「說說明天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吧！」

白天星笑道：「你應該猜得到。」

張弟道：「你要做的事情，我怎麼猜得到？」

白天星道：「你可以先想想我一向歡喜做的事情是什麼！」

張弟脫口道：「找個人整整？」

白天星笑道：「對了。」

張弟道：「你又想整誰？」

白天星壓低聲音，笑着扮了個鬼臉，說道：「一個你卽使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到的人！」

×　×

品刀大會第十四天，天陰，多雲。

大街上一片冷清。

不過，何寡婦的豆漿店，生意反而更見興旺起來。是不是因爲天氣冷，大家都想喝碗豆漿暖和暖和呢？

小癩子的消息來了：將刀郭威安然無恙！

大家一聽到這消息，全爲之歡忻不已；蔡大爺爲了慶祝這個好消息，還特地加賞了小癩子兩吊大錢。

然後，快口烏八接着出現。

快口烏八今天的神色，旣談不上興奮，也談不上沮喪，跟平時比起來，只是稍稍顯得有點緊張。

他要找的人當然是白天星。

儘管白天星時時拿他開玩笑，但在今天的七星鎭上，他如果有了煩惱，想找一個不端架子，而又肯跟他談談的人，無疑也只有一個白天星。

烏八坐下，何寡婦送上一碗熱豆漿。

白天星向前傾着身子，低聲問道：「那位宮大少爺有沒有消息？」

烏八低下頭去喝豆漿，好像根本就沒有聽到白天星在問他的話。

白天星咳了一聲，又坐正身子，因爲他已感覺到這似乎是個不受歡迎的話題。如果他以爲對方沒有聽到，繼續追問下去，那就未免太不識相了。

喝豆漿的客人，已有一部份開始結帳離去。

烏八慢慢抬起頭來，滿屋子掃了一眼，才攏近身子，悄悄地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獨眼龍賀雄這樣一個人？」

白天星點點頭道：「唔，這個名字好像有點印像。」

烏八低聲接着道：「這個傢伙的渾家，據說就是江南武林道上，無人不知的大美人兒，黑牡丹辛文姬。」

白天星點了一下頭道：「是的，這女

人的名字，也好像聽人提過。」

烏八並無掃興的表示，這正說明他今天並不是專程爲介紹這對夫婦來的。

白天星等他繼續說下去。

雖然烏八今天作風大改，話比平時慢了好幾倍，但白天星一點也不着急。因爲他已摸透了這位仁兄的脾氣，只要你沉得住氣，你永遠不必担心這位烏大仁兄吊你胃口。

等他仁兄說上了勁，也許你第一句話還沒有聽清楚，他仁兄第二句和第三句，就辟里辟拍的往你耳朶裏鑽了。

但白天星這一次可猜錯了！

烏八說到緊要處，忽然住口，他忽然又低下頭去喝豆漿。

白天星雖然感到有點意外，不過，他眼珠一轉，馬上就猜出這位烏大仁兄的心意。

這仁兄第一次低下頭去喝豆漿，很明顯的，是爲了規避他問的問題。那麼，這一次呢？也很明顯。這一次無疑是因爲底下要說的話，關係極爲重大，這位烏大仁兄顯然是在攷慮底下要說的話，應該怎樣出口。

但結果事實證明，白天星這次又猜錯了！

因爲烏八第二次抬起頭來，竟一個字也沒說，却出人意表地從懷中摸出一張嶄新的銀票。

省城裏天興銀號的票子。票面金額是紋銀一千兩正！

一千兩紋銀，在今天七星鎭上很多人來說，都不算是一個大數字；但在眼前這位烏八來說，卻無疑是一筆不小的財富。

這張銀票是什麼地方來的？

烏八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突然亮出這樣一張銀票？

白天星望着那張銀票，露出吃驚之色，好像他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票面的銀票。

他知道烏八一定很希望——也很高興看到他這種反應。

烏八察看着他的神色，果然顯得相當滿意。

他以手掌緊壓着那張銀票，勾着身子道：「看到了沒有？一千兩正！只要我們完成一件事，這張銀票，就是我們的！」

白天星怔怔然道：「我們？」

烏八道：「是的，我們。我們兩個人，一人一半！」

白天星道：「這一大筆銀子，是誰拿出來的？」

烏八道：「吳公子。」

白天星道：「小孟嘗吳才？」

烏八道：「是的。」

白天星道：「什麼事要出這麼重的賞？該不是叫我們去殺人吧？」

烏八道：「當然不是。」

白天星道：「那要我們幹什麼？」

烏八道：「替他找個人。」

白天星道：「找那位宮少爺？」

烏八道：「不是。」

白天星道：「那麼找誰？」

烏八道：「黑牡丹辛文姬！」

白天星這一次沒有假裝吃驚的樣子。因爲這一次他根本用不着假裝。

他呆了一下，才訥訥地道：「你烏兄……不……不……不是開玩笑？」

烏八拍拍那張銀票道：「玩笑？嘿嘿！這是什麼？人會開玩笑，銀子難道也會開玩笑？這張天興樓的票子，難道是假的？嘿！嘿！」

白天星道：「那娘們失踪之前，一直都住在什麼地方？」

烏八道：「七星棧。」

白天星道：「跟吳才他們住一起？」

烏八道：「是的。」

白天星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烏八道：「昨天夜裏。」

白天星暗暗點頭。

時間完全對。

那時候，吳才等一行，正埋伏在鎭外官道附近，棧裏可能就只剩下了黑牡丹辛文姬一個人！

白天星想了一下，又道：「棧房裏有沒有留下打鬥，或是掙扎的痕迹？」

烏八道：「沒有。」

白天星又問道：「也沒有失去什麼東西？」

烏八道：「是的。」

白天星本來想問：「那麼，這娘們會不會是跟人跑了呢？」

他接着一想，又忍住了。因爲他問了也是白問，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烏八所能回答的問題。

烏八見他沉吟不語，接着又道：「姓賀的丟了老婆，人氣得像頭瘋虎，那樣子見了眞叫人害怕。」

這一點白天星當然可以想像得到。

獨眼龍賀雄，可說是個典型的黑道人物；心腸狠，手段辣；這種人只要稍不如意，差不多什麼事情都能做得出來。

不過，這種人儘管視殺人放火爲家常便飯，有時倒也還講一點江湖義氣；像昨夜他第一個表示放棄錢廂子，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位獨眼龍唯一與人不同的地方，就是醋勁奇大，大得離譜。

只要是他中意了的女人，別人幾乎多瞧一眼也不行。

旣連自己的女人被別人多瞧一眼，他都受不了，如今種種跡象顯示，黑牡丹辛文姬很可能是跟人跑了，這位獨眼龍的感受如何，自是不問可知！

烏八露出期切之色，又接着道：「怎麼樣，你老弟能不能想點辦法？」

白天星點點頭道：「辦法當然有，不過這種事急可急不來，我總得抽點時間，四處打聽打聽才行。」

烏八搖頭道：「不行！」

白天星一怔道：「怎麼不行？」

烏八皺眉道：「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白天星道：「姓吳的逼得很緊？」

烏八道：「是的，他限我今天天黑以前，就要回他的消息，不然這筆銀子他就要收回。」

白天星現在總算才完全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這位仁兄話說一半，忽然低下頭去喝豆漿，原來是爲了再作最後之盤算：這一千兩銀子的賞金，究竟要不要帶上別人一

份？

最後，這位仁兄下定決心這樣做，無疑是爲了吳才的期限太緊湊。

換句話說：如果小孟嘗吳才的期限稍稍寬一點，這位烏大仁兄今天根本就不會把這件好事告訴他！

白天星想想好氣又好笑，當下也故意皺起了眉頭道：「宮老頭不是跟他們住一起嗎？難道連宮老頭都沒有了主意？」

烏八不屑地哼了一聲道：「別提那個老傢伙了。」

白天星道：「怎麼呢？」

烏八冷笑一聲，道：「那老傢伙今天看起來，比死人多口氣，他會有主意？嘿嘿，他若是主意多，自己的孫子就不會失踪了！」

白天星不禁暗暗又點了一下頭。

他果然沒有料錯，宮少奇那小子，十之八九是完結了！

不過，就像他昨夜告訴張弟的一樣，他即使想破了腦袋，大概他也想不到那小子因何而死，以及是死在什麼人手上！

至於烏八口中的飛腿追魂宮寒，何以會由「老前輩」變成了「老傢伙」，當然是因爲這位烏大仁兄昨天白忙一場，結果什麼好處也沒落着的關係。

烏八見他不開口，忍不住又催促道：「怎麼樣？說啊！」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的，我馬上就去打聽，等今天大會散了，我們在熱窩裏見面。」

烏八取得了確切的答覆，這才欣然收起那張銀票，勾着身子道：「賣點勁，老弟！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你搭十座品刀台，也不見得能賺這麼多。」

白天星微笑道：「我知道。」

× ×

雖然天氣不好，七星廣場上依然熱鬧之至。

不過，今天到處談論着的，已經不是錢廂子，而是鎭外官道上的三具屍體。

三具屍體之中，大家熟識的，只有一個飛花刀左羽！

飛花刀左羽是誰殺死的呢？

知道的人，顯然不多。

而發生在方大娘店裏的血案，則根本無人提起。

張弟等白天星端來了兩碗酒，才低低地問道：「你對那女人失踪的事，眞的感興趣？」

白天星喝了口酒，笑道：「只要是關於女人的事，我都有興趣。」

他又加了一句道：「尤其是像黑牡丹辛文姬那樣的女人！」

張弟望着他道：「你有把握可以打聽出那女人的下落？」

白天星道：「沒有。」

張弟道：「旣然你對這件事毫無把握，你憑什麼一口答應下來？」

白天星笑道：「因爲我不願使別人掃興。」

張弟道：「那麼，等下你拿什麼向別人交代？」

白天星笑道：「等下的事，我等下會想。」

張弟幾幾乎又要冒火，但怕一冒火又要上當，於是故意裝得心平氣和的又換了個話題道：「你昨夜說要整一個我想不到的人，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

白天星道：「已經開始了。」

張弟一楞道：「已經開始？那個人在那裏？」

白天星道：「還沒有來，我現在就是在等他。」

張弟又是一楞道：「你要整的那個人，他會送上門來讓你整？」

白天星道：「可以這樣說。」

張弟道：「如果說得更正確一點，應該怎樣說？」

白天星道：「那就是說，我這次要整的人，可以完全用不着我動手。」

張弟四下望了一眼道：「你等的那個人，他什麼時候會來？」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已經來了。」

張弟一怔，忍不住又朝四下裏望了一眼。

人在那裏？

是的，這時正有很多人向這邊走過來，正像也有很多人從這邊走開去一樣；這時廣場上，本來就是人來人往，到處都有人在走動。

可是，那一個人是找他們來的呢？

張弟看不出。

就在張弟皺起眉頭，正想問個清楚時，白天星忽然朝一個賣蔴蘿蔔的破衣老漢招招手道：「蘿蔔挑來看看！」

張弟不禁又是一怔。

難道白天星要等的人，就是這個賣蔴蘿蔔的破衣老漢？

要不然白天星喊這老漢過來幹什麼？買把蘿蔔下酒？

破衣老漢挑着蘿蔔担子，慢慢的走了過來。

白天星等老漢放下担子，指着担中蘿蔔道：「你出什麼價錢？」

張弟聽得兩眼亂翻，如墮五里霧谷。向別人買東西，問別人出什麼價錢？這担蘿蔔究竟是誰的？誰是買主？誰是賣主？

但說也奇怪，那破衣老漢居然嘆了口氣道：「你白老弟果然不簡單，佩服，佩服……」

白天星溜了張弟一眼，笑笑道：「旋風刀客的大師兄，當然不會是個簡單的人物，這一點你早就該知道了。」

破衣老漢忽然蹲下身去，檢起了一把蘿蔔，仰臉問道：「你要什麼價錢？」

這眞是一宗奇異的買賣！

買的人準備開價，賣的人準備開價，賣的人準備還價；雙方居然一板正經，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你見過這種買賣嗎？

白天星有什麼可以賣？

就算有東西賣，爲何未看貨色，就先談價錢？

這破衣老漢是誰？

他要向白天星買的，又是一樣什麼東西？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便宜得很。」

老漢道：「多少？」

白天星微笑道：「一個錢也不要！」

張弟又呆住了！

這算什麼買賣？

（未完）

新派俠義連載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閉關傳絕藝　息隱候良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倪素貞憑具絕藝，獨闖魔宮，生擒西宮娘娘，迫使十絕神君以白天虹、倪小娟交換人質，返回方仁傑寓所後，遇黃聖仁，說有機密事要與方仁傑密談，適時，窗外傳來金達夫語聲，要黃聖仁外出一晤，黃聖仁依言出外，却不見金達夫，陡聞一人以六合傳音語聲要他往人和碼頭與金達夫晤面，黃聖仁馳抵碼頭，在草叢中發現穴道被制的金達夫，旋一蒙面婦人現身，指斥黃聖仁便是十絕神君化身，黃聖仁極口否認，蒙面婦人說有人證可資作証，接着喝令將莫仁釗帶來，一聲嬌應，一道人影瀉落當場——

那是一位雙十年華，長得頗爲秀麗的紅衣女郎，手中提着一個穴道被制的短裝漢子，赫然就是那前此和黃聖仁一同將方仁傑由地下迷宮中救出來的，「五絕神君」南宮俊的記名弟子莫仁釗。

那紅衣女郎手中提着一個大男人，身法居然還能如此快速，這情形，使得黃聖仁禁不住脫口讚美道：「這位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紅衣女郎微哂道：「多承誇獎！」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該不致於不認識吧？」

黃聖仁笑了，可是笑得很不自然。

青衣婦人沉聲向紅衣女郎道：「解開莫仁釗的穴道。」

「是……」紅衣女郎嬌應聲中，黃聖仁却截口接道：「不必了，我也不能不佩服夫人的高明。」

青衣婦人冷笑道：「你這是已經承認，你就是十絕神君了？」

黃聖仁苦笑道：「面對如此高明人物，我不承認還行麼！」

青衣婦人接道：「既然這個疑團已經解開，我也不必隱秘身份了。」

抬手揭下幃面紗巾，現出一張清麗的脫俗的俏臉，冷然接道：「姓黃的，還認得我麼！」

黃聖仁入目之下，不由駭然連退三大步，張日訝問道：「妳……妳……妳果然還活着？」

青衣婦人一挫銀牙道：「還有你這喪心病狂，狗彘不如的東西不曾收拾，我怎能那麼輕易地死去。」

黃聖仁苦笑道：「貞貞，當年的事，其中有着很大的誤會。」

青衣婦人恨聲接道：「過去的事，不許再提！」

黃聖仁苦笑如故地道：「不說明白，妳將永遠誤會我……」

青衣婦人冷笑道：「我親身所經歷的事，還會有誤會！」

那紅衣女郎恭聲說道：「稟令主，姊妹們都已準備好了……」

黃聖仁不禁又是一怔道：「妳……妳就是『朱唇令』令主？」

青衣婦人冷然道：「你不服氣？」

由這幾句對話中，已可證明，這位青衣婦人，就是曾經歷盡滄桑，受盡苦難的胡貞貞，也就是迄今仍是謎樣人物的「朱唇令」令主。

黃聖仁訕然笑道：「那裏，那裏，妳能有目前的成就，我高興還來不及……」

胡貞貞冷笑着截口說道：「目前，我想你高興不起來。」

接着，又沉聲叱道：「姓黃的，你且

睜開狗眼，向四週瞧瞧。」

原來就這對話之間，沙灘上的週圍，除了江干上的那一面外，其餘左，右，後，三面，都被一批紅色勁裝佩劍的女劍士們包圍住了，約畧估計，那批女劍士，總在三十名以上。

黃聖仁苦笑道：「不用看，我已經察覺到了。」

接着，却是神色一整道：「貞貞，妳眞的連一個解釋的機會，都不肯給我？」

胡貞貞哼了一聲，扭頭向一旁的金達夫沉聲說道：「這位金朋友可以請了！」

金達夫正容接道：「多謝夫人盛情！黃大俠沒有走，在下也不想走。」

胡貞貞一怔道：「爲甚麼？」

金達夫道：「因爲，在下與黃大俠，是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

胡貞貞冷笑道：「好一對難兄難弟，那我只好成全你們啦！」

一頓話鋒，目光移注莫仁釗問道：「你呢？」

莫仁釗苦笑道：「在下也不便獨自離去。」

黃聖仁連忙接道：「金兄，莫兄，二位盛情心領，二位在這兒，不但帮不了忙，反而須要我來分神照顧，還是乘早離去吧！」

金達夫，莫仁釗二人仍在猶豫之間，黃聖仁又沉聲接道：「二位不必替我担心，我黃聖仁自信當代武林之中，還沒有人能困得住我，否則，我也就不敢這麼狂妄地，自號『十絕神君』了！」

胡貞貞冷冷的哼了一聲，莫仁釗，金達夫二人却同聲說道：「那麼，神君請多珍重……」

「在下告辭……」

雙雙抱拳一拱，轉身快步離去。

胡貞貞揚聲嬌喝道：「讓他們兩個離去！」

「是！」在一陣嬌應聲中，胡貞貞已「嗆」地一聲，拔出了寶劍，屈指輕彈神劍葉，仰首幽幽地嘆道：「總算蒼天有眼，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黃聖仁沉聲說道：「貞貞，我再提一次忠告，妳要是完全不念及過去的香火之情，妳會後悔的……」

胡貞貞冷然接道：「亮兵刄！」

黃聖仁仍然是鎭靜如恆地說道：「我先問妳一件事，據說，武林四寶中的『兩儀紫鳳釵』，是落在『朱唇令』令主手中，據我所知，『兩儀紫鳳釵』上，是『兩儀神功』和『修羅刀法』，但妳和妳的手下，却大都使劍，這是甚麼原因呢？」

胡貞貞冷笑一聲道：「這原因，你是永遠不能知道了！」

「唰」地一劍，攔腰橫掃過來。

黃聖仁臉色一變，疾退三尺。

但胡貞貞却如影隨形地，跟踪追擊，「唰，唰，唰」一連攻出了三招。

黃聖仁仍未亮劍，雖然被迫得有點兒手忙脚亂似地，連連閃避，但那身法，却是妙到毫巓，而且，口中並呵呵大笑道：「貞貞，黃聖仁念在過去的香火之情，讓妳十招。」

這話，想想可足以令人氣炸肚皮。試想，憑胡貞貞這「朱唇令」令主的身份，如果第一次親自出手，在對方禮讓十招的情況之下，不曾顯出顏色來，傳出去，自己還有何光彩可言。

儘管她所面對的，是當今黑道上的第一號魔頭，總會覺得不是味道。

因此，黃聖仁的話聲一落，胡貞貞却是一挫銀牙，怒聲道：「賊子，你這是自速其死！」

話聲中，劍招更形快速而凌厲，又將黃聖仁迫退了五步。

黃聖仁在對方那奇幻而又凌厲的劍勢之下，一面騰挪閃避着，一面縱聲大笑道：「貞貞，十招已去其七，還有三招，我就要拔劍反擊了，不過，我却不想殺妳，我還想重溫舊夢……」

話沒說完，却陡地發出一聲痛呼：「喲！妳眞要弒殺親夫……」

話聲戛然中止，人也不能動彈了。

胡貞貞以劍尖抵着對方的胸口，一挫銀牙道：「賊子，你也有今天！」

只見黃聖仁右肩上已沁出殷紅的血漬，臉上却是青一陣，白一陣地，長嘆一聲道：「直到現在，我才找到了『四象九龍杯』的眞正主人……」

胡貞貞截口沉叱道：「少廢話！」

一頓話鋒，又冷笑着接道：「黃聖仁，你自己說一聲，該不該死，回答得好，可以少受一點活罪。」

黃聖仁苦笑道：「我會答得使妳滿意的，但我希望在臨死之前，給我一個解釋誤會的機會。」

胡貞貞冷然接口道：「不必多此一舉了，任何好聽的理由，都挽救不了你的狗命！」

接着，又注目沉聲說道：「快點回答我的問話！」

黃聖仁却答非所問地接道：「貞貞，妳已制住了我的穴道，還用劍比擬着我幹嗎？難道還怕我跑了不成。」

胡貞貞忽然心頭一動道：「你是在故意拖延時間？」

「對了。」黃聖仁笑得好得意：「貞貞，妳比從前更聰明啦！」

胡貞貞手上微一凝勁，長劍劍尖已透膚而入，雖然刺入的部份並不多，却使得黃聖仁眉峯爲之一蹙。

胡貞貞美日凝注，沉聲問道：「還有麼？」

「還有。」黃聖仁含笑接道：「反應也比從前快速多了。」

但他的笑容凝結住了，並微微咬了一咬鋼牙。

原來胡貞貞的長劍，又徐徐地進入約莫半寸之深。

黃聖仁微頓話鋒，苦笑着長嘆一聲道：「貞貞，妳是打算，就這麼慢慢地，把我折磨死？」

胡貞貞一挫銀牙道：「你毀了我的全家，也毀了我的畢生幸福，僅僅受這麼一點兒活罪，又算得了什麼！」

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你不是自號『十絕神君』麼，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麼絕招，可以逃過我的掌心中去！」

「妳且等着瞧吧！」黃聖仁也冷冷地一笑道：「胡貞貞，妳還記得卜婉兒這個人麼？」

提起卜婉兒，胡貞貞的長劍，又刺入了寸許，並切齒恨聲說道：「我收拾了你這狗彘不如的東西之後，馬上就去收拾那淫婦！」

黃聖仁笑道：「不必那麼費事，她馬上就會趕到這兒來救我的。」

「好！」胡貞貞冷笑一聲道：「那我暫時留下你的狗命，我要等那賊淫婦到來之後，當着她的面前，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忽然，一聲冷笑，劃空傳來道：「胡貞貞，妳好狠的心腸！」

胡貞貞怒聲喝問道：「什麼人？」

黃聖仁笑道：「多年前的老朋友了，竟然聽不出她的口音來。」

夜空中，傳來一聲嬌笑道：「我就是妳方才口中的賊淫婦卜婉兒呀……」

胡貞貞厲聲叱道：「妳滾出來！」

這當口，黃聖仁忽然身形一仰，脫離胡貞貞的控制，凌空三個筋斗，翻落那浩浩江干之中。

原來胡貞貞低估了黃聖仁的功力。

而黃聖仁也同樣是低估了胡貞貞的功力。

前者因低估對方功力，致使對方藉機拖延時間，運氣冲穴，並就她因卜婉兒的趕來，而心神微分之間，逃出生天。

至於後者，如非是他低估對方的功力，而徒手禮讓十招，根本就不會吃這眼前虧。

而目前這一段戲劇性的變化，也不可能發生了。

目前這情形，對胡貞貞而言，算得上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出去。

胡貞貞本人不會泅水，因此，儘管她心頭一驚之下，恨得牙癢癢地，卻是莫可奈何。

黃聖仁已在江心中冒出頭來，呵呵大笑道：「貞貞，咱們後會有期啊！」

胡貞貞恨聲說道：「姓黃的，今宵便宜了你，下次碰上，可再不會有……」

黃聖仁截口大笑道：「下次，我不會再徒手讓妳十招啦！」

一頓話鋒，又一陣呵呵大笑，說道：「貞貞，妳好笨啊！還笨得跟從前一樣，別人把妳出賣了，妳還暗中把她當作恩人看待。」

這幾句話，可使得胡貞貞新仇舊恨，一齊來地，厲聲叱問道：「卜婉兒，妳滾出來！」

可是，夜空寂寂，並無一絲回音。

黃聖仁已登上了一艘漁舟，一面自行忙着包紮傷口，一面笑道：「那不是卜婉兒呀！」

胡貞貞厲聲喝問道：「那是誰？」

黃聖仁縱聲大笑道：「那是我暗中帶來的一個宮女，在聽到我們的對話之後，才故意冒充卜婉兒，使妳分神，而便於我脫險的呀！」

胡貞貞氣得銀牙暗咬，沉思少頃之後，才回身向她的手下揮手沉聲說道：「妳們都回到自己的住處去。」

「是！」

一片嬌應聲中，有人嬌聲問道：「令主您呢？」

胡貞貞輕輕一嘆道：「我要在這兒冷靜的多想一想，妳們先走吧！」

當她的手下人離去之後，她，顯得意興闌珊地，沐着晚風，沿江邊沙灘，向上游緩步踱了上去。

她，顯得那麼落寞，也那麼凄清地，踽踽獨行着。

就像是一個有着十二萬分的不如意，準備投江自求解脫，在這生死邊緣，卻又有點猶豫不決的普通婦人一樣。

像這情形，如果有人說她就是當代武林中，極少數頂尖兒人物的朱唇令令主，那恐怕不會有人相信的了。

約莫踱過了里把路程，突然，一陣打鬥的金鐵交鳴之聲，由上游方向，隨風傳來。

由於這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不但來得遙遠，而且是時斷時續，如非是像胡貞貞這等頂尖兒高手，可眞不容易聽出來。

她，怔了怔，低聲自語着：「那是什麼人呢……」

畧一沉思，她突然長身而起，箭疾地循聲飛射而去。

那打鬥所發出的金鐵交鳴之聲，來自上游約莫五里處的沙灘上。

胡貞貞在鬥場箭遠外停了下來，藉着江邊野草的掩蔽，向鬥場窺探着。

由於距離太遠，又是黑夜，儘管胡貞貞夜視功夫特佳，也只能看到兩道人影，在龍騰虎躍地惡鬥着，由那打鬥雙方的招式，身法，以及勁氣的激盪情形來說，那兩位的身手之高明，可絕不在她胡貞貞之下。

這情形，不但使胡貞貞感到震驚，也有着深深的困惑。

她，秀眉深鎖地，心中忖着：「這『富陽』城，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只是……那兩個身手極爲高明的人，究竟是誰呢？」

她很想再欺近一二十丈，去一看究竟，但由於對方武功不在自己之下，深恐被對方所察覺，而猶豫不決。

忽然，鬥場中傳出一個蒼勁語聲說道：「黃飛虎，我終於逼出你的狐狸尾巴來了。」

「黃飛虎？」胡貞貞低聲自語着：「原來，其中一人就是黃聖仁的父親，黃飛虎。」

這位黃飛虎，當然也就是有「南天王」之稱的飛虎寨寨主黃飛虎了。

那黃飛虎的語聲笑道：「閣下，你瞧出什麼蹺蹊來了呢？」

那蒼勁語聲道：「你已成了天魔教的餘孽。」

黃飛虎的語聲笑道：「閣下，你說錯了……」

那蒼勁語聲截口接道：「如果你現在所使的武功，不是出自天魔教，我立卽自抉雙眸！」

黃飛虎呵呵大笑：「閣下不用急，事實上，你毋須自抉雙眸，我的話，還沒說完呀！」

那蒼勁語聲哼了一聲，道：「我正聽着。」

黃飛虎的語聲笑道：「我的武功，的確是來自天魔教，但卻不能說是天魔教的餘孽，而應該說是中興天魔教的功臣。」

「都一樣。」那蒼勁語聲冷然接道：「在我的眼光中，都是一些見不得天日的牛鬼蛇神。」

黃飛虎又縱聲大笑道：「閣下怎麼罵起你自己來了？」

那蒼勁語聲哼了一聲道：「你是說我戴着人皮面具？」

「是啊！」黃飛虎接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那蒼勁語聲冷笑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誰才是眞正的，見不得天日的牛鬼蛇神的。」

黃飛虎也冷笑一聲道：「不必再等，我已經知道你是什麼東西變的了！」

「我不信！」

「你也已經由武功上洩了底。」

那蒼勁語聲接道：「說說看？」

黃飛虎冷哼一聲道：「你，就是武林四寶中『三才絲玉杖』的得主。」

那蒼勁語聲道：「還有麼？」

「還有，」黃飛虎接口道：「也就是『雙絕郎中』方仁傑的師傅，『賭王』陶陵？」

那蒼勁語聲呵呵大笑道：「黃飛虎，你委實足以自豪……」

黃飛虎截口含笑問道：「你已經承認了？」

那蒼勁語聲笑道：「面對高人，我不承認還行……」

在這一段時間中，胡貞貞已不自覺地，欺近鬥場十五六丈距離之內。

聽到這裏，她禁不住俏臉一變，迅卽探懷取出一幅絲巾，蒙在臉上。

黃飛虎笑問道：「陶陵，你幹嗎要那麼神秘？並老是陰魂不散地釘着我呢？」

陶陵冷笑道：「我要由你身上，追出一個人來。」

黃飛虎一怔道：「你要由我身上追出誰來？」

陶陵沉聲接道：「就是天魔教的餘孽，『三日天尊』獨孤豪。」

黃飛虎笑道：「你以爲『三日天尊』還活着？」

陶陵哼了一聲道：「獨孤豪如果不活着，你這一身武功，何由而來？」

黃飛虎冷笑道：「你能不能由我身上追出獨孤豪來，姑且不說，但我得提醒你一聲，你的話，太以矛盾了！」

陶陵怒聲道：「我的話，那一點矛盾了？」

黃飛虎道：「方才說，到現在才斷定我的武功，是源自天魔教，足証你在此之前，並不能肯定，是也不是？」

陶陵點點頭道：「不錯。……」

黃飛虎飛快地接道：「那你又說在此之前，就是爲了從我身上找出獨孤豪來，才暗中釘着我，這又如何解釋呢？」

陶陵哼了一聲道：「我早就懷疑你已成了天魔教的餘孽，不是到目前才証實而已，你懂了麼？」

黃飛虎披唇一哂道：「你眞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陶陵沉聲喝道：「告訴我，獨孤豪在何處？」

黃飛虎也沉聲說道：「陶陵，老夫不妨再坦白地說一聲，我的武功，的確是出自魔教，但卻與獨孤豪根本不相干！」

陶陵蹙眉接道：「這是說，你根本不知道獨孤豪的行踪？」

黃飛虎哼了一聲道：「廢話！」

陶陵也哼了一聲道：「縱然撇開這些不談，咱們之間，也還有陳賬要算。」

黃飛虎笑問道：「你說的是當年倪家的事？」

陶陵點首接道：「不錯！」

黃飛虎笑了笑道：「陶陵，目前，你自信已有把握可以殺死我了？」

陶陵冷哼一聲，道：「不論如何，今宵，咱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離開這兒。」

黃飛虎笑道：「沒這麼嚴重吧！縱然當年倪浩然老兒，是老夫所逼迫而死，你陶陵又憑甚麼替他出頭來算這等陳賬！」

陶陵不再答話，卻是眞力驟增地，展開一串快速搶攻，將黃飛虎逼退五尺。

但黃飛虎也不含糊，立卽還以顏色地，也將陶陵逼退五尺，並呵呵大笑道：「陶陵，你是聰明人，怎麼會作這種傻事，你早該知道，『三才絲玉杖』的『大羅扇法』，都不是天魔武學的敵手，如今你捨長取短，使用長劍，又怎能夠奈何得了我哩！」

陶陵冷笑一聲道：「我就憑這枝長劍，也照樣收拾你……」

黃飛虎忽然虛晃一招，飄落二丈之外，並大聲喝道：「停！」

陶陵也飄落他面前，沉聲說道：「爲甚麼？」

黃飛虎方才這一退，無巧不巧地，剛好退到胡貞貞藏身的那個方向，使他們之間距離，一下子縮短了二丈。

因此，使得胡貞貞更不敢大意地，只好施展龜息功夫，凝神聽着。

黃飛虎淡然一笑道：「咱們一面拚命，一面說話，多蹩扭呀！」

陶陵哼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是，咱們說完話再打？」

黃飛虎笑道：「是啊！」

陶陵又哼了一聲道：「咱們之間，已沒甚麼可談的了。」

黃飛虎漫應道：「當然有得談，比方說，你陶陵跟天魔教，根本扯不上關係，更談不上有任何恩怨，那你一定要追出一個生死不明的獨孤豪出來幹嗎呢？」

陶陵冷然接道：「這與你不相干！」

黃飛虎正容接道：「老夫如今已繼承天魔教的道統，怎能說不相干……」

話聲未落，忽然飛身而起，向胡貞貞的藏身之處，飛撲過去。

事出意外，不但使當事人的胡貞貞大吃一驚，連陶陵也禁不住心中暗道一聲「慚愧」。並暗忖着：「附近有人窃聽，我竟不曾察覺到，看情形，這老魔的功力，畢竟要比我高明……」

他，念轉未畢，胡貞貞已被迫而飛射五丈之外。

黃飛虎呵呵大笑，道：「好快速的輕功！」

話聲中，人已有若灰鶴騰空似地，飛撲過去。

胡貞貞又向旁邊橫移三丈，並沉聲喝道：「站住！」

語聲雖不太高，却有着無比的威嚴。

黃飛虎停立胡貞貞丈外，冷笑一聲，說道：「怎麼？有胆子窃聽，却沒有胆量交手？」

胡貞貞哼了一聲道：「交起手來，二對一，對你可是非常不利！」

黃飛虎一怔道：「妳是誰？」

胡貞貞幛面絲巾一揚道：「我是誰，你毋須過問……」

黃飛虎截口笑道：「別那麼目無餘子，妳該明白，我既然能察覺妳的行踪，也自然有制服妳的力量。」

胡貞貞冷笑道：「別臭美了！你眞的是憑功力察覺我的行藏的？」

黃飛虎苦笑道：「妳很自負，也的確是够高明。」

胡貞貞冷笑着接道：「說呀！你是憑甚麼才察覺我的行藏的？」

黃飛虎笑了笑，說道：「是憑我那敏銳的嗅覺。因爲，妳正好是在上風位置，身上的脂粉氣，雖然不濃，却瞞不過我的嗅覺。」

陶陵弄清了原因之後，不禁啞然失笑，道：「這也是你老鬼足以自豪的高明之處。」

黃飛虎點首笑道：「不錯，老夫在脂粉叢中，積有數十年的經驗，這一方面的功力，可委實是足以自豪的。」

胡貞貞冷笑一聲道：「是的，你們父子同科，也算是足以自豪的。」

黃飛虎一怔道：「能够知道老夫過去的歷史，而身手又如此高明，當不是尋常人物，能否請見示尊姓芳名？」

胡貞貞冷然接道：「還不到時候。」

黃飛虎笑問道：「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呢？」

胡貞貞接道：「時機到了，我自然會告訴你是誰。」

黃飛虎苦笑道：「好！老夫隨時恭候芳駕。」

微頓話鋒，才輕嘆着拾起方才的話題道：「夫人既然知道老夫父子同科的醜事，當也知道，我那不肖子黃聖仁，就是因爲這事情，才被逐出家門的。」

胡貞貞冷笑道：「誰知道這不是你們父子倆，在演雙簧給別人看？」

黃飛虎苦笑道：「夫人，沒有証據的事，最好不要妄加臆測。」

胡貞貞哼了一聲道：「可是，我有証據，可以証明你們父子，是在演雙簧。」

黃飛虎輕笑道：「好！請妳拿出証據來。」

胡貞貞那透過幛面絲巾的目光，有如兩道冷電似地凝注對方，沉聲問道：「方才，你已在陶大俠面前，自承是繼承天魔教道統的人？」

黃飛虎點首接道：「不錯。」

「那麼，我問你，」胡貞貞沉聲接道：「十絕神君是誰！卜婉兒又是你的甚麼人？」

黃飛虎一怔道：「十絕神君是甚麼人，到目前爲止，可能還沒人知道……」

胡貞貞截口接道：「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十絕神君，就是你的寶貝兒子黃聖仁。」

「眞的？」黃飛虎接問道：「有何証明？」

胡貞貞冷笑道：「方才，我已經親自查証過了，黃聖仁已經親口承認，至於卜婉兒，也就是十絕神君的西宮娘娘……」

黃飛虎截口笑道：「老夫眞得感激妳，提供我這麼一個極珍貴的消息，不過，縱然妳的消息完全正確，也不能証明是我們父子在演雙簧啊！」

胡貞貞冷笑道：「我還有証據。」

黃飛虎苦笑道：「老夫正恭聆着。」

胡貞貞接道：「黃聖仁，卜婉兒二人，除了武林四寶中，『太極黃粱枕』上的武學之外，同時也會使天魔教的武功。」

黃飛虎呵呵大笑道：「老夫能有這麼一對身兼正邪兩派的佳兒佳媳，上天對我黃飛虎，可眞算得上是太以優惠啦！」

胡貞貞冷笑道：「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黃飛虎笑問道：「還是那所謂演雙簧問題？」

胡貞貞反問道：「這情形，你有甚麼解釋呢？」

黃飛虎笑道：「本來，老夫毋須向妳解釋，但這消息既然是由妳所提供，我也不妨坦白告訴妳。」

一頓話鋒，才沉聲接道：「老夫所獲的天魔秘笈，於五年之前，神秘失踪了，所以這些年來，老夫一直都是在明查暗訪之中，想不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居然成全了自己的佳兒佳媳。」

胡貞貞冷笑一聲，道：「最好是連你那父子同科的寵姬卜婉君，也索性送給你的兒子……」

卜婉君就是卜婉兒的胞妹，黃聖仁就是因爲和他這個年輕貌美的小姨媽有過一手，被乃父發覺之後，幾乎丟了小命，最後却是被逐出家門。

不久之前，黃聖仁要求他的西宮娘娘卜婉兒，將她的妹妹請來助陣，說的就是這位卜婉君。

其實，目前黃飛虎所說的話，可並不假。

那五年前失窃的天魔秘笈，就是由卜婉君窃出交與黃聖仁的，而黃聖仁也委實不曾與乃父聯絡過，因而黃飛虎在胡貞貞說明事實眞象之前，可的確是不知道十絕神君就是他的兒子。

黃飛虎拈鬚點首道：「是的，老夫應該成全他們，將卜婉君送給他，因爲，父子同科，固然不太好聽，父子連襟，也未免有點兒那個。」

一直在一旁靜聽着的陶陵，忽然插口問道：「如今，既然這麼大方，那你當年又何必作得那麼絕，如非是卜婉兒暗中相救，你那寶貝兒子早就被你殺死了呀！」

原來黃聖仁的生命，等於還是卜婉兒所救，怪不得卜婉兒在他面前，能够如此的飛揚跋扈。

黃飛虎笑道：「這叫作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該能想像得到，頂把綠頭巾，固然壓不死人，但由自己的兒子給你『加冕』，那味道可實在不好受，但如今的情況不同了，老夫耄矣，留着一個狼虎之年的美人兒在身邊，等於是暴殄天物，兒子正在盛年，事業上又大有成就，我何不樂得一併成全他們，作一個現成的太上霸王

哩！」

胡貞貞一怔道：「看這情形，你們父子，果然是沒有聯絡。」

黃飛虎一陣大笑，道：「是呀！所以，妳方才說我們父子在演雙簧，可眞是寃煞人啊！」

胡貞貞冷然接道：「如今，你準備父子合作……」

黃飛虎截口笑道：「對了！承妳提供老夫這麼一個大好消息，老夫還得好好的謝妳才對哩！」

「別作夢了！」胡貞貞冷笑着接口說道：「還記不記得，方才我所說過的一句話？」

黃飛虎一怔道：「咱們說的話，已不少了，不知妳指的，是哪一句話？」

胡貞貞漫應道：「方才，我曾說過，咱們交起手來，二對一，對你可是非常不利。」

「哦！」黃飛虎笑了笑道：「原來妳說的是這個，只是，咱們之間，往日無怨，返日無仇……」

胡貞貞一挫銀牙，截口恨聲接道：「你我之間，仇深似海，恨比天高！」

黃飛虎蹙眉接道：「有這麼嚴重？」

胡貞貞哼了一聲道：「本來，我還沒打算立卽採取報復行動，但你既然打算父子聯手，爲禍江湖，說不得我只好提前下手了。」一頓話鋒，扭頭向陶陵沉聲說道：「陶大俠，咱們聯手宰了這老賊！」

陶陵正陷入沉思之中，對胡貞貞的話，似乎充耳未聞，但黃飛虎却冷笑一聲道：「縱然你們二位聯手，也未必能宰得了我……」

他口中雖然說得硬，但話聲未落，人却已飛身而起，向上游方向疾射而去。

胡貞貞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話聲中，人已飛身攔截，而且是後發先至地，由斜刺裏截在黃飛虎的前面，雙掌齊揚，迎頭痛擊。

黃飛虎怒笑一聲，道：「妳這是螳臂擋車……」

一聲霹靂巨震，兩人都被震得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三丈之外。

也不知是胡貞貞技遜一籌，還是由於斜刺裏截擊，在形勢上吃了虧？只見她落地之後，居然向後踉蹌了一大步，才拏樁站穩。

但黃飛虎却是足尖一點地面，再度騰身飛射，口中並呵呵狂笑道：「二位，老夫少陪啦！」

目送黃飛虎那疾射而去的背影，胡貞貞頓足長嘆，說道：「陶大俠，你是怎麼了啦！」

陶陵苦笑道：「縱然妳我兩人聯手，也未必能够宰得了他，反而落一個以衆凌寡的罵名，何不乾脆大方一點，放他一馬哩！」

胡貞貞接口說道：「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陶陵苦笑如故地接道：「方才，妳自己也已經試過了，我們都該心中有數，那老賊，的確是比妳我都高明。」

胡貞貞輕輕一嘆，沒接腔。

這情形，已顯然地表示她已同意了陶陵的看法。

陶陵神色一整道：「閣下，我可以問妳幾句話麼？」

胡貞貞意興闌珊地接口說道：「不必了。」

話聲中，人已轉身向下游走去。

陶陵飛身攔在她的面前，苦笑着接道：「何必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胡貞貞冷哼一聲道：「你攔不住黃老賊，却以爲可以攔得住我？」

陶陵正容接道：「請莫橫扯，在下只想證實一個疑問……」

胡貞貞截口接道：「你我之間，素昧生平，沒什麼可以查證的。」

「有。」陶陵沉聲接道：「我認爲妳就是『朱唇令』令主，也就是我正在尋找中的胡貞貞。」

胡貞貞嬌軀一震，但口中却仍在否認着：「我承認我是朱唇令主，但却不知道什麼胡貞貞。」

陶陵以十分誠懇的語氣接道：「貞貞，方才妳嬌軀一震之間，等於已承認，妳就是胡貞貞了。」

胡貞貞幛面絲巾中一陣波動，整個嬌軀，也發出輕微的顫抖，却是緊咬銀牙，並沒吭氣。

陶陵喟然一嘆道：「貞貞，我知道妳受了很多屈辱，但我好不容易找到妳，妳竟忍心這麼離去？」

胡貞貞强行抑制心頭的激動，冷然接道：「胡貞貞早就被折磨死了，現在活着的，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

「不！」陶陵連忙截口接道：「妳千萬不能這麼說。」

胡貞貞注目問道：「該怎麼說呢？」

陶陵滿臉痛苦神色地說道：「貞貞，過去的一切，都把它忘了吧……」

胡貞貞一挫銀牙道：「可是，我忘不了！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忍辱含垢，偷生到今天，就是因爲忘不了過去，有一股復仇的力量在支持着我。」

陶陵正容接道：「我一定竭盡所有力量，協助妳達成此一復仇的心願。」

胡貞貞接道：「不！你沒理由淌這渾水！」

陶陵接口說道：「怎麼沒有理由，我也是受害人之一，同時，也算是罪魁禍首之一……」

胡貞貞一怔道：「你是被害人之一，我懂得，但也算是罪魁禍首之一，就令人費解了。」

「因爲，」陶陵長嘆着接道：「我對不起倪素娟，也對不起妳，如果沒有我這一身情孽，根本不會有目前這種險惡的局面……」

胡貞貞截口一嘆道：「你不必自責了，事實上你是無辜的，你我以及倪素娟，都是造化小兒愚弄下的犧牲者。」

陶陵沉聲接道：「但我不相信宿命，因爲，事實證明，我畢竟找到妳了。」

胡貞貞長嘆一聲道：「找到我又能怎樣哩！一切都太晚了……」

「不！」陶陵連忙接道：「我們可以從頭再來。」

胡貞貞苦笑道：「陶陵，縱然你不嫌我這殘花敗柳之身，我也不自慚形穢，願意覥顏委身侍候，你何以對那死去的倪素

娟？」

這一問，可使得陶陵半晌作聲不得。

胡貞貞幽幽地一嘆道：「陶陵，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了吧！提起來徒然亂人心意，目前，我們還是打點精神，對付共同的敵人要緊。」

陶陵正容接道：「貞貞，方才妳果然已證實了十絕神君就是黃聖仁的化身？」

胡貞貞點點頭道：「不錯。」

陶陵道：「也跟黃聖仁交過手了？」

「是的。」胡貞貞將適才與黃聖仁交手的經過，複述了一遍之後，才一挫銀牙，道：「我這一生的橫逆，直接間接，都是黃家父子所促成，所以，我恨不得將他們剝皮抽筋，挫骨揚灰才甘心。」

微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可是，方才我低估了那四夫的功力，才使煑熟了的鴨子，又飛了出去。」

陶陵蹙眉接道：「照妳所說的情形，黃聖仁的成就，已不在他老子之下。」

胡貞貞點首答道：「這估計，大致是不會錯。」

陶陵輕輕一嘆道：「如果他們父子言歸於好，使得這兩股邪惡勢力結合起來，咱們的困難，可就更多了。何況，我心中還有一項隱憂。」

胡貞貞一怔道：「什麼隱憂？」

陶陵苦笑道：「我直覺地感到，『三目天尊』獨孤豪仍然健在，而且，黃家父子中，也必有一人，獲得獨孤豪的暗中支持。」

胡貞貞注目問道：「你這構想有何根據？」

陶陵接道：「根據是有的，但我暫時不便說，目前，我們還是先行研商好對付黃家父子的辦法吧！」

胡貞貞苦笑道：「武林中事，不外鬥智與鬥力，這事情，我們必須集思廣益，從長計議，這兒非談話之所，而且我也担心黃聖仁身份揭穿之後，會乘令徒等人尚不明眞象，而乘機下手……」

陶陵連忙接道：「對！我們得趕快趕到他們那邊去。」

胡貞貞笑了笑道：「急也不在一時，在揭穿黃聖仁的身份之前，我已經以樹葉傳書，向令徒示過警，而且倪素貞也在那邊，縱然黃聖仁想乘機檢便宜，也不容易討得好去。」

陶陵苦笑了一下，胡貞貞才轉身當先向「富陽」城方向走去，一面說道：「陶陵，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須要跟你商量，我們邊走邊談吧！」

陶陵跟她走了個併肩，一面以不疾不徐的速度，有若行雲流水般的步伐前行，一面卻扭頭注目問道：「什麼事啊？」

胡貞貞忽然改以眞氣傳音接道：「陶陵，告訴你是不要緊，那武林四寶中的『四象九龍杯』，已被我所獲得。」

陶陵禁不住目射異彩地接道：「啊！那該向妳道賀才對哩！」

胡貞貞苦笑道：「有什麼可喜可賀的，整個『朱唇令』門中，包括我自己在內，沒一個够得上稱爲上乘資質的人……」

陶陵截口笑道：「目前有了這樣的成就，妳還不知足？」

胡貞貞苦笑道：「我自己目前的成就，是該知足才對，但目前魔焰日張，我們有了這樣的武林瑰寶，卻不能光大發揚它的武學，那不是暴殄天物麼！」

陶陵蹙眉接道：「那妳有何打算？」

胡貞貞接道：「這就說到我方才所說，要跟你商量的問題了，我，看中了你的兩個徒弟。」

陶陵一怔道：「妳說的是仁傑文英二人？」

胡貞貞點首接道：「不錯。」

陶陵笑道：「妳我之間，還分什麼彼此哩！妳要成全他們，那是他們的造化，我高興還不及，豈有不贊同之理。」

「可是。」胡貞貞苦笑着接道：「我的條件，是有點不近情理的，我担心仁傑會不接受。」

陶陵笑問道：「妳的條件是怎樣的不近情理呢？」

胡貞貞接道：「你的兩個徒弟中，資質秉賦，都不相上下，但『四象九龍杯』中的武學，卻只適合男人研練。」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這也就是我這方面，迄今並無大成的原因之一。」

陶陵點點頭道：「我有點明白了。」

胡貞貞笑問道：「說說看？」

陶陵笑了笑道：「妳的意思是，以後，仁傑的成就，會高於文英，而妳這個朱唇令都是以女人爲主體的……」

胡貞貞截口接道：「對了，而且，我還要以古文英接替我的令主職位，方仁傑只能以客卿的身份効力，試想，這樣一來，不是太不合理麼！」

陶陵含笑接道：「那不要緊，仁傑那小子，由我去吩咐，他的個性，我最是清楚不過，名利心很淡，而且，我自己也以客卿身份替妳効力，那小子還能有什麼話說哩！」

胡貞貞點點頭道：「好，那麼我們就這麼決定，我想，以令徒資秉之佳，以及現有的武功基礎來說，最多百日工夫，當可大成，所以，我準備偕同他們兩人，找一個隱蔽所在，閉關百日，在這一段時間之中，有關本門中的一切，就偏勞你暫時代爲主持了。」

「可以。」陶陵點首笑問道：「妳準備給我甚麼名義呢？」

胡貞貞沉思着接道：「算是本門的太上護法，怎麼樣？」

陶陵顯得很開心地笑道：「多謝令主！這官銜很神氣嘛！」

胡貞貞禁不住佯嗔地白了他一眼道：「幾十歲的人了，還那麼天眞！」

陶陵輕輕一嘆道：「貞貞，在妳面前，我覺得我還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其實，對武林中人而言，四旬上下，正是一個人的盛年，可不須那麼老氣橫秋呀！」

「那麼，」胡貞貞意味深長地接道：「我留意着，替你物色一位綺年玉貌的美嬌娘，怎麼樣？」

陶陵卻是喟然長嘆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貞貞，妳難道還不瞭解我的心情……」

胡貞貞忽然「嘆」了一聲道：「那是誰來了？」

原來他們不知不覺之間，已走到方仁

傑的住宅附近。

那迎面而來的人，正是方仁傑。

方仁傑已于乃師的長嘆聲中，聽出了是自己的恩師趕了來，因而胡貞貞的話聲一落，立卽顯得很興奮地，揚聲說道：「師傅，您來得正好。」

陶陵苦笑一聲，說道：「我來得有甚麼好……」

話聲中，方仁傑已奔近他們面前，陶陵話鋒一轉道：「快見過胡阿姨，不！從現在起，也是你們小兩口的師傅了。」

對于胡貞貞，方仁傑是見過的，只是當時卻不知道胡貞貞就是「朱唇令」令主吧了。

目前，陶陵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自然使得方仁傑爲之一楞。

也就當方仁傑發楞的當口，屋內的古文英，倪小娟，白天虹兄妹，以及柳含烟等人，都聞聲迎了出來。

在一片笑嚷聲中，陶陵連忙揮手說道：「年輕人，大家回屋裏再鬧吧……」

當幾位年輕人簇擁着陶陵，胡貞貞二人進入屋內時，倪素貞也適時由外頭趕了回來，一進門就笑着嚷道：「喲！好熱鬧呀！」

這是羣俠們一次力的結合，對老一輩的人而言，也算得是刼後重逢的一次大團圓，場面自然是够熱鬧，情況也是够興奮的。

不過，在熱鬧與興奮當中，陶陵，胡貞貞，倪素貞等三位老一輩的人物，內心之中，卻有着無窮的感慨。

尤其是自認罪魁禍首的陶陵，一看目前的倪小娟，竟有七成以上酷肖二十年前的倪素娟，自然禁不住前塵舊夢，齊湧心頭，心中的那一份滋味，可絕非局外人所能體會到的。

熱鬧過一陣子之後，才將話題轉入正題。

當倪素貞聽完陶陵和胡貞貞方才在來此途中，所作的決定的經過之後，禁不住搶先笑道：「我現在也閒着無聊，令主與太上護法能否也賞個一官半職的呢？」

胡貞貞嬌笑道：「妳要是眞的肯幫忙，同樣也是本門太上護法的身份。」

倪素貞連忙含笑接道：「謝令主！」

「不！」胡貞貞嬌笑道：「其實，該道謝的還是我哩！」

倪素貞神色一整道：「令主……」

胡貞貞連忙截口接道：「我比妳痴長兩歲，妳還是叫我一聲胡姊姊，比較受用一點。」

倪素貞含笑接道：「好的，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一頓話鋒，卻又正容接道：「胡姊姊，小妹之所以毛遂自薦，一半是爲了替妳効力，一半也是爲了我自己，我要借重妳這個組織的力量，替我自己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胡貞貞禁不住一怔，說道：「甚麼事啊？」

緊接着，又正容說道：「不論是甚麼問題，妳儘管說出來，現在，咱們是一家人了，妳的事，也等于是我的事，我定替妳盡力就是。」

「多謝胡姊姊！」倪素貞幽幽地一嘆，說道：「此事說起來，可也算是說來話長了。」

倪小娟忽然插口問道：「娘，是不是有關爹的事情？」

「是的。」倪素貞點點頭，目光一掃其餘羣俠之後，才長嘆一聲道：「這些年來，我對外都一直以未亡人的身份自居，但其實，外子的生死，到目前爲止，仍然是一個謎。」

「啊……」

羣俠們齊聲驚「啊」中，陶陵卻注目問道：「很抱歉！我還沒請教白大俠台甫如何稱呼？」

倪小娟搶先接道：「陶伯伯，家父是上振下宇。」

「白振宇？」陶陵重複了一句之後，才又驚「哦」一聲道：「就是那名震大漠的『天山大俠』白振宇？」

倪素貞點首接道：「正是。」

胡貞貞接問道：「難道白大俠是失踪了？」

「是的。」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那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陶陵輕嘆一聲道：「怪不得這些年來，沒再聽到過白大俠的俠踪。」

胡貞貞接問道：「大妹子，白大俠是在一種怎樣的情形之下失踪的呢？」

倪素貞苦笑道：「我也說不出是一種怎樣的情形，十年之前，那時候我們住在『哈密』，一天夜裏，振宇忽然要作遠行，要我立卽替他準備行囊，就這麼一去十年，杳無音訊。」

胡貞貞蹙眉問道：「當時，妳沒問過他要去何處？」

倪素貞接道：「問過的，但他沒有告訴我，只說，快則三月，遲則半年，一定回來。」

胡貞貞接問道：「你們夫妻之間，平常感情如何？」

倪素貞苦笑道：「我們夫妻，一向感情很好，自從結褵之後就不曾分別過，不論去甚麼地方，都是帶着我一起的。」

「是十年以前的那一次例外？」

「是的，一次例外，就成了永訣。」

胡貞貞沉思着問道：「對于白大俠平時的交遊，妳是否都知道？」

倪素貞接道：「大致是知道的。」

接着，又幽幽地一嘆道：「我是從振宇失踪約莫一年之後，帶着天虹和小娟，開始找尋，九年以來，足跡踏遍了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也問遍了他所認識的友人，可是，除了在『玉門關』時，找到他的坐騎之外，卻是甚麼綫索都沒有。」

陶陵接道：「難道由坐騎上，沒追出甚麼綫索來？」

倪素貞苦笑道：「那坐騎淪落在一家騾馬行中，據那騾馬行的主人告訴我，他是由一個操南方口音的過路客人手中買過來的，時間已有半年，也就是振宇離家的半年之後。」

略爲一頓話鋒，才喟然一嘆道：「九年工夫，就獲得這麼一點綫索，由于那賣馬的人是南方口音，所以，最近這幾年來，我才將追查重點放在南方。」

胡貞貞蹙眉接道：「事情雖然棘手，但我相信集合咱們全體之力，總會查出一

個水落石出來，現在，請將呂大俠的特徵告訴在座的人，從現在起，咱們各人都多注意點就是。」

倪素貞輕嘆一聲道：「振宇天生的鳳目重瞳，下顎長而微翹，這特徵，可不會因年老而改變的。」

方仁傑忽然插口接道：「倪前輩，有一件事，我不知該不該問？」

倪素貞微微一怔道：「有話自然該問，即使是問錯了，我也不怪你就是。」

方仁傑這才正容接道：「倪前輩，『少林寺』有一位成就很高的俗家長老，也是姓白，名……」

倪素貞截口笑道：「哦！你說的是『中州大俠』白振宇？」

方仁傑點點頭道：「正是。」

倪素貞接着道：「這個白振宇可並非那個白振宇，他們兩人，儘管姓名完全相同，但却是兩個人。」

方仁傑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這就好了……」

倪素貞不由又是一怔道：「仁傑，此話怎講？」

方仁傑苦笑道：「因爲，不久之前，傳說『中州大俠』白振宇陳屍南湖烟雨樓前……」

倪素貞俏臉一變道：「眞的？」

胡貞貞搶先接道：「消息是絕對可靠，而且也就是由我所告訴他們的。」

倪素貞蹙眉問道：「那是甚麼人幹的呢？」

「不知道。」胡貞貞接道：「據我所知，目前少林寺正出動大批高手，聯合武當、崑崙、峨嵋、長白等四大門派，加緊查緝之中，因爲，其他的四大門派，也都有地位很高的高手，生死不明。」

方仁傑忽然插口一「啊」道：不「是令主提起，我幾乎將這件大事給忘了。」

其餘羣俠幾乎是同聲訝問道：「甚麼事啊？」

方仁傑正容接道：「那就是仁傑在黃聖仁的地下迷宮之中，曾經看到好些意外的人物。」

胡貞貞注目詫聲問道：「是些甚麼人呢？」

方仁傑苦笑道：「仁傑所見到的，有武當派的玄眞子，崑崙的呂一鷗，峨嵋的一瓢大師，長白派的帥復倫，以及『五絕神君』南宮俊……」

倪素貞禁不住截口一嘆道：「這些，可都是在武林中响噹噹的角色呀！」

「還有。」方仁傑接道：「傳說中，生死不明的武林盟主石補天，陳屍南湖烟雨樓的『中州大俠』白振宇，事實上，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

胡貞貞接口問道：「你能否說的詳細一點？」

「好的……」

于是，方仁傑接着將前此在十絕神君那地下迷宮中所見到的，那些被囚禁的武林高手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遍。

一直等他娓娓地說完之後，倪素貞才搶先接問道：「仁傑，當時，你只看到一個白振宇？」

「是的。」

「你看清那位白振宇的面目沒有？」

方仁傑歉笑道：「當時，因爲室內光綫不太明亮，不可能看清楚，不過，那門外的名牌上却很清楚寫的是『中州大俠』白振宇。」

倪素貞殊感失望地一嘆道：「你是否問過，那地下迷宮之中，還另有囚禁武林高手的地方？」

方仁傑正容接道：「問過的，據說都是集中在那兒。」

倪素貞苦笑道：「不在那兒也好，像那種生活可眞是生不如死的非人生活。」

陶陵適時接道：「俗語說得好，吉人天相，振宇兒一代大俠，仁德廣被，我想他是不會有甚不幸的遭遇的。」

倪素貞幽幽地一嘆道：「但願如此就好了。」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我們應該將其趕快通知有關的各大門派，以便集中力量，採取援救行動。」

陶陵沉思着接道：「通知各大門派是對的，但聯合起來，採取援救行動，却恐怕爲時已晚。」

方仁傑點點頭道：「是的，他們原先之所以讓仁傑看到此一秘密，是認爲仁傑已沒法脫險，如今，時移勢易，縱然他們不將那些人暗中遷走，也必然會另出花樣了。」

胡貞貞點點頭道：「仁傑這一分析，很有道理，所以，這事情，可得集思廣益，從長計議才行……」

倪素貞嬌笑道：「妳是令主，總該先拿主意出來才對呀！」

「不……」胡貞貞含笑接道：「目前，有二位這麼能幹的太上護法，我可以偷偷懶啦！」

倪素貞苦笑道：「好啊！妳這算盤，打得可眞够精。」

胡貞貞笑了笑道：「事實上，我是閒不下來的，二位都知道，我這個人，一向是主張自力更生，而不依靠別人，所以，目前我唯一的希望，是趕快盡一切可能，使仁傑、文英兩人的武功，能够速成，就于願足矣！」

陶陵注目問道：「令主是否馬上要走了？」

「是的。」胡貞貞點點頭，目光移注李含春，沉聲說道：「含春，立即代我傳令，自卽刻起，百日之內，凡本門中事，悉由兩位太上護法全權處理，必須一體凜遵。」

李含春嬌應道：「含春記下了。」

胡貞貞轉向方仁傑、古文英二人笑了笑道：「你們小兩口兒趕快收拾一下，咱們立卽起程。」

「是！」

自從胡貞貞帶着方仁傑、古文英這小兩口兒閉關潛修之後，「富陽」城中，已不見羣俠們的俠踪，這也就是說，整個富陽城，都成了十絕神君黃聖仁的天下了。

這是羣俠們自動由富陽城撤退後的第七天，時爲四月十五的黃昏。

一艘船型並不算大，但外表却是非常豪華的樓船，徐徐靠上「富陽」城的天時碼頭，走下一位身着翠綠衫裙，面幛絲巾的婦人，登上事先停在那兒的一頂軟轎，

匆匆離去。

這頂軟轎，一直逕奔十絕神君那地下迷宮的大門。而且在大門口也並未稍停，直奔內宅，在那古老的大廳滴水簷前，才停了下來。

十絕神君黃聖仁、西宮娘娘卜婉兒二人，由大廳內含笑迎了出來，卜婉兒並嬌笑道：「妹妹，多年不見了，來，揭下絲巾，讓我仔細地瞧瞧。」

可能是因爲正邪雙方的首腦人物，身份都已公開的緣故吧！目前的黃聖仁、卜婉兒二人，可都是本來面目，而且兩人都是滿面春風地，顯得非常得意。

綠衣婦人也嬌笑道：「姊姊，已經是老太婆了，還有甚麼好瞧的。」

聽她們這稱呼，這位綠衣婦人，顯然就是使黃飛虎、黃聖仁父子同科的，卜婉兒的妹妹卜婉君了。

卜婉兒笑道：「我這個作姊姊的都還不服老，妳怎麼可以老氣橫秋的！來，快點揭下絲巾，這兒還有人急於想要瞧瞧老情人的絕代容光哩！」

說着，已親自伸手，將卜婉君的幛面絲巾代爲揭了下來，並驚「啊」一聲，道：「妹妹，妳眞會保養，多年不見，居然還是以前的樣子，姊姊我可眞要嫉妒妳了哩！」

說來，這兩姊妹也眞算是天生的尤物，她們的眞實年齡雖不得而知，但既然是與胡貞貞、倪素貞等人同時代的人物，至少也該是三十七八歲的人才對，但事實上，目前這兩姊妹的外表，最多也只能估計是花信年華的少婦。

至於那面部輪廓之美，以及那眉梢眼角間所蘊含着的無限風情，更是令人觸目之下，有意蕩神馳的感覺。

卜婉君向黃聖仁飛了一個媚眼，才嬌笑道：「那麼，我現在再回飛虎寨，還來得及……」

卜婉兒一把拉住乃妹的素腕，一面向地下迷宮的入口走去，一面截口笑道：「妳要回去了，聖仁不找我拚命才怪哩！」

卜婉君抿唇媚笑，道：「沒這麼嚴重吧！」

說着，又向緊隨一旁的黃聖仁飛了一個媚眼。

三人一路笑謔着，進入替卜婉君準備好的住處之後，卜婉兒才嬌笑道：「這是東宮娘娘的寢宮，三天之前，聖仁就急如星火地，催着執事人員準備好了。」

卜婉君向四週打量了一眼，却是含笑不語。

黃聖仁笑問道：「婉君，對這寢宮，如還有甚不滿意的地方，我馬上叫他們改裝。」

卜婉君連忙接道：「我非常滿意，不用再費事了。」

卜婉兒瞧瞧黃聖仁，又瞧瞧乃妹，然後，才神秘地一笑道：「有道是，久別勝新婚，我不打擾你們了。」

說完，轉身卽待離去。

卜婉君却一把將她拉住道：「別忙，咱們先談正經事。」

卜婉兒媚笑道：「小兩口兒不先行親熱一番……」

卜婉君嬌笑道：「我和聖仁，也算是老夫妻了，用不着那麼猴急，以後的日子，還長哩！」

接着，向黃聖仁媚笑着問道：「聖仁，你說，是也不是。」

「是，是！」黃聖仁連連點首道：「夫人說得是。」

卜婉兒笑問道：「妹妹，妳想先談些甚麼呢？」

卜婉君正容接道：「我先要說明老不死給聖仁的口信。」

黃聖仁有點不自然地一笑道：「他是怎麼說的。」

「老不死說。」卜婉君笑了笑道：「對於以往的事，希望你莫記恨在心，事實上，卽使當時我姊姊不出面救你，他也不會殺你的。」

黃聖仁苦笑了一下，卜婉兒却一撇櫻唇，哼了一聲道：「妳相信麼？」

卜婉君正容接道：「姊姊，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用再提了。」

接着，又注目問道：「二位，七天之前，不是不相信老不死所提出的合作計劃麼？」

「不錯。」卜婉兒也正容接道：「所以，我才提議要他將妳送過來，以表示誠意。」

卜婉君笑道：「現在，我已經來了，姊姊是否已相信老不死的誠意了呢？」

卜婉兒笑了笑道：「現在麼！縱然我不相信老不死的話，也該相信自己的妹妹呀！」

卜婉君輕嘆一聲道：「這回，老不死所說的話，倒是信得過的，他說，父願子成龍，乃人之常情，兒子再不好，總是自己骨肉，何況他年紀一大把了，不全力協助兒子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他這個南天王，豈非是白活了一輩子。」

黃聖仁注目問道：「這眞是他自己說的？」

卜婉君點點頭道：「一點都不假。他還說，你只管放手施爲，不論人力、財力，甚至於他的老命，都將用在支援你的事業上。」

黃聖仁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好，現在，我總算是完全放心了。」

卜婉君一怔道：「必須老不死的全力支持，你才完全放心，以往，老不死不支持你，不也是幹得有聲有色的麼？」

黃聖仁苦笑道：「這叫作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妳知道目前是一種怎樣的局面麼？」

卜婉君蹙眉接道：「我正想請教。」

黃聖仁長嘆一聲道：「不是冤家不碰頭，二十年前，恩怨纏結的相關人物，凡是活着的，都出山了，這情形，妳該已明白了吧？」

卜婉君點點頭，說道：「這些，我已知道。」

黃聖仁接道：「可是，那些人，於揭開身份之後，却忽然都失去了踪影。」

卜婉君注目問道：「是自知不敵，悄然開溜了？」

黃聖仁苦笑道：「不可能，憑他們目前的實力，並不比我們低到哪兒去。」

「那麼。」卜婉君蹙眉接道：「那些人爲甚麼會失踪呢？」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長嘯

蕭逸·文　盧令·圖

預佈仙家陣　等候妖魔投

「鐵筆太歲」乍一現身，伸出一隻白晰瘦手，向着空中微微一揮，即有一團白光自其袖內飛出，其光燦然，刺目難開！

眼看着這團白光，上飛約十丈左右，倏地停住不動，即有萬蓬銀光自空洒下！一時間，照射得方圓百十丈內外，如同白晝般！顯然鐵筆太歲以此代替燈光，彼此相見清晰如畫，也就便於談話！

鐵筆太歲看着三人道：「你們的來意，我知道，有關黑石公出山之事，前此我已與岳懷冰說過——」

微微一頓，道：「——這件事是無可防止的，沈姑娘只是正巧應了這步刼，即使她不出手幫助，黑石公在百日之內，也會自行破山而出，那時地火會同雪山下寒泉一併揭發，只怕數百里地面化爲塵灰，造成罕見之水火浩刼，其慘況遠非你們今日所能想像的了！」

三人聆聽之下，俱不禁一時悚然！

鐵筆太歲接着道：「上天假沈姑娘之手，消弭了一場浩刼，也就爲沈家積下了一份德意，冰兒——」

眼睛一掃岳懷冰，又道：「你却要切切記住，任何事情的發生，都非偶然，就以此事而論，沈家姑娘明似縱惡行兇，其實乃上天假她之手，消滅了一場人間浩刼，兩相得失權衡之下，這位沈姑娘無形中也積了極大的一番善功！只是在入世者的眼睛看來，她不啻犯了大錯，這也就是天人的着眼點大異之處！

「是以——人在每行一事之前，却要多體天心，外面的一切得失，常常並非是積善成功的準則！」

三人都深深的爲他這番話說動，應了一聲是！

岳懷冰心中更體會出鐵筆太歲所以指名告誡的含意，內心在極短的一刹那起了一番衝突！

鐵筆太歲目光由是乃注向平躺在石面的尉遲鵬，微微點頭道：「此子心地〝厚，行事多任性，你等也休要小看了他，經此一刼之後，他的初難過去，也就該漸次步入道途，未來『天一門』，倚賴此子之功猶不在少呢！」

三人聞言，俱不禁喜形於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雁容因愛成恨，惹下滔天大禍，錯助黑石公出困，不特沈雁容得自她師父交給她收取火雲朱雀瓶被黑石公奪去，尉遲鵬也被黑石公震昏當場，當黑石公正欲把被困的岳懷冰，尉遲青幽及蒼鬚奴下毒手之際，幸岳懷冰適時放出蒼鷹劍，削斷黑石公一隻手腕，使他狼狽逃去。沈雁容走下雪山，擬自戕以了殘生，無相居士及時現身喝止，並帶她返去洞府。尉遲青幽拯救遲尉鵬不醒，岳懷冰遂偕尉遲青幽及蒼鬚奴往謁鐵筆太歲，三人抵步後，恭敬地向鐵筆太歲隱居處跪叩，驀見鐵筆太歲自石壁現身——

遂見鐵筆太歲兩隻手緩緩搓動不已，霍地出一掌，並不見有何異狀，却發現睡在地上的尉遲鵬身子起了一陣疾顫！

鐵筆太歲收回手掌，感嘆着道：「他爲黑石公『子午離合光』所傷，想不到如此之重，黑石公這般逆天行事，看來是自取滅亡了！」

說完雙手同出，十指箕開，隔空向着尉遲鵬身上一按，倏地向後一收——

說也奇怪！就在他手勢向後一收的當兒，地上的尉遲鵬驀地坐了起來！

他似乎方自由夢中醒轉過來，雙眼倏地睜開來，緊接着鐵筆太歲的十指抓處，一片紫色微光閃了幾閃，即見由其頂門上蒸散幾縷輕烟，烟色純紫，隨着鐵筆太歲兩隻手來回的抓動，紫烟冉冉。

如此，十數抓之後，才不再見紫烟現

出！尉遲鵬鼻中長長呻吟了一聲，由地上翻身站起。他驚愕的打量着眼前各人，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

尉遲青幽生怕他言語莽撞，忙上前道：「哥哥——你被黑石公魔法所傷，幸虧鐵筆老仙師妙手回春，還不跪下謝過！」

尉遲鵬怔得一怔，又向當前鐵筆太歲看了幾眼，慌不迭的一頭拜倒！

「弟子尉遲鵬叩謝老仙師活命大恩！弟子……弟子……」他心中積壓着過多的悲傷，愧疚，一時詞不達意的哭泣起來！

「痴兒——痴兒——」鐵筆太歲喃喃的說道：「你本是慧心獨具，何以泥掉至此！」

尉遲鵬叩道：「弟子天質駑下，萬請老仙師指示迷津！」

「本來慧心獨具，又有什麼迷津好指的？」鐵筆太歲冷笑着道：「你抬起頭來！讓我看上一看！」

尉遲鵬叩頭應了聲：「是！」遂即緩緩抬起頭來！

他這裏方一抬頭，陡然間覺出鐵筆太歲一雙眸子裏奇光乍閃，即有一團白光由他腦後現出，霍地向着尉遲鵬身上襲來！

尉遲鵬頓時只覺出身上一冷，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那團白光却已透體而過！

再看上首鐵筆太歲，一如先前模樣！只是尉遲鵬自身感受上來說，却已大大的不同！

鐵筆太歲沉聲道：「尉遲鵬！你可明白了？」

尉遲鵬叩頭淚下如雨，但臉上却現出了無比喜悅之色，一副喜極而泣的樣子！

他頻頻叩頭道：「弟子明白，弟子明白了！」

鐵筆太歲木訥的臉上，竟然帶出了一片笑容，緩緩點頭道：「明白就好！起來說話吧！」

尉遲鵬深深一拜，重新站起，遂向岳懷冰身邊走近！

岳懷冰等三人，因見尉遲鵬臉上一團喜悅，俱已猜知鐵筆太歲必是以本身慧光，打通了他的一腔痴頑，使其智慧開竅，一時俱都代他高興不已。

鐵筆太歲這才吶吶的道：「黑石公這一次脫困離山，前此我早已算中，此人中魔太甚，惡貫滿盈，不久當能伏誅，多年來他在石峯之內，借水火風雷諸般厲害刑法，却以此練成了幾種厲害魔法，最厲害的他腦後的一顆『玄牝珠』，以及感水火風雷四極所成的『子午離合神光』，這兩種魔法威力極大，道法稍差一點的人，萬難招架，只怕當今宇內，能與之頡頏的爲數極微！此人心性狹——」

說到這裏，他眼睛轉注岳懷冰道：「冰兒你那一劍，雖然斷了他一隻手，却破了他本身元炁內罡，使他受創甚重，他必不會與你干休，以我看來，少則三天多則七日，他必捲土重來——」

各人神色頓時大變！

鐵筆太歲却似胸有成竹的道：「所幸時間還從容得很，以我暗中推算大概在三天後也就是十七日『寅』『丑』兩個時辰可能性很大！你等正可好好安排一下，以免至時措手不及！」

岳懷冰抱拳道：「弟子等功力淺薄，萬難是老魔對手，請求恩師指點對策才好到時應付！」

鐵筆太歲冷冷的道：「事情發展，到時候會大出爾等意外！——」

說到這裏嘆息一聲道：「我原本可在二，五，八擇日飛昇，只是尉遲眞人再三託囑要我替他完成最後這一場去魔功德，我因百年來早已封劍，慢說是人，就是一隻螻蟻也不曾傷害過，衷心實不願再開殺戒，所幸冰兒如今已得我傳授，小有成就，尉遲姑娘與蒼鬚奴也都不是弱者，就祗鵬兒功力少遜，但是方才我已爲他開了智域，本來成就也是指日可待！我在想，這一件掃蕩羣魔的工作，是否可由爾四人全力完成，在我來說，亦可免去飛昇前之再開殺戒，就爾等而論，却不啻是功德一件，自是好事一件！」

尉遲青幽首先拜倒道：「弟子等聽候仙師指點差遣！」

尉遲鵬，岳懷冰，連同蒼鬚奴也都相繼跪倒，應聲附合！

鐵筆太歲緩緩點頭，畧有感慨道：「你等也休要看輕了這件事，須知來人乃當今最難纏的幾個人物，一個不愼本身可就難免受害，即使本身不受害，若使得這干妖魔逃脫，日後再思消除可就更難了！」

岳懷冰驚異的道：「聽師父口氣，莫非還有另外妖魔介入不成？」

鐵筆太歲冷冷的道：「到時候看吧，我料定青雲九老中之『紫面神君』秦蒼波與青城山的『朱雀叟』南雲這兩個人是會來的！」

一提到「紫面神君」秦蒼波，尉遲兄妹頓時心頭一寒，相繼對看了一眼。

其實岳懷冰與蒼鬚奴何嘗不曾想到，一提到「紫面神君」馬上就使他們聯想到尉遲兄妹的母親葛少華。

對於葛少華，無疑是他們感到最難以應付的一個人！

鐵筆太歲道：「朱雀叟是不甘失瓶，秦蒼波却志在冰兒手中這口『蒼鷹』劍，兩個人同時更具有深心，意圖霸佔『天一門』在此的一片基業洞府——」

說到這裏，他輕輕嘆息了一聲，目光視向尉遲青幽道：「妳母親葛少華也會到來的！她近年行爲乖張，本性全失，自投入玄武門之後，日夕與紫面神君廝混，已是罪大惡極，近來因思祭煉十二面妖幡，竟然遠至滇川找尋同一生辰年月日時之童男女二十四人，予以殺害，採其生魂，使之附身幡上，煉成了『搜魂奪魄陰陽都天神陣』，其間，紫面神君曾參於祭煉，是以極爲厲害，此女中魔已深，生性淫蕩，已是無可救藥，爾等對陣之時，手下不必留情！」

尉遲兄妹聆聽到此，俱不禁低頭泣出聲來！

鐵筆太歲微微一頓，嘆道：「誠然，誠然，天下那有不忠不孝的神仙，我只慨述葛氏之罪，却未曾料到你兄妹的處境立場——」說到這裏點了點頭道：「那葛氏雖爲惡多端，奈何却生有如此一雙兒女，也罷——看在我與『天一門』有此淵源份上，破格對葛氏出處留下一步退境！」

「這件事我已有打算！」他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道：「雖然她份當形神俱滅

，有時人亦可勝天，看來葛氏平生所造之孽，却要由爾兄妹今世發立善功，才得償還了！」

尉遲兄妹想及母親之諸般作爲，當眞是恨不欲生，母子天性，那能不爲之動情？一時俱都痛泣出聲。

岳懷冰蒼鬢奴亦不禁在一旁，爲之落淚！

鐵筆太歲長嘆一聲，道：「你們不要再哭了，這件事我已有妥善安排——」

說時他目注淩光，道：「黑石公，紫面神君，以及手下一干孽徒，份在必死，無從赦免，餘者皆可便宜行事，你四人聽了！」

四人頓時止住傷心，眼光一齊集中向他。

鐵筆太歲沉聲道：「這件事我已有萬全打算！」

說到這裏，一隻手揷入左手大袖之內，却只見光華一閃，已拿出了一個水晶圓盤！

各人只見那圓盤直徑約有半尺大小，通體銀光閃爍，上覆透明晶罩，其內雲氣氤氳，却有四支大小僅如牙籤的旗幟，分挿四週。

鐵筆太歲向四人招手道：「你們且來近看便知！」

四人一齊走近。

只見鐵筆太歲把手裏的晶盤平托掌上，各人才看清原來盤內除了立有四桿小小旗幟外，另有一尾看上去極小極小的黃色金魚，在盤罩內來回游動不已。

四面旗幟顏色不一，分爲紅，黃，藍，白，緊緊纏在旗挿上。

鐵筆太歲隨手一指，四旗倏地展開。

各人見四旗呈長方條狀展開，每一旗面上都寫着一個字，依順是「水」「火」「風」「雷」四字。

鐵筆太歲道：「這是我收藏多年的一套『四極金魚陣』，威力極大，我預料着即黑石公，紫面神君，朱雀叟這些人固然都不是易與之輩，若想從容逃脫此陣，却也勢必大費週章！」

四人只是驚奇的看着！

鐵筆太歲冷冷的又道：「你四人且隨我來！」

說時袍袖微揚，即有一片五色玄光晶罩，將五人環身四週緊緊罩定——

同時間，四人只覺出足下微托，身軀已騰空昇起，轉瞬間已昇空千百丈高下。

皓月星光之下，四山各處一目了然！

鐵筆太歲手指一峯，說道：「此乃『碧溪峯』，在本山地理脈上，屬於水穴泉眼——」

又指一峯，說道：「此峯名『如意峯』，在地脈上，佔地火之端，上引日華屬『火』！」

各人俱知鐵筆太歲如此指說，必有深意，是以在他指說時，皆都運神默記！

鐵筆太歲又分指附近一高一矮，兩座幾乎連在一起的山峯道：「這兩峯一名『地元』一名『地煞』，分屬風雷——這正是我這『四極金魚陣』所要設置之處！你們且看來——」

各人隨其手指處看去，只見一峯高聳，其上樓閣棋佈，間以白雪點綴，份外美觀！

他們畧一觀察，俱都認出這座山峯，正是雪山主峯，也正是他們所居住的「天一門」主峯所在。

鐵筆太歲含笑道：「你們如此一看也就明白這座主峯正處於四峯之中，在地形上來說，分控四極，是以屬於福地，自古以來，皆爲有識之仙佛中人所垂青，身居主峯修爲之人，在先天上即有抗拒天籟之力，對於吾輩修眞之人，更是大有裨益！是以千百年來，常爲不屑之各道人物所覬覦，意圖佔爲己有！朱雀叟紫面神君者流之所以來此，意亦在此！」

微微一笑，他緩緩的道：「只是他們却疏忽了這座主峯在先天上所具有的四極威力——」

「何謂四極——即水，火，風，雷，威力之極！並不是東西南北邊遠之極！」

他手中高高托起那面晶盤，面呈愼重的道：「我會設下這四極金魚一陣，不啻將此先天原具之防範威力點動引起，一經發動威力至劇——」

說罷將手中晶盤高高一舉，只聽得「轟！」然一聲大响，一片霞光閃過，那晶盤中的四桿小旗，已經破空而起！

原本甚小的旗身，一經飛起空中，宛若四條游龍，但見紅，黃，藍，白四色光華一陣奇光發射，緊接着在一聲霹靂鳴雷之中，已分向四座山峯上落挿而去！

各人目睹如此神奇俱不禁面現驟異。

再看晶盤之內四旗俱失，惟祇剩下那條小小金魚，兀自在盤內游動不已！

鐵筆太歲乃將手中晶盤，交與身側岳懷冰道：「你先收着，現在四極旗陣俱已設好，盤內金魚，乃發動陣法之鑰，只須放出，一切皆由其自行控制，你好好收下來，施用時，只照我以前所傳你的十六字『金沙眞經』口頌一遍，用手一指，自有妙用，收時亦然！」

岳懷冰恭謹接過！

鐵筆太歲乃道：「黑石公等一干老魔，個個法力通玄，須待他等來齊之後，才可施展，否則一經他們看出，打草驚蛇，可就不妙！」

岳懷冰又應了一聲。

鐵筆太歲道：「自後日子時起你四人分別站好，自此三日內不可輕離職守！」

四人心中一怔，這才知原來鐵筆太歲尚要分派各人工作，心裏俱都大感興奮！

鐵筆太歲目光向蒼鬢奴道：「蒼鬢奴——你到時守衞『碧溪峯』頭，負責紅色旗幟，催發水勢！」

蒼鬢奴躬身抱拳道：「老奴遵命！」

鐵筆太歲又向尉遲鵬道：「你守向『如意峯』頭黃色旗子，負責天火攻勢！」

尉遲鵬謹愼的道：「後輩遵命！」

鐵筆太歲又向岳懷冰與尉遲青幽道：「你二人分別守候『地元』『地煞』二峯，負責風雷之攻勢，這兩陣最爲重要，因此兩陣相聯之夾縫之中，設有一綫『生』路，至時各魔頭，在走投無路之下，必向此『生』門闖關，汝二人必須謹愼行事，不可大意！」

二人拜受之後，鐵筆太歲由袖內又取出了四道靈符，分授四人，傳了用法，又取出了一把小小金劍，遞與尉遲鵬道：「

四人之中，你功力最差，這口『金牛劍』，乃我初習劍時，得自華山，威力至劇，僅次於冰兒那口『蒼鷹劍』，你旣已熟悉運劍口訣，回去再練習幾次，即可收發自如！」

尉遲鵬大喜接過，叩頭拜謝！

鐵筆太歲袍袖輕展，各人頓覺環身彩光一陣疾轉，待發覺有異，定目再看時，却已回到了原來「鐵筆峯」之石台之上！

四人目睹鐵筆太歲之諸般神異，俱都心悅誠服，想不到此刻收穫如此之大。

他四人來時憂心忡忡，此刻一掃而空，每人更不曾想到爲此竟得到了許多好處，心裏自是高興不已！

四人因見鐵筆太歲飛昇在即，心情甚好，俱不願喪失請教良機，當時紛紛又討教了許多問題。

鐵筆太歲破例的一一指引開釋，臨別之際，分別又取出了三樣法寶，分贈與尉遲兄妹與蒼鬢奴。

贈與尉遲鵬的是一面烏紅小網，上面點綴着一顆顆閃爍的銀色小珠。

給與蒼鬢奴的是一把月牙斧，形如半月，形狀奇古！

岳懷冰因是弟子，早已得了許多好處，那面「四極金魚旗陣」既由他保管，也就等於贈送了他，此刻，也就不再贈送什麼！

當下三人紛紛拜謝，請教用法！

鐵筆太歲告以送與尉遲青幽的那面烏紅小網名「兜率網」，送與尉遲鵬的翡翠小牛，名叫「奔雷犢」，蒼鬢奴的那把半月斧名「五丁神斧」，俱是鐵筆太歲當年自用的奇珍異寶。

當下鐵筆太歲不厭其詳的分別傳授了三人用法，講述各寶之特異性質，一直到天近「丑」時才告一段落。

四人因躭誤太久時間，甚是不安，紛紛叩請仙駕，鐵筆太歲臨去前，猶諄諄叮囑四人許多話，最後與岳懷冰約了再見之期，才行告退。

於是在四人跪地叩別聲中，遂見石壁間又再現出了前見的一團青色光華，其光燦爛如波。

四人抬頭觀望之時，鐵筆太歲已顯然印身石壁之間，不過是眨眼的工夫，已自消逝不見！

× ×

碧晶晶的一叢火光燃燒着，影得每個人髮眉皆碧——

兩個青衣長身少年，各人懷中抱着一口帶鞘的長劍，分別侍立左右，空出正中的一張朱漆座椅之上，坐着一個大紅長袍，形容極爲瘦削的矮小道人。

道人緊皺着一雙白眉，滿臉顯現着不悅之色，似乎正在期望着什麼！

二青衣少年，臉上亦顯現出了一片怒容！

長形的石洞府內，陳設着一面古玉古鼎，鼎內燃燒着碧光瑩瑩的一幢怪火。

另外在入門之處左方設有一面大如桌面的皮鼓，右方放着一面金光閃爍的巨鑼，地上散置着一十四個黃布覆蓋着的坐團上。

洞府正中懸有一面巨匾，上書「朱雀洞府」四個大字，匾額上方雕塑着一隻展翅待飛的紅色大鳥，火眼金睛，形狀十分威猛！

一老二少，像是在等待着什麼的人似的！

座上老者久候來人不至，忽地大怒道：「郭彩雲言而無信，說是『午』時來府，面還『朱雀瓶』，已過了多半個時辰，莫非有什麼變故，胆敢欺騙爲師，想把朱雀瓶吞沒佔爲己有不成？」

左面青衣少年聞言閃出，施禮道：「師父暫請息怒，郭仙子雖非泛泛之輩，想必也沒有這胆量，胆敢與師父你老人家作對！」

座上老者冷笑道：「本座也料定了她是不敢！」

右面青衣少年亦閃身施禮道：「啓稟師尊，朱雀瓶爲本門鎭山之寶，若有失閃，關係非同小可，弟子請令即刻往大雪山跑上一趟，面訪郭仙子，討回寶瓶，不知眞人意下如何？」

紅衣道人聞言冷冷一笑道：「那倒不必，本座已三鳴神鼓，即使是遠隔萬里之外，亦不會不聞，左良，你可知郭彩雲下榻在大雪山那裏？」

那位名喚「左良」的弟子恭謹回答道：「弟子記得郭仙子去時曾言，下榻在大雪山前之摘星堡！」

座上紅衣道人乃向右面少年道：「右弼，取天地經緯圖來！」

名喚「右弼」的弟子抱劍應聲，遂即轉向洞府一側！就在石桌上，取來掛圖一張。

他前進幾步，將長劍插於背後，然後單膝跪地，將手中掛圖展開，發聲道：「眞人過目！」

座上紅衣老人，霍地站起身來，目光向着該弟子展開之畫圖上望去——

那是一張無毛的羊皮掛圖，圖上按天地經緯度雕刻着許多綫點，縱橫交錯，佔滿圖面。

道人伸手一指，即見圖面上現出一支紅色針狀指標，閃閃有光的在掛圖上游行了一週之後，遂即固定的指向一處。

紅衣道人微一注視，遂即點頭，道：「左良，取本座萬里弓來！」

左良應聲道：「是！」

那個叫右弼的弟子遂即把掛圖收起，只見左良匆匆自一邊牆上取下一面朱胎長弓，另由箭槽內抽出一支碧羽箭。

紅衣道人持弓搭箭，步向洞前，拉弓如滿月，射箭如流星——

只聽見「嗖！」的一聲，當空現出一溜子火星，刹時之間，已沒入遠天白雲之間！

道人將手中弓轉交與弟子左良，冷笑道：「郭彩雲見我流星箭令，若是不來，我就找上大雪山，看她那裏藏躲！」

那個叫「左良」的弟子道：「師尊言重了，憑着師父朱雀叟三字大名，郭彩雲她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不來，師父何不以『大彌羅乾坤神術』推斷一下，當知其中經過！」

原來那紅衣道人，正是當今天下道法通玄，在「青雲九老」中名列第七的青城山朱雀洞的朱雀叟南雲！

這時他聽到弟子言後，微微搖頭道：

「『彌羅神術』固是無所不知，但是煞費心智！」

才說到這裏，只見洞前青光一閃，現出一名揹劍弟子，大步走近，在洞前抱拳躬身道：「啓禀眞人，郭仙姑朝見！」

朱雀叟頓時面色一喜，開聲說道：「快請！」

那弟子應聲退下，朱雀叟轉向二弟子笑道：「倒是錯怪她了！」

遂見洞前白光一閃，已現出「玄都仙子」郭彩雲身形！

朱雀叟呵呵大笑，說道：「正在遙念，郭道友就來了，不必多禮，即請進來好說話！」

郭彩雲臉上表情極爲尷尬，姍姍步入，微微欠身道：「有勞前輩佇候，實在罪過！」

「郭道友不必客氣，請坐下說話！」

郭彩雲又分向左良，右弼二弟子分別見禮，才在一旁玉凳上坐下來，輕輕一嘆，面現愁容！

朱雀叟微微皺了一下眉道：「郭道友——莫非有什麼不對麼？」

郭彩雲欠身一禮，苦笑道：「承蒙前輩見問，提起這件事，叫後輩難以啓齒……唉……」

朱雀叟一驚道：「此話怎講？」

郭彩雲離座躬身道：「老前輩有所不知……後輩罪該萬死，竟把前輩至寶朱雀瓶失掉了！」

「什麼？」朱雀叟陡然一驚。

他還不曾說話，却見座前那個叫左良的弟子，手指向她道：「郭彩雲！妳少來這一套，朱雀瓶乃本門鎭山之寶，豈是妳所能遺失的？分明是妳意圖佔爲己有，還不取出來交與家師，否則憑我左良，眼前就要妳好看！」

「玄都仙子」郭彩雲若論輩份雖較朱雀叟爲低，但是却也是修爲有年之玄門高士，當年與夫「無相居士」共証仙業之時，其聲望不過僅次於「青雲九老」諸人。

她爲人一向自傲，能够人前稱呼朱雀叟一聲前輩，實在已是不易。

此刻想不到對方一名弟子，竟然這般大剌剌的直呼自己名字，大聲直言呵責，這個氣她如何挺受得住！

只見她臉色倏地一變，秀眉一揚——

總算她自量力，發覺那眼前形勢，一旦發作起來，對於自己大是不利。

再說，此事原本是自己無理。

強忍着一腔怒火，她冷冷一笑道：「左良君你言重了，郭彩雲並非無名之輩，豈能作出如此無恥之事，今日此來，正是向朱雀前輩請罪而來，果眞如少君所說，我也就不必多此一行了！」

左良怔了一下，正要再說。

朱雀叟道：「左良不可對郭道友失禮，你退下去！」

左良臉上一紅，忿忿道：「啓禀師尊，這個女人背夫叛道，師父不可——」

話方到此，只見郭彩雲一聲尖叫道：「住口！」

她臉色鐵青的注視着左良道：「左少君你要血口噴人，此事了却之後，本仙子倒要請教足下有什麼了不起的道行，竟敢如此放肆！」

左良一聲朗笑道：「何必事後？妳若有意，眼前就可放手一拚！」

郭彩雲一挑秀眉，踏上一步，道：「放肆！」

朱雀叟却已大聲向左良喝叱道：「左良，還不下去！」

那個叫「左良」的弟子，才勉强收斂怒容，向師抱拳退下！

朱雀叟含着怒容的臉，轉向郭彩雲道：「郭道友，這件事關係本門聲望至大，妳却要好好作個交待，否則本座不予追究，只怕門下十四名弟子也容不下妳！」

「玄都仙子」郭彩雲嘆息了一聲道：「後輩就是尊敬你老人家德高年劭，要不然也就無顏面來現這個醜了！」

「這是什麼話！」朱雀叟冷下臉道：「朱雀瓶爲本門鎭山之寶，輕言遺失，豈能算了？」

郭彩雲道：「前輩有所不知——朱雀瓶怎會平白遺失，實在是爲人奪取，後輩一時大意，才爲其所趁！」

朱雀叟冷冷道：「什麼人這麼大胆？」他一臉傲容的又道：「當今宇內，那一個不知道朱雀瓶是我的東西，輕言奪取，莫非他就不怕本座出面對付他麼？」

「這個人却是不把前輩看在眼中！」

朱雀叟陡地站起道：「什麼人？」

郭彩雲欠身道：「黑石公！」

「黑公石？」朱雀叟神色一呆道：「那一個黑石公？」

郭彩雲微微苦笑道：「前輩怎的忘了？此人正是數十年前爲前輩會同各老，共同囚禁於黑石峯下的那個魔頭黑石公！錯非此人，誰又有這般能耐？」

他呆了一下，吶吶道：「他……不是壓在黑石峯下麼？怎地會……？」

「前輩有所不知……」郭彩雲嘆息一聲道：「若論及此事，後輩確實也有不是之處——」

於是，她就所知，畧把沈雁容持瓶前往收取火雲之一段經過，說了一遍——這番經過，並非她親目所睹，只是事後由「無相居士」飛劍傳書告之。

朱雀叟聆聽之後，頓時如同木塑石刻般的怔在了當場，良久之後——

他慢吞吞道：「這件事當眞如此？」

「後輩豈敢造謠？前輩詳察即知！」

朱雀叟獰笑一聲道：「果眞如此，本座自是放不過黑石老魔，只是郭道友平白使本座蒙受這般損失，又將如何？」

郭彩雲嘆息一聲，道：「後輩有一補償之法，前輩只一肯首，這件東西也就是前輩的了！」

朱雀叟冷笑道：「什麼寶物能補償得我的朱雀瓶？郭道友，妳休要在本座面前故弄玄虛！」

郭彩雲臉上一紅道：「後輩豈敢！實在是一前古奇珍異寶，前輩如能到手，足可抵得朱雀瓶價値有餘！」

「什麼東西！」

「蒼鷹神劍！」

「蒼鷹劍？」朱雀叟一怔道：「妳是說傳說中鐵筆太歲的那口蒼鷹劍？」

「正是此劍！」

「噢——？」朱雀叟將信又疑的道：「眞的出土了？」

郭彩雲面現微笑道：「不久前在大雪山鐵峯出土，爲天一門一後輩弟子無意得去！」

朱雀叟皺了一下眉道：「妳是說尉遲兄妹之一？」

「不！是一個新來的！」郭彩雲道：「這人姓岳，叫岳懷冰！」

朱雀叟冷冷一笑道：「郭仙姑豈非說笑，以本座身份，豈能向天一門後輩弟子出手？」

郭彩雲抿了一下嘴，暗中好笑，當面却不與頂撞，却欠身道：「後輩是聽說黑石公老魔因臨去匆忙，爲那口蒼鷹劍斬斷一手……他發誓必將轉回將此劍奪到手中，並將那姓岳的弟子碎屍萬段，以洩他心中之恨！」

說到這裏她微微一頓，才又道：「如果前輩能够早一天動身，非但那口蒼鷹劍可以先黑石老魔到手，反可等候黑石老魔，奪回前輩之朱雀寶瓶，後輩爲前輩着想，這件事實在是一石二鳥的如意良策，前輩務請三思！」

朱雀叟果眞面現沉思狀，他緩緩的坐下來，半天才慢吞吞的道：「你說的這些可靠麼？」

「千眞萬確！」

朱雀叟冷笑道：「黑石老魔平白奪我寶瓶，我勢必是要追回，聽妳所說，瓶內已收有滿瓶火雲，其威力自是可觀，果眞鐵筆太歲的『蒼鷹劍』出了土，落入一個後輩小子手中，難望不爲老魔所趁，那麼一來無異更加助長了黑石老魔的威勢……這樣如何是好？」

郭彩雲心內暗笑，表面却恭敬的道：「此劍卽使前輩不思染指，只怕也將落入外人之手！」

朱雀叟徐徐點頭道：「果眞如此，本座就代那位天一門後學弟子，暫時保管此劍，直到有一天他功力足保護衞此劍時，本座再酌量情形，將劍還他！」

郭彩雲一笑道：「後輩也正是這個意思！」

朱雀叟頓了一頓，想是平靜之心，已生動搖！

郭彩雲又道：「前輩若有決定，以後輩所見，此事不宜拖延，當越快越好！」

朱雀叟道：「以妳之見呢！」

郭彩雲道：「現在就去！」

朱雀叟搖搖頭道：「太急促了——郭道友請在敝處休息一夜，先容本座畧事整理，明晨子時前後，出發前往不遲！」

郭彩雲一笑道：「後輩有一請求，尚希前輩支持玉成。」

「什麼請求？」

郭彩雲微笑了一下道：「前輩應該知道，道家四九大刼，不久將至，後輩只怕功力尚不足應付……不得不未雨綢繆！」

朱雀叟還不大明白她的意思，楞了一下道：「怎麼樣？」

郭彩雲窘笑道：「後輩是想，那天一門所在大雪山主峯，乃一洞天福地——」

朱雀叟道：「我明白妳的意思——這件事情辦完以後，我負責要天一門讓出一半地方與妳就是！」

郭彩雲頓時眉開眼笑道：「謝謝前輩，這樣我就放心了！」

朱雀叟一腦子打着如意算盤，他自信道法高深，天一門諸人絕非是他對手，一旦「蒼鷹劍」到手，再用以殺黑石公奪回朱雀瓶，實在是順理成章之事！

如果有了這一劍一瓶，再能把「天一門」大片基業佔爲己有，未來宇內，將成「唯我獨尊」之勢！

這麼一想，他非但不再爲暫時失瓶之事而懊惱，反而因卽將稱雄宇內而感到極度興奮——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如就此事而論，未來鹿死誰手，還是未知之數！

大雪山似乎從來就不曾這麼安靜過。

東方微微透着魚肚白色，幾片雲彩懶洋洋的平躺在天際，離着日出還有些時候，天空中僅僅只有一顆星——紫薇星，在初春的拂曉之前，放射着碧而冷的寒光。

陡地，自西方天空邊際，出現了一朵紅雲，初現時似甚緩慢，待到一入眼簾，陡地其勢有如旋風，刹時間如天馬行空，疾風推浪般的，已來到了眼前。

原本朦朧只有三分明亮的天空，就在這片紅雲移近的一刹那，陡地泛起了大片紅光。

在炫光刺目，滿天異彩的壯觀景色之下，那片紅雲已然冉冉飄落地面！

紅光一閃卽收——

地面上却多了兩個人——一個是高冠華服的紫面老者，一個是細手腰姿，體態輕盈的妖冶少婦！

緊隨着這兩個人之後，空中一連又閃出四道朱色長虹！

乍現之時，就像是民俗圖畫中七夕彩橋般的，那般疾快，微呈弧層的向下一落，紅光乍收，卽現出了四個身着大紅長衫，肥瘦高矮不一的少年。

四少年乍一現身，遂卽採四方之勢，各自縱身而起，分向四邊採四角之勢，把身子站定。

卽見爲首那個高冠紫面老者，左右打量了一眼，朗笑一聲道：「不錯，就是這個地方！」

那個妖嬈婦人冷冷一笑道：「我只當天一門自尉遲老鬼接手以後，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那裏想到，竟是由人隨意進出——簡直毫無防備，也未免太大意了！」

來人那個高冠華服的紫面老人，正是早年「青雲九老」中，極負盛名的「紫面神君」，隨行那個妖嬈婦人，不是別人，正是天一門早年棄徒，如今「玄武門」第二副教主，紫面神君的第八小妾，也正是尉遲兄妹的生母葛少華！

四個紅衣少年，各名丘桐，尚飛，王大剛，李全興，乃玄武門當今四大弟子！

紫面神君自叛離正道，專習火海眞經以來，儼然已是當今邪教第一高手。

此人曾六度閉關，三煉元嬰，魔法高奧，有鬼神不測之能，確實厲害得緊！

七尺左右的身材，畢直的腰幹，紫色的大圓臉上，嵌着銅鈴般的一雙瞳子，一張獅子鼻，「四」字口，兩腮處各生着一團虬髯，其紅如火，只看這副賣相就足够使人吃驚的。

想是來此之前，預期着對方防守必嚴，是以先作了萬全之備！（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無影毒神

蕭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血劍客白雲飛偕大烟桿歐陽空前往沉沙谷，大會南疆三派二谷六堡的掌門人，抵埗後，南疆各派英雄，除了無量宗派外，全在沉沙谷主上官雲愛女上官菁率領下，掃數到場，各自取出本派令旗插在地上，以今後各派命運與白雲飛一搏，首由閃雷派雷平出鬥白雲飛，詎知只一招便敗在白雲飛劍下，雷平敗退後，白雲飛命歐陽空取下閃雷派令旗，跟着，冷箭堡主古力出場，他首先炫耀腕力，一箭射沒石中，歐陽空作弄人的脾氣又發，在旁冷嘲熱諷，激得古力向他叫陣，要歐陽空試試他的箭法——

皇爺詭毒計　小俠傷腰危

古力弓拉滿月，照着大煙桿歐陽空身上射去，歐陽空恍如未覺一樣，還是重新燃上一袋新煙狂抽不已。

「休！」地一聲疾响，一溜箭影脫空射去，等那枝勁滿而出的長箭一出，歐陽空手中揮起大煙桿朝着箭尖點去。

「喀喇！」

空中傳來箭折之聲，大煙桿歐陽空手拿折箭，不屑地呸了一聲，揮手擲了出去，斜睨白雲飛一眼，道：「冷箭堡不過如此……」

古力氣得大吼兩聲，喝道：「再來試試。」

白雲飛冷漠的看了場中各派一眼，目光冷冷地每個人上輕輕一掃，突然，停留在上官菁的臉上，說道：「南疆眞無能人了麼？」

上官菁全身一震，只覺對方那雙冷寒的目光裏，含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她避過對方的目光，冷冷地道：「你等會就知道了，也許你現在很得意，等會可能就曉得南疆的英雄比你想像中的還厲害……」

「嘿！」冷箭堡古力手舞紫色大弓，自地上一躍而來，道：「白雲飛，你還沒有和我古力比劃呢！」

雖然這人不顧厲害，要與冷血劍客白雲飛捨命一拚。

白雲飛緩緩回過身來，泛泛地道：「你要和我比箭術麼？」

冷箭堡古力哼了一聲道：「那太俗氣，還是鬥鬥你的射日劍法……」

白雲飛殺氣一湧，冷笑道：「你好狂氣！」

冷箭堡古力冷笑一聲，手中大彎弓在空中斜斜揚起，使個怪異身法，對着白雲飛身上掃來。

白雲飛一怔，忖思道：「他這大弓竟可當劍施……」身形輕輕一飄，腳板擦着大弓而過，冷箭堡古力一招失空，急忙一個大旋身，回身又是一弓敲來。

白雲飛沒有想這人變招如此迅速，在這回身一擊裏，隱含弓嘯之聲，他身形移處，回手一掌，拍在大弓背上，發出一連串嗡嗡之聲，震得冷箭堡古力連着退了二

步。

古力大吼一聲道：「我跟你拚了！」

他振腕一抖，手中大彎弓突然抖起一片浪花，刷刷刷連着三擊，招招不離白雲飛身上要害，攻得端是快速凌厲，每一擊都是沉重如山。

白雲飛冷笑道：「你這種拚命可拿來唬唬三歲小孩子。」

他身形一錯，在電光石火間繞到冷箭堡古力的身後，伸掌一吐，在古力背上敲了一下，冷冷地道：「閣下可以走了，再留在這裏可是自找難堪！」

他說話的聲音極輕，僅有古力一人聽見，古力呆了一呆，知道冷血劍客給自己留了面子，黯然一聲長嘆，望了白雲飛一眼，回身就走。

南疆各派俱是一愣，俱沒有看見冷箭堡古力是怎麼敗陣下來，見他轉身離去，不禁有所莫名不已。

寒心堡孔戟楞楞道：「古兄，你往那裏去？」

古力慘然一笑道：「小弟技藝平平，在這裏只有給南疆丟人……」

上官菁回眸一笑道：「古堡主請留步，勝敗乃是兵家常事，你何須放在心上，況且我南疆羣英尚有多人未曾出場，說不定下一個就能給堡主出口氣……」

老煙蟲歐陽空可不服氣起來，他大聲嚷道：「妳這丫頭可眞嘴硬，有誰能打得過白雲飛？妳先說給我老煙蟲聽聽……」

上官菁面色一寒道：「多嘴，小心我把你舌頭割下來……」

歐陽空嚇得一縮頭，道：「我的祖奶奶，你要老煙蟲幹啥事都行，舌頭沒有了，我老煙蟲可變成個閉嘴王八了……」

他的樣子十分滑稽，看得南疆各派人物忍不住大笑起來，連冷寒如冰的上官菁都不覺展齒一笑，臉上那層寒霜消去了不少。

上官菁叱道：「誰是你祖奶奶……」

歐陽空嘿嘿一笑道：「王八羔子，你敢佔你老煙蟲的便宜……」

上官菁冷冷地道：「你這口無遮攔的老東西，當心我打扁了你的嘴。」

大煙桿歐陽空正待說下去，突然瞥見白雲飛向他施了個眼色，急忙閉口退了下去。

白雲飛吸一口氣，道：「還有那一位要來指教？」

南疆各派見他一連擊敗兩個頂尖高手，心裏都已涼了一半，大家心裏都非常有數，這裏除了上官菁外，誰也不是冷血劍客白雲飛的對手，可是南疆這多高手在這裏，讓白雲飛公然叫陣而沒有人出來迎戰，是件更丟人的事情。

所以各派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不願意在這時候出場，似乎大家的眼光，又驟落在上官菁的身上。

白雲飛冷冷的一笑道：「沒有人出來，在下只好一個一個選出來……」

上官菁冷哼一聲道：「你指名叫吧，不論是誰都不會讓你失望……」

白雲飛哈哈一笑道：「是！是！」他眼中輕輕一飄寒心堡主孔戟，道：「在下看上這位大堡主了，孔堡主，你肯賞臉出場麼？」

寒心堡主孔戟心裏一顫，突然生出一股懼意，他見冷血劍客白雲飛找上的竟是自己，不覺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他冷漠地哼一聲，道：「你要死得更快一點，姓孔的送你上路就是。」

他雙手緊握赤銅棍，殺氣在他眉角隱隱透出，大步向前走了出去，那種樣子看得白雲飛雙眉不由一皺。

陡地，一個人影飄了過來道：「孔堡主，這一場是否可以讓給兄弟？」

孔戟一怔，向那中年人一望，道：「沈二哥，是你！」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孔堡主還記得我沈老二，可是兄弟的光彩，這一場我沈剛斗胆要請堡主讓與兄弟……」

孔戟一怔道：「沈二哥莫非和冷血劍客白雲飛有樑子？」

沈剛冷笑一聲道：「他連敗我南疆英雄，眼看我南疆英雄畏首畏尾，無人再敢出去，僅此一點，我南疆英雄也無臉混下去了……」

孔戟心中一冷，苦笑道：「是啊！這確是丟人的事情……」

沈剛義憤塡胸的道：「孔堡主也覺得難過麼？」

孔戟又是一怔道：「是啊！」

沈剛面色一冷道：「孔堡主既然難過，剛才爲甚麼不出場……」

孔戟怒色道：「我不是出來了麼？」

沈剛毫不留情的道：「如果白雲飛不指名挑戰，孔堡主敢出來麼？」

孔戟沒有想到沈剛出來是故意給自己難看，他自覺老臉有些掛不住，低吼一聲，呼地擊了過去。

他嘴裏大叫道：「好呀，原來你是故意拿兄弟開心，我倒要看看冷雲谷到底靠着甚麼，敢這樣目中無人……」

沈剛身形一晃，避過這沉重一擊，冷笑道：「你我之間的事可放着慢慢解決，現在你急甚麼？」

他身形如電，急快避移而去，寒心堡主孔戟却像瘋了一樣，揚起赤銅棍隨後追了過來，他的攻勢雖厲，却無法碰到沈剛身上分毫。

上官菁和南疆各派代表一見大嘩，沒有想到事情會演變這種地步，強敵尚未退去，自己人已亂了法章，當眞是所料不及的。

上官菁沉着臉道：「住手！」

孔戟身形一頓，怒吼道：「上官姑娘，妳評評理看……」

沈剛冷笑道：「你還有臉說麼？這裏的人誰不知道你的心……」

上官菁寒着臉走了出來，道：「孔堡主你回去！」

寒心堡主孔戟在南疆的地位也不低，可是今夜連着出場兩次，都有人搶在前頭，第一次是閃電派鐵劍雷平，他忍氣吞聲的讓了一回，這一次却是南疆二谷之一冷雲谷沈剛，若是沈剛好言相商，他自然得給沈剛一個面子，那知沈剛像是與他有仇似的，見面就讓他出個大醜，他心中憤恨，又覺沉沙谷主上官菁處理不當，怨毒的望了上官菁一眼。

他恨恨地道：「要我回去，必須先問我的赤銅棍……」

上官菁冷冷地道：「你是不給我這個面子了？」

寒心堡主孔戟一呆，道：「這……」

他深知沉沙谷是南疆第一大谷，勢力之大無一可堪與之相敵，要他在一瞬間連着和沉沙谷及冷雲谷爲敵，他縱是有二個寒心堡也沒有這個胆子，心念電轉，只得恨恨地收起赤銅棍，狠狠地瞪了冷雲谷沈剛一眼。

沈剛冷冷地道：「這裏事情一了，我沈剛首先上寒心堡領罪……」

孔戟冷哼一聲道：「很好，兄弟斯時必恭迎沈二哥的大駕……」

他提着赤銅棍向前走了二步，道：「上官姑娘，老夫告辭了！」

上官菁淡淡一笑道：「也好，人多了在這裏反而礙事……」

孔戟恨得一咬牙，心裏暗暗地咒罵道：「鬼丫頭，總有一天，我讓你知道孔戟的手段……」

他冷冷地一笑，拖着赤銅棍斜睨了白雲飛一眼，那一眼怨毒之色更盛，像是是仇人一樣，嘿嘿兩聲道：「白雲飛我們的事只有改天再談了……」

白雲飛冷冷地回過頭來道：「你的運氣很好，半途還有人替你出頭……」

寒心堡主孔戟裝着沒有聽見，大步走去，大煙桿歐陽空突然嘿地一聲，身形一飄縱了出去，道：「不行，這老猴子不能走。」

孔戟怨毒的回頭怒喝道：「你要怎麼樣？」

歐陽空冷冷笑道：「留下你的寒心令再走，你這龜兒子的心意最多，要是這樣輕易讓你走了，我們還來這裏幹甚麼？」

孔戟怒喝道：「寒心堡又沒敗……」

歐陽空不屑道：「寒心堡不值得一談，你還是乖乖的留下再走。」

寒心堡主孔戟尙是初次連遭這多侮辱，他氣得揚起赤銅棍看上官菁一眼，搖頭一聲長嘆道：「罷了，你拿去吧。」說着大步而去。

大煙桿歐陽空得意的一聲長笑，抓起寒心令，道：「這塊破布倒像是小孩的尿布，嗯！怪不得有一股尿騷味，可能還是騎馬布呢……」此語一出，各派俱怒，恨不得將他毀了。

黑夜中話聲傳出遙遠，字字飄進寒心堡主孔戟的耳中，他氣得哇地吐出一口鮮血，身形踉蹌離去。

上官菁聽得柳眉一鎖，對白雲飛道：「你這個跟班的說話太難聽了。」

白雲飛微微一笑道：「我這個伙計是拾糞的，天天在糞坑上打轉，所以甚麼都說得出來，姑娘最好少惹他……」

上官菁斜睨了歐陽空一眼，倒也不敢再和歐陽空鬥口，她知道這種人嘴像糞坑，甚麼話都說得出來，惹翻了他，自己只有吃虧。

沈剛從背上緩緩拔出一柄長劍，道：「上官姑娘請退，在下要教訓教訓這個狂徒……」

上官菁嫣然一笑道：「沈二谷主請多留心，南疆各派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萬一不接待下來，南疆可能會全軍覆沒……」

這是眞心之言，她知道沈剛在南疆中是第二把高手，除了沉沙谷外，沒有一人的功夫會高過沈剛，沈剛一敗，連她本身也沒有把握贏了。

沈剛傲聲的道：「上官姑娘放心，在下必當盡力一戰……」

他一揚手中長劍斜斜而出，臉上沉凝，目中寒光如電，僅這種氣魄就知是個馭劍的高手。

冷血劍客白雲飛可再也不敢大意了，他心中一凜，登時知道自己遇上了眞正的高手，冷冷地道：「你要比那些人要强多了，可是氣勢尙有不足！」

沈剛一怔道：「何以見得？」

白雲飛心中又是一凜，沒有料到這個人會沉得住氣，他有意要激怒對方，心念一動，嘴角一撇，道：「氣浮心躁，劍急勢輕，你尙未窺得劍道之妙，所以說你現在還不配用劍，以後在劍道上，還要多下功夫……」

沈剛心神一顫，覺得對方話中深有道理，他這時懷疑的看着劍刄，只見劍刄輕輕抖動，果然有些輕顫。

他心頭一凜，怒道：「你胡說！」

反手一震長劍，迎空劈出三條劍影，分自三個不同方向朝白雲飛的身上點去，這個變化太快，只看得周圍各派高手暴出一聲大采。

白雲飛脚下移動，冷冷地道：「你死在臨頭還要倔强……」

陡然之間，一片精光耀眼的銀芒自他手中彈跳出來，冷寒的劍光繞空而起，逼得沈剛倒退二步。

沈剛駭懼道：「這是射日神劍？」

白雲飛斜舒長劍，道：「不錯，你可是駭懼了？」

沈剛一聽大怒，揮劍迎空掄起，一蓬劍雨如水洒出，在沉穩中透着神奇，逼得白雲飛晃身退了二步。

白雲飛只覺怒氣往上衝，一股鬱藏於心底的豪氣瀰漫而出，他大喝一聲，斜揮長劍，一劍平伸而出。

沈剛見這一劍當空罩了下來，不禁心寒胆裂，這時欲避已是不及，硬着頭皮揚劍迎了上去。

「噹！」

一溜火光一冒，空中傳來輕微的一響，沈剛只覺手中一輕，長劍一折爲二，斷成兩半，這時對方的長劍已原式不變的壓了下來，他心中暗暗地呼道：「完了，我這次是完了！」

他雙目一睜，大喝道：「你殺了我好了！」

白雲飛長劍一收，冷冷地道：「我這樣殺你必不心服，現在我給你一個機會，回去拿劍再鬥……」

沈剛驚魂甫定，喘了一口氣，道：「你神劍鋒利，我就是換一百枝長劍也沒有用！」

白雲飛朗朗一笑，將射日神劍在地上一插，道：「我們空手試試！」

沈剛心中一喜道：「你這是找死！」

他在拳脚上下的功夫不少，自忖在江湖上鮮有敵手，一聽白雲飛要和他比拳脚，不禁精神一振，揮拳直搗而出。白雲飛身形一挫，回身一拳擊出，道：「你的拳

脚功夫比你在劍道上高明得多多。」

他身形才動，驀覺身後飄來一股輕風，急忙回身一躍，只見大煙桿歐陽空含笑而至，在他身上輕輕一扯。

白雲飛一怔，道：「老煙蟲……」

歐陽空呵呵一笑道：「你已連勝幾場，也該讓老煙蟲顯顯威風了，不然人家說我這個跟班的只會吹牛，不拿點功夫出來，大家還以爲我藉着你的餘蔭欺人……」

他眼內一飄，已見沈剛悄無聲息的一拳向白雲飛擊去，大喝一聲，揮掌迎了上去。「嘭！」地一聲大响，震得場中沙泥濺揚。

雙方身形一晃，各自退了三步，大煙桿歐陽空，心中一驚，暗道：「看不出這小子拳上功夫也這麼厲害！」

歐陽空呵呵大笑道：「龜兒子，你討媳婦了沒有啊？」

沈剛一愣，一時不知他突然問這話幹甚麼？怔了一怔道：「還沒有！」

老煙桿呵呵大笑道：「原來還是個童子雞。」他乘着沈剛凝神換氣的時候，揮掌劈了出去，一股大力，隨着掌緣斜削而出……。

沈剛心中一駭，怒吼一聲道：「你施計……」

他雙掌一合，陡地自掌心中湧起一股勁道，和大煙桿歐陽空的單掌接在一起，雙方同時加勁，「嘭！」然巨震中，沈剛身子平空飛了出去。

「呃！」

沈剛低低呃了一聲，張口噴出一道鮮血，扒倒在地上，艱辛地爬了起來，怨恨地望着歐陽空，說道：「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

歐陽空嘿地一聲道：「龜兒子，我怎麼不要臉？」

沈剛憤憤地道：「你乘我分神的時候動手，就是不要臉……」

歐陽空低頭想了想，說道：「是啦，我剛才好像問過你有沒有討老婆，這一掌，你沒有白挨，你的老婆馬上就要來看你了……」

上官菁身形一飄而出，道：「沈兄請退，我來對付這個缺德鬼……」

她臉上一寒，有如罩滿了一層寒霜一樣，冷冰的目光在歐陽空臉上一掃，單掌斜斜立起，道：「老煙蟲，你嘴上太缺德了！」

歐陽空一搖手道：「不得了，小媳婦要打太公了，我可得溜了……」

他身形斜躍而起，拔起身形向黑夜中躍去，只聽一聲大喝道：「回去！」

白雲飛抬頭一望，不覺大吃一驚，只見歐陽空被一個像鐵塔般的虬鬚漢子提着後頸吊在半空，那漢子伸手一甩，將大煙桿摔了出去。

半空中响起歐陽空的怪吼，道：「我的奶奶，你這窮神的力氣不小嘛……」

他身形一落，在地上一彈而起，拍了拍屁股，呵呵一笑，又道：「沒摔着，沒摔着……」

那個漢子上前一頓身形，大笑道：「你再試試！」

他施了個怪異的手法，右手倏忽又抓着大煙桿歐陽空的頸子提了起來，高高舉在空中。

歐陽空身在空中，上下用不上力，暗中吸了口冷氣，伸手抓着那漢子的虬鬚，嘿嘿笑道：「龜兒子，你知道我一生中最怕甚麼？」

那漢子一怔道：「怕甚麼？」

歐陽空扮了一個鬼臉道：「最怕人家撕我的鬍子，傳說一個人鬍子讓人拔了，死了後就要下十九層地獄，閻王就要他變作一隻黑貓！」

那漢子怔怔道：「爲甚麼？」

歐陽空心中可樂，想不到這個漢子眞是個渾人，他一生之中最喜歡捉弄人，雖知這個漢子武力太高，但也不願放棄捉弄對方的機會，巨靈般的手掌抓住這滿臉虬鬚的漢子鬍子，嘿嘿笑道：「從前有個走方郎中，有一天寃死在河裏，走進閻王殿，只見閻王爺在桌子重重地一拍，問道：『你的鬍子呢？』這郎中心裏一怕，連忙道：『鬍子給魚吃了！』閻王聽了大怒，道：『混蛋，魚吃鬍子，這成甚麼世界！牛頭馬面，將這小子打進十九層地獄，下輩子讓他變隻貓，非吃盡所有的魚不能回來。』所以貓最饞魚，見魚……」

這漢子雙手一鬆，說道：「眞有這種事？」

大煙桿歐陽空乘他一鬆手之際，疾快的拔下一綹鬍鬚，回身便跑，那漢子怒吼一聲隨後追來。

歐陽空回頭一瞧那怪漢跟在自己身後，不禁駭得魂飛出竅，他眼珠一動，計上心來，回頭道：「你可不能打我！」

那漢子一楞停下身道：「爲甚麼？」

歐陽空一揚手中大把鬍鬚，呵呵笑道：「你沒有鬍子怎麼去見閻王，閻王說鬍子是生命之本，乃父母所授，列祖所傳，持鬚人乃父也……」

這漢子低頭沉思了一下，道：「有點道理，我不打你了！」

南疆各派英雄俱不認識這個漢子，見他讓歐陽空作弄了半天都暗暗好笑，上官菁的臉上突然凝重起來，上前問道：「這位大哥，上我沉沙谷幹甚麼？」

那漢子瞪了她一眼，道：「我不告訴妳，師父常說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舌頭都是長的，一句說能說遍十里……。」

歐陽空哈哈大笑，說道：「對了，長舌婦人像個吊死鬼，舌頭吊在嘴邊，整天的嚇人……」

上官菁氣得幾乎要吐出血來，她怒氣冲冲地道：「老煙蟲，你再胡說八道，我就不客氣了……」

歐陽空恍如不聞一樣，伸一下舌頭，問這漢子道：「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這漢子想了一想道：「孫不二。」

歐陽空伸出一個大拇指頭，道：「好！孫子不二姓，你這名字可妙極了……」

大煙桿歐陽空心思靈敏，見這漢子功力超絕，出現這麼突然，頓知是衝着他和白雲飛來的，他自懷中摸出兩顆從毒神夏鞏仞白玉寶庫偷來的玻璃珠子，在空中揚了一揚，向孫不二招手，道：「兄弟，你過來，我們打彈子去！」

孫不二也像個小孩樣的好玩，歡呼一聲，向前走了兩步，忽然停下身來，搖搖頭，道：「不玩了，我師父叫我辦的事還

沒有辦呢。」

歐陽空一笑道：「沒關係，玩一會兒再辦事……」

他曲指一彈，抖手彈出一顆玻璃珠子，孫不二終究忍耐不住玻璃珠子的誘惑，俯身拾起，也彈了過去。

兩人像小孩子一樣，坐在地上大玩玻璃珠子，非但使南疆各路高手一楞，連白雲飛也覺得納罕不已。

正在這時候，谷外突响起一串風鈴搖曳之聲，隨着這鈴聲，一縷簫聲破空响起，回盪在整個山谷裏。

那簫聲彷彿深深水聲低吟而過，不像是飛瀉的瀑布急湍而下，時高時低，令人不可捉摸，但却清新出塵，使人有飄然欲飛之感。

上官菁神色大變，顫聲的喃喃道：「是他，是他……」

南疆各派英雄似乎也都知道是誰來了，大家都肅默的恭立在地上，連大氣都不敢輕喘一聲，俱朝谷外望去。

這裏只有大煙桿歐陽空和孫不二最逍遙，他倆在地上不住的玩着玻璃珠子，對這邊的事充耳不聞，饒是如此，歐陽空也嚇得全身是汗，腦海中盡是希奇古怪的念頭，盡量設法纏住孫不二。

只聽孫不二道：「不玩了，師父已經來了。」

歐陽空一搖手道：「再玩一會兒，我教你『圓珠滾洞』的玩意……」

他在地上連挖了五個小洞，曲指將玻璃珠一個洞一個洞彈去，孫不二小孩心性，從不知所謂憂愁心機，一見玻璃珠進洞，覺得非常好玩，不禁又玩將起來。

嬤嬤的簫聲在空中徐徐散去，代之而起的風鈴聲，簫聲一逝，人影已現，只見八個白衣漢子扛着一頂大轎緩緩而至。

轎門上掛着一枝白玉古簫，杏黃的絲繐隨風飄起，低垂的珠簾鑲着五顏六色的寶石，映着燃燒的火炬，泛起條條流艷的晶光，看來奪目至極。

上官菁急上前道：「是段爺爺麼？」

轎中傳來一聲冷哼道：「妳爹呢？」

上官菁神色變了一變，道：「家父封劍歸隱，在谷中再也不問江湖之事。」

轎中的段爺又是一聲冷哼，冷冷地道：「他倒推得一乾二淨，那件事他以為可以了解麼？他想得太簡單了！」他的聲音突然提高道：「孫不二！」

孫不二全身一震，急忙丟了玻璃珠子奔了過來，歐陽空一把沒抓着，忙道：「慢來，慢來，我們再玩玩！」

轎裏的段爺重重地哼了一聲，嚇得孫不二急忙跪在地上，口中直嚷道：「師父，師父，徒兒再不敢了！」

只聽轎中的人冷笑一聲道：「我交給你辦的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孫不二像大夢初醒一樣，一拍前額道：「我給玩忘了！」

他自地上一躍而起，大掌在空中一揮，陡然劈出一股勁風，响起砰地一聲巨响，沙泥揚處，地上現出一個深深的大坑，羣雄見這傻漢子功力如此之高，隨手一劈便有這大的力道，不禁駭得各自退二步。

孫不二在場中一站，大聲嚷道：「那個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不覺一楞，想不到這個莽漢找的竟是自己，他見這怪漢傻裏傻氣，沒有半點心機，竟存了無限的好感，身形向前輕輕一飄道：「在下就是。」

孫不二飛身躍起，一掌揮出道：「揍你！」這個動作突然而起，使得白雲飛幾乎措手不及，在一怔神之間，身形斜斜一移，閃電般的飄了出去。

白雲飛心中一凜，說道：「你為甚揍我？」

孫不二掄掌空中一顫，大聲的道：「我師父叫我揍你。」

這個渾人臂力之强，掌勁之猛，白雲飛還是初次遇見，他讓這怪漢沒頭沒腦的連打幾拳，心中也暗自生氣，掌心一吐，對孫不二身上擊了過去。

孫不二大掌一翻，道：「好！我讓你試試我師父教我的『賴皮功』。」

「砰！」

雙掌驟然相交，發出砰地一聲大响，孫不二痛苦的呃了一聲，詫異的退了二步，回身就跑，大聲的道：「師父，你的賴皮功抵不過他的硬骨功，我老孫不行！」

轎中段皇爺冷哼一聲，道：「沒用的東西，我們段家的武功豈是有人能敵！」

垂落珠簾輕輕掀起一角，只見一個頭戴宮帽，身着錦緞黃袍的中年漢子緩緩的走了出來，他的目光如刃，在冷血劍客臉上淡淡一掃，鼻子裏傳來一聲冷哼。

大煙桿悄悄對白雲飛道：「他是大理段皇爺，在南疆各派中不屬於任何一家，但功力之高却屬南疆之首，提起雲南大理段皇爺婦孺皆知，只是此人素來淡泊明志，很少參與江湖是非，這次突然出現在這裏倒是頗費猜疑……」

白雲飛哦了一聲道：「原來他是個土皇帝！」仔細朝段皇爺一打量，只覺此人神情冷肅，一派威嚴彷彿與生俱來，身上長衫飄飄，手中摺扇輕搖，倒是頗為瀟洒，舉重若輕，行止有一種帝皇之風。

段皇爺目光朝白雲飛淡淡一瞥，道：「閣下便是冷血劍客麼？」

白雲飛道：「白雲飛正是在下。」

段皇爺頷首道：「你孤身遠征南疆，其志眞是可嘉……」

白雲飛一怔道：「你是甚麼意思？」

段皇爺哈哈一陣大笑，道：「朗朗乾坤，混沌宇宙，天下之大，眞人異士何多？你的功夫當眞能將南疆英雄懾服麼？」

白雲飛不悅的道：「三派二谷六堡折服泰半，閣下莫不是參與此會之人……」

段皇爺冷哼一聲道：「這種小事也值得我動手，昨夜接着傳出飛箋，得知你此下南疆，大會羣雄之事，本不願前來，只放心不下南疆之舉，是故趕來看看……」

白雲飛冷笑道：「你這個熱鬧可瞧得正是時候……」

段皇爺臉色一變道：「你這樣一家一家的比下去眞是太費事，我現在斗胆代表南疆各派，給予你一次分輸贏的機會，你只要在我手下走過五十招，南疆各派通通退出雲南境內，永遠不准踏進這裏一步，你看這個辦法如何？」

白雲飛冷漠的道：「你恐怕作不了主吧？」

段皇爺哈哈一笑道：「這個簡單！」

他目光朝各派一掃道：「冷血劍客的身手你們已經見識過來，你們能否勝他我相信你們比我還清楚，現在存亡決於一旦，由我姓段的代表南疆，你們是否願意……」

南疆各派素來知道段皇爺的武功天下無敵，獨居大理江湖上無人敢輕試鋒芒，這時一見他要出頭，暗自放心大半，不覺同時呼道：「好，段皇爺全看你的了！」

這時只有沉沙谷上宮菁臉上有難色，她秀眉一聳，深深鎖在一起，蓮步一移，姍姍而來。

段皇爺一愕，道：「妳是不願意麼？我知妳爹自負一生，必不會服我姓段，嘿嘿，事隔那麼多年，他還沒有忘了敗在我段皇爺手中一掌之事……。」

上官菁神色一變，道：「我爹會敗在你的手中？這倒是從沒聽他說過……」

段皇爺大笑道：「這種醜事妳爹豈會告訴妳，妳爹如果知道我現在已經進了沉沙谷，他可能又要和我大拚一場了……」

上官菁冷冷地道：「大理段家雖然在南疆嚴然一派之尊，可是却也奈何不了沉沙谷，現在你要替南疆强自出頭，我就要幫助冷血劍客和你作對……。」

段皇爺一怔，笑道：「妳爹也是這個性子，喜愛和我走相反的路子，好吧，我們各助一方，看看沉沙谷和大理段家那個行？」

事情突然轉變到這種地方，確實是出乎意料之外，現在不單是白雲飛和南疆之爭，也是段皇爺和沉沙谷之爭，上官菁伸手自懷中拿出一炷長香，在火炬上引着，香烟嬝嬝升起，她坐在地上對着嬝嬝的香烟比劃一陣，說也奇怪，那升起的香烟經她指尖一點一劃，突然變成各種不同的顏色升入空中，順着谷風向大谷裏飄去。

段皇爺一怔道：「妳這是幹甚麼？」

上官菁冷冷地道：「我告訴我爹你已經來了，這是我們沉沙谷獨創的救命香，只要燃起這個，我爹立時就會趕來，那每一種顏色都代表一句話……」

段皇爺冷笑道：「名堂倒不少。」

他轉首望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大步的走上前去，手中摺扇輕輕一收，淡淡地笑了笑，輕聲的道：「你是謝承岳的甚麼人？」

白雲飛心頭一震，忖道：「眞沒想到他竟認識我的師祖，不知他曉不曉得我爹爹，我不妨拿話問他一問！」他恭身道：「那是在下師祖，我爹是白長虹……？」

段皇爺哦了一聲道：「你說的是那個白長虹嗎，昔年我和你師祖謝承岳比武論劍之時，你爹還是個小孩子，他那時隨侍在你師祖身旁的時候，也像你現在這麼大……」他感嘆的道：「一晃就是三十幾年，老一輩的不是封劍歸隱，就是撒手塵寰，你師祖當時正值英年，而現在……」

白雲飛一聽大怒，道：「你有多大年紀，竟敢說我爹是個小孩子……」

段皇爺淡淡地道：「我現在八十有八，難道還不算大嗎？」

白雲飛一楞，倒沒有想到段皇爺有如此高的年齡，他見段皇爺英姿颯颯，頂多四十餘歲，那像個八十餘歲的老人，心中一楞，不禁忖思道：「傳聞世上有駐顏不老之術，我總是不相信，如此看來段皇爺當眞是駐顏有術了……」

他詫異的道：「你有八十八……」

段皇爺笑道：「你不要懷疑，如果你師祖在世，那樣子也和我差不多少……」他面上突地一寒，道：「我們動手吧！」

白雲飛心中一凜，道：「你是我師祖的朋友，再晚萬萬不敢出手……」

段皇爺怒哼一聲，道：「你非動手不可，這是南疆誰屬問題，不是多情可以了解的，你要只勝了我，點蒼才能夠在南疆樹立起來……。」

白雲飛心中一顫，道：「好！再晚只有捨命一搏了！」

他凝重的拔出了射日神劍，斜斜的舒了出來，冷冷的劍尖泛起條條寒光，那種沉穩的樣子看得段皇爺心裏一驚，沒有想到他年紀如此之輕，已將劍道的神髓融會貫通。

段皇爺詫異道：「你這是射日神劍，當年在大理後宮曾見你師祖施出射日神劍，也是這柄神劍，想不到竟傳到你的手中……。」他哈哈一笑問道：「不知射日劍法你學會了沒有？」

白雲飛淡淡道：「我師祖一劍神通，再晚天資愚笨，那能及師祖萬一，再晚邯鄲學步，只得勉力一試……」

段皇爺大姆指一舒，道：「好，這正是學劍的本色！」他在袖中緩緩拔出一柄七首，在空中輕輕一揚，笑道：「神劍之下無堅不摧，只好拿出這柄寒玉七和你過招了！」

白雲飛這時豪氣大盛，只覺自己能和名傳天下的大理段皇爺交手，是件震動天下的大事，斜馭劍長，平緩伸出劍光流艷，筆直推去！

段皇爺心中一凜，身形晃動，冷玉七連着削出三次，但見凌厲的勁風颯颯而起，周圍一片寒光。

白雲飛將這一戰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他知道這一戰不論勝敗都關係着自己的一生，會很快的傳遍了整個江湖，他知對手太强，不敢冒然進攻，掄起射日神劍，嚴密的防守着，只望五十招快快的過去懾服整個南疆。

「你的功夫不錯！」

白雲飛又覺劍刃一震，恍如受了一柄無形的重錘重重擊下，幾乎把持不住，他心中一凜，一招「烈日普降」斜劈而出。

段皇爺心中大震，道：「你竟得了謝承岳的眞傳……」

他似自知無力和這神奧凌厲的一招相敵，身形拔起旋空而去，回手一抖，寒玉七突然脫手飛出……

「呃！」

白雲飛呃了一聲，身形陡地一墮，羣雄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只見白雲飛手撫腰際，一柄七首的外柄露在外面，他痛苦的冷汗直流，却沒發出聲來。

歐陽空神色大變道：「你！」他身形一躍而去，伸手抓住七首之柄往外拔，那知手臂一痲，右手突然垂了下來，只聽上官菁說道：「不要動他。」

上官菁冷冷的瞪了段皇爺一眼，道：「你竟施出『迴旋手』殺他！」

段皇爺冷冷地道：「這點傷在妳爹的眼中並不算甚麼……」

上官菁怒沖沖地道：「原來你是故意留個難題給我爹，我眞沒有想到堂堂的段皇爺竟拿一個晚輩作替身……」

段皇爺恍如未聞一樣，轉身道：「回宮！」

那八名白衣扛轎的漢子疾快抬着斂轎奔去，大煙桿歐陽空心中怒火燃起，伸手朝段皇爺肘下點去。段皇爺驀一回身，沉聲喝道：「你要怎地？」

大煙桿歐陽空一呆，只覺有一股寒意湧上心頭，居然不敢再出手，這時手尚停留在空中，出手也不是，收手也不是，一時楞楞地僵立在地上。

上官菁叱一聲道：「我來領教……」

南疆各派本見了段皇爺勝了這一場，不覺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大家正待歡呼，陡見南疆最負盛名的段皇爺和沉沙谷要動手，不覺得俱上前走了一步，看看兩家到底是那一家功力最高，一時沉沙谷寂靜異常，全都望着場中。

段皇爺搖搖頭，道：「妳差得太遠，我不和妳動手。」

上官菁冷笑道：「你不要依老賣老，我不信這個邪……」

她身形向前走，指影閃起，對着段皇爺身上點去，段皇爺身形輕飄，冷哼一聲，道：「不二，你出手打她！」

孫不二是個渾人，身子輕輕一躍，大聲的道：「我師父讓我揍……」

他掄起斗大般的拳頭如雨的撲了過來，上官菁這時怒氣交集，清叱一聲，揮出一掌，道：「蠢材，你找死！」

這一掌擊在孫不二身上，只打得他身形一晃，居然沒有受絲毫之傷，他大吼一聲，揮拳斜撩而上。

上官菁在對方拳影快要迫近身上之時，突然閃身一移，右掌以幻化如神的快速，照着孫不二的臉上擊來。

「拍！」地一聲清脆的響聲，孫不二身形一個踉蹌，幾乎要摔倒在地上，他痛得低吼一聲，捂着左臉道：「師父，這賊娘，打我一掌！」

段皇爺笑道：「沒關係，打回來。」

孫不二遲疑地道：「我不敢！」

段皇爺怒聲的道：「我叫你打她左臉，你照打就是……」

孫不二大吼一聲，伸手往上官菁的左臉擊去，上官菁正待揮臂攔去，又覺手臂關節之處一麻，竟是抬不起來。

「拍！」這一掌打得甚是結實，上官菁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捂着臉往外奔去，她身形才起，突然空中響起一聲憤怒大笑道：「段皇爺，你居然敢上門欺人……」

語言未逝，空中人影已現，只見一個長鬚飄拂的老人，拉着上官菁走着回來，望了白雲飛一眼，似乎是神色變了變，冷笑一聲，閃身而起，揮掌將孫不二擊倒在地上，他出手之快，無人能够看得清楚，使場中的段皇爺都不由一驚。

段爺皇哈哈一笑道：「上官雲，你的功夫不錯嘛。」

上官雲冷冷道：「你還要動手麼？」

段皇爺冷漠的一歛笑容道：「改日再來訪，我現在沒空……」

他得意的笑了一笑，跨進斂轎之中，輕輕一擊掌，八個白衣人抬着他如飛奔去，孫不二隨後大叫師父，追踪而去。

上官雲凝重的嘆口氣。道：「菁兒，快把白雲飛抱到我丹爐的地方，再晚他流血不止，連我也沒有辦法救他了……」

上官菁一呆道：「爹……」

上官雲身形一拔而起道：「我要救他，不要多說……」身形一飄而去，沉沙谷一時又冷清起來。

嬝嬝的青烟自丹爐繚繞而起，昏黃的燈花自心蕊中射起無數的火星，映着室中的人影，晃動顫搖……。

冷血劍客白雲飛靜靜的仰臥在丹鼎的旁邊，七首沒肉及柄，殷紅的白雲飛臉色蒼白，連嘴唇都是一片青紫，一種臨死之前的恐怖之色在他臉上顯露無遺……。

這裏面最緊張的莫過於大烟桿歐陽空，他嘴唇翕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緊緊地抓着白雲飛的手，目中閃出一片清瑩的淚光。他緊張的問道：「怎麼樣，谷主，請你告訴我……」

上官雲凝重的道：「你最好出去，我會盡力而爲……」

歐陽空搖搖頭道：「不！我要陪着他，只要他有個三長兩短，我老烟蟲馬上自盡在他的面前……」

上官雲雙眉一鎖道：「你出去守看門口，沒有我的允許不准任何一個人進來，連我們沉沙谷的人都包括在內……」

大烟蟲歐陽空突然一嘆，道：「好！谷主，全靠你了！」

他恍如突然生了一場大病似的，步履居然沉重得快要抬不起來，身形搖晃緩緩的消逝門口。

上官雲回頭嘆道：「菁兒！」

上官菁拿着一包東西走了進來，道：「爹，可以開始了麼？」

上官雲愼重地道：「妳準備好止血藥，我這就動手把七首拔出來……」

他是個醫道極精的人，深知七首一拔，稍有不愼，白雲飛便會當場死去，所以凝重的深深吸了口氣，手掌輕輕握着七首之柄，緩緩向外拔去。

七首一落，鮮血陡地一湧，上官菁右掌疾快的捂住傷口，塗上一層粉末，白雲飛身子一陣輕顫，醒了又暈了過去，時間在緩慢中逝去，白雲飛總算止住血了。

突然，上官菁發出一聲驚詫的呼聲，道：「爹，你！」

上官雲這時面色大變，全身泛起一陣輕微的抖顫，他痛苦的呃了一聲，惶悚的抓起那柄七首，目光不瞬的望着七首的柄上。他顫聲道：「天星沙，天星沙……」

上官菁道：「爹，什麼叫天星沙？」

上官雲苦笑道：「段皇爺心腸好毒，他知道我煉成了『七絕爪』已非是我的敵手，在七首柄上塗了一層西域絕毒之物！天星沙，此物雖毒却不會致死，但使我三年之內不能練功，想想還有一年就是我倆爭取南疆第一的時候……。」

上官菁哦了一聲道：「你和他有一年之約……」

上官雲黯然的嘆道：「爹爹曾和他交手數次，都不能分出高低，是故每五年有一次比試，現在離比試之日尚有一年，誰知他居然會施出這個手段……」

上官菁詫異的道：「他的功力如此之

高，怎會施出這種手段……」

上官雲搖搖頭道：「此人本極善良，只因一念之恨，而將爹爹恨入骨髓，時時都想殺了我，而這事論罪起來，還是爹爹不對！」

上官菁奇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上官雲搖頭道：「這事以後再談，妳快請守谷四大護法前來，我算算日子，那狠心的婆子就快要來了……」

上官菁神色一變，急急走了出去，不多時自外面走進四個灰布衣的老人，各自坐在屋中一角。

上官雲輕嘆道：「我已中了西域的天星沙，一年之約只好取消，劉貴妃馬上就會來了，我無法和他親自動手，請四老暫時緊守這裏，不要再讓她胡鬧不休……」

他緩緩的拿出白雲飛的射日神劍，道：「這是射日神劍，也是你們點蒼派中之寶，當年我只因幫助你們師父謝承岳將劉貴妃擺脫掉了，而惹得段皇爺和劉貴妃都恨我欲死……」

原來這四個老人都是謝承岳的弟子，大弟子路虹，二弟子陳丕正，三弟子嚴海明，四弟子宗燕，這四個人因感上官雲曾救師父謝承岳一命，自從謝承岳失踪之後，他們便投奔上官雲，暗中却在南疆查覓謝承岳的死因。

點蒼派滅派後，這四人因感人手不够，又因謝承岳之死因未現，只好忍氣吞聲埋身在沉沙谷，却時時和上官雲討論復仇之事，這次白雲飛大會南疆各派，約在沉沙谷，是早經上官雲安排好的……。

點蒼碩果僅存的四老，一見射日神劍，宛如見到恩師音容一般，俱伏倒在地上，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

宗燕問道：「谷主，白雲飛可是我小師叔白長虹之子……」

上官雲頷首道：「不錯，點蒼自滅亡之後，只有他誓死復仇，白長虹能有這樣一個兒子，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

正在此時，遠處突然響起一聲尖銳的長嘯，這嘯聲劃空而來，眨眼之間已到了眼前，震得室中嗡嗡直鳴。

上官雲喃喃地道：「她又來了，謝承岳能得到這樣一個女子相愛，在他一生之中足可自傲了，只是劉貴妃爲人心胸太窄，將一縷怨恨遷怒在我身上，倒是謝承岳所料不及的……」

室外的嘯聲突然而逝，只聽得破空之聲大喝道：「那一個？」

劉貴妃冷笑一聲道：「你是誰？誰要管我劉貴妃的事，可是找死……」

歐陽空怒笑道：「妳是劉貴妃，哈哈，可笑，可笑……」

室外傳來劈拍劈拍掌擊之聲，風聲勁響，怒吼如雷，雙方打得倒是異常激烈，震得室中搖晃不已。

上官雲搖搖頭道：「劉貴妃的武功愈來愈高，像是突然增加了不少！」

突然室外傳來一聲悶哼，激鬥之聲突然停止，像是有人受傷一樣，過了一會兒，只聽歐陽空吼道：「直賊娘，妳原來和那姓段是一路的……」

劉貴妃冷笑道：「我是他的妃子，你要怎麼樣？」

「砰！」

空中突然響起砰地一聲巨響，室門陡地大開，劉貴妃長髮飄飄，拖及胸前，身形一個溜滑靈巧地搶過來，歐陽空手持着大烟桿，全身衣袍隆隆鼓起，隨身而入。

劉貴妃看了室中一眼，道：「上官雲，你請了不少幫手麼？」

上官雲苦笑道：「妳這樣苦纏不休到底爲何？」

劉貴妃冷笑道：「我的謝郎呢？你不交出來，我非殺你不可。」

上官雲頭道：「謝承岳已經死了。」

劉貴妃冷冷地道：「我不信，除非是有人證明，像他那樣高强的人還會死了……」她臉上突然現出一片痛苦之色，眸子裏竟落下了兩行眼淚水，雙手緊緊的撕着自己的長髮，髮絲一束一束的撕了下來，但她却絲毫不覺得痛苦，突然仰天一陣凄厲動心的大笑，在室中跳起舞來。

她仰天大聲的道：「承岳，謝郎，你若眞的死了就應給我個音信，不要再讓我受苦，我會追隨你而死……。」

她怒眼的看了上官雲一眼，怒喝道：「當年如果不是你，謝承岳怎會離我而去，謝郎之死，必與你有關，今天我非殺了你替他報仇不可……」

上官雲黯然道：「謝承岳一代神劍，只因受段皇爺的愚弄，而留戀於大理國後宮，終日和你厮守，幾乎連前途都毀了，妳仔細想想，段皇爺當時將你獻給謝承岳，到底是爲了甚麼？是妳施盡全身解數把謝承岳困在宮中，而使他不練功，把全身精血都耗在妳的身上，如果妳眞心愛他就不會那樣了！」

劉貴妃冷冷地道：「我和謝承岳都願爲對方流盡最後一滴血，只要我倆長相廝守，死在一起又有什麼關係……」

「溫柔鄉本是消魂處。」上官雲輕嘆道：「妳這樣已毀了他十年的功力……」

劉貴妃冷叱道：「人生得樂及時樂，還管功力不功力幹什麼……」

她只覺心中一酸，腦中刹時又浮現出謝承岳那豐朗如神的樣子，一縷沉思將她牽進甜蜜的回憶裏——苑園裏的偎依，後宮的捉迷藏，凉亭上的對酌相飲，荷花池畔的月景，拱形橋上的散步……一幕幕前事的佳果在她眼前如夢般的浮現出來，隨着這縷憶恩而輕泣起來……

原來謝承岳和小師弟白長虹雲遊大理，無意中和段皇爺相識，雙方在大理後宮大談武事，互相傾慕對方的武功與才華，大有相見恨晚之感，結金蘭之盟。段皇爺那時正值英年。自認武功天下第一，一見謝承岳功力高絕，心中竟產生一種妒意，他爲人深沉，左思右想之下，靈機一動，竟想到女色方面，忍痛將自己的愛妃讓給謝承岳，謝承岳在江湖上奔波多年，乍見這樣美麗的妃子不禁驚爲天人，一顆心不覺讓劉貴妃吸去，而劉貴妃也見謝承岳貌似潘安再世，雙方都是心許，倒也是眞心相愛，竟是難捨難分，謝承岳將白長虹支走了，終日與劉貴妃流戀於後宮，當眞是不想再出江湖一步，不覺得在大理國一晃就是一年，武功荒廢，日形消瘦，這事給謝承岳的好友上官雲知道，連夜趕至大理國後宮，大義相責，說得謝承岳如大夢初醒，隨着上官雲連夜出宮而去。（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素手颷香

拚冒埋骨險　終獲絕世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利用羣魔，合力向石壁發掌，詎因石壁太厚，無法達到目的，伍獨與水寒雙雙逼迫成全，將僅餘三粒火藥彈爆炸石壁，不料爆力太以霸道，致使整座石洞震得山搖地動，洞中山石激射横飛，眼看經衆人辛苦擊破的洞口就將被洞內山石堵閉之際，谷寒香得寶心切，不顧一切躍身入內，洞口隨爲山石堵塞，包九公率三手怪人和鄭秋用鋤鍪等物挖掘洞口，人魔伍獨目睹谷寒香投身絕地，悲怒交集下，竟遷怒於屠龍寨主及一干手下，肆意屠殺，水寒，成全及陰手一魔等目睹慘狀，似充耳不聞無動於衷——

龐士冲口齒動了一動，旋又閉口不語，對這血腥四噴的一幕，亦是一副無動於衷的樣子，包九峯仍然是老淚縱橫，呆呆地望住洞口，那幾個青衣女子，依然在垂首哭泣，只有江南雙豪和他們手下的那批人，目覩這一場怵目驚心的屠殺，面上露出了些許驚懼之色。

說時緩慢，其實不過轉眼工夫，自屠龍寨主起，十七八人，轉瞬横屍就地，無一倖免，兵刃撒落一地，却無一人還得一招半式。

人魔伍獨立在滿地屍體之間，自顧自地嘿嘿冷笑了一陣，目光一抬，兩眼轉向洞口移去。

那堆積在洞口的亂石已被鏟除，鄭秋和兩個三手怪人已掘進洞口一兩尺深，因那洞口寬不盈丈，沙石紛飛之下，其餘的人挿不上手，俱已退向一旁。

人魔伍獨移步上前，見那洞中撥出的亂石，又在洞口埋積起來，於是走到一側立定，雙袖一拂，劈出一股狂颷，貼地掃去。

只聽一陣「嘩啦」聲响，滿地亂石，被他那重如山嶽的袖風捲起，折向一旁飛去。

鬼老水寒見那些三手怪人嚎哭不停，突然感到心煩意亂起來，他原待向那些怪人發作，突然心意一變，轉向包九峯道：「喂！老兒快命這些怪物閉口，否則老夫一掌一個，統統予以斃了！」

駝啞老人包九峯正當哀傷之際，聞言之後，抬頭向鬼老水寒一望，口齒啓動，訥訥無聲。

鬼老水寒慍道：「老兒望我則甚，莫非是不想活了！」

忽聽龐士冲冷冷的說道：「他是個啞子……」

鬼老水寒勃然大怒，移步走向龐士冲，獰聲道：「老匹夫，他是啞子，難道也是聾子麼？」

人魔伍獨突然冷聲道：「水兄，谷寒香死了，難道連一點哀悼和招魂之聲，也不許有麼？」

鬼老水寒面龐一轉，未及開口，忽聽一陣極爲輕微的步履之聲，隨風送入了耳內。

展眼間，三個打扮得非僧非道之人，連同一個藍衣瘦長老者，疾步奔到了近處來。

這四人身形一住，環掠場下一眼，頓時移目向洞中望去。

爲首抵達的那個非僧非道之人，倐地目光一收，向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及陰手一魔等四人抱拳施禮，道：「諸位老前輩，方天瀾這廂有禮了。」

原來這方天瀾乃是鄭秋的首徒，另外那兩個非僧非道裝束之人，乃是鄭秋的二弟子羅錚，和在范家堡外，挨了鄭秋一掌

的三弟子丁一魂，那藍衣瘦長老者則是追隨鄭秋數十年的手下，名喚追魂手莫信。

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和陰手一魔四人，各自向方天瀾舉手還禮，頓了半晌，始由人魔伍獨道：「方賢姪，你師父神志已失，親疏不辨，咱們都難以近他的身，愛莫能助，說來慚愧的很。」

這方天瀾隨師甚久，在江湖上，亦是成名數十年的人物，但見他抱拳當胸，淡淡一笑，道：「諸位老前輩的好意，方天瀾一門師徒，感激不盡。」

他語音微頓，接道：「不知那谷寒香今在何處，伍老前輩可否見示？」

人魔伍獨伸手向洞中一指，道：「那丫頭業已被活埋在洞中，看來是有死無生了。」說話間，突然憶起谷寒香的絕世風華及音容笑貌，不禁仰首望天，浩然長嘆一聲。

方天瀾咀角肌肉抽動了一下，移目再向洞中望去，忽見丁一魂正向洞口走去，急忙低喝道：「三弟慢點！」

丁一魂聞聲止步，轉面恨聲道：「小弟若不將那賤婢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方天瀾鬚髮微顫，沉聲喝道：「不許輕舉妄動！」轉面向陰手一魔將手一拱，道：「小姪斗胆，向陰手老前輩討點『向心露』的解藥，尚祈老前輩慨允。」

陰手一魔一語不發，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傾了兩粒解藥，遞了過去。

方天瀾邁步向前，接過藥丸，小心翼翼的收入囊中，道：「多謝老前輩的惠賜。」說罷轉過身子，微一幌身，倐地閃到了一個三手怪人面前，一把搶過那人手中的一柄鋼叉。

那三手怪人覩狀之下，突地「吱吱」一叫，三手齊動，疾向方天瀾抓去。

方天瀾正待出手，包九峯口中忽然怪嘯一聲，那怪人頓時三手下垂，疾躍開去了。

那追魂手莫信也跨步向前，打算奪過一柄鋼叉，方天瀾忽然將手一擺，道：「你們都站在此地，我不招呼，誰也不要過去。」

說罷之後，移步走近洞口，雙肩一幌，閃入了洞內，擠在鄭秋和那三手怪人之間，揮動鋼叉，將洞中的石塊向洞外撥動着。

他內力精湛，手法靈巧，鋼叉揮動之下，那大小不一的亂石，彷彿江河奔騰，直往洞外飛瀉。

那三手怪人似是礙了他的手脚，忽見他反臂一揮，將身旁那怪人扔出了洞外。

谷寒香葬身亂石之下以後，鬼老水寒等人，誰也未曾想到去設法解救鄭秋，這時見他的大弟子孤身入內，不禁齊皆屏息靜氣，目射精光，凝神盯住洞中，瞧他如何施爲。

片刻之後，另一個三手怪人，亦被方天瀾扔出了洞外，騰下他與鄭秋二人，在洞中並肩挖掘。

方天瀾手揮鋼叉，撥得沙石向洞外狂飛不已，人却逐步移動，徐徐向鄭秋的身側靠近。

他目光銳利，一眼就看出自己師父的左肩之上新受掌傷，運轉不靈，這時將鋼叉向左揮動，一面斜眼瞧住師父的身形，蓄勢出手。

鄭秋如痴如醉，雙手揮叉，目光緊望前端，始終未曾旁瞬，方天瀾看入眼中，心頭如被刀割，因而也將谷寒香恨入骨髓了。

霍地！方天瀾右臂猛地一探，一指向鄭秋腰際點去！

這一指蓄勢已久，猝然偷襲，勢若霆驚電閃，奪人心神，龐士冲等身在洞外，亦恍惚感得自己的腰上一緊。

方天瀾深知自己師父的一身功力，他知道若不使用極重的手法，休想一指將他點倒，倘若一擊不中，再想下手，那就更爲困難了。

詎料，鄭秋的武功過於了得，但聽他喉間怪响一聲，身子猛地撞到洞壁之上，人却依然未倒。

方天瀾牙齦一咬，隨身欺上，右臂疾舒，再度一指點了過去。

鄭秋雙目之內，血絲密佈，他身形微蹲，背脊緊靠石壁，一見方天瀾揮指點到，頓時鋼叉一掄，猛然迎去。

方天瀾瞧那鋼叉勁風震耳，勢道極爲猛惡，迫得招式一收，向後疾躍一步。

這師徒二人，各自背靠洞壁，四目瞪視，相峙而立。

鄭秋胸前起伏如浪，粗重的喘息之聲，直達洞外，他雙手横托鋼叉，血紅的雙眼，目不轉睛地瞪住方天瀾，狀如負隅之獸，獰惡之極。

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默然相視了一眼，突然雙雙朝洞口走去。

只聽人魔伍獨揚聲道：「方賢姪，你師父玄功通神，你一人制他不住……」

方天瀾急喝道：「兩位老前輩的好意，小姪心領！」他身形電閃，倐地移出了洞外，一躬到地，阻住兩人前進。

人魔伍獨微一沉吟，道：「那丫頭九成已香消玉殞，除她之外，又無人能令你師父將解藥服下，我瞧還是由你水老前輩與我合力出手，來將你師父制住吧。」

方天瀾担心二人妬嫉自己師父的武功，趁機將自己的師父毀掉，是以急忙一個長揖，陪笑道：「這是小姪份內之事，豈敢勞動兩位老前輩的大駕。」

他轉面又朝羅錚等人喝道：「趕快進去將堵洞的亂石清除掉，小心在意，不要衝撞了師父。」

羅錚，丁一魂，追魂手莫信，三人低喏一聲，緩步向洞中走去，一面凝神戒備，以防鄭秋會猝然出手。

他三人徐徐走入洞中，羅錚接過方天瀾手中的鋼叉，眼看師父雖是充滿了敵意，却未出手阻截，於是輕輕地揮動鋼叉，將石塊朝洞外撥出。

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重又相覷一眼，兩人一般心意，都恐過於逞強，讓毒火成全與龐士冲揀了便宜，因而不約而同地轉身退去。

方天瀾忽向包九峯縱聲喝道：「駝背老兒，你是呆子麼？」

包九峯靜靜地望他一眼，轉身由那些怪人手中揀了兩柄長叉，揚手向洞中擲了過去。

丁一魂和追魂手莫信接住長叉，頓時與羅錚一齊動手，清除洞中的積石，三人

奮力操作，故意使鄧秋沒有揷手的餘地，鄧秋左肩新受掌傷，又被方天瀾在「脊尾」穴旁戳了一指，化了頓飯工夫，始將體內的眞氣調伏，轉眼向羅錚等三人凝望片刻，忽將身子一縮，貼於壁上的一塊凹處，呆立不動。

此時那些怪人的嚎哭之聲，已被包九峯止住，那幾個靑衣女子的垂泣之聲，也逐漸的微弱下來。

石壁之前，除了不絕於耳的石塊碰擊之聲外，慢慢地顯得沉悶起來，隨着那逐漸清理出來的洞穴，衆人在懷想谷寒香的絕世容顏之餘，重又憶起了三妙書生的遺珍，因而一雙雙精光逼射的眸子，又復向洞中緊盯不捨。

那江南雙豪中的皇甫天長，見鬼老水寒等人俱都目射寒電，滿臉沉凝之色，不禁回首向滿地遺屍瞥了一眼。

他不看猶可，一看之下，想起這十七八人，不過轉眼工夫，便被人魔掃數擊斃，他暗暗忖道：「這批人諒必也是西北道上的一時之選，較之自己所率的人，武功未必就差，但在人魔伍獨手下，不過如土鷄瓦狗一般，簡直不堪一擊。」

轉念之下，他突然感到，此處乃是不祥之地，看那滿洞亂石，根本無容身的空隙，谷寒香要想活命，實比登天還難，伊人既無生望，有這般蓋世魔頭在此，三妙遺珍也輪不到自己頭上，留在這是非之地，實在是有害無益。

他心意一決，立時轉面向譚九成道：「二弟，此間已無可留之處，依爲兄之見，我等不如撤走吧。」

譚九成明白他語中之意，但是谷寒香艷絕人寰，美似天仙的倩影，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版之上，令他念念難忘，抹之不去，作繭自縛，不克自已。

他默默沉吟一陣，故意提高嗓音道：「大哥，我等與谷姑娘是道義之交，反正無所冀圖，多留片刻又有何妨？好歹看個究竟，待得找出谷姑娘的遺體，我等憑弔一番，立卽離開此處。」

這一番話，原是講給人魔伍獨等人聽的，詎料語聲甫落，那方天瀾已是冷笑連連，道：「爾等最好是快滾，谷寒香賤婢不死便罷，如果死了，你們這般道義之交，一個也休想生離此處。」

譚九成少年氣盛，聞言之下，不禁劍眉怒聳，跨步走出行列。

適在此時，一聲宏亮的佛號，由數百丈外的花樹之後，遙遙傳了過來。

衆人聽這佛號中氣充沛，震人耳膜，情知來了一流高手，不禁齊齊轉身，向那聲音來處望了過去。

只見那花樹之後，大步走出兩個老年的和尚，前面一人，肩上抗着一根粗如鵝卵的純鋼禪杖，後面一人僧袍蔽舊，補釘重疊，一根錫杖拄在手中。

這兩個老年和尚，俱都是慈眉善目，令人一見之下油然生敬，那聲宏亮的佛號，便是由當先的和尚所發。

衆人一望之下，不覺同是一驚，原來當先這肩抗純鋼禪杖的老僧，乃是少林寺中，享譽最隆的天明大師，天明大師久走江湖，在場羣雄，大半都與他見過，隨在他身後的乃是天覺大師，那天覺大師雖然一生都在天下行脚，識得他面目的人，反而爲數不多。

只見天明大師走到近處，朝衆人合掌一禮，道：「各位老施主別來無恙，可還記得貧僧天明麼？」

龐士冲倏地哈哈一陣狂笑，道：「天覺，你佈的好陷阱，老夫如今是服你了！」說罷之後，又是哈哈一串狂笑。

天覺大師容色一動，環掠羣雄一眼，移目向那洞中望去。

忽聽天明大師道：「龐老英雄，你可見到貧僧那個女徒——」

言未落，包九峯和那幾個靑衣女子突然奔了過來，跪在天明大師身前，放聲痛哭起來。

天明大師面色一凛，突然問道：「你們因何啼哭，莫非是老衲那香兒有何不測麼？」

包九峯不能言語，那幾個靑衣女子却紛紛指住洞口，流淚滂沱，一時竟是語不成聲，答不上話來。

天明大師緩緩地點了點頭，自語道：「阿彌陀佛，瞧你們如此傷痛，想必香兒平時待你們尚還不薄——」

他垂目望地，默然沉思片刻，接着又低聲自語道：「如此看來，香兒並未迷失本性，莫非我佛慈悲，特意令她一靈不昧麼？」

忽聽人魔伍獨縱聲一笑，道：「天明，谷寒香是你的徒弟麼？」

天明大師目光一抬，深注人魔伍獨一眼，道：「她是老衲的記名弟子，伍老施主可是眼見她葬身在那亂石之下？」

人魔伍獨將頭一點，道：「伍獨親見她竄入洞中，阻截不及，眼看亂石將洞口封死。」他話音一頓，接道：「伍獨深望你那女弟子福大命大，神佛默祐，倘若她得以活命，伍獨自今以後，也要長齋唸佛，再不作半點虧心之事。」

天明大師見他說得不倫不類，似眞似假，當下不作理會，却自掃視遍地遺屍一眼，道：「這般死者俱已骨髓成冰，血液凍結，看來正是死在寒陰神掌之下，除了鬼老和伍老之外，旁人無此功力。」

人魔伍獨狂笑一聲，接口道：「正是死在寒陰神掌之下，除了鬼老和我伍獨之外，旁人無此功力。」

天明大師蹙眉道：「如此說來，這批人都是死在伍施主掌下了？」

人魔伍獨點頭含笑道：「這般東西對你那徒兒不敬，你說伍獨該不該將他們打死？」

天明大師雙眉緊皺，低低誦了數聲佛號，移步向洞口走去。

忽聽龐士冲冷冷的道：「天明，你是趕來唸超生經文，爲你那徒兒超度亡魂，……」他意興蕭索，越講越覺無趣，話未說完，倏地將口閉住。

此刻那羅錚，丁一魂，追魂手莫信三人，業已掘進了八九尺深，洞外諸人，瞧谷寒香尚無踪影，各人心頭，不覺逐漸地活動起來。

鬼老水寒朝洞中凝視半晌，忽向洞口的方天瀾道：「方賢姪，快命你兩個師弟和莫信走出洞外，待咱們幾個老不死的施點手脚，或許谷寒香那丫頭大難不死，另

有巧遇也說不定。」

方天瀾一聽谷寒香生機未絕，頓時血脈賁張，轉面朝洞中喝道：「二弟，三弟，莫信，統統退出洞外。」

羅錚，丁一魂及追魂手莫信三人，聞得吩咐，頓時各自住手，轉身走向洞外。

鄧秋依然背貼洞壁，痴痴地站立一旁，三人走過他身側，不禁齊齊停下脚步。

丁一魂眼睛一熱，哀聲說道：「師父，你老人家難道連徒兒一魂也不認識麼？」說話中，情不自禁地移步向前，意欲將鄧秋牽出洞去。

鄧秋那裏明白他的意思，一見他走向自己，立時鋼叉一橫，蓄勢待敵，雙目之內冷燄迫射，懾人心魄。

丁一魂見狀之下，爲之一愕，眼中不覺迸出了兩滴熱淚。

方天瀾立在洞口，心中暗暗忖道：瞧師父這失魂落魄的樣子，倘若一旦發現那賤婢的屍體，他老人家可能還有更激烈的舉動……

轉念之際，强忍滿腔激憤，朝丁一魂說道：「三弟等先退出來，不要衝撞了恩師。」

他轉面朝鬼老水寒抱拳一禮，道：「水老前輩，不知你要如何施爲？」

鬼老水寒雙眉一軒，尚未答話，天明大師忽然舉步向前，朝方天瀾及剛由洞中走出羅錚等人合什一禮，道：「幾位施主放心，貧僧担保，絕不傷及令師便了。」

方天瀾冷冷說道：「憑你一人之力，亦傷不了家師，你又如何担保得了。」

天明大師知他對谷寒香恨之刺骨，遷怒到自己頭上，因而也不與他計較，淡然一笑，扭頭向龐士冲道：「龐老英雄可否相助一臂之力？」

龐士冲傲聲一笑，飄身立到天明大師身旁，人魔伍獨亦閃身到鬼老水寒身側，四人面向洞口，併肩而立。

方天瀾見狀之下，只得向羅錚等施了一個眼色，四人閃到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身後，暗暗戒備。

四人併肩站好，靜立片刻後，龐士冲首先單掌一揚，向洞口緩緩推去，緊接着天明大師雙掌一分，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四掌齊揚，同時罩定洞口，彼此間似有默契，各將一身驚世駭俗的功力，化作一股潛力暗勁，無聲無息的向洞中迫去。

倏地，鄧秋身形電射，由洞口飛縱而出，直落五丈開外。

忽聽人魔伍獨大喝一聲：「起！」聲甫落，天明大師，龐士冲，鬼老水寒以及人魔伍獨四人，業已同時飄身而起，躍出數丈之外。

停了片刻，一陣沉悶响聲起處，那堵塞洞內的亂石突起一陣震動，接着似江河堤潰一般，轟轟隆隆，由洞口潮湧而出。

這黑白兩道的四位尖頂高手合力之下，其威勢端的駭人，只見那洞口亂石狂湧，直瀉三丈有餘，一直持續了半盞熱茶的時光，其去勢始才逐漸衰竭下來。

那洞口沙塵瀰漫，亂石尚自滾滾外流，但是洞外之人，大半都目光如炬，能够直透瀰天沙塵之後，龐士冲和天明大師等爲首數人，更是早已看出那石洞深邃異常，至低限度，也要深達五丈。

衆人先是盯住洞口湧出的亂石，瞧瞧並無谷寒香的屍體，各人心中，業已想到那亡命之徒多半已誤打誤闖，逃脫了活埋之厄，這時看出洞中有洞，益發相信她已有驚無險，當先入了藏寶之處。

人魔伍獨暗暗忖道：捷足者先登，老夫再也不能後人！

轉念之下，頓時功凝右掌，暗提一口眞氣，不待洞中情勢澄清，立卽雙足猛蹬，飛身向洞中射去。

他身形剛剛離地，忽覺腦後生風，耳聽鬼老水寒厲喝道：「伍兄留意！」

人魔伍獨驚怒交併，身形疾墮，猛然腰肢一扭，發覺鄧秋轉身追到，一隻血紅刺目的手掌，正向自己當頭壓下。

鄧秋的「血手印」，豈同小可，人魔伍獨怒極而笑，舉掌一揮，施展早已凝足的「寒陰神功」，霍地朝後一揮。

詎料，鄧秋神志雖然不清，却因心無雜慮，武功日進千里，突飛猛進，這時但見他掌式倏變，手腕翻處，驀地駢指如戟，改拍爲點，陡地向人魔伍獨掌心點來，身形却絲毫未慢，就這瞬眼工夫，業已身子凌空，飛過了人魔伍獨的頭頂。

人魔伍獨怒不可抑，眼看自己一掌縱然可將鄧秋擊傷，鄧秋的手指破勁下擊，直點自己掌心「勞宮」重穴，大有令自己應指畢命之勢，萬般無奈，只得强忍一口惡氣，雙足微挫，向一旁暴閃一尺。

他這裏身形尚未立穩，鄧秋業已飛臨洞口，足未沾塵，雙手猛然一揮，捷若勁矢離弦，眨眼射入了洞內。

驀地，嗖嗖兩聲，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一掠數丈，隨尾鑽入了洞內。

人魔伍獨見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二人，亦已騰身而起，雙雙朝洞口躍去，不禁怒哼一聲，雙足猛蹬，再度飛射而去。

天明大師見這干魔頭，一個個爭先恐後搶進洞中，急忙向天覺大師道：「師弟，你我快去瞧瞧，別令人傷那孩子呀。」

天覺大師朗聲一笑，道：「師兄休急，有那鄧秋走在前面，你那香兒，保可無虞。」

說話中，早已錫杖一提，與天明大師雙雙騰身躍起，隨着陰手一魔和毒火成全兩人之後飛入洞內。

天明大師和天覺大師入洞之後，方天瀾師兄弟和包九峯等，也隨後入了洞內，剩下江南雙豪和他們所率的那批人物，以及那兩隊三手怪人，尚還留在原地未動。

江南雙豪相視一眼，皇甫天長陡地心意一決，轉面向身後諸人道：「各位兄弟就在此處等候，我和譚賢弟入洞——」

他話未講完，那焦氏三傑已自齊齊說道：「既然皇甫大哥和譚二哥入內，便是龍潭虎穴，兄弟等也要隨侍在側。」

皇甫天長心頭作難，瞥了地上的屠龍寨主，和他那批兄弟的屍體一眼，道：「我知各位兄弟的心意，既入寶山，縱然空手而返，也得見識一番，開開眼界，不過我等手底下的那點玩藝，實在不足以和旁人爭長論短，各位還得三思才是。」

只聽那焦氏弟兄齊聲道：「大哥放心，我等死而無怨。」

皇甫天長知道到此地步，誰也不甘後人，無奈之下，只得舉手一揮，當先朝洞

中奔去。

且說龐士冲和鬼老水寒二人，追在鄲秋身後進入洞內，五丈距離，在這幾人來說，自是一幌就到，詎料兩人身形未住，即已發覺這石洞盡頭，地面有個六尺方圓的洞口，那鄲秋略一俯首下視，頓時湧身一躍，跳了下去。

兩人奔到洞口，俯首一望，不禁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原來這洞穴生似一口枯井，下豐上銳，黑沉沉的深不見底，兩人的目光雖然黑夜之中能見縫衣針落地，却看不出洞底究竟是何狀況。

展眼間，人魔伍獨，毒火成全，陰手一魔，以及天明，天覺兩位大師，相繼趕到，環立在洞穴四週，凝目下視。

人魔伍獨突然乾笑一聲，眼望龐士冲道：「胆大的拔頭籌，龐老兒，你遲早逃不出伍獨的掌下，反正一死，還是你先下吧。」

龐士冲雙目微翻，冷冷說道：「老西夫，這洞穴誰都敢跳，但怕無恥鼠輩落井下石，那可是死得不值。」

語音甫落，忽然「砰」的一聲，由洞底悠悠傳來，餘音嬝嬝，繞耳不絕。

天明大師暗暗忖道：聽這聲响，此洞約有十來丈高，躍下倒是容易，上來却是大費週章之事。

忽聽龐士冲喃喃咒罵道：「臭酸丁，——」言未了，砰砰之聲，一陣陣地傳了上來。

天明大師忽向天覺大師道：「那位鄲施主想必已經發現門戶，正以掌力在攻門，我這就下去，師弟留在上面，倘若金陽道人到此，師弟可以說明原委，請他們稍待一時。」

只聽鬼老水寒道：「對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才是出家人的本份。」鬼老水寒話才講完，倏地人影連幌，方天瀾，羅錚，丁一魂，追魂手莫信四人，一言不發，飄身躍下了洞穴之內。

天覺大師忽然慨嘆道：「鄲秋爲人雖然無可議之處，他這幾個門下倒是忠義可嘉，師兄請下，見着谷寒香時，命她解了鄲秋的『向心露』吧。」

天明大師頜首道：「不勞師弟掛慮。」僧袍大袖一揮，手提禪杖，飄然躍下。

且說方天瀾當先躍下，勉强飄落十四五丈，一口眞氣已竭，急忙雙掌猛然向下一揮，以減緩朝下疾墮之勢，饒是如此，依舊「叭噠」一聲，摔落地面。

他知自己的兩個師弟和追魂手莫信，輕功較自己遠遜，任其下落，必將雙腿摔斷，急迫之下，顧不得兩腿尙自麻木，挺身躍起，雙臂連揮，將隨後躍下的羅錚，丁一魂和莫信三人，迭連往橫裏托去，自己也眞氣不繼，一跤摔倒地上。

方天瀾略一調理眞氣，振衣而起，剛與羅錚等人聚在一處，天明大師業已形如一片浮雲，慢慢飄落實地。

天明大師落地之後，見這洞底黑得異常，一陣陣震耳的响聲，正由左側傳來，當下功凝雙目，環顧四周一眼，發現這洞底約有兩丈方圓，左側微微透亮，看似一條長長的甬道，那震耳的响聲，正由甬道的另一端傳來。

老和尚不再猶豫，朝一側的方天瀾等人道：「各位施主，請隨老衲前進吧。」

方天瀾暗暗冷哼一聲，覺出天明大師已向發聲之處撲去，急忙低喝一聲：「走！」拔步隨後追去。

五人入了甬道，奔出數十丈後，眼前越來越明，天明大師目光銳利，這時業已瞧出了鄲秋的身形。

展眼間，天明大師奔到甬道盡頭，只見兩扇緊閉的石門擋在眼前，那石門的門楣之上，鏤有斗大的「問心齋」三字，筆力雄渾，古樸異常，一片柔和的珠光，由洞頂折射而下，正照在字跡之上，那鄲秋則雙腿微分，前弓後箭，正在一掌接連一掌地向石門攻打。

天明大師見鄲秋揮掌不住，記記隱含裂石開碑之力，但那兩扇石門除了微微震撼，發出一陣陣沉重的回音之外，絲毫未被掌力損壞，不禁暗暗忖道：前輩奇人的設施，果然迥異尋常，單瞧這「問心齋」三字，即可知道這石門後的景況，非常情所能臆測。

他暗暗尋思道：照理來說，我應將一切人驅開，使她得以澄澈神志，獨處這石洞之內，那末她定能得三妙前輩所遺的啓迪，潛移默化，消除心內所藏的恨毒之念，化乖戾爲慈祥，放棄造刼江湖之心。只是——

轉念未已，忽見方天瀾跨步向前，一掌向石門擊去，口中凄厲喝道：「谷寒香賤婢，老子連擊三掌，倘若妳還不開門迎客，老子可要先去取你那兒子的性命！」說話中，蓬蓬蓬三响，一連三掌，擊在石門之上。

忽聽天明大師急喝道：「龐老英雄！你……」

一言未了，龐士冲倏地出現，揮手一掌，正擊在方天瀾的後心上。

龐士冲來得悄無聲息，連立在甬道中的羅錚，丁一魂和追魂手莫信三人，亦未覺出他是如何越過自己身旁的，這一掌驟下，事先連警告之聲也無，簡直不像他這種身份之人所做的事，因而，方天瀾聞得天明大師的驚喝之聲，但是爲時已晚，只慘哼半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頓時仆地身死。

羅錚，丁一魂，追魂手莫信三人，覩狀之下，俱皆目眦欲裂，齊齊厲喝一聲，縱身撲去。

只見龐士冲倏地轉面，滿面猙獰，道：「留你們不得！」舉掌一揮凌空劈去。

天明大師見龐士冲突然之間神情大變，直似凶神惡煞一般，不禁駭然大叫道：「老英雄手下留情！」合掌一拜，擊出一股沉雄之極的狂飈，向龐士冲所發的劈空掌力撞去。

兩股重逾山嶽的力道一撞，蓬然一聲暴震，掌飈四溢，排空激蕩，石壁之上回音四起，威勢懾人心魄。

只聽龐士冲獰聲道：「老禿驢，你是找死！」話聲中，人已投入瀰空狂飈之內，右掌一揮，直襲天明大師，左手疾探，霍地向當先撲到的羅錚擊去。

刹時，陰沉的通道之內，展開了一場慘烈的搏鬥，然而石門前的鄲秋，對這一切恍若未聞，他那大弟子方天瀾倒斃在他

的脚旁，他也未曾瞥上一眼，却只是一掌接連一掌，不斷地向石門上劈擊。

天心難測，三妙書生的設施原無絲毫疏漏，天明大師爲了消弭江湖大刼，所安排的巧計也無破綻，然而一切未出意料，却因鄲秋如此一掌接一掌的劈擊，終於仍舊釀成了一陣狂飈，一陣空前未有，驚天動地的狂飈，橫掃武林，將黑白兩道的一時之選，一網打盡。

原來谷寒香冒生命之險，在那洞口即將封死之際，由亂石之間竄入了洞內。

她手足並用，憑着一股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力量，在間不容髮之際，終於穿過了滾滾而下的亂石，竄入了石洞之內，手足衣履，已是傷痕累累，零亂不堪。

然而，當她抵達「問心齋」之後，却又被驚得手脚無措，芳心之內悔恨不迭。

原來這問心齋，僅是一個寬廣兩丈，空蕩蕩的石室，石門對面，則是一面晶瑩閃亮的玉壁，玉壁之上，刻着一個閉目趺坐，一手捫胸，一手指天的老年儒生，看這老年儒生的神情相貌，顯然並非三妙書生，而是另有其人。

在這壁像之前，設有一座矮矮的玉几，玉几之上，陳列着一卷非絲非帛，顏色已轉暗黃的手稿，卷頭之上，題着「三妙遺言」四字。

谷寒香心念微轉，料想那玉壁上的人像，必是三妙書生的祖師，於是先行跪拜默禱，然後盤坐玉几之前，閱讀三妙書生的遺言。

那「三妙遺言」之上，開頭便寫着「門祚中缺，傳人不繼，仁心仁術，曁絕世神功，待諸有緣……」等，隨後則稱，爲防仁術神功淪入宵小之手，因而洞中另加設施，但恐入門之人未諳武功，是以各窗戶之啓閉，俱都別有巧思，另有用意，强行攻開，必罹奇禍……。

那遺言上稱，三妙書生的祖師，原是一位學海書城的太守，因是儒家出身，故而他這一門的武功，亦由「誠意」「正心」上入手，而以「定，靜，安，慮，得」爲一貫之法門，不能方寸澄然，靈府空明之人，縱然入其門中，亦必空手而返，一無所得。

最後，那遺言上寫道：這「問心齋」的石門一閉，非至參透三妙遺澤之時，不能隨意啓開，同時石門一閉，石室中即另有門戶出現，但是來人務必反躬自問，其心是否有愧，倘若心有愧怍，則不可進窺秘學，否則便留在這「問心齋」中，靜待祖師爺的啓示。

谷寒香讀完「三妙遺言」，早驚得渾身汗下，想她一腔熱血，那裏能够「誠意」「正心」？滿心仇恨，如何能够反躬自省？瞧瞧一切都在三妙書生算中，又何敢輕舉妄動，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跪在壁像之前，冀圖祈求祖師爺的啓示。

熟料她跪不多時，堵洞的亂石已被天明大師等合力移開，鄲秋業已闖下洞底，此時此地，她亦不遑多想，也不管當先闖到的是誰，閃到石門之前，玉手疾揮，頓時閉上了兩扇石門。

這兩扇石門一閉，一陣「隆隆」巨響之後，那壁像兩側，倏地現出了兩座小門，一座門上鐫着「洗心小室」四字，另一座門上，則分別刻着「武庫」「文廊」四字。

她本是絕頂聰慧之人，單瞧那遺言之上，說是「仁心仁術，曁絕世神功，待諸有緣……」等字樣，便知自己理應先進「洗心小室」，洗滌自己的心靈，但是她的芳心之內，充滿了誅戮强敵，爲胡柏齡報仇雪恨之念，情知入室洗心，自己勢須大改初衷，放棄爲夫報仇之志，是以她裹足不前，不敢一觸那「洗心小室」的門戶。

但是，「三妙遺言」之上，又明明寫着：「倘若心有慚怍，不可進窺秘學」，她被迫無奈，只有依照遺言上的指示，重又跪在壁像之前，祈求祖師爺的啓示。

她雖然知道，所謂「洗心小室」，所謂靜待祖師爺的啓示，目的都在轉變來人的氣質，因而她盡量地澄清神志，屏絕雜慮，冀圖以自己的聰明才智，來參悟此中的奥秘。

然而，一陣接一陣的巨響，震耳欲聾，令她心煩意躁，神志不寧，她不靜，也無法思考，與那「定，靜，安，慮，得」的法門，早已是背道而馳，愈離愈遠了。

倏地，轟隆之聲，越來越甚，其中尙還夾雜絲絲透壁而入，隱隱約約的話語之聲。

她再難忍耐，熱血沸騰之下，霍地一躍而起，帶着滿面淚痕，直向那鏤着「武庫」「文廊」的小門衝去。

「蓬！」的一聲，她一掌推開了「武庫文廊」的石門，嬌軀似一陣狂風，眨眼捲入了門內，却聽一陣沉重的響聲起自身後，轉身一瞧，那扇厚重的石門業已自行闔上。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洞中的佈置，倒眞是別具巧思，處處另含用意！思忖中，撲到石門之前，伸掌貼在門上，猛然往外一提，果然，那石門紋風不動，生似業已與洞壁連爲一體了。

谷寒香暗暗尋思：事到如今，縱然餓死在這山腹之內，也得先瞧瞧那位三妙祖師究竟遺下了多少絕世之學，否則的話，自己豈不死得太寃？

她橫定心腸，撇下了一切掛慮，回過身來，打量眼前的環境。

只見立身之處，乃是一條長長的走廊，兩旁石壁之上，每隔丈餘，嵌有一粒徑寸明珠，珠光輝映之下，將這不見天日的山腹照得祥氣隱隱，不帶半點陰森之氣。

谷寒香舉步朝前走去，發現一座石門之上，題着「賞心小藏」四字，好奇心動之下，走到門前，舉手向門上推去。

但聽「吱呀」一聲輕響，那扇薄薄的石門，應手啓開，谷寒香縱目向室中望去，原來裏面陳列着許多瑤琴鐘磬，字畫古玩等物，一眼望去，古色古香，令人啓發思古之幽情。

這「賞心小藏」雖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谷寒香却似走馬觀花一般，就在門外望了幾眼，立時轉身走去。

再走過去，乃是那三妙書生的藏書之處，谷寒香推開石門瞧了半晌，看出所藏的雖是一些世間難見的繕本圖書和珍貴之手稿，不過都是經史子集，以及釋道兩家的典籍和與地星象等雜學，却與武功沒有關係。

她不禁浩歎一聲，喃喃自語道：「若非要爲大哥報仇，我便謝絕塵世，終老在這地闕之內。」

正當她一時忘情，神馳物外之際，那持續不斷的撞門之聲，忽然停了下來。一陣出奇的寂靜，彷彿一股晶寒之氣，倏地襲上她的心頭，她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掉頭向前走去。

過去一間密室，乃是三妙書生心愛的珍藏，谷寒香在其中留戀不去，將室中的片紙隻字，一草一木，俱都仔細地檢視，半點不肯遺漏，然而，她終於廢然一嘆，轉身退出了室外。

原來這室中除了各種醫藥典籍外，尚有形形色色的藥材，和大瓶小罐的成藥，那些盛放膏丹丸散的瓶罐之外，全都貼有標籤，她逐一檢視，瞧那許多藥物幾乎能治百病，但無一樣是能助武功長進的。

她繼續向前走去，發覺那通道已至盡頭，兩扇緊閉的石門擋住了自己的去路。

剎那間，她的心情緊張起來，萬籟俱寂中，她開始聽到了自己的喘息之聲，她恍惚看得到自己心頭的跳動。

那兩扇石門特別寬大，門楣之上，嵌着一塊寬達四尺，高約尺許的玉石，那玉石平滑之極，瑩瑩生光，但是一片空白，好似這洞府的主人，忘了在石面題上字句，或是不知題上什麼才好，因而只得任其空着。

她先是一怔，繼而銀牙一咬，忖道：「管他是什麼意思，拚着埋骨在此，也是有進無退。」心念一決，立時閃身向前，雙掌同出，向那石門推去。

但聽一聲微響，兩扇石門應手而開，谷寒香目光落去，忽見一個中年文士當門而坐，雙目微睜，正朝她莞爾而笑，同時間，一陣殷殷雷鳴之聲，亦由門後響起。

此時此地，乍覩生人，怎不令她驚凛欲絕，渾身冷汗直下。

谷寒香身形暴起，猛退數丈，落地之後，未及看清室中的景況，却見那兩扇室門在殷殷雷鳴之中，正自徐徐闔了攏來，同時整個甬道之內，也響起一種「隆隆」震耳之聲，那聲響不知起自何處，只是聽入耳內，令人心驚肉跳，覺得這條甬道卽將全部崩塌似的。

剎那間，谷寒香腦海之內，掠過了千百個人影，她想起了胡柏齡，想起了由於鄚秋入據迷踪谷，因而至「天香谷」避難的翎兒，以及苗素蘭和萬映霞等人，她也想起了迷踪谷的部衆，同時也想起了難計其數的仇人。

她更想到一件事，這甬道頃刻便要崩塌，而那石門闔上之後，再也休想啓開。

驀地，她心頭熱血一冲，一股求生的意志，一種報仇的決心，激發了她全身潛在的功力，但見她雙足猛頓，快逾奔雷激電，就在那兩扇石門將閉未閉，其間寬不逾尺之際，霍地竄入了室內。

她人未着地，那兩扇石門業已闔了攏來，緊跟着轟然一聲巨響，一塊形如石碑，重逾萬斤的巨石，霍地由石室頂上垂落下來，將那兩扇石門全然遮斷。

谷寒香雖然正邪兩派的人，都將她目爲亡命之徒，對她忌憚有加，然而，面臨如此的絕境，生死難料，吉凶難卜，任她肝胆似鐵，亦不禁芳心惴惴，怔忡不安。

良久之後，她才驚魂甫定，記起這已被封死的石室之內，尚有一人在內，轉而一望，不由倒抽一口涼氣。

原來那中年文士，盤腿坐在一塊墨玉雕成的蒲團之上，不知何時，業已連人帶座，退後了兩三丈遠，移到了石室中央，這時雙目大張，兩道湛湛神光，正自微帶笑意地籠罩在谷寒香的身上。

谷寒香渾身上下，冷汗如雨，忽然之間，又覺出自己竄入洞口之際，一身衣衫已被亂石括得凌亂不堪，衣不蔽體，加上滿身塵土，狼狽之狀，不堪入目。

忽見那中年文士口齒啓動，緩緩說道：「老夫行年一百六十餘歲，妳不必羞窘，須知在老夫眼中，妳不過是初生的嬰兒罷了。」

谷寒香雖然羞窘得無地自容，玉靨之上，却蒼白得毫無血色，她雙手抱在胸前，楞然半晌，始才囁嚅地說道：「你老人家……」

那中年文士見她訥訥不能成語，不覺微微一笑，道：「世人都稱老夫作三妙書生，妳也喚老夫作三妙書生便了。」

谷寒香驚詫欲絕，道：「三妙……你老人家不是業已……」

那中年文士知她想說什麼，藹然一笑，道：「妳可是奇怪，老夫何以未死？」

他凝目望住谷寒香的面龐，接道：「其實老夫業已死了。」

谷寒香聽得怦然心動，暗道：他明明未死，怎麼說是死了？但他說得那般自然，却又令人毫無置疑的餘地。

一時間，她也無法分辨出，眼前這位蓋代奇人語中的含意，但見他雙目一闔，低低長歎一聲，住口不語。

谷寒香心中，本有甚多疑問，但見這自稱三妙書生的中年文士閉目不語，彷彿已經忘了自己的存在，也就不敢開口動問，再來也不知從何問起。

寂然良久，谷寒香突然心頭一動，暗道：瞧這人的形貌衣着，正是洞口那畫像上的模樣，雖然語音神情不似年過百歲之人，怎見得就不是因爲內功通神所致……

她思忖未了，倏地不顧一切地撲身向前，跪仆在那中年文士腳前，哀哀痛哭起來。

那中年文士慢慢地張開眼來，道：「妳哭什麼？瞧妳眼中的神色，似對老夫尚有所疑。」

谷寒香玉面微仰，哭聲道：「你老人家可是三妙——三妙祖師的傳人麼？」

那中年文士啞然失笑，道：「老夫若有傳人，早已解脫這臭皮囊了。」他語音微頓，又問道：「妳跪在老夫面前則甚，莫非担心陷身這山腹之內，從此與世隔絕了？」

谷寒香記起那「三妙遺言」之上，所稱「門祚中缺，傳人不繼，仁心仁術，暨絕世神功，待諸有緣……」等語，不由自主的猛一搖頭，道：「弟子歷盡艱險，爲的是探求絕藝，尚祈老人家慈悲……」

那中年文士淡然一笑，插口道：「絕藝倒有，不過老夫非僧非道，不以慈悲爲本，不講因果報應。」

谷寒香哀哀說道：「老人家濟世活人

，勝似萬家生佛，弟子身世堪憐，千萬祈老人家垂鑒。」她聲淚俱下，說得悽慘欲絕，任何人聽了，都會惻然心動，但那中年文士不過淡淡一笑，說道：「妳滿身血腥氣味，照理來說，老夫是懶得理妳的。」他淡淡一笑，接道：「不過妳既能到此，總算與老夫見面之緣，妳且將身世來歷，詳細地說與老夫得知，老夫酌情處置，決不虧待於妳。」

谷寒香舉起衣袖，揩拭臉上的淚痕，道：「弟子據實相告……」

那中年文士眉頭微蹙，道：「我看妳是個狡黠成性的人，妳自圓其說就好，不一定要據實相告。」

谷寒香聞言一怔，凝思半晌，突然伏地慟哭，道：「老人家對弟子有了先入之見，弟子就說眞話，老人家也不會相信了。」她越哭越是哀楚，雙肩抽動，涕淚滂沱，看來完全是個初解人事的少女，那裏似叱咤風雲，江湖上聞名喪胆的谷寒香。

倏地，密室靠外的石壁之上，傳來一陣隱約的響聲，這響聲似有似無，宛如人在水底所感受的一樣，那響聲餘波蕩漾，猶未竭止，跟着又是一響傳來。

中年文士眉頭又是一蹙，道：「這掌力頗爲雄渾，發掌之人與妳是敵是友？」

谷寒香仰面聽了片刻，搖頭道：「弟子分辨不出發掌之人是誰，想來是個名叫鄚秋的黑道巨擘，或是一個叫作龐士冲的關外人物。」

那中年文士沉思少頃，道：「老夫想不起這兩人，不過剛剛那兩聲響音，乃是佛門大力金剛掌所擊起。」

谷寒香未曾料到天明大師也會趕到此處，想了一想，道：「或許是少林派下，一個法號天覺的和尚——」

他那冲淡的神色之間，倏地泛現出一縷憐憫之情，接道：「妳雖仇海沉淪，靈智隱晦，但念妳年事尚輕，老夫破例矜恤，妳先將往事述說一二，但有値得恕宥之處，老夫必然成全於妳。」

谷寒香早已被這洞中的佈置，和那三妙書生的盛名，以及眼前這人清奇恬淡的氣質所懾，聞言之下，不禁大喜過望，膝行數步，仰起玉靨，將自己與胡柏齡結褵之後，所經所歷，半點不漏的陳述出來。

往事如夢，不堪回首，她淚隨聲下，不知講了多久，最後仆伏在地，重又哀哀痛哭起來，那中年文士則瞑目趺坐，面色肅穆，彷彿老僧入定一般。

正當她杜鵑泣血，子歸夜啼，淚盡而繼之以血的時候，那石壁之上，重又響起了迴蕩之音，一聲接着一聲，聲聲不斷，石壁傳音，好似遠山之外，隨風飄來的暮鼓晨鐘，聲音雖然隱約，却是叩人心扉，發人深省。那中年文士倏地雙目一張，眉頭一蹙，道：「這是斧鉞伐石之聲，想來只有那個被妳奪了神志的鄚秋，才會做出這等傻事……」

谷寒香俯首無語，顯然，此時此地，她對自己過往的那種霹靂手段，也開始感到惶恐了。那中年文士突然將手一伸，輕撫她的頭頂，道：「左面壁上有一座小門，裏面有飲食之物，妳小休片刻，我就開始傳妳的功夫。」

谷寒香驚喜不勝，美目大睜，歡聲道：「多謝師父……」

那中年文士莞爾一笑，道：「老夫無福收納弟子，妳也無福列入老夫的門牆，去吧，妳宗旨在於報仇，此來爲了學藝，老夫多少總要完成妳的心願。」

谷寒香聞言一呆，她原也是心高氣傲之人，這時玉面之上，紅一陣，白一陣，羞窘而又惶急，許久工夫依舊語不成聲。

那中年文士仍然微微含笑，目光輕注她的臉上，道：「妳何必着相？老夫傳妳武功已足，不認師徒，又有何妨？想那天明和尚也曾收妳作寄名弟子，只因未曾傳妳武功，妳幾曾認他作爲師尊？」

這幾句話，不啻醍醐灌頂，當頭棒喝，直講得谷寒香羞慚欲絕，惶愧無地，重又俯下頭去，半晌之後，始才訥訥說道：「少林派過於愧對亡夫，弟子報仇心切，因而忘了天明師父眷顧之恩。」

那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道：「此事暫且不提，那小室中有一道靈泉，泉下有一株『龍鬚寶竹』，那寶竹每隔三日長成一截竹筍，竹筍可食，靈泉可飲，妳先入內飲食，回頭我就傳妳練氣行功的法門。」

谷寒香已懾服在這三妙書生的雍穆氣度之下，聞得吩咐，立卽溫順地點了點頭，起身向他手指處走去。

那石壁之上，果然有一道小門的痕印，谷寒香用手一推，那小門應手而開。

她走入室內，見那小室方圓丈許，靠壁之處，石地上有一塊尺許大的低陷之處，其上生着一株高約三尺，翠綠欲滴的小竹，壁上有一道流泉噴出，正澆灌在那株小竹之上。忽聽那中年文士的聲音道：「那靈泉不可弄髒，龍鬚竹筍可以手指折下，不可觸及金鐵之器。」

谷寒香俯身一看，那龍鬚寶竹的竹節之上，生滿了長約寸許的鬚根，碧綠晶瑩，鮮艷奪目，一眼之下，便能看出這寶竹乃是天生異種，迥異尋常。

她蹲下身子，瞧那根之處，果然生有一截小小的竹筍，這竹筍才只姆指粗細，色作嫩黃，纖塵不染，悅目之極。

本來她早已飢腸轆轆，眼看這截竹筍，更是垂涎欲滴，食指大動，但她忽然想道：這龍鬚竹筍三日長成截竹筍，自己未來之前，三妙師父定然是以之度日，如今自己將竹筍吃掉，他將以何物果腹？

轉念之下，不覺嬌聲問道：「師父，這竹筍弟子若吃了，師父却吃什麼？」

只聽那中年文士在室外說道：「妳不必担心，老夫是餓不死的，只要妳不叫師父，想來老夫尚有幾年好活。」

谷寒香暗暗一笑，忖道：倘若自己一時無法離此地，那末就與這位三妙師父輪流食用，如果這竹筍有點寶物性質，六天吃上一次，想必也不會餓死。

心念一決，於是取過一旁的一隻玉缽，盛滿泉水，走到室角將手臉洗盡，然後折下那根竹筍吃下。那龍鬚竹筍不過姆指大小，一口也能吃淨，味道苦澀，了無奇異之處，她吃罷之後，飲了幾口冷泉，秀眉微聳，款步往室外走去。

那中年文士依舊趺坐在墨玉蒲團之上，這時伸手向右側一指，道：「那面有間丹室，原是老夫起居之所，妳去找一身衣衫換過。」

谷寒香嬌臉一紅，奔到石壁之前，找着門戶，鑽進了丹室之內，見那室中設有一具雲床，和石几石案等物，於是找了一套衣衫換上，重新走出室外。

那中年文士目光一抬，見她長髮披垂，穿着自己的男人衣衫，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玉面之上，那片肅煞之氣一掃而盡，換了一副天眞無邪的嬌憨神態，不禁拊掌哈哈大笑起來。

谷寒香聽他笑聲清越嘹亮，却又不似內功深湛之人，有那震人耳膜之力，不由暗暗忖道：莫非這位師父，業已修至返璞歸眞的境界了，轉念中，作了一個長揖，甜甜地喚了一聲「師父。」

那中年文士笑聲一歇，將手一擺，道：「老夫不尚虛假，妳也不須無賴。」伸手一指，接道：「妳坐下，老夫先將切身之事，畧畧向妳說明一二。」

谷寒香雙腿一曲，模仿他那姿式，席地坐在他的面前，索興無賴到底，道：「師父有話請講。」

那中年文士淡然一笑，旋即面容一整，神色轉爲端凝，道：「這洞府之內，每座門後有一塊重逾萬斤的『斷門石』，如今各處的斷門石俱已落下，妳若不能練出三萬斤的掌力，這一輩子休想離此地。」

谷寒香秀目一眨，道：「那末師父傳我功夫，待我來練成三萬斤的掌力吧。」

那中年文士見她說得輕鬆，不禁解頤而笑，道：「我這一門功夫，首重一個『靜』字，倘若妳不能撇下俗世恩仇，安心凝神學藝，老夫縱然有意成全，傾囊相授，妳也徒對絕藝，難有所獲。」

他語音微頓，傾耳一聽洞外傳來的斧鉞之聲，接道：「若不能守定心神，一遭魔擾，重則喪生，輕則淪爲殘廢——」他低歎一聲，自言自語道：「若非有此關鍵！老夫怎會忍令絕藝失傳，始終未能獲衣鉢弟子？」

谷寒香愕然良久，問道：「如果弟子能夠撇開俗務，澄清靈智，約須多久的時間，才能練出三萬斤的掌力？」

那中年文士凝思片刻，道：「約須十年工夫吧。」谷寒香如遭焦雷轟頂，楞了半晌，倏地淚珠泉湧，道：「弟子除了滿身恩怨之外，尚有那個稚齡養子在外，如今不敢多求，只祈師父畧爲傳授一點武功，然後啓開門戶，放弟子離開此處。」

那中年文士兩道長眉微微一軒，道：「在妳想來，只要老夫畧予傳授，也盡夠妳縱橫江湖，手刃夫仇了，是吧？」

谷寒香確有這等想法，被他道破心事，不禁玉面一紅，露出忸怩之態。

那中年文士突然輕歎一聲，藹然說道：「妳的想法固然不錯，無奈老夫油盡燈枯，早已無力啓開斷門石了。」

谷寒香大吃一驚，知道這等世外高人，絕不會謊言欺騙自己，一時之間，驚惶過甚，不覺嚇得面無人色，口中喃喃自語道：「十年，十年，十年太長了……」倏地雙手掩面，失聲痛哭起來。

那中年文士看她放聲悲哭，亦不出言慰藉，反而雙目一闔，自行枯坐起來。

然而，谷寒香終是生有慧根之人，哭過一陣之後，知道徒自悲傷，於事無補，於是抹乾淚痕，仰面說道：「師父就傳弟子的武功吧，弟子盡力而爲，何時脫困，聽天由命罷了。」

那中年文士張開眼睛，點了點頭，道：「通權達變，不失爲可造之材。」接着面容一整，沉聲說道：「老夫生平活人無數，却從未殺過一人，話雖如此，亦知間有可殺之人，妳先說說，那些人是妳勢在必殺？」谷寒香未料他有此一問，聞言之下，不禁芳心暗急，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她對胡柏齡情深意重，矢志爲夫報仇以來，啣恨忍辱，爲的就是將正邪各派，所有導致胡柏齡身罹慘死之人誅滅殆盡，但是，此時此地，她怎敢坦率直言？

捱了片刻，她囁嚅的道：「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這三人無惡不作，弟子是一定要取他們的性命，爲世人除害的了。」

那中年文士面容之上，倏地轉爲肅穆之色，兩道湛然神光，凝注在谷寒香臉上，緩緩說道：「老夫不管妳殺誰，不過學了我三妙門下的武功之後，終妳一生，只許妳殺害四條性命，殺滿四人，妳就有天大的仇恨，也不得取人的性命。」

說到此處，臉上忽然現出一片凄涼的笑意，接道：「老夫寧可絕藝失傳，却不願爲武林蒼生貽下無可挽回的禍害，如何取捨，妳自行思量吧。」

谷寒香怔在當地，良久不能言語，却聽那中年文士淡淡的道：「老夫出言不改，不過妳只要用手一推，便可制老夫的死命，而且老夫的一生武學結晶都藏在那間丹室之內，妳可自行取閱，自行修練。」

谷寒香玉面一昂，搖頭道：「弟子並非眞正邪惡之人。」

那中年文士道：「那麼妳仔細思量吧，洞中無甲子，時日還長得很。」

谷寒香垂目望地，低頭沉思了良久，然後仰面說道：「是弟子自己闖來此處，於今進退維谷，只有依照師父的吩咐，此生不得多殺一人了。」

那中年文士頷首道：「老夫深信妳的話出自肺腑，不過妳隱恨太深，如何取信自己，立一個自己也無法違背的誓言，妳自己酌量吧。」

谷寒香心神一凜，默然有頃，終於幽幽的道：「弟子指亡夫和養子爲誓，終此一生，只取四條人命！」

那中年文士肅然道：「也罷，妳摒絕雜慮，聽老夫傳妳內功心法。」

他頓了一頓，接着便將他這一門的內功口訣，和練氣行功之法，詳細地說了出來。這三妙書生所傳的內功心法，果然抱一含元，特重個「靜」字，他反覆剖開講得惟恐不詳，一直花了半日工夫，始才令谷寒香全然領悟，無半點疑意，然後才命她依法修練。

詎料她一摸着門道，循着那內功心法練氣行功，頓時感到由石壁上傳來的斧鑿之聲，逐漸變得，震耳欲聾，令人心煩起來。那石壁上傳來的斧鉞開山之聲，自開始響起之後，再也不曾停歇，但那聲響甚爲微細，隱隱約約，並不令人煩躁，可是當谷寒香心神一靜之後，那聲響却顯得特別巨大了，然而，當她以原來的「周天坐息」之法練功時，又絲毫不受那聲響的打擾。

（未完）

兩期完俠情創作小說

雲北飛・文
盧　令・圖

水吟劍（下）

巧計救女婿　無心殺親兒

前文提要： 五柳莊莊主侯天時以「比武傳劍」方式，着二子少春、少秋較技，以決勝負，膺掌飛花門承繼者。結果，少秋技高一籌，獲父傳位。乃兄少春心有不甘，時思報復之念。緣莊裏老郎中梅獨清有女名鈴子，樣貌秀麗，伶俐可愛，少春久有染指之念，詎奈鈴子對之貌合神離，而對他乃弟少秋却一見鍾情。欽慕不已。少春目睹如今名位與美人皆爲少秋所得，嫉念如焚，深思一計，佯稱跟隨梅獨清學習醫理，藉故與鈴子接近，但鈴子却施展了「解鈴」妙着，每每借故離他而去——

梅鈴子這一招「解鈴」妙着，眞使侯少春爲之氣結，自己不但親近不了她，反而促成了她跟少秋的耳鬢廝磨。

一計不成，再生二計，侯少秋，自己的親兄弟，現在是「眼中釘」，「肉中刺」，「喉嚨裏的骨梗」，「鞋內的石頭屑」。總而言之，此人不去，就是「坐不安」，「立不穩」，「吃不下」，「睡不寧」，「活着沒意思」，「死了又不甘心」。混身不自在，氣憤一腦門。

五柳莊少莊主侯少春生了病。

不思茶飯，有時嘔吐，看上去像水土不服，也有點像是胃氣發病，懨懨無神，又好似單相思症。

當然，近水樓台先請教梅老先生，三指按下來，脈象平穩，既不發燒，人智又清醒，一服四君子湯，諒可轉輕。結果甘草，白朮，茯苓，黨參，四味下肚，依然一無反應。

出了五柳莊，梅大夫回到家，他坐進那張磨得光滑如玉，色如琥珀的竹椅子裏，皺起壽眉，沉思不語。

「爹，想什麼？」鈴子由房裏掀簾出來。

「唔！你先給我杯茶。」

她應着去斟茶。

「我在想侯家大公子的病由！」他接着熱茶喝了一口。

「什麼病由？」隨口而問。

「並無大症，他患的是心病。」

「心病還需心藥醫，爹，你可用不上囉！」她頑皮地坐在木櫈上。

「不，我會有用的，不過時間遲早而已。」

「這是什麼意思？」梅鈴子圓瞪着秀目。

「孩子，中秋節夜，少秋在劍技上勝了他哥哥，而你又對他沒有好感，這兩重打擊，正是他病症的由來。幾味草藥，能消得這股子凶戾之氣，怨狠之心嗎？」

「這是他自討苦吃，能怨得了誰？」

「正因如此，才悒鬱成病啦！」

「日子一長，事過境遷，也許他會忘記了這些，不就沒有事啦！」她希望這樣

簡單。

「我看恰巧相反，壞事還在後頭呢！」經驗之談。

半夜，鑼聲震天，梅氏父女披衣出視。五柳莊火舌亂竄，大沙坪上人頭湧動，挽水，潑沙，鬧成一片。鈴子一面扣衣，一面縱上牆，向裏面探察。她看見了少秋父子正在指揮着衆人灌救，大公子在廊下扶病而坐，滿面焦急，莊中失火正是他的責守。

火勢不大，僅毀大堂一角。

梅老頭慰問後，細看災場，損失輕微，始行放心與七爺院中品茶。

「少秋，」七爺叫過了公兒，向椅上的少春一眇道：「替你哥哥去查點一下，出了漏子沒有？」

「不錯，這火看來邪門，世兄還是查一查好。」

結果是並無可疑，更無財物損失，七爺送走了鄉隣莊友，坐回椅上道：「梅兄！江湖上宵小之徒，有投石問路，調虎離山等事，五柳莊又不是大富之家，未必有人會覬覦下手，想來是庸人自擾了。」

「少君染恙未癒，莊務還是要七爺多勞才是，總之小心爲上呵！」他說完也乘機告辭。

回家，又把經過告訴了女兒鈴子，他的估計，此次火發，恐怕僅是禍患的開端，這句話鈴子一夜未睡。

第二天一早，侯少秋匆匆的進了梅宅，跟鈴子細聲耳語了一陣，兩個人苦着臉告訴梅大夫。

「水吟劍」不見了。

梅獨清望望女兒，心想果然不出所料。鈴子沉不住氣，問老父道：「爹！你看這是誰的傑作？」

「是誰都沒有關係，要先知道是什麼緣故？比如，誰想要劍？要劍何用？是開玩笑？是有計謀？確定了因素，放火盜劍的人也就不請自出來矣。」

「水吟劍屬名劍，誰拿去了也見不得人，不能拿來使用又要它何用？」侯老二心直口快，想得也單純。

「也許有人有收集的嗜好，把它當古董珍品！」

「那也輪不到五柳莊的水吟劍，江湖上比它珍貴的寶劍不少，若說輪到水吟劍，那『干將』，『莫邪』還不出現？」

「會不會侯大叔有仇人？嫁害？」鈴子替少秋担心着。

「時間不像，早不偷，晚不盜，偏偏在他中秋傳劍之後！」梅獨清另有見解：「看上去恐怕是針對你的成份居多！」

「我！」侯少秋莫名其妙。

「他不想你佔有這把劍，他不要你當飛花劍派的承繼人，就有理由這麼幹。」

「對，少秋，難道是你大哥？」鈴子嚇了一跳。

「所以寧可毀了它，扔掉它，讓我知難而退。」少秋喃喃自語。

「他又有什麼好處呢？這不是損人不利己嗎？」少秋憤然地。

「人就是爲了一口氣，江湖上爲了一句話，提刀殺人的平凡得很哩！」梅老嘆息不已。

「我找他算賬去。」說走就走。

鈴子一把拉住他急道：「證據呢？」

「理由充份還不够嗎？」

「親眼看見你爹把水吟劍交在你手上的人有三個，我們父女和你哥哥，至於在你手中的寶劍如何失掉，有誰看見啦！」

侯少秋急得臉紅頸子粗，作聲不得。

「你說昨晚失火時，你哥哥明明在場，看着大家灌救，自然大夥兒也同樣的看見他在，你說他盜了劍？誰會信你？」鈴子比他更急。

「還有一件不利於你的事情別忘了！」梅老提醒地。

「火滅後，令尊當着我的面，叫你替代少春去查察有無意外損失。你去了回來，是怎麼回話的？」梅老問。

「財物無損，並無可疑，」他小心思索着。

「好呀！今天忽然你說丟了水吟劍，你爹該怎樣想？一就是所報不實，二你可能別有用心，到那時原本你是失物的苦主，反變成嫌疑重犯，試問，這對誰不利？」

「好一片大道理，如不是老薑性辣，這個小伙子將含寃不白，一失足成千古恨啦。」

「爹，看來眞是他幹的？」鈴子問。

「論情理他的可能最大，其次……」

梅老猶疑着。

「爹，你說啊！」鈴子直跳脚。

「除非七爺傳劍後，忽然後悔，但又不能收回成命，出此下策，以保令譽。」

「不會，不會，絕不會，我爹決不是這種『朝令夕改』的人，而且在兒子手中拿回寶劍更不是什麼大事，我不信這個假想！」他理直氣壯的反駁。

梅老沉思不語，鈴子望着父親希望另有高見。

侯少秋突然想到：「我還沒有報告我爹呢！」他轉身出門。

「你還是不要告訴他的好！」梅老勸阻。

「丟了水吟劍，秘而不告？」瞪大了雙眼。

「你要是告訴七爺，正中盜劍人的心意，你的飛花劍掌位，從此一筆勾消。」梅老道。

「我本來不希罕什麼掌門之位！」他倔强地。

「你顧不顧飛花劍門？侯七爺？」字字千鈞。

他默然無言了。

「少秋，你坐下來，讓爹替你想個辦法吧！」鈴子不忍他受此打擊，安慰道。

「這不是什麼奇難雜症，馬上藥到病除，這是有關你們五柳莊飛花劍的存亡，令尊的一生名譽，你忍心他在花甲之年立意歸隱的當日，出這麼一個大紕漏嗎？」

確是一頂大帽子。

「所以，暫時把心情安定下來，好在重陽節日，離現在還有好幾天，水吟劍也要到了那一天才拿出來當衆亮相。我會想個辦法，雖然在那天未必找得回水吟劍，一定有其他法子可以……我痛恨盜劍的傢伙，心腸狠毒，這種人不配稱爲武林人，我……」他抓首摸耳朵，苦思不已。

少秋心裏感激梅家父女的關心，更不忍他倆爲自己而頻添苦惱，他望了望鈴子道：「我回去了。」轉身而行。

梅老頭道：「可不能口疏，否則大事休矣。」

「小侄一定守口如瓶。」

這時，鈴子送他出門。梅獨清躺進那琥珀色竹椅時，心裏盤算着水吟劍的可落處，如果猜測不錯，陷害侯少秋的人早已携劍離開了五柳莊，就等九月初九，拆完了這位飛花劍第二代的台，毀完了侯少秋的人，用心可謂陰狠。

莊內，侯少秋问大哥問候病狀，少春愁眉苦臉地靠在榻上，他叮囑少秋這幾天要特別小心，免得莊裏再有不測，還托他轉請梅大夫再度出診了。

侯七爺督促工匠修理大堂火毀之處，重九在望，飛花劍繼位大典，早已散帖江湖，非尅日完工不可。

竹椅上的梅老兒忽然一拍大腿，坐了起來，嚇了鈴子一驚。

「爹，幹什麼嘛？」

「我明白了！」梅老頭恍然大悟似的說。

「明白什麼嘛？」

「盜劍在先，放火於後，人不知，鬼不覺，何況身帶病痛！」好心機。

「你說他的病是假的？」鈴子問。

「存心作假，吃了仙丹也可以說不靈，好辦法！」梅老兒居然讚賞不絕。

「那你用什麼法子令他把水吟劍交出來呢？」她着急地問。

「就是這個束手無策，假如你做了這件事會良心發現，無端端再把寶劍捧出來，替自己找麻煩？」

鈴子喪氣了。

「水吟劍，」他老人家在想那天鑒賞此劍的情形。

「急死人，」鈴子心煩意躁，難怪嘛，事關心上人的未來前程啊！

「問題的節骨眼兒，全在水吟劍上……」梅老頭陷入苦思中，一室寂靜，鈴子也不敢發聲，她期望老人家，會有「神助」。

想到「神助」，她又洩了氣，爲了找尋從小失去的哥哥「梅同枝」，半途上親娘因憂念失子成病而逝，梅家三口那一天不望出現奇跡，得有「神助」，結果跋踄萬里，苦渡了十多年，依然心血白耗，一無所獲。

梅老頭就是爲了當年一時疏忽，四歲的「梅同枝」在四川原籍家門口，被拐騙失踪，那時，鈴子尚在襁褓。

追尋！打探！變賣了房地，用盡了所有的一分一厘，不得已仗着岐黃之術，爲病者減疾苦，替自己謀生活，踏遍天下間，要尋回兒子以慰亡妻於泉下。

行醫不定診金，全憑人家心意，希望藉此功德，能蒙神助。

誰料「梅同枝」沒入人海，茫茫人間毫無踪影。

唯一的小小綫索，是在失子三年後，由河間府戴枷示衆的犯人口中，有人提過同夥張某曾在四川中以八両白銀賣出一名四歲孩童，對方似爲鏢局中人，擅長使劍，消息僅此。

飛花劍所以引來了梅氏父女，而「神助」終未出現。

鈴子見老父爲了侯少秋的不幸，在絞費心力，她知道這何嘗不是爲了她自己而嘔心瀝血，嚴父慈親一生精力全耗在一雙兒女身上，不禁悲從中來，一陣酸鼻。

「神助！」梅老頭大叫一聲梅鈴子，從沉思中跳起。

× ×

梅獨清一連幾天閉門不出。

梅鈴子像熱鍋上的螞蟻，憂心焦急。

侯少春的病，居然不藥而癒。

侯少秋沉默寡言，已經不在乎得失。

九月初九日，是有登高習俗的重陽佳節。

五柳莊。

髹漆一新，大開雙門，飛花劍門下子弟們紛紛招待迎賓，遞帖送茗，唱名呼迎，人頭熙攘，往來川流，確是熱鬧鼎盛。

侯七爺今天紫袍黑巾，笑臉酬酢於賓客之間，大公子侯少春容光煥發，和前兩天的病容滿面，簡直是判若兩人，他指東劃西，設席擺宴。仍不忘記把眼光溜到一個人身上，那姓梅的丫頭。

梅老爺子奇怪不在場，據鈴子說，老人家會準時赴宴，他吩咐今天是二公子的好日子，一定來敬賀三杯。

侯七爺笑吟吟道：「小輩怎當得起，這不要折了他的壽！」話雖如此，心裏的高興，自不待言。

午刻，依時入席，侯七爺在主座上立起，他向全廳一拱手，說道：「飛花門何幸今得各武林名宿，江湖高人，滋臨小莊，爲小兒少秋繼承門位觀禮，從此兄弟退隱傳劍，不問武事，祈望各前輩同道，對少秋力加督導，賜予匡扶，侯某不勝感激，先乾爲敬，請。」他喝盡了杯中酒，點滴不剩。

少春兒弟恭執酒壺爲賓主斟酒。

「來！請水吟劍！」賓客一陣鼓掌。

梅鈴子心兒猛跳，汗出如珠。

侯少春嘴角噙笑，滿面春風。

侯門弟子捧禮盒出堂，上面赫然「水吟劍」在。

在衆人歡呼聲中，侯少春面色劇變。

「不可能，絕不可能，水吟劍不可能再在這裏出現。」祗有他知道水吟劍在那裏。

侯七爺雙手取過寶劍正要開口，少春同時也要上前取劍時堂外突然一聲爆炸。

衆人分心回顧的一剎那，人叢中竄出一條黑影，以「巧攝金針」手法，由七爺手中奪了水吟劍，雙足點在椅上，「雲裏三翻」的絕妙身法，在一桌桌的酒席當中池中青萍，輕點飛渡而去。

等大家回過神來，侯七爺呆在座中。

這一下太突然，太快速，太出人不意了。這就是梅獨清口裏的「神助」。

「水吟劍」在飛花劍侯七爺手上被人搶去。傳劍的典禮不去而消，侯少秋噓了一口大氣，一切都和他無關。

劍，當然是假的，梅獨清花了幾天工夫仿造的，他在八月十五那夜，水吟劍把玩得很清楚，祗要有六分相像，便能够生效，觀禮赴席的賓客們，誰會想到有這種劇變？

現在盜取了眞正水吟劍的人，臉色灰白，呆立當場，深謀夙慮成了畫餅，「水吟劍」反而成了自己的「罪證」，「累贅

」，將永無見天之日。

梅鈴子眉花眼笑，好一個借屍還魂之計！

誰要盜劍？盜劍何用？是仇？是恨？不知不覺有人用眼光射向侯少春，他做賊心虛，如坐針毡。

梅獨清一邊抹汗一邊闖了進來，還一邊大叫道：「恭賀傳劍盛典，老少莊主大『喜』之日，老頭子可趕上一醉了。」

賀客們一片寂靜，七爺尷尬地抱拳邀請嘉賓入席。僕役莊丁，急忙上菜斟酒，冀望把事情壓蓋下去。

鈴子和父親耳語了一番，他忙向七爺慰問。其實今回却應了那句，解鈴原是繫鈴人啦！

不歡而散的盛典散了，為了救助侯少秋，為了自己的親生女，梅老頭把飛花門的聲譽却毀得乾乾淨淨，祇是當事的兩個人幪在大鼓裏，侯七爺，少春父子是也。

當然還有下本好戲未出，那包括飛花劍繼承人侯少秋「闖江湖」，「還寶劍」，「光大五柳莊」在內。

× ×

事後，少秋感激地向梅獨清叩謝，他替嚴父傷心，又替哥哥惋惜。五柳莊飛花門弄得如此田地，骨肉相殘，這是何苦。

窗外一聲冷笑道：「事已至此，你們欺我太甚，今晚有你無我，就來個同歸於盡吧！」窗外幪面人揚劍而入，向少秋直逼而前。

「大哥，你是何必？小弟一切都可以相讓，不顧我們同室操戈！」

「太遲啦！我已經無地可立，無面見人，現在更是無法自了囉！來吧！這是最後一次啦。」劍鋒如電，翻浪滾波而來。

長袖揮招，身子急退，侯少秋還是不肯動手，鈴子急得大叫道：「你在等死嘛，你忘記我爹的一番辛苦啦！」她提上那把當衆搶來的假水吟劍，擲過去。

侯少秋一連退讓了五步，室狹屋小，已然後無退路，他一咬牙道：「如此相迫，小弟祇好自衞了。」

劍雖不是「水吟」，握在技高者手上，功力依然。反之，技不如人，因為有了名劍，却也增加了威脅。

「飛花香雨」，「飛花捲雲」，「飛花散雪」，一招「飛花散雪」，幪面人右臂重創，少秋驚叫一聲：「大哥！」

他，已然失去了人生希望，「水吟劍」劈，削，捲，刺，奮不顧身的，意在偕亡。

心仁，不忍毒手相加，侯少秋守多於攻。

「打你出世以來，侯家就重爾輕我，飛花劍法，始終我不如你，弟繼兄位，置我於何地？連這姓梅的小人父女，都是趨炎附勢，捧着你這位小掌門，名譽，權力，寶劍，美人，全讓你一人獨得，哈，哈，我就索性成全到底吧！」

劍芒亂竄，神色已瘋。

「胡說，為父的未有一絲偏袒，就連中秋傳劍我也不任公證，你是偏激過甚啦。」門外踱進了侯七爺。

侯少春是父親當面，他的狠意更增，水吟劍，竟指向老父。侯少秋大驚，一聲：「大哥不可！」心隨劍去，劍由力發，刺中了少春前胸，一招「飛花點蕊」。

幾個人木立當地，梅獨清彎身急救，侯少春吐出了最後一句：「老二好大的造化！」溘然斷氣。

× ×

飛花劍侯七爺傳藝時，對大兒子確屬藏了私。

故意安排中秋傳劍，邀梅氏父女公證是偏袒小兒子的掩飾。

少春一死，七爺未嘗不痛心，並不是為了當初化的那八兩銀子，而是十六年的朝夕相處。

梅獨清不知道幫助女婿，害死了自己苦尋不遇的親生兒子。

（續完）

女黑俠又來了！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

無風自動

魏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膾炙人口，是篇為全新木蘭花故事，構思日久，情節極其曲折詭異，時至數十萬年，涉及人類起源之秘奧，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傳說，保証見所未見，敬請讀者留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鳳姑把重傷被活埋的鐵雄送往城中一間洋人開設的醫院療治，三個月後，鐵雄終於傷瘉復原，秦鳳姑把鐵雄走後李家大宅中發生的一切詳細說出，鐵雄也把殺他的人的模樣描述出來，鳳姑不禁震驚得昏了過去，在她甦醒後，向鐵雄說出殺他的人竟是李四時，鐵雄不禁全身發抖，他不明白李四他們為何要殺他和燒死他們——

蟄伏逃虎倀 雪夜闖龍潭

秦鳳姑忽然抓住了鐵雄發抖的手，道：「那十二個富商沒有死。」

鐵雄陡地抬起頭來，望定了秦鳳姑，秦鳳姑的臉色蒼白得可怕，也益發襯着她那對眼睛，既黑且深，她的聲音，在鐵雄聽來，像是從極遠的地方傳來一樣，那是因為秦鳳姑所講的話，全然是做夢也想不到之故。

秦鳳姑緩緩地道：「這十二個客商，全是山西大同的巨富，他們被人帶離了李家大宅，不知帶往何處，但，是他們的家人，到現在為止，每一家已付出了四十萬大洋，人還是沒有放回來，還要繼續付下去！」

鐵雄的身子，在不由自主發着抖，天氣已經很涼了，他只覺得自己的手冰也似的，口唇好像也有點不聽使喚，他喃喃地道：「這……些事，究竟是誰幹的？」

秦鳳姑的情形，看來和鐵雄也差不多，她也是喃喃地道：「玉娘子、毒觀音，還有……」

秦鳳姑在說出玉娘子的名字之後，頓了一頓，口唇抖得更厲害，好一會，道：「還有李四，他們是合謀的，是合謀！」

秦鳳姑講到這裏，手劇烈地發起抖來，鐵雄不由自主，向着秦鳳姑發抖的手，伸出他的手來，鐵雄重傷初愈，手指節骨突得很出，手背上全是青筋，粗獷的手，看來很是醜陋，和秦鳳姑柔軟滑腴的手，簡直不能相比，當他的手，快要碰到秦鳳姑的手時，陡地一震，立時縮了回來，又立時漲紅了臉，像是想解釋什麼，可是又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秦鳳姑幽幽地嘆了一聲，道：「鐵大哥，我知道你對我好，他要是有你一分的心，我也不致於這樣了！」

鐵雄神情陡地變得激動，道：「那不是人！對你起壞心的，那不是人！」

秦鳳姑低下頭去，長睫毛在跳動着，半晌才道：「你不也兩個多月，不肯和我說一句話麼？」

鐵雄的臉脹得更紅，結結巴巴地道：「那是……那是……因為……因為……」

他一向口拙，這時，更不知該如何說才好，秦鳳姑凄然笑了一下，道：「別提過去的事了！」

鐵雄慢慢地鎮定下來，過了一會，才道：「我不明白，你是秦老爺子的女兒，你和李四，是正式結了婚的，總有長輩作主，何以會——」

秦鳳姑抬起頭來，淚水在她眼眶之間打着滾，就像是夏日清晨，露珠在荷葉之上滾動一樣，看來那麼晶瑩，那麼動人，她眨着眼睛，淚水隨着她睫毛的眨動，而慢慢順着她的臉頰，流了下來。

她緩緩地道：「是的，我和李四的婚事，是江南俠林的第一件大事，不知有多少賀客來，流水一樣的車，潮湧一樣的人，每個人都說着吉利話，每一個都在羨慕我們，那眞是我永不會忘記的情景。」

鐵雄怔怔地望着她，聽她說着。當秦鳳姑說着當日的情景之際，鐵雄彷彿自己也置身其中，也在分享着秦鳳姑當時所感覺得到的幸福和甜蜜。

秦鳳姑笑了起來，她笑得很甜蜜，雖然她仍然帶着淚，但是眞的笑得很甜蜜，她當然是想起了那一段甜膩的時光，才會泛出這樣笑容來的。

可是，她的笑容隨即凝止了，她雙眉之間起了結，接着道：「不過，這種日子，只過了短短的半年——」

鐵雄立時急急道：「我不明白——」

秦鳳姑苦笑了一下，道：「事情是突如其來的，那天，爹有一個老朋友，從河北來，談起了北青幫的事，爹是從北青幫出來的，自然關心幫中的情形，講起張老爺的女兒，帶着人在落草為寇，都不勝難過，他就自告奮勇，說是要到山東去走一遭，勸那位姑娘，改邪歸正，以保持張老爺子的名聲，張老爺子和我爹是好朋友，他的話，當然不會有人反對。」

秦鳳姑的話中，提起了兩次「他」。她沒有說明「他」是什麼人，鐵雄雖然有點楞頭楞腦，但是他也沒有問，因為他知

道，那是李四。

秦鳳姑嘆了一聲，道：「他走了！」她只講了三個字，又靜了下來，現出了極其哀切的神色。

鐵雄看到了秦鳳姑這樣的神情，有點怯怯地問道：「他去了山東找玉娘子？」

秦鳳姑點頭道：「或許那時，我和他一起去，以後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可是那時我的臉嫩，沒有敢出聲，他就一個去了，他去了半年才回來，一回來，我就發現他整個人都變了，他……他不再像是以前那樣，他做什麼都心神恍惚，好像整個人的心神，都不在這裏，而是在極遠的地方！」

鐵雄緊緊地握着拳，瞪着眼。

秦鳳姑的聲音聽來很輕柔，道：「我起先不知道他爲了什麼，但是我至少可以知道一點，那就是，我在他的心中，已經根本無關重要了，但究竟是爲了什麼呢？直到有人又從北邊來，才斷斷續續，說了一些，來的人自然也不好意思怎麼說，可是我却已知道了，他在山東半年，和玉娘子好上了，聽來人說，玉娘子貌比天仙，任何男人見了她沒有不着迷的！」

鐵雄憤然地道：「那妖精，簡直不是人！」

秦鳳姑苦笑道：「或許，男人就喜歡妖精，或許是他喜歡妖精，那我就不知道了！」

鐵雄雖然不出聲，他對男女間的事，本來就不是很清楚，而他對秦鳳姑的那一份深情，也全然是由愛護而產生出來的。男女間的事，別說鐵雄這樣楞頭楞腦的人不明白，就是秦鳳姑這樣，聰明絕頂的人，又何嘗明白，事實上，世上沒有人能明白，在旁人看來，好好的一對男女，忽然分手了，旁人誰能說得出道理來？

當然，身在其中的男女，是可以知道的。

李四就知道，自己爲什麼在重回到了秦鳳姑的身邊之後，會那樣魂牽夢縈地想念玉娘子。

玉娘子的種種風情，那種冶蕩，那種美麗，那種狂放，那種撩人欲醉的媚眼，那種使人欲仙的嬌喘，全是良家婦心目中，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她是一個眞正的活色生香的美人，沒有一個男人能不俯伏在她的腳下，甘心稱臣。

李四算得上是英雄人物了，但是他完全變了，在玉娘子的身邊，他才感到做人有生趣，回到了秦鳳姑的身邊，他覺得自己只剩下了一副軀殼。

玉娘子在那家林縣小店中，對楊胖子所講的話，有一半是實情，她和李四在萬龍岡上，如膠似漆地過了三個月，然後，一起離開萬龍岡，一直在河北、山東做案子，有李四幫，玉娘子更是如虎添翼。

在開始的時候，李四也驚訝着，自己竟然會跟着玉娘子一起做案子，而且手段又是如此兇殘，但是久而久之，他發覺自己根本無法離開玉娘子了，他越來越欣賞玉娘子的那種氣概，那種丰采，當玉娘子敞着花領，露出半截豐滿的胸脯，拉着刀，閃電也似地殺人之際，他簡直就想俯伏在她的腳下，向她膜拜。

這一切經過，秦鳳姑是不知道的，可是作爲一個在丈夫心目中已經沒有了地位的妻子，她自然可以知道自己的處境，她忍着不說，不問，可是有一天，李四無緣無故忽然大發脾氣，秦鳳姑終於忍不住。

那時，正是盛暑時分，一隻才從井中浸得透凉的西瓜，被李四一掌拍得粉碎，望着李四面肉抽搐的臉，秦鳳姑開了口，說道：「你想怎樣，只管說，可別悶在心裏！」

李四倏地轉過身來，額上的青筋，綻得老高，秦鳳姑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有這樣可怕的神情，以至整個人都呆住了，她只聽得李四吼叫了一聲，叫了一句：「讓我去死！」那一句話，更令得秦鳳姑的耳際，轟地一聲响，眼前也一陣發黑。

當她定過神來時，李四已經不在了。

鐵雄的雙拳握得更緊，道：「他……怎麼了？」

秦鳳姑低着聲，緩緩地道：「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七天之後，有人來報，說是在鎮江附近，有人看到他和幾個人動手，被人圍攻，受了傷，叫人放火燒死了，我和爹連夜趕去，只看到了一具燒焦的屍體，來報的人又說和他動手的人中，有一個很好看的女人，屍體根本辨不出什麼，可是他常戴的一隻戒指，雖然燒焦了，却還在他的手上，我只當他死了！」

鐵雄眨着眼，秦鳳姑苦澀地笑了起來，道：「我眞當他死了，我已經知道他和玉娘子的事，但是我還是當他想和玉娘子決裂，所以才和玉娘子動了手，結果遭了她的毒手，我們將他的屍體火化了，我爹有過誓言，有生之日，不能過長江往北，他要派人陪我，我不要，是我一個人帶着靈灰北上的，一路上，我只是在想，她有千不好萬不好，最後總是好的，他要是不想回到我的身邊，又何必去和玉娘子決裂呢？

秦鳳姑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凄然道：「這本來是我最後的希望，誰知這一點……這一點……」

她語音哽咽起來，鐵雄搓着手，忙道：「或許，殺我的那個，不是他！」

秦鳳姑緩緩地道：「你別安慰我了，我知道那是他，一定是他，他爲了要離開我，佈下了局，以爲他死了，我也就死了這條心，他在那樣做的時候，只怕絕未曾想到，我會帶着靈灰，千里迢迢地到山西來！」

鐵雄面肉抽動着，他想起大熱天，秦鳳姑和驢車，一起走進北霸鏢局的院子中來的情形，那好像就在眼前，但是却又像是隔得那麼久遠，算起來，那還不到三個月，然而對鐵雄來說，像是足足過了一世，在這三個月中，他經歷了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的過程！

鐵雄絕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一想到了這一點，他也不禁長嘆了一聲！

秦鳳姑又凄然地笑了起來，道：「我本來只想一心一意，帶了他的靈灰，回到他的老家，從此青燈古佛，只想他的好處，不想他的壞處，了此一生的。我也沒有想到，我一路北上，却會打亂了他們幹大案子的計劃！」

她講到這裏，聲音之中，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激憤，她畧停了一停，又道：「不過他們也眞聰明，結果一石二鳥，不但利用了我，而且，還使我蒙了不白之寃！連你也給他們利用！」

鐵雄的手揑着拳，當秦鳳姑望着他，說出了這句話之後，他陡地揮拳，「蓬」地一聲，在自己的胸口，擊了一拳，表示他心中的悔恨。

他打了一拳之後，還想打第二拳，但秦鳳姑已突然伸手，拉住了他的手。

鐵雄在那刹間，全身都震動了起來，望着秦鳳姑，張大了口，那樣子，十足是一個傻瓜。秦鳳姑心中，暗嘆了一聲，她知道鐵雄爲什麼忽然會這樣，她也知道鐵雄的心意，這時，她爲了不使鐵雄太難以應付，是以慢慢地鬆開了手，裝成極自然地縮回手來。

秦鳳姑的心情，也很矛盾，將李四和鐵雄兩人，排在一起來比較，那簡直是沒有法子比的，李四漂亮，瀟洒，見聞廣博，出言風趣，武功高强，身世煊赫，像李四這樣的男人，只要他隨便對那一個少女微笑一下，那少女就會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鐵雄却楞頭楞腦，粗獷不文，笨手笨脚，武功平常，只是北霸鏢局中的一個小鏢頭，決不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情人。但是，秦鳳姑在經歷了這樣的滄桑，在被李四害得如此凄苦之後，她却已經知道，只有鐵雄這樣的人，才是最靠得住的人，才是一個女人的眞正需要的男人。可是她雖然知道了這一點，又如何能向鐵雄表示呢？

秦鳳姑不但無法向鐵雄表示自己的心意，而且也不能表示自己的心意。別說李四還沒有死，就算李四眞的死了，又就算人人都知道李四如何陰毒，如何對不起她，如何和玉娘子一起，合謀害她，她還是不能夠向鐵雄表達自己心意的，因爲她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在俠林中有着崇高地位的秦老爺子的女兒，她不能給人家講閒話，她的下半生，已經是注定了的。

秦鳳姑想到這裏，心中一陣難過，鼻端也一陣發熱，她忙吸了一口氣，不再去想那些令她煩惱的事，緩緩地道：「其實，你們也太粗心了些，第一晚在客店的時候，不是已死了一個鏢頭麼？何以沒有人疑心玉娘子？」

鐵雄苦笑了一聲，道：「別提了，楊總鏢頭還以爲你和那妖精是同伙的！」

秦鳳姑苦笑了一下，道：「他們實在安排得太週密了，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玉娘子，可是那晚我在客店中，一看到她，就知道她一定是玉娘子，她是那麼動人，只有像她那樣的女人，才會使他着迷，她眞是能使每一個男人都爲之着迷的女人！」

鐵雄直視着秦鳳姑，道：「我還是說她是妖精！」

秦鳳姑勉强笑了一下，說道：「鐵大哥——」

她叫了一聲，就停了下來，鐵雄也不說話，兩個人都靜了下來。靜了很久，才聽得秦鳳姑幽幽地說道：「我們也該分手了。」

鐵雄一怔，道：「爲什麼？」

秦鳳姑苦笑了一下，她知道鐵雄是一個實心眼的人，和他解釋，他也不會明白，所以她只好盡量將自己的聲音變得平淡，道：「我還有事，不能再照顧你了。」

鐵雄幾乎連考慮也沒有考慮，道：「不是你照顧我，是我要照顧你！」

秦鳳姑又苦笑了一下，鐵雄的神情，像是受了極大的委屈一樣，急急地說道：「當日，你找上北霸鏢局來，北霸鏢局就有責任保護你，雖然，楊總鏢頭他們已經死了，但是，我沒有死，我是北霸鏢局的鏢頭！——」

他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又道：「幹我們鏢局這一行，除非不答應保護人，不然，一直到死，都得做下去，鳳姑，這就是我們鏢頭的責任！」

當鐵雄這樣講，而且越講越激動之際，秦鳳姑一聲也不出，只是聽着，鐵雄講完，胸口起伏着，喘着氣，望定了秦鳳姑，秦鳳姑心頭感觸，思潮起伏，呆了好半晌，仍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鐵雄喘了幾口氣，又道：「不論你到那裏去，我都要送你到地頭，跟定你！」

秦鳳姑也不禁雙手握着拳，她的心緒十分激動，她實在想伏在鐵雄的身上，痛哭一場。但是她忍住了沒有那麼做，她只是道：「你可知道我要到那裏去？我已經決定了，一等你好了，我就到萬龍岡去找他們！」

鐵雄陡地震動了一下，但是很容易看得出來，他之所以震動，並不是因爲他剛才講過他跟定了秦鳳姑，自己也要到萬龍岡去，而全然是爲了担心秦鳳姑的安危。

秦鳳姑立時又道：「你看，你跟去是沒有用的，別說你的傷才好，就算你沒有受過傷，你去了也沒有用，李四，玉娘子，玉娘子的手下，你全不是他們對手！」

鐵雄的心中極其難過，道：「那麼，你——」

秦鳳姑鎭定地道：「我一定要去，我非去不可，李家老太太死了，李家大宅燒了，十二個富商被擄，這些事，通北五省，都以爲是我做的事！」

鐵雄怒得額上青筋，根根綻起，秦鳳姑望着鐵雄，覺得有幾句話，實在是非說不可了，在她考慮如何開口之際，她心頭已怦怦亂跳了起來。

她實在是不想說這些話的，但是爲了不讓鐵雄到萬龍岡去，她還是非說不可。

她先吸了一口氣，低下頭去，緩緩地說道：「鐵大哥，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也是一樣，要是我沒有嫁過人，我一定……」

秦鳳姑還在想着該如何說，才能使鐵雄明白，是以慢了一慢，可是鐵雄却已然突然叫了起來，道：「嫁不嫁過人，還不是一樣，鳳姑——」

他叫了一聲，却再也不出聲，看他手足無措的樣子，顯然是不知該如何說下去才好了，而這時候，他心中的那份興奮，眞不是言語所能形容。

秦鳳姑聽得鐵雄那樣說，心頭更是亂跳，急忙道：「你要是眞對我好，就該聽我的話，回霸縣去！」

她急急講出了這一句話，猶如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因爲她看出鐵雄的情形，要是自己再不立即那樣說的話，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可能連她也不能控制，要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果然，鐵雄的雙臂，本來已經張了開來，看情形像是想將秦鳳姑緊緊擁在懷裏的，但是一聽秦鳳姑那樣說，他張開的手臂，便緩緩地垂了下來，現出了極其失望的神色，低下了頭，一聲不出。

秦鳳姑心中，也十分難過，像鐵雄這樣的人，要是失望了，那就是眞正的失望。但是秦鳳姑却也沒有別的辦法，她自己也是抱着必死之心到萬龍岡去的，她明知鐵雄決不會爲了危險而皺眉，但是她何必去害他送死？

秦鳳姑硬了硬心腸，道：「鐵大哥，再見了！」

鐵雄垂頭喪氣地站着，一動也不動，秦鳳姑慢慢向前走着，在鐵雄的身邊經過，鐵雄才轉了轉身子，顫聲道：「鳳姑，讓……讓我抱一抱你！」

秦鳳姑陡地一震，向鐵雄望去，在鐵雄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他這個要求，一定是鼓着了最大的勇氣，才提出來的，秦鳳姑也知道，鐵雄決沒有別的意思在內，只不過想抱她一抱！

秦鳳姑的心中，又一陣激動，她實在無法拒絕鐵雄的這個要求，她的呼吸變得急促，緩緩的點了點頭，楞頭楞腦的鐵雄，這時的動作，却溫柔得出奇，他慢慢張開雙臂，輕輕地將秦鳳姑抱在懷中。

秦鳳姑低着頭，也垂着眼，她曾經被另一個她所愛的男人，熱烈地擁抱過，比較起來，鐵雄簡直是冷漠得出奇，但是當秦鳳姑靠着鐵雄的時候，她可以感到他劇烈的心跳，她也可以領會到鐵雄對她那股眞摯至誠的感情，可以領會到鐵雄對她那種難以言喻的愛護，更可以領會到在鐵雄的心目中，她比他自己還要重要！秦鳳姑一直不動，她只覺得心頭越來越熱，鼻端一陣發酸，她本來想忍住眼淚的，可是淚水却像是山泉一樣，疾湧了出來，轉眼之間，鐵雄胸前的衣服，就已經濕了老大一片。

鐵雄緩緩地嘆了一口氣，慢慢鬆開了手臂，秦鳳姑一聲不出，向後退了一步，轉過身去，畧停了一停，慢慢向前，走了出去。

當她慢慢向外走開去的時候，她聽到鐵雄抽噎的聲音，秦鳳姑沒有再停，反倒加快了脚步，疾步向外走去，不一會，就走出了屋子。

鐵雄仍然呆呆地站着，他也在哭着，他哭得很傷心，眞的很傷心，當他剛才，輕輕抱着秦鳳姑的時候，他已經想哭了，連他自己也不知爲什麼，忽然會這樣傷心，但是他却眞正的感到傷心。

秦鳳姑走了，忽然之間，天地之間，變得如此之空虛，好像什麼都沒有了。鐵雄站了好久，秦鳳姑叫他回霸縣去，他是記得的，可是他却連想也不去想，他已經決定了他要去的地方，他一定要去。

落葉在道上，隨着秋風打着轉，一匹駿馬，上面騎着一個身形高大，骨骼粗壯，但是却相當瘦削的年輕人，那就是大傷初癒的鐵雄。

鐵雄已一連趕了近半個月的路，僕僕風塵，使他的神情看來格外憔悴，但是在他的雙眼之中，却有着一股無比堅決的神色，那種神色，表示他要去的地方，就算是龍潭虎穴，他也要去！

山東的道旁，除了白楊樹，就是棗樹，棗實早就被人採完了。心形的白楊樹，在夜風中發出颯颯的聲響，道上已經很荒涼，道也很狹窄，兩旁全是起伏的山巒，鐵雄一直向前趕着路，這半個多月來，他每當歇足時，總向人打聽秦鳳姑的行踪。

他知道秦鳳姑是到萬龍岡去的，而他也正在走在通向萬龍岡的道上。照說，像秦鳳姑那樣的人，走在道上，誰見到她，都會留上深刻的印象。

可是奇怪的是，他和秦鳳姑的離開，相隔兩個鐘頭，然而秦鳳姑就像消失了一樣，他一路前來，不論怎麼打聽，都沒有人見過秦鳳姑。

鐵雄向前趕着路，心情十分沉重，前面重重疊疊的山岡，已經是萬龍岡了。

鐵雄自己也知道，就算他到了萬龍岡，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可能他會見到秦鳳姑，更大的可能是，他見到秦鳳姑那時候，秦鳳姑已經死了。

但是不論如何，他總是要去，他一定要到萬龍岡去的。

越向前去，道上越是荒涼，鐵雄所騎的那匹瘦馬，已經很疲乏了，馬蹄聲打在路面上，發出零落的聲音，聽來格外寂寥，他轉了一個彎，兩邊的山岡更陡峭了，突然間，前面有一陣哭聲，隱隱傳了過來，鐵雄呆了一呆，勒定了馬，哭聲越來越近，不一會，車聲轔轔，一輛馬車，自山中轉了來。

馬車的兩旁，各有一個壯漢，而哭聲

鐵雄回頭一看，見那兩個壯漢和那新寡文君已遭冷箭射死。

則是從馬車傳出來的。

趕車的和車旁的兩個壯漢，看到了鐵雄，也怔了一怔，趕車的勒定了車，那兩個壯漢的臉上，充滿了悲憤的神色，瞪着鐵雄。

鐵雄勉强笑了一下，仍然策馬向前走去，走到了近前時，他搭訕着道：「兩位從那裏來？」

他才問了一聲，馬車的車廂門，突然推開，一個哭得雙眼紅腫的婦人，直撲了出來。

那婦人自車厢中一撲出來，就在地上拾起了一塊大石，一面大叫着，一面向鐵雄直拋了過來。那石塊未曾擊中鐵雄，却打在鐵雄所騎的瘦馬上，瘦馬立時尖嘶了起來，那兩個壯漢，也立時下了馬，拉住了那婦人，那婦人破口大罵了起來，山西的土腔，罵得急了，鐵雄也不是十分聽得懂，但是「强盜」，「土匪」，「畜生」，「禽獸」這些字眼，他却是聽得懂的。

鐵雄給那婦人，罵得發了半晌楞，才苦笑道：「大嫂，我和你無冤無仇！你這樣罵我作什麼？」

那婦人的聲音都嘶啞了，但仍在頓足罵之不休，一個壯漢冷冷地道：「朋友，你們要錢也就是了，如何要了錢還不放人？反倒將人殺了？」

鐵雄呆了呆，道：「你在說什麼？」

那婦人又嘶叫了起來，道：「你自己去看！」

她一面說，一面向車廂指去，鐵雄向車廂看去，不禁嚇了一跳，車廂中，還挺着一個死人，雙眼瞪得老大，瘦得可怕，臉上有許多傷痕，一道刀痕，看來還是新割出來的，死狀十分可怕。

雖然那死人死得十分可怕，但是鐵雄還是可以認得出他來，他是那一帮富商中的一個，就是那個最多口的年輕客商，曾經和楊總鏢頭，頂過幾次嘴的那個。

鐵雄倒抽了一口凉氣，道：「你們從萬龍岡來？」

那婦人掙扎着要向前衝來，看他的神情，像是要將鐵雄的肉咬下一塊來一樣。

鐵雄心頭，一陣難過，搖着手，道：「你們誤會了，我是北霸鏢局的鏢頭，我到萬龍岡去，是去殺强盜的，也要救被强盜擄去的人，想不到這位先生，已遭了不幸。」

那婦人聽得鐵雄這樣講，先靜了下來，而那個壯漢，瞪大了眼望定了鐵雄，看他們的神情，像是當鐵雄是個瘋子一樣。

過了半晌，一個大漢才道：「你……一個人到萬龍岡去捉强盜？」

鐵雄苦笑了一下，道：「我……應該還有一個帮手，她是一個看來很纖弱的女人，你們在萬龍岡，可曾見到她？我一路正在找她！」

那兩個壯漢一起嘆了一聲，道：「沒有！」

鐵雄搖了搖頭，繼續策馬向前走去，他才走出了丈許，忽然聽得「颼颼」三下箭响，接着，便是兩下慘叫聲，鐵雄忙轉過頭去，只見那兩個壯漢和那婦人，已一起倒在車旁，三枝箭，直貫穿了他們的頚子！

鐵雄簡直呆了，剛才還是活生生的三個人，這時却已經死了，一個人的生與死，所隔竟只是一綫之間！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有人笑道：「你看我這連環三箭，準頭怎麼樣？」

另一個極其甜膩的女人聲音，也傳了過來道：「不錯，我也要一手你瞧瞧！」

那男人的聲音道：「等一等，這人不是要上萬龍岡去殺强盜麼？看來有點門道，過去看看再說！」

一面說着，一男一女，已自樹叢之中，走了出來，男的長身玉立，劍眉朗目，眞的如玉樹臨風，女的剛健婀娜，臉如春花，艷麗無比，眞是好一對俊俏人物，連鐵雄乍一見這樣的人才，也不禁呆了一呆，但是那只不過是極短時間的事，突然之間，他已經認出來了，那男的，就是那天早上，大雨初停，在那土岡子上，一刀子插進了他小腹的那個人！而那個女的，就是他見過好幾次，人人都爲之神魂顛倒的玉娘子！

當鐵雄一看到這兩個人時，雙手緊緊地握着拳，簡直不知道該如何才好。

鐵雄認得玉娘子，也已經從秦鳳姑的口中，知道了那男的，不是別人，正是原來名聞江湖的少年英雄李四，也是如今和玉娘子結成了一伙，十惡不赦的惡棍！

鐵雄實在想破口大罵，但是他却憤怒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瞪着李四和玉娘子兩人。

李四和玉娘子却和鐵雄全然不同，兩人笑嘻嘻地，像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一面向前走來，一面還在小聲說話，大聲笑着，不一會，來到了鐵雄的面前。

鐵雄的憤怒，實在已到了頂點，以致他的喉嚨，發出「咯咯」的聲响來，但是却一句話也講不出。玉娘子鳳眼斜飛，向鐵雄望了一眼，又對李四道：「你沒聽他剛才說麼？他是北霸鏢局的鏢頭，好像北霸鏢局裏，沒有他這號人物！」

李四望着鐵雄，也笑道：「是啊，不像有這個人！」

鐵雄只覺得腦際嗡嗡直响，也沒有聽見他們兩人，在講些什麼。要是他聽清楚人家在講些什麼的話，他心中或者會奇怪，何以自己認識他們，他們却不認得自己。鐵雄少說也有三個月沒有照鏡子了，他自然也不知道自己的樣子，在重傷之後，變得多麼厲害，別說玉娘子和李四兩人，對他的印象本來就不深，就算是楊總鏢頭在，只怕一時之間，也認他不出了。

李四一笑，道：「看他有什麼本事來捉强盜！」

李四這一句話才出口，鐵雄只覺得一股烈火，陡地升了上來，李四這時，就在他的身前，他也顧不得自己的武功和人家相比，究竟相去有多遠，一聲大喝，一拳便已直擊了出去。

李四就在他的身前，看來，這重重的一拳，實在是非擊中不可的，可是他一拳擊出，眼前一花，李四不見，他一拳已然擊空。鐵雄一拳打空，用的力道太重，身子向前，衝了出去，跌出了一步，他還沒有站穩，李四倒又在他身前出現，簡直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冒出來的，伸手在鐵雄的肩頭上一推，笑着道：「你站穩了！」

鐵雄給他一推，果然站穩了身子，他

心中怒火中燃，又是一拳，向李四迎面擊出。李四一偏頭，鐵雄一拳又已擊空，李四哈哈一笑，按在鐵雄肩頭上的手一用力，鐵雄整個人，立時向後，跌了出去，連跌出了兩三步，坐倒在地上。雖然他立時站了起來，可是那一跌，却也跌得他半晌說不出話來。

李四哈哈一笑，指着鐵雄，道：「別充英雄，還是快回去吧！」

鐵雄喘着氣，他決沒有回去的念頭，這時，他所想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拚命。他雙眼直視向前，眼中好像有火要噴出來一樣。

李四也望着他，臉上倒頗有欽佩的神色，道：「人總是活着的好，看來你倒也是一條漢子，還是快走吧，別在這裏送死了！」

鐵雄仍是僵僵地站着，一句話也不說，在一旁的玉娘子，突然又笑了起來，道：「有這樣的一個人，叫我們散散心，倒也不錯！」

李四笑了起來，道：「你又有什麼主意了！」

玉娘子道：「看他的樣子，好像並不怕死，我想看看，一個人，要是不怕死，究竟是不是眞的，他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怕死？」

李四轉過頭去，望定了玉娘子，玉娘子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鐵雄可能還不明白，但是李四却是完全明白的，他明白玉娘子並不是要殺這個人，而是要用種種方法，使到這個人怕死求饒！

李四望了玉娘子一眼之後，又向鐵雄望去，他雖然和玉娘子在一起，已經完全不是以前的李四了，但是他至少還懂得尊重一個不怕死的漢子。

是以他伸出手，攔住了向前走來的玉娘子，道：「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你走吧！」

他一再叫鐵雄走，鐵雄反倒笑了起來，自然，他笑得十分淒涼，十分悲痛，他一面笑着，一面道：「我怕什麼死？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鐵雄這句話一出口，玉娘子首先「格格」地笑了起來，一個人自稱已經死過一次了，這倒眞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情，可是李四的反應，却大不相同，他一聽得這句話，陡地一呆，道：「你——」

他說了一個字，目光烱烱，緊盯着鐵雄，鐵雄也直視着他，一字一頓，道：「你不記得了麼？就是你一刀，將我刺死，又將我埋進了土中的！」

鐵雄這兩句話出口，李四更是面上變色，不由自主，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指着鐵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當日一刀刺進了鐵雄的小腹之中，實在想不到，鐵雄竟會沒有死，而現在，還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玉娘子看到李四吃驚，心中也不禁一凜，她自從和李四在一起，從來也未曾見過李四有過這樣驚駭的神色，她並不知道其中的原由，還只當是對方武功實在高，所以李四才會吃驚，在那樣的情形下，玉娘子只想到了一點，先下手爲强！

玉娘子的行動極快，才一想到這一點，已然出手，只見她手臂一振，身子滴溜溜轉了三四轉，行動快絕，原來纏在她腰際的一條綢帶，已然被她抖了開來，綢帶一抖開，她手臂再一振，那條綢帶，就像是一條蛇一樣，「刷」地一聲，貼地竄了開去，鐵雄還在瞪着李四，玉娘子手中的綢帶，已然纏住了鐵雄的脚踝。

玉娘子一出手就得手，一聲嬌呼，身子一轉，向前便奔，鐵雄雖是老大的一條漢子，可是給玉娘子一扯，身子也立時向後，仰跌了下去。

他一跌倒，想在地上，抓住一些什麼，可是玉娘子向前飛奔而出，他就被拖得在地上，拖了出去，連抓住一塊石頭抛向玉娘子的機會也沒有。

玉娘子向前奔出的勢子極快，奔出了十來步，身子突然躍起，靈巧之極，一下就上了一枝棗樹，在一根橫枝上，畧停了一停，立即越過了橫枝，又躍了下來。

她人一起一落，綢帶穿過了橫枝，被綢帶纏住了足踝的鐵雄，雖然在不斷掙扎，但是立時也被頭下脚上，吊了起來，動彈不得。

玉娘子一鬆手，鐵雄人重，綢帶立時向下落去，眼看鐵雄可以落地了，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玉娘子一柄飛刀，已經電射而出！

那一柄飛刀，「叭」地一聲響，射在綢帶上，又釘進了樹幹，綢帶一被釘住，鐵雄便不再向下落，頭向下垂着，離地不過兩尺許，玉娘子的出手之快，眞是匪夷所思。

玉娘子飛刀出手，笑嘻嘻地來到了鐵雄的身前，擧脚在鐵雄的臉上，踢了一下，鐵雄被倒吊在半空中的身子，立時蕩了起來。

李四也走了過來，向玉娘子作了一個手勢，等鐵雄的身子蕩回來時，他一伸手，抓住了鐵雄的腰，道：「你已經被我埋進土裏，是誰救你出來的？」

鐵雄被倒吊着，額上青筋暴綻，臉色漲得比猪肝還紅，樣子極其可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聽到了李四的問話，他陡地罵了起來，厲聲道：「狗男女！」

玉娘子雙眉一揚，一脚便踹，這一脚，踹得鐵雄的身子，直蕩了起來，他的身子一面蕩起，鼻血一面向外湧，等於是洒起了一股血雨，等到他的身子，又蕩了回來，玉娘子第二脚又待踢出，李四忙道：「等一等，他能被人救出，又能養好了傷，其中必有蹊蹺，我們不是正在找一個人麼，我看——」

玉娘子雙手插腰，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嗔道：「我不准你提這個人！」

李四笑道：「不准提就不提，但是只要她還在，只要我們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總是個麻煩，是不是？」

玉娘子一聲冷笑，道：「這人就知道麼？」

李四道：「你不記得他是誰了？他就是楊胖子手下的鐵雄，當楊胖子自作聰明之際，他就是跟着她走的，在李家大宅，他忠心得像一條狗一樣。」

鐵雄又厲聲罵了起來，他罵的還是那一句話：「狗男女，狗男女！」

李四像是未曾聽到鐵雄在罵一樣，笑着，道：「這小子，可能還不懷好意，我

早就看透了這一點，那天大雷雨晚上，我在房間裏扮男扮女的聲音，他果然發瘋一樣，走了出去，我知道他必會在半途遇上楊胖子，那麼，楊胖子就更信你的話！」

玉娘子伸出春葱也似的手指，在李四的額上，戳了一下，道：「難得你鬼計多端，我問你，你回到家裏，難道連老太婆也不知道？」

李四笑道：「後來當然知道了，她是氣得上吊死的！」

玉娘子「格格」笑了起來，道：「這倒好，圖個乾淨，由得我們快活。」

鐵雄聽得全身像是被火在燒一樣，陡地大叫了起來。

鐵雄在叫着，李四沉聲道：「楞小子，你聽着，要少吃苦頭，實告訴我，她在那裏！」

鐵雄忽然不出聲了，他被倒吊着，臉上又捱了兩脚，鮮血淋漓，樣子十分可怖，不過，當他閉上咀，抿着唇的時候，誰都可以看得出來，就算將他整張咀都撕開來，他也不會再出一點聲的了！

李四和玉娘子互望了一眼，李四笑了一下，道：「眞不錯，眞是實心眼的硬漢子！」

玉娘子「格格」一笑，道：「你那天算準了要是他連夜走，準能遇上楊胖子，所以才在房間裏弄上那些玄虛，你怎知他一定會走？」

李四道：「那還有不知道的？這小子放着鏢頭不幹，寧願留下來當長工，誰有這份傻勁？有這份傻勁的人，他心裏想着些什麼，還不容易明白？」

玉娘子雙眉一揚，道：「你倒說得明白，不過你想想，是誰救了他的？」

李四皺了皺眉，道：「我本來以爲，那些人能將她當場了結，誰知會走了她，自然八成是她經過那岡子，我又埋得不够深，讓她給拉了出來。」

玉娘子連聲冷笑，道：「這就是了，他傷得那麼重，這幾個月才養好傷，誰在服侍他？」

玉娘子講到這裏，伸出手指來，在李四的額上，重重戳了一下道：「我看你啊，老四，做了活王八，你還不知道啦！」

李四一聽，不禁面上變色，大凡男人，全是一樣的，自己捨了老婆，摟着七八個陌生女人，就是「艷福」，但一聽到了自己老婆也有了「艷遇」，那份難看，就眞是馬尾穿豆腐——別提了。

李四面上變色，鐵雄又突然破口大罵起來，道：「放你娘的屁，臭狐狸，騷狐狸，你當人人全像你麼？」

玉娘子仍是笑嘻嘻地，一俯身，順手拔起了一株草來，揮手將那棵草，連根帶泥，向鐵雄抛了過去，鐵雄要是像剛才那樣，緊抿着口，倒還好些，這時，他正在破口大罵，「嗤」地一聲，連泥帶草，一起塞進了口中，玉娘子用的力還十分大，泥團不但塞進了他的口，而且直鑽進了他的喉嚨之中。

人本倒吊着，本來已是極其痛苦的事，這時，想嗆咳，口中也是泥，根本咳不出來，一口氣壓了上來，只聽得「嗤」地一聲響，兩股血，自鐵雄的鼻孔之中，直噴了出來，射出老遠。

那時候的鐵雄，只覺得一陣鏤心刺肺的奇痛，雙眼向上翻，不但鼻孔中有血湧出來，連眼眶之中，也有血滲了出來，令得他的視綫，變得糊模。

他在被秦鳳姑從土中拖出來的時候，根本已經昏死了過去，也不覺得怎樣，後來，在傷勢漸漸痊癒之際，雖然也感到痛苦，可是和現在相比，却還是不能並提。在那一刹間，鐵雄只覺得眼前的李四和玉娘子，簡直已不是兩個人，而是兩條血影，這兩條血影，正在向他撲過來，要將他全身的精血，完全吸乾，要將他身上的皮和骨，逐寸逐寸地剝下來。

他想叫，可是叫不出來，泥和着血，在他的喉間打滾，他的視綫越來越糢糊，雙眼向上翻着，幾乎已看不到眼珠，只看到滲着血絲的眼白。

人對於痛苦的忍受，是有極限的，鐵雄雖然是一等一的硬漢，可是也不能例外，當他無法再忍受那種痛苦之際，他就昏了過去。

李四望着鐵雄，臉上倒居然有一絲可惜的神情，道：「這次他眞死了！」

玉娘子笑着，道：「看你的樣子，像是一個雛兒，連死人也沒有見過！」

李四抿着咀一笑，湊向玉娘子，在玉娘子的耳際低聲說道：「在你的身上，我才是雛兒，誰能想得到，你會有那麼多花樣？」

玉娘子揚起手來就是一巴掌，那一巴掌，「拍」地一聲，打在李四的臉上，清脆伶俐，可是李四非但不怒，反倒聳着肩，哈哈笑了起來。

玉娘子俏臉一沉，道：「笑！有什麼好笑的，我記得你說過，她看起來，好像很文弱，實質上，秦老頭兒的一身本領，全在她身上！」

李四也陡地止住了笑聲，道：「我聽得幾個人全那麼說，不過究竟怎樣，我也沒知道，她在我面前，可從來也沒有露過功夫！」

李四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又道：「不論她怎樣，我們兩人聯手，決不會怕她！」

玉娘子冷聲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李四笑了起來，道：「聽你這樣說，倒像是她已經來了一樣！」

玉娘子一聲冷笑，指着鐵雄，道：「你以爲這小子怎麼會來的？」

李四怔了一怔，他究竟是聰明人，立時明白了玉娘子的意思。

李四的神情也變得嚴肅，道：「就算她眞來了，我們也有辦法應付。」

玉娘子四面看看，他們兩人一不說話，四周圍除了風聲之外，就是自鐵雄鼻孔中跌出來的血，落在地上的「滴滴」聲。可是看玉娘子那種充滿了警惕的神情看來，好像已經有什麼强仇大敵，已經在附近出現一樣。

李四畢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一見到玉娘子這等情形，也立時神情畧緊，四面看去，可是除了已枯黃的野草，正在隨風起伏之外，並沒有什麼動靜。

隔了片刻，李四才低聲道：「她已經來了？」

玉娘子也壓低了聲音，道：「我想她一定來了。」

她講了這一句話，略頓了一頓，才又道：「她要是來了，我們見不到她，她見得我們，我們可大大吃虧！」

李四沉下了臉，和秦鳳姑新婚的那一段恩愛日子，他不是不記得，甚至和玉娘子相識之後，他有時，偶然也會想起來。

但是一當他想起秦鳳姑的時候，玉娘子的萬種風情，便濃得將秦鳳姑淡淡的影子，蓋了過去。他雖然沒有見過秦鳳姑的武功，但是在他幾乎天衣無縫的計劃之中，出現了唯一的漏洞，就是秦鳳姑竟然逃走了，由此可見秦家的人，說秦鳳姑已盡得秦老爺子的眞傳，那並不是一件虛假的事情。

李四迷戀着玉娘子，對這些日子來，他自己的所作所爲，一點也沒有後悔之意，可是這時當他一想到秦鳳姑可能就在旁窺覷着他的時候，他的脊樑之上，也不禁起了一股寒意！

玉娘子像是看透了李四的心意一樣，瞪了他一眼，道：「別心慌，我有辦法，引她出來。」

李四望着玉娘子，這些日子來，他已經知道，玉娘子每一件心思，都是匪夷所思的，他自己已經算是心思靈活的人了，可是比起玉娘子來，還是自嘆不如，旁的不說，單說這次，將五家聯保，聲勢煊赫的鏢隊，一網打盡，將十八個山西富商，一起擄持這件事，已經使河北，山東兩地的黑道人物，人人側目。萬龍岡的名頭，提起來誰人不知？抱犢岡的孫美強，曾當着人，咬牙切齒，說一定要幹一件比玉娘子所幹的更「漂亮」的案子，但是至今爲止，還未見他有什麼幹出來。

這時，李四還未曾想到玉娘子有什麼法子，玉娘子已輕鬆一拉李四，道：「我們走！」

玉娘子說走就走，身形掠起，接着便是一聲唿哨。

隨着玉娘子的一聲唿哨，一匹胭脂紅的駿馬，揚鬃自矮樹叢中，奔了出來，人奔向馬，馬奔向人，玉娘子一掠而起，上了馬背，兜轉馬頭，向李四馳來，來到李四的身邊，李四一縱身，也上了馬背，摟住了玉娘子的纖腰，兩人共騎，潑刺刺地向前，奔了過去。

轉眼之間，馬已然奔得看不見了，山中的風更勁，倒吊着的鐵雄，隨着勁風，在幌幌悠悠，他好像已經有點醒了過來，如果離得他近的話，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在作輕微的跳動。

但是這時，並沒有人離得他近，離得他相當遠的人，倒有三個。

兩個是李四和玉娘子，李四和玉娘子策着那匹健馬，一轉過了山角，兩人立時從馬背上翻了下來，臨翻下來之際，玉娘子還在馬股上踢了一腳，那匹馬仍然在向前奔去，蹄聲漸漸地遠了。

可是李四和玉娘子兩人，却已掠了回來，就在山角處的一塊大石之後，伏了下來。

他們離鐵雄，約莫有三五丈遠近，相隔那麼遠，他們當然看不到鐵雄眼皮的跳動。

另一個人，離鐵雄更遠，少說也有十丈來遠，她躲在一株大榆樹上，穿着一身深綠色的花點的衣服，簡直就像是樹葉一樣。

她躲在那株大榆樹上，已經有很久了，不但看到鐵雄的來，也看到那幾個人死在箭下，更看到李四和玉娘子，如何虐待鐵雄。

她緊緊地咬着下唇，一點聲也不出，一動也不動，只是雙手緊握着樹枝，在雖然已開始落葉，但是交岔的樹枝，還足以遮住她身子的時候，躲着。

這個人是秦鳳姑。

李四和玉娘子騎着馬走了，鐵雄還被倒吊着。秦鳳姑當然也看不清鐵雄的眼皮在動，可是，血自鐵雄的鼻中一滴滴落下來，她却可以看得到。

她心中幾千遍幾萬遍在叫着：不要死，鐵大哥，不要死，上一次你沒有死，這一次，你也不能死！

她知道鐵雄沒有死，她更知道，若是鐵雄再被這樣口中塞着泥吊下去，不必多久，他就一定會死的，她必需盡快現身去救他。

秦鳳姑可以在半分鐘之內衝出去，將鐵雄解下來，而且，這時，四周圍已如此之靜，好像一個人也沒有了，不過秦鳳姑也知道，四周圍的寂靜，可能是假的。

那匹馬已馳走了，馬蹄聲也越來越傳遠了，但是那不等於李四和玉娘子兩人已眞的走了！秦鳳姑對這兩人了解得太深了，對任何人了解得太深，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隨處可以提防，但是壞處却在根本無從提防起。

秦鳳姑的心跳得很厲害，自從和李四結婚之後，她的生活，和以前簡直成了兩個人，以前，她是秦老太爺的寵女，日子過得那麼平靜，那麼舒適，簡直就像是在薰風垂柳之下，輕湖蕩舟，但是現在，却完全是在驚風駭濤之中，獨自抱着一段枯木在掙扎，一切全要她自己作出決定，沒有任何人可以商量。

秦鳳姑這時在攷慮的是，要是李四和玉娘子在一旁沒有走，那麼，她現身出去，會有什麼結果呢？

秦鳳姑考慮下來的結論是：唯一的結果是死！

李四從山東回上海的時候，曾不自覺地不知多少次提起過玉娘子，提起過玉娘子的武功，提起過玉娘子的槍法。秦鳳姑自然知道，自己從李家大宅逃了出來，是李四和玉娘子兩人計劃之中的唯一漏洞，她是他們兩人的眼中釘，只要她一現身，就算李四會有一利間的猶豫，不忍下手，玉娘子是決不會的！

但是，如果她不現身的話，那又怎樣呢？一直等下去，等到肯定李四和玉娘子已然不在？然而那究竟要等到什麼時候？

每多等一分鐘，鐵雄就接近死亡一分，自然，她可以不理會鐵雄，和李四，玉娘子拚下去，使她一直處在暗中的有利地位。如果她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她這時的心情，就不會這樣緊張了。

她就是無法做到這一點，她更無法忘記，離開鐵雄的時候，鐵雄那輕輕的一抱，以她目前的處境而論，她是應該將之忘

懷的，然而她是一個女人，沒有一個女人，不論她已經有了丈夫，或是還沒有丈夫，都絕對無法忘懷一個異性，充滿了如此誠摯的愛情，但是又表現得如此之輕柔的擁抱。

秦鳳姑到萬龍岡來，一路上只抄小路走，而且行藏，十分隱秘，所以鐵雄沿途，根本打聽不出她的消息來。而她會到萬龍岡來，也只有鐵雄一個人知道，如果不是鐵雄也跟了來的話，玉娘子和李四兩人，再也不會想到，她非但不避開他們，還會找了上來。

但是現在鐵雄來了，而且，鐵雄已經落在李四和玉娘子的手中，那情形已大不相同了，李四和玉娘子，一定已經料到了她的行踪。

時間在慢慢過去，天色更黑，鐵雄仍然倒吊着，一動也不動，秦鳳姑也一樣躲在樹上，一動不動，而李四和玉娘子，也一樣在山角後，一動不動。

這是一場耐力的比賽，誰的耐心好，誰的耐力強，誰就可以贏得勝利。

三個人之中，最先開口的是李四，他的聲音極低，當然只有在他的身前，被他摟住細腰的玉娘子，才能聽得見。李四一直摟着玉娘子的纖腰，那令得他有點心神不定，所以講起話來也有點不怎麼連貫。

他低聲道：「天都黑了，我們總不成在這裏過夜？」

玉娘子轉過頭來，李四忙趁機在她豐滿的唇上，親了一下，又在玉娘子的耳際，低聲說了一句什麼，玉娘子揚起眉來，好像有點怒意，但是她那種嗔意，却使她在朦朧的黑暗中看來，更是誘人。

李四忙又低聲道：「我們明天一早再來看，要是這小子還吊在這裏，那就是她根本沒有來，逃回上海去了，要是這小子被人救走了，那我們再提防也不遲。」

玉娘子冷冷地一笑，道：「你怎麼知道到時再提防，還來得及？」

李四笑了起來，道：「魯東山區，盤踞的股匪，不知有多少，誰不想吞了你，結果怎麼樣？成團的官兵都難過那幾道關口，怕什麼！」

玉娘子聽得李四這樣說，也不禁笑了起來，在她甜膩的笑容之中，多少有着幾分驕傲。

眞的，魯東魯南，羣山連綿，不知窩着多少股匪，可是到現在爲止有誰及得上她的？她只不過是一個女人，可是她却比什麼人都强，自然，令得她最感到得意的事，就是河北山東聞名，人人崇仰的少年英雄，誰提起來都要加上一個「爺」字的好漢，都成了她的不二之臣，任由她搓揑指點！

玉娘子一面笑着，李四又在她的耳際，低聲講了兩句話，也不知他說的是什麼，惹得玉娘子「格格」地嬌笑起來，道：「瞧你，我看你快連走都走不動了！」

李四涎着臉，道：「走有什麼用，走不動，爬着也就行了！」

這一陣笑聲，和那兩句話，他們講得聲音稍爲高了些，剛好一陣風過，隱約傳進了躲在樹上的秦鳳姑的耳中，秦鳳姑心頭，又狂跳了起來。

果然除了她之外還有人！她不現身是對的，而現在，應該是她可以現身的時候了！

秦鳳姑知道，對方既然出了聲，那就表示，在他們的心中，以爲已經沒有人！

秦鳳姑緩緩地吁了一口氣，她看到對面的山角後，昏暗之中，兩個人影閃動了一下，接着，就向外掠了開去，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

秦鳳姑不禁苦笑了一下，在她和李四新婚的那一段時間中，她並沒有在李四前展示過自己從小就苦練的武功，但是李四却是日日練武不輟的，秦鳳姑自然可以知道李四武術根本是何等之深厚，就算是一對一，要她和李四動手，她也沒有把握。

而現在，看來玉娘子的武術造詣，更在李四之上！

秦鳳姑只有一個人，沒有幫手，如果硬要說有幫手的話，只有一個鐵雄，不過事實上，鐵雄不但幫不了她什麼，還是她的一個大累贅！

秦鳳姑嘆了一下，她沒有再等，雙手在樹枝上推了一推，立時縱身，向下躍了下來。

樹相當高，但是秦鳳姑落下來的時候，幾乎一點聲響也沒有，她一落地，立時奔向鐵雄，先托起鐵雄的頭時，她懸在半空中的心，才算是鬆了下來。

鐵雄雖然沒有出聲，但是他的眼睛是睜着的，而且，在他還全是血絲的雙眼之中，在一眼看到了秦鳳姑之後，迸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光采。

秦鳳姑鬆了一口氣，將塞在鐵雄口中的那一大把連根帶泥的野草，一起拉了出來。

她知道鐵雄會有什麼反應，是以一面拉出了那一大團野草，一面立時托得鐵雄的頭向旁側，鐵雄「哇」地一聲，吐了起來。吐出來的有泥土，有草根，有他吃下去的食物，有血，也有胆汁。

等鐵雄吐得差不多了，秦鳳姑才用力一扯，將吊住鐵雄的絲帶扯斷，將鐵雄放了下來。

鐵雄也直到這時，才緩過氣來，一面喘着，一面像傻瓜一樣地道：「我知道你會來的，我知道的。」秦鳳姑沉着聲，道：「誰叫你也到這裏來的？」

鐵雄掙扎着站了起來，用袖子抹着口邊的穢物，道：「沒有人，我——我自己要來的，我想——我來可以幫你的忙，所以我……」

鐵雄的話還沒有講完，秦鳳姑的臉色，已陡地一沉，她還沒有開口，鐵雄已經嚇了一跳，因爲他從來也未曾見過秦鳳姑發怒的！

然而秦鳳姑是眞正發怒了，秦鳳姑還沒有開口，鐵雄已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他根本站立不穩，一向後退，就一交跌倒，忙又站了起來。

秦鳳姑已然道：「你快走，到上海去，去見我爹，告訴他，要是我不回來了，就是已經死在萬龍岡了，你在這裏，只有壞我的事！」

鐵雄張大了口，瞪大了眼，泥塑木雕一樣地站着，秦鳳姑略頓了頓，又道：「你已經壞了我的事，使他們知道我已經來了！」

鐵雄仍然木頭人一樣地站着，可是看他的神情，却活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樣。秦鳳姑雖然板着臉，可是她心中却已然軟了下來，她實在不是會發怒的人，尤其對着鐵雄，她更不忍發怒，可是她實在又非要鐵雄離開不可。

不過，突然之間，鐵雄態度的轉變，也是出乎秦鳳姑的意料之外的。秦鳳姑沉聲說了那一句話之後，鐵雄搖着頭，道：「不，我不走，你打不過他們，我是鏢頭，當日，是你自己找上北霸鏢局來的！」

秦鳳姑氣得一跺足，道：「我該讓你吊在樹上，不將你放下來。」

鐵雄一開口，更叫秦鳳姑嚇了一大跳，因爲他所說的話，已經完全不像是一個渾小子，或許，當一個人，對一件事下了極大的決心之後，這個人的一切言語和行爲，就全會改變了。

鐵雄竟然道：「或許你不該解我下來，或許，當日你更不該將我從土裏拉出來。讓我死了，也就完了，只要我沒有死，只要你來過北霸鏢局，只要你當日，講過玉娘子要害你，我就不走！」

天色已十分黑了，秦鳳姑不再出聲，只是望着鐵雄，鐵雄也不出聲，只是望着秦鳳姑。

過了好半晌，秦鳳姑才道：「好的，那麼，你跟我來，聽聽我告訴你，我們要如何才能對付他們！」

秦鳳姑一說完，就轉身向前走去，鐵雄幾乎連考慮也沒有考慮，就跟在她的後面，山風是如此之勁，將秦鳳姑的頭髮，全吹得飄了起來。

走出了半里許，秦鳳姑拔開了一大叢矮樹，出現了一個山洞的洞口，走了進去，鐵雄仍然跟在她的後面。山洞裏是漆黑的，秦鳳姑道：「你坐下來。」

鐵雄立時坐了下來，秦鳳姑嘆了一聲，道：「我是昨天就到的，躲在這裏，怕被人發現。」

鐵雄道：「只是躲着……」

秦鳳姑立時打斷了他的話頭：「你聽我說，不能點火，不能吃熱東西，不能在任何地方，留下曾有人來過的痕跡，我們要躲着，等着。」

鐵雄面上的肉抽動着，他五臟六腑，仍像是有人拿着一根棍子在攪動着一樣那樣不舒服，可是更令得他不舒服的，還是秦鳳姑的話。

秦鳳姑要他等着，忍着，叫鐵雄這樣的漢子去上刀山，下油鍋，他或許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但是若要他等着，忍着，那實在比什麼都難過。

山洞中很黑暗，秦鳳姑和鐵雄之間，彼此都看不見對方臉上的神情，但單是在呼吸聲中，秦鳳姑已經可以知道，鐵雄的心中在想什麼。

秦鳳姑低低嘆了一聲，道：「剛才你昏了過去，被倒吊在樹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自然不知道！」

鐵雄的聲音中充滿了不服，道：「發生了什麼事？」

秦鳳姑的聲音很沉靜，道：「他們知道我來了！」

鐵雄大聲道：「就該讓他們知道你來了，我和你一起來了，來找他們算賬！」

黑暗之中，鐵雄感到秦鳳姑柔軟的手，伸了過來，輕輕按在他的手背之上。

然後，他聽到了秦鳳姑更輕柔的聲音，道：「鐵大哥，遲早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找他們算賬來了，可是現在，我們打不過他們！」

鐵雄大口在吁着氣，是的，打不過他們，他自己是不必說了，兩次都差點死了，他也知道秦鳳姑的話是實在的，打不過他們，打不過李四和玉娘子。

但是，打不過李四和玉娘子，又如何找他們算賬呢？鐵雄只覺得體內一股氣蹩着，幾乎要炸了開來。

秦鳳姑的手已縮了回去，她的聲音聽來很平靜，全然不像是沒有辦法的樣子，這種輕柔平靜的語調，使得鐵雄的心情，也變得畧爲平靜了些。

秦鳳姑道：「他們本來，只不過是懷疑我可能來了，但當他們明天一早，發現你已經不見了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肯定我已經來了，他們一定會派出所有的人來找我們，所以我們只好躲着。」

鐵雄還是不服氣，道：「要是讓他們找到了呢？」

秦鳳姑道：「找不到的，只要我們不過人的日子，只是像野獸一樣地伏着，他們一定找不到我們的。」

鐵雄沒有再問什麼，但是他的心中，仍然橫着一個問題。

秦鳳姑像是知道鐵雄心中在想的是什麼問題一樣，立時又道：「你想問，我們躲着，有什麼用，怎麼找他們算賬，是不是？」

鐵雄的聲音聽來很粗，道：「是！」

秦鳳姑沉緩地道：「躲着是有用的，我們要等到他們日夜不停地找我們，一天又一天地找，可是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一直等到日子越過越久，他們認爲我們早就不在山裏，完全放心了，我們再動手！」

鐵雄不出聲。

黑暗之中，秦鳳姑的聲音聽來更輕柔，她在問道：「你有沒有這一個耐心？」

鐵雄的回答很乾脆，道：「你有，我就有！」

秦鳳姑也沒有再說什麼，當山洞中完全靜下來之後，秦鳳姑忽然有一陣莫名其妙的心跳，但是接着，她也完全平靜下來了。

她知道自己的計劃是不錯的，等着，一直等到對方完全不提防時才下手，是唯一的辦法！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靠着堅硬的巖石睡去的，而驚醒她的，則是一陣嗚嗚的號角聲，和四面八方傳過來馬蹄聲。

秦鳳姑一睜開眼來，山洞中有一些朦朧的光芒，她看到鐵雄已經站着，雙手緊緊地握着拳，雙眼瞪得老大，瞪着山洞外面。看他的情形，像是只要有人用手指輕輕向外一指，他就會不顧一切地向外衝去一樣。

自四面八方傳來的號角聲，此起彼伏，令得秦鳳姑也不禁有點心慌意亂，她立時低聲道：「快進去！」

她一面說，一面向內直走了進去，鐵雄開始時，像是完全未曾聽到一樣，但是他並沒有呆立多久，就跟着秦鳳姑，一起

向內走去。

那山洞原來十分深，越到裏面越窄，倒着身子才能擠進去，秦鳳姑身子嬌小，擠進去還容易，鐵雄已被石角擠得生疼，但是秦鳳姑還在向內擠着。

當他們在向裏面擠去的時候，只聽得有人在不遠處大聲叫道：「舵把子說了，他們決定走不遠，一定就在山裏，所有的山洞，全要搜！」

那人的語聲才止，就聽得一陣急劇的馬蹄聲，接着，便是玉娘子的聲音，叫道：「一見有山洞，就用烟燻，一個洞也別放過！」

鐵雄一聽，不禁陡地一震，心頭怦怦跳了起來。

秦鳳姑壓低了聲音，道：「快向前擠過來，跟着我！」

鐵雄也沒有問，要是用烟來燻的話，他們怎麼辦，他只是跟着秦鳳姑，一直向前擠去。

一直擠到了山洞的盡頭，秦鳳姑才停了下來，這時，眼前更黑了，秦鳳姑像是伸手在前面摸索着，過了一會，秦鳳姑反手將一樣東西，塞進了鐵雄的手中，低聲道：「這一隻土薯，你要慢慢吃，可能要吃三天，或者更久！」

鐵雄沒有出聲，他想將那隻土薯塞在懷中，可是他站的地方，實在太狹了，根本無法再動手臂，所以他接了過來，仍然只好那樣捏着。

秦鳳姑又慢慢移過一枝很細的細竹來，又道：「我早已料到他們會用烟來燻，這枝竹管，通到外面，要是烟燻進來了，咬着竹枝。」

鐵雄低聲道：「你呢？」

秦鳳姑道：「我也有，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個山洞的，你千萬別沉不住氣！」

鐵雄想點頭，但是他的頭也被兩面山巖夾着，沒有法子可以點，所以只好哼了一聲。

外面的號角聲，馬蹄聲，人聲，一直不斷，間中聽到人的呼喝聲，時間慢慢地過去，他們藏身的那個山洞，好像一直未被發現。

那樣夾在石縫中的滋味，實在不很好受，有一個時期，人馬的喧騰聲漸漸遠了，鐵雄真想擠出去，稍爲活動一下，但是秦鳳姑沒出聲，他却不敢動。

鐵雄只好胡思亂想着，來打發時光，他不能不佩服秦鳳姑，秦鳳姑就在他的身邊，可是，在感覺上，就像是根本沒有人一樣。

突然之間，人聲又近了，有人大叫道：「這裏還有一個山洞！」

鐵雄無法轉過頭，只好斜過眼，向外看去，依稀看到一點火光閃耀，秦鳳姑立時道：「咬住竹枝！」

鐵雄咬住了竹枝，呼吸着，吸進來的氣是涼颼颼的，山洞中依稀的火光，時熄時滅，人聲嘈雜，大量濃烟，湧了過來，轉眼之間，什麼都看不見了！

什麼都看不見，並不是因爲烟遮沒了一切，而是因爲在濃烟的刺激下，淚水如泉湧了出來，鐵雄只有緊閉着眼，濃烟還是不斷向他的鼻孔中鑽。

他屏住了氣，只是不時用口吸一口氣，吸進來的氣是清新的，在這時候，一口清新的空氣，實在比任何東西，都來得重要！

鐵雄和秦鳳姑不知道時間，也無法看東西，他們只是聽得人聲去了又來，來了又去，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漫山遍野地搜索他們。

李四和玉娘子，是一早就發現了不見了鐵雄的蹤跡的，秦鳳姑已經來了，他們可以肯定。秦鳳姑和鐵雄，一定還在山中，他們也可以肯定。

雖然山岳起伏，在萬龍岡附近的荒山僻野之中，要找尋兩個人，是十分困難的事，但是玉娘子已經發了狠，一定要將他們找出來。

整個寨中，除了必要留守人之外，全出來了，兩百個人，足足找了一個上午，每一個山洞，那怕洞口小得只有土獾才爬得進去，也用烟燻過了。

每一個回來向玉娘子和李四報告的人，都是一樣：沒有，找不到人。

天色漸漸黑下來，玉娘子勒着了馬，臉色很難看，下了一道命令：晚上留一半人搜，從今起，日夜各派一半人出來搜！

玉娘子的命令傳了開去，漫山遍野，全是答應聲，暮色朦朧中，李四策騎馳了過來，道：「這樣找法都找不到，我看不必了！」

玉娘子忽然向着李四笑了一下，在暮色中看來，玉娘子的這一笑，在艷媚之中，顯得十分詭異，李四的心中，不禁動了一下。

玉娘子一字一頓地道：「找，繼續找，日夜不停地找！我知道，她是想等着，等我們以爲她不在了，才在暗中下手，可是我一定要將她找出來！」

李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玉娘子又道：「昨天晚上，我認輸了，可是輸了一次，不能再輸第二次！」

她這句話一出口，一提韁，馬便向前，直竄了出去，李四緊跟在她的後面。

天色更黑，漫山都着起了火把，東一簇，西一簇，有的排成一長陣，看來像一條火龍，有的圍在一起看來像一團火球。

整夜的搜尋，整日的搜尋，真的一直沒有停過，到後來，被派出來搜尋的人，已經習慣了，他們笑着，說自己不是在找兩個人，是在找兩枚針。

真的，就是找兩枚針，也應該找到了，每一個山洞都被烟燻了十七八次，也都有人進去看過，進去的人都被烟燻得受不住而退了出來，山洞裏又怎麼會有人？

直到頭場雪下了下來，搜尋才停止。

頭場雪下了足足一夜，山裏積雪有半尺多深，一片銀白，極目望去，也果是如此純淨，一片醜惡，全被皚皚的白雪所掩蓋了。

在大雪之下看來，所有的山岳好像全是一樣的，看來全是一堆一堆白雪，只不過有點大的，有的小一點而已。雪和北風是一起來的，雪片大朵大朵地從山洞的洞口中捲了進來，在洞中打着轉，然後又在山洞中低窪的地方堆，堆成了一大堆。

鐵雄小心，緩緩地，從山洞中的深處，走了出來，來到山洞中的積雪之前，捧起一大捧雪，塞進口中，雪化爲冰冷的水

，順着他的喉流向下，他不知自己已有多少日子沒有這樣的享受了！

這些日子，眞不知是怎樣捱過來的，他和秦鳳姑，簡直不像是兩個人，而只像是兩隻土獾，而他們比土獾更可憐，因爲土獾雖然晝伏夜出，但決不會滿山遍野都佈滿了獵犬。

而在這些日子中，山野間的搜索者，一點也沒有停止過，他們只好躲避着任何火光，吃任何能找到的，可以充飢的東西，肥大苦澀的草根，生硬的土薯，生剝的連血帶肉的野兎子。

鐵雄決不是好出身的人，他小時候的日子也很苦，更聽過很多人講他們的日子是怎麼樣熬過來的，但是在這以前，他却想也想不到，人可以在這樣的情形下活下來。

而更令他驚訝的是秦鳳姑，居然和他一樣，忍了下來，一句怨言也沒有，一點想要屈服的意思都沒有，一點想要退縮的表示都沒有。

鐵雄不知道自己已變成了什麼樣子，可是當他摸着自己起骨的臉，和滿腮的鬍子之際，他可以想得到，自己的樣子，一定和山魈野魅差不多了。

而秦鳳姑顯然也消瘦了，她的雙眼看來更大，更有光彩，但是眼中的那種憂鬱，却在漸漸加深，鐵雄可以感到這一點，但是他却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在這些日子來，鐵雄也完全學會了如何來掩飾自己的行藏，他連塞了兩捧雪，然後，再用手將雪拂平，向洞外望去。

大雪之後，一切看來好像特別明亮，鐵雄的心中十分焦急，秦鳳姑是在昨晚午夜，最大雪的時候出去的，她曾說過，在雪停之前，一定會回來，雪上就會留下她的足跡，那等於告訴別人，這山洞裏有人躲着，可是，她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秦鳳姑臨走的時候，曾吩咐鐵雄無論如何，不能走出洞口，但是鐵雄越來越着急了，他拉了拉身上的野兎皮，狐狸皮胡亂綴成的「衣服」，慢慢向外走去。

勁風捲進山洞來，在山洞中打着轉，鐵雄慢慢走近洞口，身子凍得瑟瑟在發抖，來到了洞口，他向外望了一望，一片雪白，平整得像是經過刻意整理的，積雪之上，連一隻鳥爪都沒有。

勁風在呼號，鐵雄實在忍不住，想開口叫秦鳳姑，可是他才一張開口，一股刺骨的寒風，自他的口中，直倒灌了進去，使得他接連打幾個寒顫，也清醒了許多。

他心中千百遍地在說：秦鳳姑不會有事的，她決不會有事的，可是他又在心中自己問自己：她說過雪停之前回來的，爲什麼現在還不回來呢？

她一定遭到了什麼意外，不然，她不會不回來的！

儘管鐵雄在心中，千百次地安慰着自己，但是當他一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心中，就好像有滾油在煎熬一樣，陡地向洞外，跨出了一步。

他一腳跨了出去，就踏在積雪之上，腳向下沉去，鐵雄吃了一驚，連忙提起了腳來，雪地上，已經留下了一個很深的腳印。

望着這個清晰的腳印，鐵雄不禁呆了半晌，他不能出去，他一出去，只要有人經過，就立時可以知道這些日子來他們藏匿的所在，要是秦鳳姑在他出去之後回來，再被人找到，那就糟糕了！

鐵雄一面想，一面忙俯身用一根枯枝，將洞口外的腳印，掃得不留痕跡。

他向外望着，心中又開始安慰自己，同時盼望看到秦鳳姑，可是極目望去，却一個人也沒有，洞口的風格外勁，格外冷，鐵雄的整個人都幾乎麻木了，但是他還是恪守着秦鳳姑的吩咐：無論如何，不能出洞口一步。雖然他心中知道，秦鳳姑一定遭到了意外，要不然，她一定早已經回來了！

明知秦鳳姑有了意外，他還只好縮在山洞之中，鐵雄的心緊得像是要裂開來一樣，緊緊地揑着十根紅腫的手指，好像全然不覺得痛。

秦鳳姑是昨晚午夜，大雪紛飛時出去的，當雪停之後，她還沒有回來的，她並不是不想回來，而是她遭到了意外事情。

在躲藏的那些日子中，秦鳳姑早已預料到了頭場大雪的日子，不會太遠了。

秦鳳姑也早已料算，自己要在頭場大雪之際，開始行事，她的估計是，若是玉娘子堅持搜來，日夜不停，在兩個月之後，仍無所獲，儘管她還不死心，她的那些手下，一定也將之作爲應景，不會像開始時那樣緊了。

而且，要是雪够大，風够勁，她走過的腳印，立時會被雪蓋沒，沒有人知道她是從那裏出來的。

她早在趁着每天晚上偷偷出去的時候，採集了足够的茅草，編成了一件草斗篷，可以連頭遮得住。

昨天午夜，她就是頂着這頂草斗蓬出去的，萬一遇上了人，她只要伏下來，雪積上來，誰也不會發現她。

而她也的確是準備在雪停之前回來的，只不過，她遇到了意外。

她頂着草斗篷，在大雪中向前走着，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她強迫自己，什麼都不去想，一直等她看到了燈光，來到了進萬龍岡總寨的第一個關口之前。

那地方，在夏天，只是一個涼亭，但是在天開始冷的時候，早已搭了一間小小的屋子。

大雪在飛舞，從那小屋裏透出來的燈光，閃耀不定，看來好像是有什麼人，在大雪狂風之中，舞着一根快要熄滅的火棒一樣。

這時，秦鳳姑已走出好幾里路了，一個人也沒有遇上，她可以肯定，搜索已停止了，至少，今晚搜索是停止了。秦鳳姑向着燈光，向前走去，一直來到了小屋子前，轉到了小屋背風的一面。

一路向前走來，儘管她低着頭，可是利刀一樣的風，還是逼得她喘不過氣來，直到來到了屋子背風的一面，她才緩緩鬆了一口氣。

屋子是用山間的松木搭成的，才一站定，一股酒香、肉香和燃燒松枝混合的香味，就從木縫中，傳了出來，對於過了那如多天野獸也似生活的秦鳳姑而言，這種香味，簡直是令人發狂的。

秦鳳姑用凍得僵硬了的雙手，在木上

撫摸着，木頭很粗糙，連樹皮也未曾脫去，她摸到了一個凹縫才停手，然後，湊在這個凹縫中，向內看去。

那道縫，只有一綫寬，但總算可以看清屋中的一些情形，她先看到一堆松木在燃燒着，木上烤着不少野味，又看到人在走來走去，在說話，說的話她聽不清楚，她只是在用心計算着看到的人。一共是三個人，她可以肯定，屋中只有三個人，秦鳳姑吸了一口氣，順着屋角，來到了那間小屋子的門前。

當她慢慢向前走去的時候，她的心中很難過，她必需殺人了！

她實在是不想殺人的，可是，這些日子的躲藏，是爲了什麼？要是自己和鐵雄讓他們找到了，他們會怎樣對付自己？秦鳳姑在這以前，絕未想到自己會用自己的手去結束另一個人的性命，但是現在，她非那樣做不可了！

當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的手不禁有點發抖，但她一轉到屋子的正面，她已鎭定了下來。

這是計劃了那麼久，吃了這麼多苦的事，是絕對不能不鎭定去行事的。

她來到了那木頭搭成的門前，在勁風下，門雖然緊閉着，但是仍然被風撼得發出吱吱聲來，她背靠門站定，雙肘撞向門上。

只聽得屋中傳來了一下粗聲粗氣的罵人聲，秦鳳姑再撞了一下，門打了開來，屋內有人叫道：「要進就快進來，你瞧瞧這風！」

風自然瞧不見的，但是門一打開，勁風一捲了進去，屋子中的一切，幾乎都在震動，勁風來得如此之快，不過秦鳳姑的動作更快，門才一開，秦鳳姑右肘又已撞出，開門的那人，只悶哼得一聲，身子便向後，倒摔了出去！

對木屋中的人來說，這實在是意料之外到了極點的事，一個大漢疾飛了進來，秦鳳姑還站在門外，仍然披着那件草織的斗篷。

摔進來的大漢，身子直撞在桌上，將桌上的一切，撞得稀哩嘩啦，一起倒了下來，桌子也被壓塌了半邊，他的身子倒了下來，恰好壓在那一堆火炭上，一陣焦臭難聞的氣味，立時傳了出來。

另外那兩個大漢，虎地跳了起來，其中一個的動作，也當眞快得出奇，一直跳到了秦鳳姑的背後，揚拳便擊，但也在這時，秦鳳姑倏地轉過身來。

那大漢一看到秦鳳姑轉過身來，像是再也想不到對方會是看來如此纖弱的一個女人一樣，陡地呆了一呆，而就在那一呆間，秦鳳姑已經出了手，她手指閃電也似戳向前，戳在那大漢的咽喉上，令得那大漢發出極爲古怪的「咯」地一聲，勢子還未使老的拳，立時收了回來，捂住了咀吧，雙眼瞪得老大。

而秦鳳姑也不是出一下手就算了，她的手指才一縮了回來，立時又向前戳去，戳進了那大漢的雙眼之中，那大漢發出了一下慘嗥聲，身子向前撲來。

秦鳳姑的身子一閃，那大漢的身子，在秦鳳姑的身邊，疾掠了過來，奔出了屋外，一面發出凄厲無比的慘嗥聲，一面向前奔着。

秦鳳姑並沒有回頭看那大漢。一來，是爲了她的面前，還有一個敵人，二來，她知道那大漢絕奔不遠的，她剛才使的那兩招，只要一招，已經足以致人死命的了，何況那大漢是兩招齊着。

果然，那大漢慘嗥着，只不過奔出了七八步，就倒了下來，慘嗥聲消失在勁風的呼號聲中，那大漢的身子，在倒下去之際，就埋進了積雪之中，大雪紛紛揚揚地蓋了下來，不一會，幾乎連他的身子也看不見了。

秦鳳姑站着不動，屋中還有一個大漢，也站着不動，互相盯視着。

秦鳳姑覺得自己臉上的肌肉，像是不由自主地在抽動着，她想，現在她的樣子一定很難看，但是她實在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她在這時所想的只是她父親在教她習武時所講的話。

她還可以清楚記得父親的神情，她父親從來也不是那麼嚴肅的人，可是一到了那時候，冷得簡直就像一塊巖石。

她父親曾不止一次這樣說：「學武不是爲了救人，但不是爲了殺人，學武來作什麼？當你必需防身，必需保護你自己不爲人所殺的時候，你就非殺人不可了，你是一個女孩子，而且生得那麼瘦弱，你一定緊緊記得，除非你不出手，一出手，一定要叫對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除非不出手，出手就要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這是秦鳳姑永遠不會忘記的話。

所以，她現在不出手。

在她對面的那個大漢，忽然現出極其古怪的神情，在秦鳳姑的迫視下，他的聲音，竟然有點發抖，他道：「你……你就是玉娘子要找的人！」

他一面叫着，一面順手拉起倒在身邊的桌子，疾揮了過來。秦鳳姑什麼聲音也沒有出，只是在那大漢動手的同時，她身子疾躍了起來，當她身子在半空之際，還在那大漢橫揮過來，在她腳下掠過的桌上，點了一點，緊接着，一腳飛起，已經踢在那大漢的鼻子之上，雙眼之間。

這一腳，踢得如此之勁，如此之準，那漢子並沒有叫得出聲來，「拍」地一下響，只是他鼻樑骨斷折的聲音，緊接着，便是斷骨刺進了他的腦門，身子向後倒去，而秦鳳姑已經撞破了窗，穿了出去。

秦鳳姑又來了屋後，屋後有牆擋着，風沒有那麼勁，秦鳳姑看了一看自己的手，她的手上滿是血，那是因爲剛才，她的手指，曾直插進一個人的雙眼之中的緣故，秦鳳姑只覺得一陣噁心，她趕緊俯下身來，將手插進了積雪之中，用力地揑搓着雪，好將手上的血污洗去，直到手凍得幾乎麻木。

她苦笑了起來，手上的血漬可以洗得淨，但殺人的心念，難道也可以用雪擦去麼？不但不可能，而且她必然要繼續殺人，非殺不可！

秦鳳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立起身來，在她身後的屋子，已經燃着了，發出劈劈拍拍的聲響，濃烟、火舌，迅速地冒了起來。

秦鳳姑慢慢向前，走了開去，她並不

急於要離開，因爲她知道，就算有人看到了火頭立即趕來，她也有足够時間準備。

她心頭沉重的是，剛才一刹那間，她殺了三個人，而又是不能不下手的，她早已知道自己變了，變得可以如同土獚一樣，在山洞裏躲上幾個月，但直到這時，她才知道自己眞變了，她已經懂得，雖然在外貌上看來一樣是人，但是有的人是非殺不可的，要殺那些人，不單是爲了保護自己那麼簡單，而且爲了能保護更多的人！

秦鳳姑看了看自己的手，她的手又紅又腫，甚至有的地方開了拆，血漬已經沒有了，她一直向前慢慢走着，直到聽到了一陣喧嘩聲，隨着强烈的北風，傳了過來，她才立時轉過身，伏了下來。

雪下得如此之密，她伏下來之後不久，整個人就看不見了，她透過草簑的空隙，看到四五個人，策騎來到了已經燃燒了一大半的屋子之前，大聲叫着。

雪花飄飛得厲害，她完全看不清他們的臉面，但是從他們那種惶急的動作之中，可以看出他們心中的恐慌。只聽得有一個人叫道：「快去報告玉娘子！」

一個人隨着叫聲，倏地翻身上馬，向前疾駛了過來。

要是說秦鳳姑這次外出，是遇到意外的話，這時，才眞正是意外的開始。

秦鳳姑絕未想到，那人會策騎，就在她伏着的旁邊掠過，而且那時，其餘三個人，恰好全轉到屋子前面去了，在那一刹間，秦鳳姑陡地騰身而起，落到了馬背之上，在馬背上那大漢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只當着一大團雪，凌空洒下來之際，秦鳳姑已經緊緊抓住了那大漢頸右的一根大筋，抓得連手指都陷下進去。

那大漢發出的悶哼聲，和馬嘶聲混在一起，秦鳳姑在那大漢的身後，只簡單地講了一句話道：「帶我去見玉娘子！」

那大漢的身子一掙，秦鳳姑的另一隻手，又已揑住了他脅下的一根筋，那大漢悶哼了一聲，身子事實上已不能動彈，可是他騎的是一匹好馬，還是四蹄翻飛，蹄下的積雪，濺起老高，和天上飄下來的雪花，混在一起，兩人一騎，簡直是在大團雪花之中，向前滾馳出去的。

一口氣馳出了兩里許，前面是一條十分狹窄的道路，勁風從峽谷中倒捲了出來，連健馬也有點禁受不住，「希聿聿」一聲長嘶，人立了起來。

那馬負着兩個人，又疾馳了近兩里，一人立起來之後，再落地時，前腿一曲，跪了下來，令得馬背上的秦鳳姑和那大漢，一起滾了下來。

秦鳳姑才一翻落地，立時一躍而起，一脚飛出，她是準備在那大漢掙扎着站起身來時，立時將之踢倒的。可是她這一脚，只踢到了一半，就縮了回來。

因爲那大漢自馬背上滾了下來之後，扎手扎脚，攤在雪地上，一動也不動，雙眼睜得老大在眼珠上，好像蒙上了一層灰。而他的臉色，也青黑得可怕，分明是早已經死掉了！

這一點，連秦鳳姑也有點意外，她剛才一上來就揑住了那大漢頸旁和脅下兩條總筋，而且是出死力抓着，爲的是防那大漢出聲掙扎，但是她却未曾料到，在這樣的嚴寒之下，那大漢兩根血脈被制住，血脈難以流通，這半晌，竟已然氣絕了！

秦鳳姑剛才一躍上馬，原是突如其來的一時衝動，是並不在她周密的計劃之內，因爲她聽得那大漢的同伴說，他是去報告玉娘子的，所以她躍了上去，她也知道，要見到玉娘子，絕對沒有那麼簡單，這時，她站着，望着那匹掙扎着站了起來的健馬，心頭在猶豫着。

她所猶豫的是：自己應該回去了，還是趁着這個機會，繼續向前，那道峽谷約莫有廿來丈深，秦鳳姑猶豫了並沒有多久，就伸手拉過了那大漢的屍體來，就剝下了那大漢身上的一件山羊皮大衣，換過了自己的草簑，飛身上馬，拉上大衣的風帽，冒着雪，又一直向前馳去，屏住了氣息，馳過了峽谷，只見迎面，又有兩騎，緩緩冒着風雪，馳了過來，秦鳳姑的心情，緊得像拉開了的弓弦一樣，越向前去，越是接近她的敵人，她也越是緊張！

秦鳳姑仍然急馳着，迎面來的兩騎，迅速接近，對面馬上的兩個人，和秦鳳姑一樣，都披着老羊皮大衣，等到雙方來得近了時，那兩人畧一勒馬，大聲叫了一句什麼，可是風實在太勁，他們叫的話，全叫呼號的北風，頂了回去，秦鳳姑根本沒有聽到他們在叫什麼。

這兩個人，或許是在罵秦鳳姑，或許是想叫秦鳳姑勒馬，因爲這時，秦鳳姑正策着馬，要在他們的兩騎之間直衝過去。

但是，却再也沒有人能知道這兩個人想叫些什麼了，因爲秦鳳姑已經策着馬，在他們兩騎之間，穿了過去，雙拳齊出，「砰砰」兩下響，擊中了他們的面門。

秦鳳姑的那兩拳，力道並不是太大，可是她騎的馬，向前衝去的那股衝勁，却使她這兩拳的力道增加了不知多少倍。

那兩個人身子向後一仰，自馬背上直栽了下來，秦鳳姑也覺得自己的雙拳，一陣劇痛，好像所有的指節骨全都斷裂了開來一樣，她的身子，也因爲雙拳擊中了那兩個人的衝力，而向後一仰，一樣從馬上滾跌了下來。

秦鳳姑在雪地上打着滾，站了起來，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看到那兩個人，也正在掙扎着站起來，秦鳳姑向他們望去，不由自主，尖叫了起來。

她從來也未曾看見過如此可怕的情景，而她也根本無法想像，這樣可怕的情景，竟然是她親手造成的！

她看到的那兩個在搖晃着身子站起來的人，臉上全是一團血肉糢糊，血水向下直淌，其中一個，只不過畧站了一站，就倒地不動了，另一個，站了起來之後，伸手向腰際，像是想取什麼。但是，他的手才一探到腰際，人也就倒了下去。

秦鳳姑大口大口地喘着氣，突然，她又望向自己的雙拳，然後，又是一下尖叫聲，她將自己的雙拳深深地埋進了雪中。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那樣做了，可是和上一次一樣，她將拳埋在雪中，轉動着，身子却把不住發着抖，絕不是因爲冷，而是因爲她的內心害怕。（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高皐·文
盧令·圖

羯鼓天戈（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偕同月兒，夜闖五聖府，偵知王家玉被方濟强娶爲妻，正準備婚禮，一時氣忿，致洩行藏，爲方關山所覺，命護衞圍攻，石楓怒殺來攻護衞，方關山命人擊鼓召請方采山等，並引石楓夫婦往較技場，命身具毒功之龐彪出鬥石楓，爲石楓所殺。方采山請石楓暫居五聖府以候王家玉歸來，那晚石楓不能成眠，漫步花圃，方關山之妻水紅蓮堅邀石楓往她香閨一叙，說有要事奉告，石楓不知其身份，隨之前往，通問姓名後始知水紅蓮身份，急告辭，詎轉身一看，不禁神色一呆——

中原一美人　恩仇兩快意

石楓目光所及，所見到的是渾然一片，似乎他是從地下鑽上來的，不僅尋找不到門戶，連窗子也沒有一個。

劍眉雙飛，他那氣吞河嶽般的威武面頰，立即佈上一片殺機。

「方夫人是想困住在下？」

「少俠不要誤會，妾身所以如此，是爲了避免他人打擾。」

「此話當眞？」

「唉，妾身在五聖府中，只不過是一個棄婦吧了，咱們同仇敵愾，怎會有不利於少俠之心。」

「棄婦？」

「少俠似乎不信？」

「請恕在下說一句冒失的話，被遺棄的應該是尊夫才對。」

石楓說的不錯，五聖方關山身高不滿五尺，腰圍又向橫裏發展，憑他那副長像，水紅蓮豈不是一朶鮮花插在牛糞裏？如果說她被方關山遺棄，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對這些，水紅蓮沒有否認，只是悽然一笑道：「誰遺棄誰都是一樣，紅蓮遇人不淑，總是鐵的事實。」

石楓道：「也許夫人說的對，不過，這是方府家務事，在下無意過問，夫人如若別無他事，在下想就此告辭。」

水紅蓮道：「你先坐下來，難道你不想知道王家玉與方濟之事？」

水紅蓮一針見血，正好搔到石楓的癢處，他縱然不願待在這裏是非之地，也不得不依言坐了下來。

「方夫人……」

「嗯…………？」

「夫人如願賜告家玉之事，在下自是衷心感激，但深閨疑雲，人言可畏，在下不敢爲了石某之事，使夫人淸譽受損，因此……」

「哼，好動聽的字眼，你可知道方濟是怎樣對王家玉的？」

「我說過，夫人如願相告，在下十分感激。」

「唉，一對浪子淫娃罷了，說出來不過徒增煩惱而已，大丈夫何患無妻，依紅蓮之見，少俠似以不予追究爲宜。」

她原是要告訴石楓的，此時忽然語氣一變，又不願再提王家玉之事了。

其實，有那「浪子淫娃」四字的評語儘够了，石楓不傻，用不着再作露骨的描述。

不過，這位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少年豪俠，此時竟然怒火塞胸，一雙虎目之中，湧起兩股凌厲的烈燄。

自然，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但誰能有如此雅量，眼睜睜瞧着自己妻子投向別人的懷抱而無動於衷？

水紅蓮十分同情石楓的遭遇，忽然伸出她那白如羊脂的玉手，輕輕握着石楓的

手腕道：「不要自苦，少俠，此等水性楊花之人，值不得少俠惦記於她。」

石楓猛的振臂一甩，是想摔掉水紅蓮的玉手，他那面頰之上，也同時顯出一股厭惡的神色。

那是說「王家玉水性楊花，妳又能比她好了多少？」

只是他心中的話並未說出口，而且這一甩也未能摔掉水紅蓮的玉手。

以他那等超凡絕世的功力，雖然在甩臂之際並未貫注真力，但在盛怒之下，力道仍屬可觀。

然而，他竟未能摔掉水紅蓮那隻纖纖玉手，似乎他的功力忽然消逝似的。

不用說這必然是中了水紅蓮的道兒，最毒婦人心，黃蜂尾上針，別看她笑面如花，在骨子裏，她可能無時無刻地不在計算別人。

如此一來，石楓的怒火更大了，一聲怒吼，另一隻手以煉魂手法向水紅蓮胸前的玄機重穴抓去。

嗤嗤……

他沒有抓中水紅蓮的玄機重穴，却將她的胸衣抓了下來。

一片眩目的異光，一陣奪神的香味，使石楓呆住了。他的手中還握着那些溫馨柔軟的胸衣，手指却像中風似的在不停的抖顫。

水紅蓮鬆開了握着石楓腕脉的纖纖玉手，兩隻水汪汪的妙目，向他靜靜的凝視着。

她沒有掩飾那因失去束縛而半露的胸脯，似乎石楓這突然的舉動，使她驚愕得而無所適從。

但她酥胸起伏，她的內心，實在緊張無比。

他們默默相視着，誰也不知道這時該從何說起。

良久，水紅蓮幽幽一嘆道：「少俠！你是想……報復……」

石楓冷冷道：「有何不可！」

是的，方濟奪去了他的妻子，他未嘗不可在方關山的妻子身上取它回來。

但石楓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大丈夫不欺暗室，他是一個光明正大的君子。

雖然這位美麗的婦人熱浪四射，那眩目的艷光幾乎使他睁不開眼來。但他目迷艷色，却未進一步採取行動。

此等懸崖勒馬，見色不亂的自制之力，不是一般常人所能辦到的。

柳下惠坐懷不亂，那只是坐懷而已，如若像他們這麼肉帛相見，柳下惠是否還能不亂就很難遽下斷語了。

何況，水紅蓮是名噪江湖的中原第一美人，而她對石楓似乎並無拒絕之意，眼看這等迷人的嬌花不予採摘，豈不變作毫無情趣的呆子！

只是石楓甘願被人目為呆子，他摔掉手中的破衣，身軀轉了過來。

石楓道：「對不起，方夫人，在下是無意的。」

這一變化，水紅蓮愕然了，她緊看着石楓雄健的背部，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她才幽幽道：「少年奇俠，果然是人中蛟龍，只不過……」

「夫人！請妳先更換衣衫，再賜在下解藥，今日之情，在下當永銘心版。」

「什麼？解藥？」

「在下身中奇毒，夫人又何必明知故問？」

「不，少俠，紅蓮並未向你施毒，不能代人受過。」

呼的一聲，石楓再度摔轉身形，雙目逼視着水紅蓮的嬌靨，冷冷道：「此話當真？」

水紅蓮道：「少俠應該瞧得出來，紅蓮空閨獨守，已渡過九年清冷落寞的歲月，自信並不是少俠所想像的水性楊花之人，現在甘願以身相許，侍奉枕席，紅蓮之心，應該可表天日了……」

石楓一怔道：「可是在下確是身中奇毒。」

水紅蓮忽然心頭一動，沉聲說道：「是他……」

石楓道：「誰？」

水紅蓮道：「麻彪。」

石楓搖搖頭道：「他已喪生在石某的破折神刀之下，如何還能施毒？」

水紅蓮道：「少俠這是太小看麻彪了，不錯，他是被少俠一記破折神刀，落得開腸破肚，但他那掌中的奇毒，却能逢隙就鑽，無孔不入，少俠與他搏鬥之時雖以神功護身，但你無法長久摒絕空氣，那就難免就要吸入少許奇毒了，如非你功力奇高，只怕早就難以支持！」

石楓聞言一呆，他知道水紅蓮說的確屬實情，不由長長一嘆道：「在下一時心存慈悲，不想竟落得這般下場！」

水紅蓮道：「少俠不必着急，我這兒存有一種祛毒丹藥，雖未必能徹底根治，但以少俠的超凡功力，只要假以時日，我想是不難祛除的。」

石楓一嘆道：「身在虎穴，強敵環伺，要安心療毒，豈不是一項夢想！」

水紅蓮道：「不要緊，在我這兒療毒，保證你萬無一失。」

石楓道：「在這兒？在下不懂。」

水紅蓮道：「五聖府的重要之處，都有極為凶險的機關設置，不過，本府九大弟子以上之人，均能全部瞭解。惟一例外的是蓮廬，除了咱們主婢三人，沒有一個能夠越雷池半步。」

石楓道：「這兒就是蓮廬？」

水紅蓮道：「是的，蓮廬的機關，是我設計及監造的，我不公開，他們也無可奈何。」

石楓道：「可是……」

水紅蓮道：「不必遲疑了，少俠，如若到了明天，你縱想來我這裏，也不可能了。」

石楓道：「中原五聖，名滿江湖，難道他們會做出違背武林道義之事？」

水紅蓮哼了一聲道：「什麼叫武林道義？難道方濟在殷村向你暗中下毒，再強暴你的妻子就是道義？想想看，少俠，方關山派麻彪出場，他安的是什麼存心？」

石楓心頭一凜道：「夫人說的不錯，這是在下的見識太過淺薄了。」

水紅蓮輕嘆一聲，道：「這不是少俠見識淺薄，只是你宅心仁厚，處處往好處着想而已，江湖詭詐，人心險惡，你不害人，人家却偏偏要陷害於你，而且，那般

譽滿江湖，俠名久著之人，多半是些欺名盜世之徒。」

一頓接道：「你如若以為方朵山是一位長者，你就大錯特錯了，在方氏五兄弟之中，此人的心腸最為陰毒。」

石楓呆了一呆道：「如若真是這樣，那麼人心就實在太可怕了。」

水紅蓮道：「總算少俠想通了，告訴你吧，方朵山留你在此作客，是要當着天下門派之前將你處置，他可以讓王家玉說不認識你，然後說你是一個瘋子，那時你縱然滿腔激憤，只怕也百口莫辯了。」

石楓道：「多謝大人指教，在下想連夜帶着內人離開五聖府，不再過問王家玉之事。」

水紅蓮微微一笑道：「五聖府不啻龍潭虎穴，少俠縱然未曾中毒，要離開只怕也難以如願，何況方氏兄弟既存心計算於你，怎能讓你來去自如。」

石楓道：「不見得吧，方夫人，在下本晚曾遊遍五聖府每一個角落，似乎他們的戒備並不怎樣嚴密？」

水紅蓮道：「少俠是不相信我的忠告了，你瞧瞧這是什麼？」

她由梳妝台的抽屜之中，取出一隻寸許長短的銅管，旋開管頭，倒出一張紙捲交給石楓。

瞧到這隻信鴿專用的銅管，石楓已經明白幾分，及打開紙捲一瞧，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原來紙捲之上是這樣寫着的：「石瘋子夫婦於亥初離店，一個時辰之內當可抵達本府。」

別人對他處心積慮的加以計算，張着網讓他自己進來。現在他已是網中的魚，籠裏的鳥，想離開這個樊籠，無異是痴人說夢。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看來在下不得不接受夫人的安排了，只是夫人也是一個有心之人！」

水紅蓮道：「我到過太華客棧，見識過賢夫婦的絕乘身手，因此，水紅蓮雖然是有心人，只是心存傾慕，意在結交少俠而已。」

一頓接道：「天色已近黎明，咱們不能再躭擱了，少俠先歇歇，我去將尊夫人請來。」

片刻之後，她果然將月兒援來，石楓先告訴月兒他倆目前的處境，再問她是否也身中劇毒。

月兒道：「是的，我試驗過，真氣不能暢通，確有中毒現象。」

水紅蓮道：「不必担憂，石夫人，我這裏有祛毒的丹藥，縱然不能够徹底根治，最少也可以保住不再惡化，憑你們夫妻的功力，我想，短期內就可將毒力迫出體外的。」

她取出一隻瓷瓶交給石楓，然後按動妝台後一個按鈕，使妝台緩緩旁移，現出一間設備十分完善的密室。

她微微一笑指着密室對石楓道：「裏面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有，是我練功用的，只是小了一點，兩位將就一點吧。」

石楓道：「很好，多謝方夫人。」

水紅蓮道：「少俠不必客套，啊，還有，密室的床頭有兩個按鈕，白色的是移動妝台回到此間用的，如遇緊急之事，可以按那紅色按鈕，記着，按紅色按鈕之時，必須讓開床榻的正面，因為它將射出無數的毒針及毒水，攻擊闖進密室之人，同時床後將出現一條秘道，你們要以極快的身法衝進去，那時秘道自行關閉，你們就可以安全脫險了。」

石楓道：「在下記下了。」

水紅蓮道：「兩位請。」

進入密室，他倆立即服下解藥，開始運功，約莫兩個時辰，才先後甦醒過來。

裏面有乾粮，有食水，他倆飽餐一頓之後，就在床榻之上依偎着。

月兒首先一嘆道：「公子！你感覺怎樣了？」

石楓道：「畧有進步，按目前的狀況，我想，二十天至一月，必可全部祛除。妳呢？」

月兒道：「我只能控制毒力，距除毒之期，可能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石楓道：「不必担憂，以後我會幫助妳的。」

月兒道：「咱們已用玄功護身，估不到麻彪的掌毒竟是這般劇烈。」

石楓道：「此人是魔道第一高手，他如非走火入魔尚未全部復原，我能不能除去他就很難說了。」

月兒幽幽一嘆道：「公子！……」

石楓道：「什麼事？」

月兒道：「江湖之上是這般險惡，我想……」

石楓道：「我知道，月兒，可是，我無法離開江湖。」

一頓，接口又道：「家玉變節，妳就是我的正式妻子了，今後，不要再用公子的稱呼。」

月兒螓首一垂道：「是，相公。」

石楓立起身來，在室中繞室漫走，他的目光忽然被一個書架所吸引。

在閒極無聊之時，閱讀書籍最能使心情得到寧靜和安慰，因此他走到書架之前，信手取出一本翻閱。

這是一本詩稿「鳩巢漫稿」，是元代李京所著。

石楓對文學頗有素養，但不長於詩，只得將它放回原處。

經過再度翻閱，他發現水紅蓮對詩詞十分偏愛，這個小小的書架之上，幾乎半數都是詩詞叢書。

最後他雙目炯炯，盯在一張素圖之上，一立就是半個時辰，連眼皮也沒有眨動一下。

月兒瞧得大為詫異，忍不住詢問道：「相公！你在瞧看什麼？」

石楓啊了一聲，拿着那張素圖，指給月兒觀看道：「妳瞧，這是五聖府的機關設置圖，如果它是真的話，對咱們將大有用處。」

月兒道：「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咱們反正閒着無事，先弄明白它也不要緊。」

石楓道：「對，咱們弄明白了再問水紅蓮，我相信她不會欺騙咱們的。」

於是，他倆除了運功祛毒，就是研究那張素圖，一晃十五日，石楓的毒傷已然好了九成。

月兒的內力較差，她的功力只能提到

六成左右，距完全康復還須一段時日。

石楓要以內力相助，但爲月兒所勸阻，她不是不願接受，只是要石楓恢復全部功力之後再相助於她。

這個小婦人，原是有點刁鑽潑辣的，但，自她跟隨石楓之後，她變了，良善的本質，堅貞的情操，毫無保留的發揮了出來。

石楓不忍相強，而且，祛除體內餘毒不過是指日之間，待幾天相助於她也不算遲。

第十六日的夜晚，當他倆運功祛毒之後，石楓忽然對月兒道：「月兒，妳先安歇吧，我想出去瞧瞧。」

月兒道：「你要做什麼？」

石楓道：「去問水紅蓮那張圖是不是眞的，也許就便實地試它一下。」

月兒道：「不要冒險，相公，要怎樣待咱們復原之後再辦也不遲。」

石楓道：「妳放心，我不會輕舉妄動的。」

走出密室就是水紅蓮的深閨，但除了閃爍着的燭光，竟瞧不到半個人影。

石楓先將密室關閉，然後考慮要不要去冒一下險。

實在這半個月密室祛毒，使他感到如處樊籠一般，雖然有月兒陪伴，及水紅蓮時常前來噓寒問暖，他的心情却始終陷於苦悶之中。

現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要拿點顏色給那雙狗男女看看。

按圖上的記載，他找到了梳妝台下的一塊白色方磚，足尖輕輕一點，那渾圓一體的牆壁，忽然現出一道門戶。

素圖是水紅蓮所繪，她住處的機關既然靈驗，那張圖必然不假，於是，他逕行趨出房門，小心翼翼的向一條走廊奔去。

忽然一股衣袂掠風之聲，由身側迅速傳來，他心頭方自一凛，來人已傳音呼喚道：「石少俠……」

石楓長長一吁，說道：「原來是方夫人！」

不錯，她是水紅蓮，身後還跟着湘菱湘琴兩名婢女。

水紅蓮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秀目瞧着他道：「你瞧過那張圖了？」

石楓面色一紅道：「對不起，在下閒着無聊……」

水紅蓮搖搖手道：「我不是怪你，只是你們的毒傷並未完全祛除，走，咱們回去，我有重要之事告訴於你。」

回到水紅蓮的居處，她面色一整道：「少俠！你太冒險了，如非咱們途中巧遇，後果只怕難以設想！」

石楓愕然道：「有這麼嚴重？」

水紅蓮道：「少俠夫婦忽然失踪，五聖府已鬧得天翻地覆，我不敢打擾少俠祛毒，所以始終沒有告知於你。」

石楓道：「方夫人現在告知在下，必然事態逾演逾烈了？」

水紅蓮道：「是的。」

石楓道：「嚴重到何程度？是否此地已難以存身？」

水紅蓮道：「無論事態何等嚴重，少俠仍能安如泰山，只是咱們不能不小心一二罷了。」

一頓接道：「當少俠夫婦還來此處的翌晨，五聖府曾遍地搜查，並偵騎四出，遠及隣省。」

石楓道：「在偵騎找不到咱們之後，已懷疑咱們仍在五聖府中？」

水紅蓮微微一笑道：「少俠反應之快，實在令人佩服。」

石楓道：「在下只是胡亂猜想罷了，現在咱們應該如何防範？」

水紅蓮哼了一聲道：「方采山枉費心機，我倒要瞧瞧他怎能奈何我。」

石楓道：「那是方采山懷疑方夫人了，在下……」

水紅蓮微笑說道：「不要客套，少俠，咱們現在是風雨同舟，彼此盡點力是應該的。」

石楓道：「石某連累夫人，內心實在難安，今後如有需用石某之處，夫人儘管吩咐就是。」

水紅蓮道：「好，少俠，咱們是不是應該改一個稱呼？」

石楓道：「這個……」

水紅蓮道：「兄弟，姊姊痴長幾歲，要佔你一點便宜。」

石楓長長一揖道：「參見姊姊。」

水紅蓮哈哈一笑，挽着石楓併坐床榻之上道：「又來了，兄弟，咱們姊弟之間，還用得着這般客氣？」

她談笑之際，由袖中取出一隻錦匣道：「兄弟！你猜這是什麼？」

石楓道：「錦盒方圓不過三寸，八成是一種名貴的飾物。」

水紅蓮將錦盒遞給石楓道：「打開瞧瞧。」

石楓依言打開錦盒，立感一股清香直衝鼻際，及注目一瞥，只是兩塊銅錢大小的木片。

他搖搖頭道：「小弟孤陋寡聞，實在瞧不出這是什麼。」

水紅蓮道：「兄弟不要瞧不起它，如若不是機緣湊巧，萬兩黃金只怕也買它不到。」

水紅蓮的婢女湘琴道：「適才如果不是夫人趕來，這兩片千年何首烏可能會被大爺搜查出來。」

石楓一怔道：「千年何首烏？勿怪它會清香撲鼻了。」

水紅蓮道：「長安神風鏢局的局主鍾毓秀欠我的情，我知道他藏有此靈藥，才叫湘琴向他討來，快與弟妹分食去吧，服後運功一週天餘毒就可化解。」

石楓聞言一呆，他想說什麼，却半天說不出來。

水紅蓮挽着石楓的臂膀，輕輕道：「兄弟，方采山可能隨時對咱們採取行動，快去吧。」

她不容石楓再說甚麼，已將他送進密室。

一個時辰之後，石楓夫婦聯袂而出，他倆向水紅蓮深深一禮道：「多謝姊姊再造之恩……」

水紅蓮哈哈一笑道：「不許這麼說，你們將姊姊當做外人了。」

月兒道：「咱們怎敢將姊姊當做外人，只不過隆情厚誼，無以爲報，心裏着實有點不安。」

水紅蓮道：「好啦，弟妹，咱們來日方長，妳如是存心投桃報李，還怕沒有機會天？」

石楓道：「姊姊說的是，咱們就不必再說感謝之言了。」

一頓接道：「姊姊！妳說方采山會怎樣對付咱們？」

水紅蓮說道：「方采山要搜查五聖府每一個角落，但有幾處禁地，使他受到困擾。」

石楓道：「姊姊這兒就是禁地之一了，還有那裏？」

水紅蓮道：「除了姊姊這裏，還有五聖堂，及五聖兄弟的住處，方采山於日間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姊姊也被請去參加，他首先提出搜查他的住處，再逐次搜查二爺三爺四爺及我這兒。」

石楓道：「他們全體贊同，姊姊自然不便反對了。」

水紅蓮道：「是的，不過我練功的密室，除了咱們主婢三人別無人知，爲保萬一起見，到時候你們避入秘道就是。」

月兒說道：「咱們何不趁早離開這兒呢？」

石楓道：「不，我要見見王家玉，如果她是被迫嫁給方濟，我不能就這麼抖手一走。」

石楓語音甫落，梳妝台上忽然響起一串鈴噹之聲。

水紅蓮立即開啓密門道：「快進去，兄弟，他們來了。」

石楓月兒不敢怠慢，雙雙迅速奔入密室。

約莫頓飯時間，室門重新開啓，水紅蓮姍姍走了進來道：「沒有事了，咱們到外間聊聊。」

在外間落座之後，水紅蓮眉峯一皺道：「兄弟，你當眞還要見一見王家玉？」

石楓道：「她是跟小弟出來的，如若不弄個明白，將使小弟難以心安。」

水紅蓮說道：「兄弟是一個極重感情之人，姊姊自然不便攔阻於你，不過，在咱們去會見王家玉之前，先要商討幾項問題。」

石楓道：「什麼問題？」

水紅蓮道：「你瞧到的那張機關圖是七年前所繪，如今修改之處頗多，如非姊姊給你帶路，你必會遭到危險。」

石楓道：「爲小弟個人之事，怎敢一再勞動姊姊。」

水紅蓮道：「兄弟，你這麼說就見外了，難道姊姊就能忍心讓你冒險麼？」

石楓沉吟半晌道：「姊姊如若與咱們同行，今後五聖府只怕就難有姊姊容身之地了。」

水紅蓮苦澀的一笑道：「你認爲我會留戀五聖府麼？這孤衾獨枕，行屍走肉的生活我早已過够了，只是有一點兄弟不能不加以注意。」

石楓道：「什麼事？」

水紅蓮道：「兄弟可知道中原五聖，憑什麼領袖武林，駕凌江湖？」

石楓道：「自然是憑藉着他們的武功了。」

水紅蓮道：「不錯，是憑藉武功，兄弟可知道他們憑藉的是何種武功？」

石楓聞言一呆，他實在不知道中原五聖的武功究竟是些什麼。

闖江湖，他不是一個雛兒，他知道江湖之上，沒有人不知曉中原五聖的大名，却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習的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這話說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於是他尷尬的一笑道：「小弟太過孤陋寡聞了，請姊姊多多指教。」

水紅蓮道：「五聖的獨門武功是雷音羯鼓，你聽過這門武功麼？兄弟。」

石楓搖搖頭道：「沒有，簡直是聞所未聞。」

水紅蓮咳了一聲道：「此項武功，眞箇霸道已極，姊姊在三年前瞧到二聖使用過一次，到了今天，姊姊依然感到心胆皆寒。」

石楓道：「雷聲羯鼓究竟是什麼武功？怎會使姊姊這般畏懼？」

水紅蓮道：「羯鼓，兄弟知道麼？」

石楓說道：「聽說，是胡人的一種樂器。」

水紅蓮道：「不錯，它很像胡人的樂器，只不過是一個殺人的利器而已。」

石楓不解道：「鼓能殺人，這倒是一椿罕見之事。」

水紅蓮道：「它雖像羯鼓，但構造上却大有出入。它只有五寸圓週，三寸厚薄，鼓中藏有六柄斬金切玉的鋒利的小刀，當羯鼓出手之後，小刀就自動伸出，於是這面羯鼓就變做一面刀輪了。」

石楓道：「這確是一件十分別緻的兵刄，但，依小弟看來，並不見得怎樣的可怕。」

水紅蓮道：「你沒有瞧到過羯鼓，總該聽說過血滴子吧？」

石楓愕然道：「羯鼓就是血滴子？」

水紅蓮道：「不，應該是說血滴子原本就是羯鼓，只不過經過一再改進，羯鼓的威力，較血滴子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石楓道：「當年雍正以血滴子殘殺異己，待異己剷除之後，血滴子終於難免兎死狗烹的噩運，被雍正集體毒殺，此後百餘年來，未再有血滴子出現，想不到中原五聖竟是血滴子的傳人。」

水紅蓮道：「是的，兄弟，中原五聖所練的雷音羯鼓，當年的血滴子決難與它比擬，咱們如是碰到他們施展這椿武功，只怕有點難以應付。」

石楓道：「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任何一項武功，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姊姊不妨說說雷音羯鼓是怎樣克敵的，咱們再仔細的研究研究。」

水紅蓮道：「雷音羯鼓出手，立刻響起一片扣人心弦的雷鳴之聲。它以驚人的速度凌空旋轉，令人眼花撩亂，瞧不出它旋轉的方向及位置。」

石楓道：「這果然是一種極端霸道的兵刄，勿怪當年它能盪平羣雄，爲雍正保住帝位了。但是咱們總不能一點也瞧它不到。」

水紅蓮道：「咱們瞧到的只是一片晶芒，你如若以兵刄撞擊，不僅無法將它撞倒，兵刄上所帶起的勁風，還會幫助它加快旋轉的速度，而且它圍繞你週身旋轉，

只要讓它碰上一下，不死也得重傷。」

石楓沉吟良久道：「對付此等兵刄，決不能輕易出手，如若以險中取勝之法，或能一擊奏功。」

水紅蓮道：「不錯，姊姊也是這般想法。」

石楓道：「姊姊還有什麼吩咐？」

水紅蓮道：「沒有了。」

石楓道：「好，咱們走。」

水紅蓮道：「別忙，兄弟，咱們還要收拾一下。」

石楓道：「收拾什麼？」

水紅蓮道：「今晚無論成敗，姊姊都不願再待在五聖府了，今後四海爲家，姊姊總不能不携帶一點衣物。」

石楓不安的道：「對不起，姊姊，這都是小弟害妳的。」

水紅蓮道：「別這麼說，兄弟，姊姊說過，這等行屍走肉的生活，姊姊早就厭倦了。」

他們說話之間，湘菱湘琴已收拾好了兩個包裹，然後由水紅蓮領頭，閃身向龍潭虎穴闖去。

水紅蓮輕車熟路，揀的是較爲安全的所在，一直到達方濟的住所，眞箇像入無人之境。

在一間燭影搖紅的紗窗之下，水紅蓮傳音道：「就是這兒，你瞧吧。」

石楓點破紗窗，運目向裏面瞧着，一片不堪入目的景象立即映入眼簾。

他瞧到了，水紅蓮也瞧到了，一般景象，却是兩樣心情。

當他們退離紗窗之後，水紅蓮那艷麗明媚的粉頰，還留一抹紅暈，她向石楓瞥了一眼，道：「兄弟，咱們該走了。」

是的，該走了，王家玉與方濟適才的行動，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覆水難收，對一個已經變了心的女人，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

但……

「方濟，你將秋兒怎樣了？」

石楓原已準備離去，王家玉這一聲詢問又將他留了下來。

秋兒跟他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方濟對她怎樣了，他希望聽聽下文。

「小賤人居然敢反抗於我，我已經將她關入地牢中去了。」

「饒了她吧，方濟，人各有志，有了我跟春兒花兒，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是的，妹子，有了妳一個我什麼都滿足了，不過，妳應該知道男人有男人的尊嚴，憑我方大公子，還整治不了一個丫頭？」

「那麼你就不要折磨她了，讓我慢慢相勸，她會回心轉意的。」

聽到這裏，石楓已熱血上沖。脚下一跨，就待與方濟拚個死活。

水紅蓮急忙一把拉着他道：「兄弟，你這是怎麼了？」

石楓道：「我要殺了姓方的，他欺人太甚了。」

水紅蓮道：「就爲了秋兒？」

石楓一嘆道：「是的，姊姊，我不能辜負秋兒。」

水紅蓮道：「我明白，兄弟，不能辜負秋兒，救她才是第一重要之事，如是殺了方濟，而不能救出秋兒，豈不是遺恨終身？」

石楓一怔，道：「姊姊說的是，咱們走。」

水紅蓮道：「到地牢人多了反而礙手礙脚，這樣吧，弟妹與湘菱湘琴立即退回咱們的住處，妳們由秘道出去，在山邊等候咱們。」

月兒道：「姊姊，咱們在一起多少有個照應。」

水紅蓮道：「地牢無人看守，但機關却十分複雜，姊姊如是一個照顧不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石楓道：「聽姊姊的話，月兒，咱們在秘道出口之處相見，妳們走吧。」

月兒雖是不願，却不敢違拗石楓的吩咐，只得隨着湘菱湘琴快快而去。

日送月兒等去遠，水紅蓮才擰身撲向一條甬道。

幾經轉折，在一扇虎門之前，停了下來。

她向那扇朱色虎門瞧了一眼道：「兄弟，小心跟着我，這兒可是一步都走錯不得！」

石楓道：「好的。」

水紅蓮纖指一吐，一股暗勁向右邊虎目一點即收。

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響過，虎口隨即張了開來。

虎口之內，是一條向下延伸的地道，兩邊鑲着閃着綠光的寶珠，使地道一片清晰。

水紅蓮先將虎口關閉，但並不走向地道，他挽着石楓的臂膀，逕向一塊長石之上坐了下來。

石楓一怔道：「姊姊！咱們救人要緊，有話以後再……」

他語音未落，忽然感到身形微微一震，他們身下的石塊，竟緩緩降落下去。

水紅蓮道：「明白了吧，兄弟，那地道是死亡的陷穽，只要踏上一步，就等於向閻羅殿報了名了。」

石楓道：「這設計之人眞惡毒得很，如非深知內情，誰會知道這塊長石才是安全的通道。」

水紅蓮道：「整個五聖府，只有五聖堂及這座地牢的機關最爲複雜，姊姊雖是知曉內情，咱們仍不能絲毫大意。」

石楓道：「姊姊說的是。」

水紅蓮一路之上小心翼翼，終於未出半點差錯，到達秋兒關閉之處。

這座地牢十分龐大，房間鱗次櫛比，可以容納數十人之多。

秋兒被關之處，是一間頗爲高級的牢房。裏面有床榻桌椅，設備十分完善。

房門是以機關控制的，按動機鈕，其門自開，進去之後，它又會自動的關了起來。

房中烟霧瀰漫，有一股濃烈的香味，如非石楓目光銳利，幾乎瞧不到秋兒在何處。

現在，他瞧到了秋兒了，但却大吃一驚。

秋兒躺在床榻之上，好像身染重病似的。

她在呻吟，似乎感到無邊的痛苦，一

雙纖纖玉手，却在拉扯她的衣衫。

衣衫破碎了，一片片的被她撕了下來，她已近乎赤裸，還在不斷的拉扯。

此等情景是容易使人傷感的，石楓雖是一個不易動心的人，仍忍不住狂叫一聲的撲了上去。

「秋兒，妳怎麼啦？」

「啊……」

一聲驚呼，秋兒像一隻打足了氣的皮球，嬌軀一挺，便已投入了石楓的懷抱之中。

她週身如火，原來白如羊脂的肌膚，竟紅得像天際的彩霞。

而且她那一雙玉臂，緊緊的摟着石楓，嬌軀不停的扭動，像要擠進他身體之內似的。

石楓瞧不出她患了什麼疾病，不由扭頭對水紅蓮說道：「姊姊！妳瞧瞧，秋兒她……」

水紅蓮幽幽一嘆道：「這是龍涎香，咱們都中了道兒。」

石楓一懍道：「此話當眞？」

水紅蓮沒有回答，那張宜嗔宜喜的螓首却垂了下去。

其實，石楓的詢問是多餘的，他自己早已有了感覺了。

龍涎香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淫藥，只要鼻端吸入少許，縱然是古井不波之人也會立即亂性。

現在濃烟瀰漫，他與水紅蓮都吸飽了整個肚皮。縱然他功力深厚，仍難免面熱心跳，血液騰汹，一雙虎目之中，也像烈焰一般的燒得難受。

最糟的是他的懷中還有一個火辣辣的赤精裸體，她在不停的磨擦，還發着動人的唔唔之聲。

良久，水紅蓮螓首一抬，顫聲道：「兄弟，秋兒她……已受不了啦，一個時辰之內，她就要血管爆裂。」

石楓胸部起伏，也到了難以自制的程度，但他依然盡力的抑壓着。

水紅蓮幽幽道：「兄弟，咱們是來救秋兒的，怎能讓她慘遭横死？再說，你若獨善其身，咱們都免不了要步秋兒的後塵了！」

石楓道：「可是……可是……我該怎麼辦？」

水紅蓮道：「龍涎香毒只有交合可以解除，不要遲疑了，兄弟，姊姊還……」

石楓知道無可避免，遂抱着秋兒上了床榻。

秋兒較月兒只大了一歲，還是一個玉潔冰清的處子，但她却瘋狂的嘶叫，全力的迎合，展開一場火辣辣的搏鬥。

當瘋狂達於極致之時，她終於癱瘓了下來，但另兩條粉臂，整個嬌軀，又貼近了石楓的胸膛。

這是他的責任，他應該救人，也必須雨露均分，因……

良久……

「謝謝你，兄弟……」

「唉，我太唐突姊姊了。」

「不，兄弟，姊姊痴長二十五六，今日才算領畧到眞正的人生。不過，秋妹子可能負創頗重，咱們需要換個地方畧作調息。」

是的，秋兒確是負創頗重，但天下之事還有什麼比素願得償而稱心如意的呢？

因此，她不在乎這些，以興奮而愉快的聲調道：「公子！這位姊姊是誰？怎麼不跟我介紹一下？」

石楓道：「她叫水紅蓮，如若不是水姊姊相助，咱們就難有相見之日了。」

秋兒道：「謝謝妳，水姊姊。」

水紅蓮道：「咱們之間就不必客氣，咳，兄弟，此處仍然殘留着龍涎香的味道，咱們還是遷地爲良吧。」

遷地固然必須，秋兒却發生了困難。

原因是她無衣可穿，水紅蓮也只有一裏一外，有着愛莫能助之感。

好在他們竟在房中找到一個衣櫃，而且存放着不少女用的衣物。

石楓一面瞧着秋兒着衣，一面詢問道：「小弟頗爲不解，這龍涎香，是那兒來的？」

水紅蓮道：「我想是方濟做的手脚，他不是要整治秋妹子麼？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倒憑空便宜兄弟你了。」

她說憑空便宜石楓之際，粉頰上突然飛上一抹紅暈，那嬌羞之狀，眞箇我見猶憐。

雖然她比石楓大了幾歲，但她那成熟的美，是月兒秋兒以及王家玉都無法比擬的。

想到她那飽滿的胸脯，奔放得像火焰般的熱情，石楓的心弦再度震動了，他忽然右臂一伸，向着她胸前撫去。

拍的一聲輕响，石楓的手背挨了一擊，一聲輕笑，她打開房門，向外面逃了出去。

這是閨房樂趣，原也無可厚非，不過他們適才已經有過抵死纏綿，石楓所以如此，可能是龍涎香的餘毒在作怪。

他瞧着水紅蓮迷人的背影，與秋兒相視一笑，但笑容還未收斂，忽然傳來一陣嬌叱之聲。

石楓微微一怔道：「不好，水姊姊碰到麻煩了，快！」

他與秋兒像風一般捲出房門，只見水紅蓮的身前正立着一個滿臉邪氣的青年。

他正是方濟，與石楓有着奪妻之恨的方大公子。

仇人見面，份外眼明，石楓一提眞氣，以沉穩如山的步伐，向方濟一步步的迫去。

這位方大公子，是來整治秋兒的，他突然發現水紅蓮，幾乎連心眼裏都樂出聲來。

「嬸子，妳可想死我了，嘿嘿，地牢相遇，八成是上天注定的姻緣來，讓我親上一親。」

「畜牲……」

水紅蓮一聲嬌叱，纖掌急揮，猛向方濟的面頰拍去。

以水紅蓮的武功，這一掌方濟無論怎樣是躲不掉的，然而他肩頭一晃，竟輕易的避了過去。

這不是方濟的武功突然高明，只是水紅蓮太累了，適才纏綿過度，她還沒有作適當的調息。

好在石楓聞聲出視，她不必再親自出手了，伸手一拉秋兒道：「秋妹！妳感到

怎樣？」

秋兒嬌靨一紅，說道：「有點兒火辣辣的……」

水紅蓮打開身旁的一間房門道：「快進去調息一下，我在這兒替妳護法。」

秋兒遲疑着道：「可是他……」

水紅蓮道：「他不要緊，十個方濟他也能收拾下去，不過如此一來，可能會驚動整個五聖府，妳如果不調息一下，待會怎能應付大批的強敵。」

秋兒道：「妳呢？姊姊，妳也需要調息一下才行。」

水紅蓮道：「妳先調息吧，待會咱們換班。」

秋兒道：「好的。」

秋兒剛剛進去調息，石楓與方濟的打門已經結束。

一記煉魂手，便已扣着方濟的肩井重穴，方大公子矮了下去，痛苦的汗水，像黃豆般暴了出來。

「姓石的，你好大的胆量，你敢動我一根汗毛，我爹不會放過你的！」

石楓嘿嘿一陣冷笑道：「我不動你的汗毛，只要掏出你的心肝，你爹不會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方明山，小賊不必枉費心機，老實一點回答大爺的問話。」

方濟已痛得冷汗浹背，混身戰抖，石楓要他回話，他焉敢說一個不字？

「你要我說什麼？」

「說說殷村的事吧，你爲什麼向我下毒？」

「我奶娘要試驗七竅紅靈是不靈，總得找一個人試上一試，碰到了你，自然再好不過。」

「哦，試驗毒藥，再奪半壁山河，嗯，這倒是一舉兩得之事。」

方濟道：「是奶娘出的主意，你可不能怪我。」

「好，咱們不說這個，王家玉呢？你明知她是我的妻子，爲什麼以强暴的手段霸佔於她？」

「這你也不能怪我，咱們猜想你已經死了，王家玉那麼美麗，讓她獨守空閨豈不是太過可惜！」

「那麼你爲什麼以殘酷的手段對付秋兒？」

「咳，你忘了秋兒是個丫頭了，她竟敢違抗本公子，應該是罪有應得。」

「那麼閣下作惡太多，今天你也是罪有應得了！」

噗的一聲，他的左手已揷進方濟的胸膛，五指向外一帶，心肝五臟隨着一股血箭跳了出來。

水紅蓮殺過人，但從未見過這等慘烈之事，她輕輕吁了一聲，螓首跟着垂了下去。

殺了方濟，石楓總算除了一口惡氣，但他知道從今以後，五聖府將跟他勢不兩立，他的處境，也就步步荆棘了。

他能够想到，水紅蓮自然也十分明白。不過，她已將身心交給石楓了，不管它海枯石爛，不管它是禍是福，只有石楓才是她寄託之處。

因此，她無限關切的招呼道：「兄弟！快調息一下，咱們要在天亮之前闖出五聖府。」

石楓道：「姊姊也累了，還是妳先調息吧。」

水紅蓮道：「聽我說，兄弟，如果咱們已驚動府中之人，可能馬上就有一場血戰，你是他們主要對付的目標，千萬大意不得。」

石楓道：「這樣吧，姊姊，咱們一起調息，如若有人前來，小弟會發覺的。」

水紅蓮道：「好吧。」

他們調息醒來，並無闖來地牢之人，只是朝霞吐艷，天色已接近大明了。

水紅蓮柳眉一皺道：「咱們只怕難以脫身了，是留是走，兄弟你做個決定。」

石楓畧作沉吟道：「小弟殺了方濟，如若留在地牢，他們會找來的，那時咱們被逼在此地，處境就更困難了，依小弟之見，咱們不如出其不意的硬闖出去。」

水紅蓮道：「好，咱們走。」

石楓道：「別忙，此地不是還關着一人麼？咱們不過舉手之勞，何不將那位難友一併放掉？」

水紅蓮道：「你去放吧，在第七間牢房之內。」

石楓打開房門，果見一位虬髯繞腮，亂髮如蝟的大漢正當門而立。

此人約莫五旬上下，長像頗有一方霸主的威儀，他目光灼灼的瞅着石楓道：「你殺了方大公子？」

石楓淡淡一笑，道：「我是來放閣下出去的，願不願任憑尊意，其他的就不必管了。」

虬髯大漢哈哈一笑道：「你錯了，少俠，咱姓路的不是一個忘恩背本之人，你放了我，咱們今後就是風雨同舟的人了，如此重大之事，在下豈能不問？」

石楓道：「是的，我殺了方家的大公子，不過，咱們不必風雨同舟，待咱們走了之後，你再出去，就不會受咱們的牽連了。」

語音一落，身形急旋，逕自偕同水紅蓮及秋兒搶出地牢。

他們剛剛跨出虎頭，就聽到一片喊殺之聲，由方位判斷，正是水紅蓮的居處附近。

石楓心頭一動，道：「不好，姊姊，只怕是月兒她們出了事，咱們趕快前去瞧瞧。」

趕到水紅蓮居住的院落，石楓目光所及，不由大吃一驚。

他猜的不錯，是月兒她們出了事，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她們爲什麼不由秘道出去，反而跟五聖府的人拚起來了？

當然，現在他不便詢問，要問最少也要離開五聖府再說。

只是，想離開五聖府決不是一件簡單的是，起碼先要帮助月兒她們闖出重圍。

石楓流目打量了一下，眉峯不由皺了起來。

院子裏的人頭黑壓壓的一片，縱然一人吹一口氣，也可以變作一股狂風，何況其中還眞有能者。

月兒湘菱湘琴，在此等場合之中，只是像大海中的一葉浮萍，她們的處境自然不言可喻。

不過，石楓不是爲這個皺起他的眉頭，他是想，對手如此之多，他可能會被迫得大開殺戒。

在重圍中的月兒，自然看不到石楓，因爲四週被人牆遮得風雨不透，而且還有三個人在跟她拚命的纏鬥。

這三人都是五聖府的一流高手，一個是二管事駱允言，另外兩人是九大弟子中的四公子馬三賢，六公子秦伯龍。

月兒以一柄單刀力戰五聖府的三大高手，她並沒有半分怯意，但她那嬌艷的面頰之上，却籠着一片深愁。

而且她雖是力拚三人，似乎還有點心神不屬，每當他迫退三人之後，她必會以極度期望的目光，向四週瞧看一眼。

自然，她是在找石楓，這個小婦人實在痴情得可以。

本來她們已經安全的回到居處的，只要進入秘道，五聖府縱然高手如雲，也對她們無可奈何。

但月兒不願進入秘道，她担心石楓的安危，要等着他一道撤退。

夜色在逐漸減退，她的心情却沉重了起來，當天色黎明之際，她忽然衝出去，湘菱湘琴大吃一驚，只得跟她闖出屋外。

不幸得很，她們才出房門，就碰到五聖府的巡查之人，在一聲警訊之下，竟形成一個難以收拾的局面。

月兒刀出如風，一連擊斃幾名强敵，最後雖然由二管事駱允言及四六兩公子出戰，她仍能揮洒自如，立於主動之地。

湘菱湘琴的情況較糟，與她們惡鬥的是五聖府七雄中的頭四位，以一敵二，她們已畧落下風。

在屋面上觀戰的水紅蓮嘆息一聲，扭頭對石楓道：「兄弟，事已至此，咱們不能再等了。」

石楓說道：「姊姊說的是，咱們下去

金鐘罩與鐵布衫

神光

金鐘罩和鐵布衫，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且說金鐘罩和鐵布衫的功能：同屬能抵抗拳械的打擊，進而可以刀砍槍刺。一般而論，祗能抵受普通的拳擊或棒打；可以打而不可戳，可以砍而不可以拉。

把金鐘罩和鐵布衫的含義來說，就像是人體的外層如金鐘罩體，或穿着鐵布衣衫。從字義上說，「金」比「鐵」還要堅硬。儘管金鐘罩和鐵布衫練到刀槍不入，同樣用手可破。

練習金鐘罩和鐵布衫，多用排打，排打是外功。其實不用排打，練習氣功、內功，同樣可得金鐘罩體、鐵布裏身的功效。或者內外交修，功效更著。少林易筋經中的外壯功練成，除頭部外，可抵擋普通拳械的打擊；少林易筋經中的內壯功練成，金鐘罩體和鐵布裏身也同時具備，是一種最好方法，可惜手續麻煩，不容易練。現在多從易筋經「打洗神通」功夫變化出來，「打洗」而無「神通」，即

前面所稱的「排打」。雖然練得好，也可以抵擋拳棒；練得不好呢，常有吐血而死，或成癆病，這種例子，不在少數。

且說練「排打」吧。大約分「打、洗、吃」三個方式。打的方式：有用手拍、拳打、竹筷打、棒打、穀袋打、石袋打、木塊、磚塊、鐵絲、鐵條、鐵棍、鐵片、鐵板等打。洗，是用藥水洗排打的部位以至週身，有先洗後打的，有先打後洗的，洗了打，打後再洗的；有的用擦洗，有的用泡，有的泡很久，漸漸加熱。吃，是服藥，有的藥王道，是補氣活血的，有的藥霸道，是趕氣趕血的；還有種藥是魔道，是毒藥，好像嗎啡的功能，吃了以後全身發脹，不打不舒服，打得太輕不過癮。

再說「打」的用意：一種是以吐納氣功爲主，排打是引導氣的進行；一種是以內功爲主，周身密密的揉洗搗打，刺激肌膚。上兩種都是好的練法，排打的部位有一定，排打的次序也不可亂，這是眞正的練功夫。

一種不懂得吐納的練法，努力脹氣，血管賁張，靜脈逆流，又亂服藥催氣趕血，外面用木、石、鐵等周身排打，不分部位，沒有次序，盲目亂排，不但是虐待自己，而且有損健康，危害生命，這種功夫不可練習。

一種是仗着藥力——行瘀止痛，加以狠命的排打，養成慣性作用，姑不論其功夫如何，這樣練功夫，先把自己打傷，還值得去學嗎？習武練功，主要的就是「强身，自衞」，這種傷身自殘的行爲，還值得練習嗎？

遺憾的是我中國武術，在拳術上漸漸失傳失眞；在功夫方面，更是不絕如縷。拳術失眞，雖然乏技術的應用，猶有體育的價值；功夫失眞，小則有損健康，大則戕害生命。拳術是有形的，學虎不成尚類犬；功夫多屬無形的，直接影響健康，所以切不可逞能蠻幹。

國術失眞，而把西洋拳、西洋劍、柔道、空手道、跆拳、泰國拳等等引進來，幾乎集世界各國武術之大成，而國人對於國術，反而陌生、隔膜。功夫方面呢，高深的，精微的，神奇的，一概稱爲「迷信」，列入「不科學」，以至空谷足音，幾成絕響。因之將夜總會「特技」表演列入中國武術，更有甚者，將賣膏藥玩把戲的「雜耍」玩藝兒，也號稱中國武術。「特技」、「雜耍」、「中國武術」。

有一人這樣說，大家就這樣說。

有一個單位這樣稱，大家也跟着這樣稱。

筆者不敏，嘗爲之扼腕嘆息！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武術，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文化，還說什麼呢？



吧。」

一聲長嘯，他們飛身向場中曳落，五聖門下神色一變，搏鬥暫時停了下來。

最高興的自然是月兒了，她口中一聲歡呼，便向石楓奔了過去。

「相公！你沒有事吧？」

「我很好。」

在五聖羣雄虎視眈眈的場面下，石楓無法與月兒細叙。他摘下金戈，冷哼道：「咱們不想傷人，希望各位別再攔阻！」

二管事駱允言道：「這就難了，朋友，他拐誘五夫人潛逃，咱們如若不管，怎能向上面交待？」

石楓道：「那麼閣下就出手吧，無論單打羣毆，石某一律奉陪。」

「哼，好大的口氣！」

這聲冷哼，有如斷金裂石，圍觀人牆向兩旁一閃，現出幾名氣勢凌人的老者。

這幾人石楓並不陌生，他們正是此間的主人中原五聖。

在五聖的身後還隨着二公子方淵，大小姐方倩玉，二小姐方倩霞。

五聖親臨，全場肅靜，但近百雙目光却不時偷偷的向方關山投下一瞥，因爲在當前的局面之下，他才是眞正的主角。

是的，五聖威名，遐邇同欽，居然有個胆大包天的石楓，敢於拐誘五聖夫人！

方關山的臉色果然難看已極，那不僅是氣沖牛斗，還有一股凌厲無比的殺機。

大聖方釆山似乎還想保持一點五聖的風度，他輕咳一聲，注目水紅蓮道：「五弟妹，又鬧性子了？妳過來，有什麼難以解決之事，全有大哥替妳做主。」

水紅蓮淡淡道：「多謝方大爺，自今日起，水紅蓮宣佈與五聖府斷絕一切關係，方大爺的好意只得心領了。」

中原五聖同時面色一變，他們估不到水紅蓮如此大胆，竟敢當面說出不留半分餘地的言論。

「賤人，我斃了妳！」

方關山一聲厲吼，縱身就向水紅蓮撲去，他所帶起的勁風，震得塵土四飛，這撲擊之勢，眞箇威猛已極。

石楓哼了一聲道：「別撒野，閣下，要打架麼石某奉陪就是。」

他說話之際，已平胸推出一掌，暗含八成「法輪九轉玄功」的掌力，正好迎着方關山的身軀。

嘭的一聲巨響，方關山被震得連退三步，但餘勁未已，他連續揮掌全力反擊，總算勉强將身形擋住。

只是這一驚眞箇非同小可，中原五聖全都面色大變。

大聖方釆山重新向石楓打量一眼道：「你是法輪神僧的傳人？」

石楓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閣下如果讓咱們走，石某領你的一片情，否則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方關山大吼道：「大哥，不管他是誰，這個人咱們丢不起，縱然是法輪神僧親臨，咱們也只有一戰！」

方釆山面色一肅，忽然伸手一揮道：「好，佈陣。」

在方釆山一聲叱喝之下，中原五聖行動如風，立即按五行方位佈成一個分攻合擊的陣法。

接着他們取出從不輕用的雷音羯鼓，目注石楓，脚下斜踏開始作緩慢的遊走。

中原五聖聯手合擊，還使用無人知曉的獨門兵刃，這是空前未有的，連中原五聖的子女，也震驚得面色數變。

旁觀者退開數丈，一雙雙驚悸的目光，儍楞楞的盯着鬥場。

這是一場罕見的搏鬥，數百年來前所未有。

人們摒着呼吸，雖是冷汗浸衣，依然絲毫未覺。

石楓久闖江湖，經過不少惡鬥，但置身此等場所，他的心情仍難免幾分緊張。

不過他明白，這是生死一決的惡鬥，如不幸落敗，他們夫婦就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他極力保持鎭靜，叫秋兒與菱琴兩婢守在中央，他跟月兒水紅蓮三人分站三才方位。

心在不斷的跳躍，血在不停流轉。

忽然一聲暴叱，它們幾乎於刹那之間全部停了下來。

這時唯有刺目的晶芒，挾着扣人心弦的雷音旋飛而出。

那是雷音羯鼓，刀輪急旋，十鼓齊飛，以無與倫比的速度，向石楓夫婦電奔而來。

情勢險惡，生死一綫，石楓仍未忘記告訴月兒，要她把握時機，對雷音羯鼓作摧毁性的致命一擊。

忽然金光連閃，鬥場响起一片金鐵交鳴之聲。

這一擊只不過電光石火，但却迫得人喘不過氣來。

雷音羯鼓，威懾武林，但在石楓夫婦全力一擊之下，成了一堆不堪一顧的破銅爛鐵。

自然，這風雲失色的一擊，全靠石楓的一隻金戈，他金戈縱橫，決無虛發，指顧之間，一連擊毁了六面雷音羯鼓。

剩下的被月兒擊落三面，水紅蓮能够擊落一面，已是難能可貴了。

他們這驚天動地的一擊，砸毁了中原五聖的金字招牌，方關山噴出一口鮮血，轟的一聲仆倒下去。

過份的刺激，使他無法忍受，中原五聖雁行折翼，方關山就這麼一瞑不視了。

這是一個悲慘的結局，也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半晌，方釆山白髯飄動，長長一嘆道：「咱們栽了，閣下請吧。」

石楓帶着一份歉意道：「在下爲勢所迫，還望前輩多加原宥。」

一頓接道：「種瓜得瓜，報應不爽，令侄方濟對在下暗下毒，並以不可抗拒的暴力，奪去石某的妻子，昨晚再以龍涎香在地牢加害秋兒姑娘，他雖已自食惡果，但望前輩今後多注意一點你的部屬，在下言盡於此，再見。」

這幾個原想由秘道逃走的少年男女，此時却堂堂皇皇的走出了五聖府的大門。

他們毁掉武林中自爲泰山北斗的中原五聖，也爲自己樹立了不世威名。

但人世滄桑，誰能對龍蛇混雜的江湖作一番預測呢？

（完）

本段完，請留意下期本故事之二「九臯鶴淚」。

閃電手畸行奇騙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上環新街7至13號A